

目 录

- 湘楚军营制..... 江之洲整理 (1)
- 典务必要..... 丁 红整理 (42)
- 当行杂记..... 齐 思整理 (88)
- 庚子终南会暴动始末..... 刘朝镛 (146)
- 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 包世杰 (161)
- 宪政实行宜定宗旨敬陈管见折..... 杨 度 (230)
- 日人阪谷芳郎来华调查币制
 改革材料数则..... 云 述摘译 (237)
- 章太炎关于浙路借款案的演说..... 赵金钰辑录 (242)
- 章太炎先生答问..... 张 庸 (247)
- 章太炎致黎元洪手札..... 赵金敏整理 (255)
- 伯力交涉始末记..... 蔡运升 (257)

湘楚军营制

江之洲 整理

编者按：本书系是抄稿本。封面左上角题笺为“湘楚军营制”，右下角有“醉竹山房”字样，现藏在湖南省图书馆。全书用毛边纸行楷墨写，每页九行，每行约三十二字。书中依次抄录五个部分：一，楚军新定营制；二，湘军营制；三，又楚军营制；四，楚军营制；五，又楚军营制。这些营制产生于不同年代。此次刊出时，除删去重复的第三部分，即“又楚军营制”外，余均全文发表。

这部抄稿本所载湘楚军营制，较《湘军志》、《湘军记》详细具体。楚军最初称楚勇，为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军系统清末代表人物为两江总督刘坤一），故抄稿本将湘楚军营制并列，并未混同，且楚军营制尤为详细，这是值得注意之处。《湘楚军营制》一稿，为考察研究清末兵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一、楚军新定营制

一，营五百人为定额。内哨长四员，什长三十八名，亲兵六十名，护兵二十名比旧制每哨加护兵一名，正勇三百三十六名，伙勇四十二名。

一，营官亲兵六队。一队刀矛内用小枪二杆；二队刀矛内用小枪二杆；三队劈山内用长矛三杆，开差轮流抬炮；四队刀矛内用小枪二杆；五队刀矛内用小枪二杆；六队劈山内用长矛三枝，开差轮流抬炮。

每队什长一名，亲兵六十名，伙勇一名，计六队凡七十二名。

一，前后左右四哨，每哨哨长一名，护兵五名，伙勇一名。

一，每一哨八队。一队刀矛；二队抬枪；三队刀矛；四队小枪；五队刀矛；六队抬枪；七队刀矛；八队小枪。每队什长伙夫一名。计抬队正勇十二名，合什长伙勇为十四名。其刀矛、小枪正勇十名，合什长伙勇十二名。计四哨凡四百二十八名。

一，各哨子药、火绳、喷筒丸子等项长夫共三十六名。内计火药十五担，大小枪子八担，火绳六担，火炮三担，火箭二担，喷筒丸子二担。营官一切公用长夫四十名，亲兵每队公用长夫三名，劈山二队共加长夫二名。每哨长一员，护兵五名，共长夫三名。又，哨长私夫各二名，抬枪每队长夫三名，其余刀矛、小枪每队长夫二名。总计长夫一百八十八名。

五百人行粮章程

一，营官月支薪水银五十两，帮办、书记薪粮、旗帜号补及油烛一切公用公费月支银一百五十两，均不扣建。若在湖南，仍照湖南旧章领支。

一，哨官每名日支银三钱，共四员，每日共银一两二钱，每月大共银三十六两。

一，什长每名日支银一钱六分，共三十八名，每日共银六两〇八分，每月大共银一百八十一两四钱。

一，亲兵、护兵每名日支银一钱五分，共八十名，每日共银一十二两，每月大共银三百六十两。

一，正勇每名日支银一钱四分，共三百三十六名，每日共银四十七两〇四分，每月大共银一千四百一十一两二钱。

一，伙勇每名日支银一钱一分，共四十二名，每日共银四两六钱二分，每月大共银一百三十八两六钱。

一，长夫每名日支银一钱，共一百八十八名，每日共银一十八两八钱，每月大共银五百六十四两。外加副百长每名日支银二钱六分六厘六毫，又私夫一名，加支银一钱，每日共银一两四钱

六分六厘六毫，每月大共银四十四两。

以上行粮，每日除营官薪水杂项外，计勇夫口粮银九十一两二钱六厘六毫，每大建月共应支银二千九百三十六两二钱，每小建月共应支银二千八百四十五两。

五百坐粮章程

一，营官每月银五十两，不扣建。公费银四十四两，不扣建。凡帮办及管账员役盐粮，由营官酌派送给银。行营同。

一，哨长四员，每名日支银二钱四分，每日共银九钱六分，每月大共银二十八两八钱。

一，什长三十八名，每名日给银一钱三分，每日共银四两九钱四分，每月大共银一百四十八两二钱。

一，亲兵六十名，每名日给银一钱二分，每日共银七两二钱，每月大共银二百一十六两。

一，正勇三百三十六名，每名日支银一钱一分，每日共银三十六两九钱六分，每月大共银一千一百〇八两八钱。

一，伙夫四十二名，每名日给银九分，每日共银三两七钱八分，每月大共银一百十三两四钱。

以上坐粮，每日除营官薪水杂用外，计勇夫口粮银七十一两二钱八分，大建月二千二百二十八两四钱，小建月大共银二千一百五十七两一钱二分。加添长夫一百八十八名，每月给银八钱，每日共银一十五两〇四分，每月大共银四百五十一两二钱。以上坐营又，每总哨以三百七十人为一小营，内营官一员，哨长三名，什长二十八名，护兵十五名，亲兵四十名，正勇二百五十二名，伙夫三十一名。

一，亲兵四队。一队刀矛；二队劈山；三队刀矛；四队小枪。每队什长一名，亲兵十名，伙勇一名，计四队凡四十八名。

一，中左右三哨。哨长一名，护兵五名，伙勇一名。每哨八

队。一队刀矛；二队抬枪；三队刀矛；四队小枪；五队刀矛；六队抬枪；七队刀矛；八队小枪。每队什长一名，伙勇一名，其抬枪队正勇十二名，合什长伙勇为十四名。刀矛、小枪正勇十名，合什长伙勇为十二名。计三哨凡三百二十一名。

一，各哨子药、火绳、喷筒、丸药等项长夫共二十四名。营官一切公用长夫二十八名，亲兵每队长夫三名。每哨哨长一名，护兵五名，共长夫三名。又，哨长私夫各二名，抬枪每队长夫三名，刀矛、小枪每队长夫二名。总计长夫一百三十三名。

三百七十人行粮章程为旂

一，营官一员，月支薪水银三十六两，不扣建。

一，帮办、书记薪粮、旂制号补油烛及一切公费，月支银一百十七两。若在湖南，仍照湖南旧章领支，不扣建。

一，哨长每名日支银三钱，共三员，每日共银九钱，每月共支银二十七两。

一，什长每名日支银一钱六分，共二十八名，每日共银四两四钱八分，每月大共银一百三十四两四钱。

一，亲兵、护兵每名日支银一钱五分，每日共银八两二钱五分，每月大共银二百四十七两〇五分。

一，正勇每名日支银一钱四分，共二百五十二名，每日共给银三十五两二钱八分，每月大共银一千〇五十八两四钱。

一，伙勇每名日支银一钱一分，共三十一名，每日共银三两四钱一分，每月大共银一百〇二两三钱。

一，长夫每名日支银一钱，共一百三十三名，每日共支银一十三两三钱，每月大共银三百九十九两。外加副百长日支银二钱六分六厘六毫，私夫一名日支银一钱，共三员，每日共银一两一钱，每月大共银三十三两。

以上行粮，每日除营官薪水及帮办杂用等项外，计勇夫

口粮共六十六两七钱二分，每月大建应支银二千一百四十七两六钱，每小建月应支银二千〇八十两〇八钱八分。系满饷。

三百七十人坐粮章程

一，营官一员，月支银三十六两，不扣建。

一，帮办书记旗帜号补油烛一切公用公费，月支银三十两，不扣建。

一，哨官三员，每名日支银二钱四分，每日共银七钱二分，每月大共银二十一两六钱。

一，什长二十八名，每名日支银一钱三分，每日共银三两六钱四分，每月大共银一百〇九两二分。

一，亲兵、护兵共五十五名，每名日支银一钱二分，每月大共银一百九十八两。每日共银六两六钱。

一，正勇二百五十二名，每名日支银一钱一分，每日共银二十七两七钱二分，每月大共银八百三十一两六钱。

一，伙勇三十一名，每名日支银九分，每日共支银二两七钱九分，每月大共银八十三两七钱。

一，长夫一百三十三名，每名日支银八分，每日共银一十两〇六钱四分。每月大共银三百一十九两二钱。

以上坐粮，除营官薪水及帮办杂用等项外，计勇夫口粮银五十二两一钱一分，每大建应支领银一千六百二十九两三钱，每小建应支领银一千五百七十七两一钱九分。

一，行营马队二百五十骑为一营，月领饷乾银三千七百一十六两七钱。内公夫五十名，月给饷银一百五十两。

一，起一百二十五骑为一起，月领饷银一千六百〇七两七钱。内公夫二十五名，月给银七十五两。每营公夫、子药夫共七十六名，月给饷银二百二十八两。每旂公夫、子药夫共五十二名，月给饷银一百五十六两。

新章步队

每营两个月领盐粮柴炭，共银二千七百两，每旂共银一千九百八十两。

一，马队每营两个月，银三千一百八十两。盐粮马乾柴炭在内。

一，每起银一千五百九十两，每营扣发官薪公银一百二十两，每旂银一百两。

一，马队每营八十两，每起六十两，归薪公扣算。每领饷一关，通照饷银摊放，在营官弁勇夫核实开单呈案，造送季册，仍将发过细数编造，以凭查对。统领营官经手采办粮谷，匀发勇夫，各照市价扣饷。所有弁勇每名每月发过现银若干，粮价各摊若干，按月悬门，俾令周知。如有营官剋扣欺侵，准其赴辕喊禀，或赴各该统领营门申诉，定予彻究，从严核办，决不宽贷。

二、湘军营制

一 营之制

营官亲兵六十名，亲兵什长六名，分立前后左右四哨。哨官四名，哨长四名，护兵二十名，什长三十二名，正勇三百三十六名，伙勇四十二名。一营共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四员在外。

营官亲兵之制

亲兵六队。一队劈山；二队刀矛；三队劈山；四队刀矛；五队小枪；六队刀矛。每队什长一名，亲兵十名，伙勇一名。计六队，共七十二名。

一 哨之制

前后左右四哨。每哨哨官一员，哨长一员，护勇五名，伙夫

一名。每哨八队。一队抬枪；二队刀矛；三队小枪；四队刀矛；五队抬枪；六队刀矛；七队小枪；八队刀矛。每队什长一名，伙勇一名，其抬枪队正勇十二名，合什长伙夫十四名。其刀矛、小枪正勇十名，合什长伙勇十二名。每哨计一百〇八人，四哨共计四百三十二名。

长夫之制

营官帮办人等，共用长夫四十八名。搬运军火一切等项共用长夫三十名。亲兵劈山炮队用长夫三名，刀矛、小枪队用长夫二名，计六队共长夫十四名。拔营远行，营官另行拨公夫抬劈山炮。哨官哨长及护勇五名，共夫四名，四哨共夫十六名。自抬枪队用夫三名，刀矛、小枪用夫二名，计四哨抬枪八队，共用长夫二十四名。刀矛、小枪二十四队，共用长夫四十八名。

以上各项共用长夫一百八十名。五百人一营，每百人用夫三十六名。只许减少，不许加多。

薪水口粮之制

营官月支薪水银五十两，不扣建；又支办公银一百五十两，不扣建。凡帮办及账房、军装、书记、医生、匠工薪粮置办旗帜号补各费在内，听营官酌用。哨官每员支银三钱，哨长支银二钱，什长支银一钱六分，亲兵支银一钱五分，护兵支银一钱五分，正勇支银一钱四分，伙夫支银一钱一分，长夫支银一钱。

以上大建领银二千八百九十二两二钱，小建领银二千八百〇二两四钱六分。

军中浪费最忌，官员太多，夫价太少，今立定限制，无论官多官少，官大官小，凡带千人者，每月支银不过五千八百两。凡统带万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万八千两。凡带百人者，不准用长夫过三十六名。凡带千人者，用长夫不准过三百六十名。

小口粮及恤赏之制

凡新立营头稟札招勇挑定后，无论勇夫每名每日支小口粮钱一百文。带至大营，上宪派委点名后，再行起大口粮。凡阵亡者恤银三十两，受头等伤赏银十五两，二等伤给银十两，三等伤赏银五两，成废者另加银若干。

外省招勇仍照楚军新粮之制

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招勇，在本省剿贼者，照楚军章程不减。凡各项营官薪水办公费用月支银二百两不减。哨官日支银三钱不减，什长日支银一钱六分不减，长夫日支银一钱不减。其照楚军章程酌减二分者，凡两项亲兵护勇日支银一钱三分，已减二分，出境至外省剿贼，全不减。正勇日支银一钱二分，已减二分，出境至外省剿贼，全不减。

帐棚之制

营官书记帮办军火等项共用夹帐棚八架、单帐棚二架。哨官哨长护勇夹帐棚一架、单帐棚二架。四哨同。亲兵每队夹棚一架、单棚一架。六队同。正勇每队单棚二架。三十二队同。

以上，共夹棚十八架，单棚八十架。

统领之制

凡统领自带一营，本营之薪水公费及夫价，已足敷用，此外从优酌加。凡统至三千人以上，每月加银一百两，加夫十名；统至五千人以上，加银二百两，加夫二十名；统至万人以上，加银三百两，加夫三十名。

三、楚军营制

管带官一员，月支薪水银五十两，公费银一百五十两，不扣建。

正哨长四员，每员每日支薪水银三钱，大建月每员支银九两，四员共支银三十六两。小建月每员支银八两七钱，四员共支银三十四两八钱。每员私夫二名，共夫八名，每名日支口粮银一钱。大建月每名支银三两，共支银二十四两。小建月每名支银二两九钱，共支银二十三两二钱。

副哨长四员，每员每日支薪水银二钱六分六厘七毫。大建月每员支银八两四钱，四员共支银三十三两六钱。小建月每员支银七两七钱三分四厘三毫，四员共支银三十两九钱三分七厘。每员私夫一名，共夫四名，每名日支口粮银一钱。余同上。

什长三十八名，每名日支口粮银一钱六分，大建月每名支银四两八钱，共月支银一百八十二两四钱。小建月每名支银四两六钱四分，共月支银一百七十六两三钱二分。

亲兵六十名，每名日支口粮银一钱五分，大建月每名支银四两五钱，共月支银二百七十两。小建月每名支银四两三钱五分，共月支银二百六十一两。

护兵二十名，每名日支口粮银一钱五分，大建月每名支银四两五钱，共月支银九十两。小建月每名支银四两三钱五分，共月支银八十七两。

正勇三百三十六名，每名日支口粮银一钱四分，大建月每名支银四两二钱，共月支银一千四百一十一两二钱。小建月每名支银四两〇六分，共月支银一千三百六十四两一钱六分。

伙勇四十二名，每名日支口粮银一钱一分，大建月每名支银三两三钱，共月支银一百三十八两六钱。小建月每名支银三两一

钱九分，共月支银一百三十三两九钱八分。

长夫一百八十名，每名月支银三两，每月大建共银五百四十两，小建共支银五百二十二两。

以上员弁勇丁五百五员名，长夫一百八十名，每月^大建共支

公费薪粮湘平银^{二千九百三十六两〇二钱。}
^{二千八百四十五两。}

每营五百五员名造好，末页居中写年月日，用印一颗，中用正指拊印。壳面用印一颗。

册面浮签式用本纸一块，不要方的，稍长，边上用墨线二路，四方均要线，内分左右两边写字，字上下要齐，多少字预先筹算排匀。

管带湘前营全衔〇〇谨呈卑营光绪某年某月分小建员弁勇丁花名清册。

内外衔下写姓名。

管带湘前营全衔〇〇为造送事。遵将卑营员弁勇丁五百五员名，请领某年某月分小建公费、薪粮衔名清册，理合送具呈请宪鉴。须至清册者。

计开

管带官一员 全衔〇〇 姓〇〇

帮带官一员 全衔〇〇 姓〇〇

亲兵

什长〇〇〇

中哨

哨官一员 全衔〇〇

什长〇〇〇

正勇〇〇〇

伙夫一名

中二

什长○○○。下五队仿此式造送完，造前左右后。

亲兵六棚。每棚什长一名，正勇十名，伙勇一名。六棚共正勇六十名，什长六名，伙夫六名。

前哨

全衔○○ 为造送事。据中军守备○○造送本营散给某年某季分餉银，唱给花名册前来。据此，理合转造缴送施行。须至册者。

计开

某哨 赵甲乙 钱丙丁 孙戊己 李庚辛

光绪某年 某月 日册 不据某日待上签。

正哨长衔名○○○ 副哨长○○○ 护兵○○○ 伙夫○○○

前一

什长○○○ 正勇○○○ 伙夫一名

前二

什长○○○。下七队照此造，造完，接造左哨。每队什长一名，正勇十名，伙夫一名，惟每哨二六队，多造二人，合正勇三百三十六名。造完缴哨，总叙以上云云。

以上共员弁勇丁五百五员名外，长夫若干名。

统领湘军水陆马步各营、前湘南提督军门。为造送事。今将湘中营员弁勇丁五百五员名，请领某月分小建公费薪粮衔名清册，缮造移送，查核施行。须至清册者。

计开

统领兼管带官一员，中哨一队，什长钱己酉，余与前册同，箕斗册式并册面浮签式。

管带湘前营全衔○○○，谨呈卑营员弁勇丁年籍箕斗清册。

管带湘前营全銜○○○，谨将卑营员弁勇丁銜名、年貌、籍贯、箕斗，理合造具清册，呈请宪鉴。须至清册者。

计开

管带官一员

中哨一队

什长○○○，年几十几岁，某省某县人，右箕斗，左箕斗。

正勇○○○ 伙勇○○○

中二

以下照领饷册造什长、亲兵、护兵、正勇，均造箕斗，惟伙夫不造。

报销册式并册面式

军火报销各省不同，录此以备一格。

总理江南营务处、统领平字等营、江西候补道○，造送缴平字等营光绪○年○季分操军火报销清册。

总理江南营务处、统领平字营、江西候补道○○○，今将平字营中左右前后五营，光绪某年某季分操演打靶照章支用火药、皮纸、铜帽、铅铁子、火绳等项，汇造报销清册，移送呈请查核。须至册者。

计开

平字中营

一，洋枪三百杆，每月照章操演三次，一季计九次，每次十五出，共四万五百出。每出用药三钱，共药一万二千一百五十两，合七百五十九斤六两。

一，每月打靶三次，一季计九次，每次三出，共八千一百出。每出用药三钱，共药二千四百三十两，合一百五十一斤十四两。

一，劈山炮四尊，每月操演三次，一季计九次，每次每尊十五出，共五百四十出。每出用药二两八钱，共药一千五百一十二

两，合九十四斤八两。

一，每月打靶三次，一季计九次，每次每尊三出，共一百八出。每出用药三两五钱，共药三百七十八两，合二十三斤十两。以上共用药一千〇二十九斤六两。

一，洋枪操演打靶用皮纸作筒，每皮纸一刀，计三十六张，每张作筒六个，每刀作筒二百一十六个。一季共四万八千六百出，合皮纸一百二十五刀。

一，洋枪操演打靶，一季共二万八千六百出，用铜帽四万八千六百颗。

一，洋枪打靶，每出用铅子三钱，一季计八千一百出，用铅子二千四百三十两，合一百五十一斤十四两。

一，劈山炮打靶，每出用铁子三两五钱，一季计一百八十出，用铁子三百七十八两，合二十二斤十两。

一，劈山炮四尊，操演打靶，每次每尊用火绳一盘，一季计十八次，共用火绳七十二盘。

以上平字中营，光绪某年某季操演打靶，照章用火绳一千〇二十九斤六两，皮纸一百二十五刀，铜帽四万八千六百颗，铅子一百五十一斤十四两，铁子二十二斤十两，火绳七十二盘。查该营自某月分新募成军，照章半年以内倍给军火并登声明。

平 字 左 营

以下四营照造，末总叙中左右前后五营，某年某月分操演打靶，照章总用火药若干，皮纸若干，铜帽若干，铅铁子火绳若干。后页当中写年月日，用印，笏写在左页当中。

四 柱 造 册 式 折 同

接管者写接管。向系经管，已截数报过。又将截数后数目造报者，则写旧管。旧管银数后写新收，若无新收，则写新收无。

开除、实存亦然。总宜逐条详细注明，不可省事。下式不过聊备规模。

册面浮签式

福建省会支应总局委员候补道○○○，遵造光绪十年自六月起至十二月止，收发银数报销清册。

福建省会支应处委员二品衔补用道○○○为造报事。遵将职道自六月初一日接管起，至十二月三十日止，收发银两数目，理合造具四柱清册，呈请鉴核施行。须至册者。

计开

接管：纹银三十万两，番银五十万两。新收：一收海关纹银五十万两，一收司库纹银三十万两。以上共收银八十万两。

开除

一，支发曹字五营六月分大建统费公费薪粮共纹银一万三千五百两。

一，支发每营若干两。

以上共付银若干两，实存纹银若干两，番银若干两。后写某年某月某日。

领字式

凡缘营请饷，一俸薪，一养廉，一各兵马料米银，一各兵饷银，一官兵草束银。若有闰月，则领各兵饷折米银。

一，请饷除堂领外，每项宜备三张，一领宪衙存案；一院宪衙门存案；一院宪衙门挂发。

一，领字式用黄连纸一张，横截断之半，半页折作一页，边空八分，折于内，挨边照后式写。上空四寸，下齐纸脚。年月并衙上具领二字，写其所领实处，用印一颗，必在当中，与年月之印脚不远。其挂发领字，于年月后当中折页处，并具领二字上，

一字写守备○○○，用拊印半颗，镇院存案，领字则不用。又用木戳刻此领某处存案、挂发字样，盖于起首銜上。其存案镇署一纸，于实数下写“伏乞查收备案，中间不冒，所领是实”。存院署一纸，写“伏乞转咨备案，中间不冒，所领是实”，不写“伏乞送候挂发，藩司核放”字样。院宪衙门挂发，院宪衙门存案，碣石总镇府衙门存案，此领，请院宪衙门挂发。

具领署理广东碣石镇标中军游击○○○，今于○○○与领为传付事。除另备堂领给中营守备○○，赴投藩司衙门请领外，合具印领。请领碣石镇标中左右三营，镇总、镇员、游击二员、都司一员、守备三员、千总六员、把总十一员、外委十八员，光绪某年某季分养廉银一千三百二十两。内除奉文武职三品以上停给养廉银一成，查总镇一员停给银三十七两五钱、游击二员停给银二十两外，尚余银一千二百六十三两五钱。内除每百两奉扣平银六两，共扣平头银七十五两八钱一分。又除抵解某年某季分三营应捐周恤银一十一两二钱四分五厘，又除京塘饷银十八两二钱七分三厘，又除火药价银二十三两一钱四分七厘，又除扶棹银三两五钱五分。以上各除抵解还项外，实应请领各官养廉银一千一百三十一两四钱七分五厘。伏乞送候挂发藩司核放，中间不冒，所领是实。

光绪某年某月 日领

守备○○○

具领○○○○○○○，今于○○○与领为确查实在兵马数目等事。除另备堂领给中军守备○○○，赴投粮道衙门请领外，合具印领。请领碣石镇标中左右三营，光绪七年秋季分闰七月，外委、额外外委马步战守兵一千七百四十员名，查照奉行，拨派米石，每名应支馥折米银二斗五升二合六勺八抄三撮，共米四百三十九石六斗七升，每石折银七钱，共折银三百○七两七钱六分九

厘。伏乞送候挂发粮道核放，中间不冒，印领是实。

光绪某年某月 日领

守备○○○

具领○○○○○○，今于○○○，与领为请旨事。除另备堂领给守备○○○，赴投藩司衙门请领外，合具印领。请领碣石镇标中左右三营，总镇一员、游击二员、都司一员、守备三员、千总六员、把总十二员，光绪某年某季分，正月小，二月大，三月小，除明小外，应请领俸薪经费银五百两二钱四分五厘。除每百两奉扣平银六两，共扣平头银三十两一分五厘，抵扣外，实请领银四百七十两二钱三分。伏乞送候挂发藩司核放，中间不冒，印领是实。

光绪某年某月 日领

守备○○○

具领○○○○○○，今于○○○，与领为请旨事。除另备堂领给守备○○○，赴投藩司衙门请领外，合具印领。请领碣石镇标中左右三营，光绪某年○季分，正月小、二月大、三月小，实在外委、额外外委马步战守共一千七百四十员名，除明小外，实应请领饷银若干两。伏乞送候挂发藩司核放，中间不冒，印领是实。

光绪某年某月 日 领

守备○○○

军营领字式

统领与局并行，故写姓不写名。有长夫者则加共长夫若干名。用汀贡纸直写，构中折之留边，一面写衔领，一面当中写年月日。

统领湘军记名提督军门○，今于○○○与领事。实领得贵局发给统领费若干两，湘军平字中左右前后五营，共员弁勇丁若干名，

正月分大建公费薪粮湘平银若干两，折合库平银若干两，所领是实。

光绪某年某月 日

营官与统领字式

下系坐衔式，将姓名写衔下，日字下写具字，不写姓名。

管带湘前营花翎游击○○○，今于○○○实领事。实领得先台发给卑营员弁云云。所领是实。

光绪某年某月 日 姓○○ 具
牌 式

系奖牌，即用虎头牌写。

官衔○○○○○姓○为牌示事。照得我军分剿某处逆贼，大获全胜，杀贼若干名，破逆垒若干座，皆赖诸勇用命所攻。惟行者溽暑遄征，实形况瘁，居者不时攻击，亦甚辛苦。兹按勇一名赏钱若干文，虽为数无多，亦示体恤之微意，其各努力无违，须至牌奖者。右仰○○○准此。

年 月 日给

补勇谕条式

○○○着补某哨某队正勇。姓上一点珠。

某月某日谕。子日用红笔写，谕字要大，用红笔点，左边一勾。

升勇条式

某哨某队^{什长游牌}_{勇丁差官}○○○，^{打仗奋勇}_{办事能干}提升某哨某队什长、护兵、哨长。

某月某日谕。同前。

降勇条式

某哨某队^{什长}牌^丁○○○，^{办事不力}降归某哨某队，^{不守营规}充当^{散勇}公夫。

某月某日此谕。作一行写亦可。

革条式

某哨某队^{哨长}○○○，^{办事不力}即日汰革出营，^{不守营规}不准逗留，如有迟滞，一经查出，严拿追逐，断不宽容。名上一点硃，即日下旁加红圈。

某年某月某日某营革

斩标式

拿获抢夺民财、强奸妇女首犯一名某某，斩首示众。红笔由官用，须写明所犯之罪。

行差告示

督带某营某示

大兵过境，	剿贼安民。
城市村野，	安堵毋惊。
一切买卖，	价值公平。
勇夫人等，	各宜凛遵。
倘有滋扰，	扭禀来营。
讯明究办，	决不宽容。

官衔当中用印一颗。句用红笔圈句，煞尾红笔一勾，示字红笔大点。余仿此。

又示

某 示

照得大兵云集， 指日扫灭贼氛。

尔等被胁党逆，	赶紧薙发逃生。
准其各归乡里，	不问从贼罪名。
四乡百姓人等，	一律薙发遵行。
官军进剿之日，	免致玉石不分。
各宜及早猛省，	毋负一片慈心。

高脚牌示

顶上当【中】用印一颗，各句用硃笔圈。

督带某军某营某官某示

临阵退缩者斩。	妖言惑众者斩。
谋财害命者斩。	私通贼匪者斩。
强奸妇女者斩。	走漏军机者斩。
私通军饷者斩。	错乱队伍者斩。
盗卖官物者斩。	遗失军装者斩。
吸食洋烟者革。	外游不归者杖。
抢夺民财者革。	号衣不穿者杖。
办公不力者革。	军器不收者杖。
酗酒行凶者革。	高声叫唱者杖。
聚众赌博者革。	谎报军情者杖。

保案榜式

全銜○○○○○○○○，为榜示事。照得本军门统带某营，于某年某月克复某处，省府厅州县城池所有在事，尤为出力，文武员弁前经总督部堂某汇案保奏。现于某月某日恭奉上谕，分别填注发给，行知来营。本军门定于某月某日，按名给发，凡尔文武员弁，听候恪遵祇领。理合榜示，以彰晓谕。须至榜者。者字红圈。

计开

总兵○○○尽先补用副将○○○，遇缺即补知县○○○。

右榜通知 榜字写五寸大，红笔一大圈。

光绪某年某月 日示

路 票

全衔○○○○○○○○，为发护照事。照得本司前某事，凡遇经过天津路卡，请即查验放行，毋得留难阻滞。该员亦不得逗留滋事，以及包揽厘税，致干未便。须至护照者。

右给○○○执照。

护 票

全衔○○○○○○○○，为护票事。照得某某云云，凡遇天津路卡，沿途驿站，验票放行，毋得留难阻滞。该^员亦不得逗留滋事，包揽厘金，致干未便。往返一体遵照，毋违。须至护照者。右给○○○执照。

光绪某年某月某日给填，限日销。

口 号

每晚用红纸写二字，发各哨。其各哨则用长白纸，从某月初一日起至某日止，通行一样，不得错误。用军机封，着亲兵传送。

传 牌

全衔○○○○○○○○，为饬传事。案照本○○筹拨○○银若干两，饬委来弁○○带解，定于某月某日起程赴营交纳，以资接济。除移咨外，合行饬传。为此，仰沿途经过各地方官，一体遵照。俟该营营弁管解上项银两到境，即行移会营弁，派拨兵役，

预备车辆，雇就驴头，按站接替，小心护送，务保无虞。倘有私携货物情弊，许该地方官毋庸应付，仍将过境日期具报。毋违。须至传者。

四、又楚军营制

每营以五百人为定额，哨长四员，什长廿八人，亲兵六十名，护兵二十名，正勇三百卅六名，伙勇四十二名。

一，营官亲兵六队。一队刀矛，内用小枪二杆；二队刀矛，内用小枪二杆；三队劈山开仗轮流抬炮，内用长矛二枚；四队刀矛，小枪二杆；五队刀矛，小枪二杆；六队劈山照上。每队什长一名，亲兵十名，伙勇一名，计六队凡七十二人。

一，前后左右四哨。每哨哨长一员，护勇五名，伙勇一名。每哨八队：一队抬枪；二队刀矛；三队小枪；四队刀矛；五队抬枪；六队刀矛；七队小枪；八队刀矛。每队什长一员，伙勇一名，凡十二人。抬枪队正勇十二人，合什长伙勇为十四人。每哨一百〇七人，四哨共四百二十八人。

一，各营子大小八石，药十五石，火绳六石，喷筒丸子二石，火包三石，火箭二石等项。长夫卅六名，营官一切长夫四十名，亲兵每队长夫三名，内劈山二队另加长夫二名子药。每哨长一员，护兵五名，共长夫三名。又，哨长私夫二名，抬枪每队长夫三名，刀矛小枪每队长夫二名，共计长夫一百八十八人。

五百人行粮章程

营官月支薪水银五十两。帮办书记薪粮、旗帜号补油烛及一切公费，月支银一百五十两，均不扣建。

哨长每名日支银三钱，四员每日共支银一两二钱，每月大共银三十六两。什长每名日支银一钱六分，共三十八名，每日共银

六两八分，每月大共银一百八十二两四钱。

亲兵护兵每名日支银一钱五分，共八十名，每日共支银十二两，每月大共银三百六十两。

正勇每名日支银一钱四分，共三百三十六名，每日共银四十七两四分，每月大共银一千四百一十一两二钱。

伙勇每名日支银一钱一分，共四十二名，每日共支银四两六钱二分，每月大共银一百三十八两六钱。

长夫每名日支银一钱，共一百八十八名，每日共支银一十八两八钱，每月大共银五百六十四两。

外加副百长，每名日支银二钱六分六毫，私夫一名，日支银一钱，共四员每日共支一两四钱六分四毫，每月大共银四十四两。

每日除营官薪水杂项外，计勇夫口粮银九十两二钱六厘六毫。

每大建月应支银二千九百三十六两二钱，每小建月应支银二千八百四十五两。

五百人坐粮章程

营官每月五十两，公费银四十两，均不扣建。

帮办及管账员役盐粮，由营官斟酌派送，与行营同。

哨长四员，每员日支银二钱四分，每日共银九钱六分，每月大共银二十八两八钱。

什长三十六名，每名日支银一钱三分，每日共银四两九钱四分，每月大共银一百四十八两二钱。

亲兵六十名，每名日支银一钱二分，每日共银七两二钱，每月大共银二百一十六两。

护兵二十名，每名日支银一钱二分，每日共银二两四钱，每月大共银七十二两。

正勇三百三十六名，每名日支银一钱一分，每日共银三十六两九钱六分，每月大共银一千一百八两八钱。

伙勇四十二名，每名日支银九分，每日共银三两七钱八分，每月共银一百一十三两四钱。

长夫一百八十八名，每名日支银八分，每日共银一十五两四分，每月大共银四百五十一两二钱。

每日除营官薪水杂用外，计勇夫口粮银七十一两二钱八分。每大建月应支银二千二百二十八两四钱，每小建月应支银二千一百五十七两一钱二分。

小 营

每总哨以三百七十人为额。

哨长三员，什长二十八人，护勇十五名，亲兵四十名，正勇三百五十二名，伙勇卅一名。

一，总哨亲兵四队。一队刀矛；二队劈山；三队刀矛；四队小枪。每队什长一名，亲兵十名，伙勇一名，计四队共四十八名。

一，中左右三哨。每哨哨长一名，护勇五名，伙勇一名。每哨八队：一队刀矛；二队抬枪；三队刀矛；四队小枪；五队刀矛；六队抬枪；七队刀矛；八队小枪。每队什长一名，伙勇一名，正勇十名，凡十二人。惟抬枪队正勇十二名，合什长伙夫为十四人。每哨一百零七人，计三哨凡三百二十一名。

一，各哨子药喷筒丸子等项长夫二十四名，营官一切公用长夫共二十八名。亲兵每队长夫三名。每哨哨长一员，护兵五名，共长夫三名。又，哨长私夫各二名，抬枪每队长夫三名，刀矛小枪每队长夫二名。共计长夫一百三十三名。

旗 帜

旗帜为三军耳目，散勇视队长旗，队长视哨长旗，哨长视营

官旗。坐营则依次驻扎，行营则依次前进，不可混入别哨；出战则依次行止，不可混入别队别哨。亲兵队亦然。招兵向前则向前麾，退后则向后麾，顿住则站脚处便是汛地，不准一人乱动。麾左则左进，麾右则右进。左右麾则如鱼摆尾样，是要左右摆开。团团紧麾，如卷帘样，是要紧合一处。枪队什长旗，将用枪时，把旗向前麾下，掀起来始可开枪。扎营看定地基，某营旗竖何处，别营不得混争。买办稻草，说定价值后，某营某哨旗竖何处，别营别哨不得混取。仍着各勇摊派，钱文由各哨出，收齐送交营官，派妥人确给物主，不得混争。

扎 营

扎营宜审地势，以高厂险要为主。修筑营墙，必要高厚，高约一丈馀，基约一丈四尺，收顶约八尺。墙多开枪炮眼，当贼路来，尤宜密开。墙上多堆石子，以备掷击。壕沟宜深，阔约丈馀，沟外花篱地刺宜密。通算营盘宽阔若干，派各哨勇夫分落筑挖。内外帐棚，离墙须一丈以外，以避火箭火蛋。

响 器

炮号 初更时一炮为定更炮，二更时两炮为二更炮，天明时一炮为醒炮，馀不乱。放醒炮不待天明见人而先放者重责。操演打仗时，忽放号炮，一声是要变阵了。夜间忽放三声，是有贼惊，各勇尽起准备，但宜肃静，不可乱动一步，乱喊一声。

唢呐 专用以侍本营哨长什长。吹一次，哨长及亲兵队齐来；连吹两次，哨长率什长同来。

喇叭 有营中发的，吹一次，伙勇一齐煮饭；【吹】二次，通营一齐吃饭；吹三次，坐营则哨长带领操习，行营则一齐拔营，一齐起行。有路上吹的，连发数长声，是急催各勇前进。有阵上发的，如或酣战时，或伏兵突出时，发喇叭作天鹅声，是令勇一

齐喊呐。

鼓以进兵 击三通鼓，则各勇均须戒严。击鼓边是教枪炮手准备，击边时忽从中击一声，始可开火。击鼓急催，是令刀矛向前奋杀。急时忽缓，缓时忽急，是令更替接战。

锣以退兵 战时忽鸣锣三声，便须顿住，连鸣不止，收兵退回。锣忽歇又要回头顿住，再鸣又退。如不鸣锣而又击鼓，则仍要奋勇前进。

口 号

营中每夜二字做口号。查夜时，遇着人来，低声呼上一字，来者即呼下一字应之，应错则即时拿问，以防奸细混杂。各勇腰牌，夜间密令挂在号衣第几扣上，为随时暗记，差乱者拿究。

侦 探

侦探最为紧要，如探得的情回报奔走快迅者，分别议赏；若半途折回叱人言而谎报者重究。探的贼情因而行兵得功者，即以侦探人为头功；若因谎报而误大事者，从重治罪。有能乘间入贼营探得暗号及一切情事者，破格议赏。侦探被害者，照阵亡例优恤。被贼生擒不屈而死者，从优请恤。若见贼而不回报，因与贼斗，及因自己不屈而死者，另议。凡侦探回营，必先密禀营官，不准向本营及外营各帮办哨队勇夫人等混说；各帮办勇夫等亦不得向探子盘问贼情，违者并究。凡抢得贼中伪文信械，即亲呈营官，毋得私折，亦毋得给人阅看，违者重究。

恤 养

打仗受伤者，分别轻重部位，赏给养伤银两。营官三回视之，验头等伤十五两，二等伤九两，三等伤三两。但陕甘两省，必须亲父子胞兄弟才准具领。受伤成废者，除给养伤银两外，本

营官设法贍养。打仗殒命者，请给优恤银两，本营官酌给棺木安葬费。若系畏缩退避及擅离队伍、或争功贪财所致者，另议。或有一人致死、而全军乘之克获大胜，或被贼生擒受尽苦楚、不屈而死者，从优请恤。

功 罚

凡打仗时有能首先陷阵、及败则能断后、或仓猝时能出主意拿获贼目者，均第一等功。齐心齐力鏖战、杀获多名者次之。乘势追剿杀获多名者，又次之。有意埋没人功者，重究。夺人功为己功者，从重治罪。其哨长、队长及亲兵队长、伍长隐匿本哨队人罪者，重究。如已发觉而尚为矫饰及故纵犯令者，治以本犯之罪。挟嫌诬人罪者，即以所诬之罪罪之。诬他人以脱己罪及主使犯令者，加等治罪。

禁 令

一，禁狎侮长上。朝廷杀贼，以贼犯上作乱也。我营勇弁切不可有狎侮长上及挟制鼓噪情事，如敢故违，将倡首人及暗中主使者斩。待别营营官哨长与待己之营官哨长同。如以死所管辖而欺侮者严究，待各处营兵亦然。

一，禁骚扰。募勇原以杀贼安民，我勇所过地方，务须丝毫无犯，不得强买强卖，勒索勒借，如违照军法办理。

一，禁奸淫。各营勇夫如有强奸妇女已成者斩梟，未成者斩，和奸妇女者重责三十、插耳革粮。宿娼者杖。

一，禁游勇。沿途无赖之徒，有冒勇夫名色滋事者，即照勇一例治罪。

一，禁谣言。平时谤怨长上，以离散军者斩。变乱是非，讲长说短，使同伴不睦者严究，而误大事者斩。张皇贼势及造妖言邪说以摇人心者斩。临阵呼败呼走以乱军心者斩。

一，禁泄漏。如有泄漏军机及探报者，照军法治罪。

一，禁喧哗。在营在路高声乱呼及喧嚷争闹者重责。传令时私语相闹及阵中乱喊者重责。当出奇设伏或夜间暗袭贼营之时，如乱声疾呼者斩。

一，禁赌博。既耗钱文，又费精神，因此不勤操练，最宜严禁，犯者重责。诱赌者重责三十，插耳革粮。

一，禁洋烟。吸烟身体便成朽木，最宜严禁，犯者重责。贩卖及引诱者，查出照勇夫治罪。

一，禁结盟拜会。犯者从重治罪。其结哥老及传习邪教者斩。

一，禁演唱花鼓戏。营中最宜肃静，犯者重责。

一，禁混杂。凡行队伍宜整，无故混入别哨别队，及乱先后次第者，重责。

一，禁不穿号衣。号衣不穿在身，及翻穿或借与人穿者，重责

一，禁不挂腰牌。不挂者重责。

一，禁晏起。放醒炮后，即须尽起，贪睡者重责。

一，禁混入。守营者严司启闭，虽有贵客，亦必先行通知营官传请，方可延入，违者严究。

一，禁擅出。各勇必挂号执签，方准出营。如守营人不验签擅放者重责。不服查者重责革退。

一，禁夜出。凡放定更炮后，有无故出营门者重究。

一，禁私留外人。各哨队各有亲友来营，务须递相报明，至营官处挂号，方准留宿，如违重究。

一，禁扒越营墙。犯者以奸细论。

一，禁疏忽。夜间每队派人持更，偷安者重责。遇大风雨雪天，宜加意提防，疏忽者严究。

一，禁夜饮。虽遇佳节喜庆，不可夜饮误事，如违重责。

一，禁妄喊。夜间有魔梦，本队坐更人哨哨推醒，有高声接喊者重责。夜间有警，坐更推醒，同队尽起准备，乱喊乱动者重责严究。

一，禁懒惰。所有口技及各样武艺，均须时常操习，违者重责。

一，禁粗心。有阵时错听金鼓喇叭号炮之属，及枪炮走火与忘记上药，或开放失节，刀矛格杀不灵，均分别重究。

一，禁损坏军器。刀矛叉钹时当磨砺，枪炮亦时当泡洗，火器、子药及响器、旗帜、帐房，亦当时检看修整，倘或损坏遗失，除赔偿外重究。

一，禁退怯。打仗自由营官督阵，先退者立斩。不甚奋勇者当即刺破号衣，以为暗记，俟收队后，查验重办。

一，禁零星出队。未得号令而私行出队者斩，受伤亦不恤赏。

一，禁队伍散漫。出队列阵要疏爽，尤要整整齐齐，散漫者斩，即受伤者亦不恤赏。

一，禁违号令。闻喇叭吹天鹤声不大呼杀，及闻锣不止者，均行严究。枪炮不待及贼而先败者严办。

一，禁不相护卫。刀矛枪炮手不紧护卫，而至失事者斩。失一营官，罪坐哨长。失一哨长，罪坐护勇及本哨队长。失一队长，罪坐散勇。如有别故及情可原者另议。因别营不救而失营官者，并罪应救之哨长。各队【什】长伍队^①均以类推。

一，禁贪取货物。与贼交战，贼败后抛弃骡马、包袱、银钱、衣服，不许贪取，以免中贼奸谋，违者立斩。倘因贪取贼物转胜为败，由该营官管束不严，并究营官。即获全胜，收队后，营官命收贼物，亦必概归公局分别赏功，不准私匿丝毫，违者除赔赃外责究。

一，禁贪功。割取首级报功者不录，故杀良民者斩。

^① 伍队二字疑为伍长之误。

一，禁攫取民物。追贼入乡，毋得攫取民间食物，如违者斩。掳夫者杖三十，折屋者同罪。强抢者斩。

一，禁私侵。饷银到，营官按名散发，有告假出营者登簿，留充公用。有剋减肥私者，查出治罪。侵蚀犒赏及恤养银者重究。有藉罚扣为名，侵吞入己者重究。

一，禁私斗。先动手者杖三千，死者抵罪。

一，禁骄慢。打胜仗后切勿稍存骄心，违者削功不录。有以得胜松劲，而不加意提防者重责。

申 督 宪

为申报事。窃某年月日，案奉督宪札开：照得管带某旂某某，办事颯预，应行撤换，所遗该旂弁勇，查有某某堪以派委接带。除分行外，合行札委。为此，札仰该员即便遵照前往防次，刻将该旂弁勇点收接管，务当认真整顿土勇，勤加训练，以成劲旅，而副委任。仍将接带日期具报查考。至该旂旧存军粮，亦应盘收清楚，另文造报。毋违。切切等因。奉此。○○遵即料理起程，于本年某月日驰抵某处，于某月日接准前管带某，将闍旂员弁、勇夫、军装、器械、火药各项清册文卷暨木质关防一颗，一并移交前来。当即接收，当营启用任事，理合具文申报宪台鉴核。为此具申，伏乞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为申报事。窃○○蒙宪台札委管带○旂，曾于本年○月日，业将接事日期，申报宪鉴在案。兹准前管带○移交闍旂弁勇清册，并原领闍旂军装器械火药及文卷等项一并前来。当经点验接收，逐一清楚，惟现存储粮硕，容俟过量盘收后，再行申报。所有接收弁勇清册暨军装火药等件，理合造具清册，备文申报宪台查核。为此具申云云。

为副申事。谨将卑旂前管带○○移交閤旂弁勇清册，并原领军装器械火药及文卷等件，一概接收清楚缘由。除正申外，理合备具副申，伏乞鉴核批示施行。须至副申者。

询咨呈事。窃○旂于本年○月日接带某旂，遵将接事日期呈报在案。旋将前管带○○移交閤旂员弁勇夫花名清册，当经点验接收清楚。兹特分别造具员弁勇夫花名清册几份，清折几份。除申报督宪外，理合备文呈报宪台，俯赐鉴核。为此具呈，伏乞照验施行。须至咨者。

为申报事。窃○○于本年○月日准前管带○移交閤旂员弁勇并军装火药器械等项，曾经具报在案。旋将存储小麦若干重湘秤几多斤移交前来。当经○○盘收实量过若干重湘秤几斤外，下少几多石重湘秤若干斤。本年○月日案蒙藩司移知，除前管带○原文不录外，内开：查访营储存公粮，原备缓急之需，不准颗粒亏挪，前经○前管带将经管小麦，借动几多石，于某月日甫经买补还仓。今值交卸旂务，又复亏挪公粮几多，本应仍由○前管带如数买足移交以重储。惟现已交卸，采买维艰□□□实在情形，应准从权照采买原价合银解交司库。查此项公粮前采小麦□□□，湘平银若干，每石合银几多。今○前管带亏挪前项小麦几多，合湘平银□□□，照旧章以九五折合库平银几多，相应移知贵管带，请即查照催收等因。蒙此。○○现催前管带○○迅将亏挪公粮几石，折合库平银几多，如数解交，以重公款。所有存粮几多，经○○盘收清楚缘由。除咨藩司外，理合备文申报宪台查核。为此具申云云。

为申复请领事。窃本年某月日，案奉藩司移查，除前管带某某，原文未及全录外，内开：查贵管带究于何日接事，尚未准

司。所有某旂官移领前项银两，内除某月分实支小建薪粮银几多，已另案发给外，其某月日起至○月日止，所请银数，是否相符，应俟贵管带将接带日期咨司，以便照发。除将送到印领暂存外，相应移查贵管带，烦为查明复司核发，以昭慎重，望速施行等因。蒙此。卑管带于本年某月日接篆视事，业经具报在案，所有某月日交卸止，共计几天饷，应归前管带请领散放，以免辘轳，而清款目。惟自某月日卑管带接事起至某日止，共计几天，应领兰平银若干，以九六折合库平银几多。恳请宪台，飭新饷一并发给来弁领解回防，以便散放。除咨藩司暨贲呈印领外，为此具申云云。

领 饷

为^{咨呈}请发给事。窃照^{敝卑}营现需口粮接济，查自某年月日起至某月日止，全饷一关合银若干，除造具^{印铃}领外，理合^{咨呈}请^{贵局}查照，希即如数发交来弁○○领解回营，以资散放。须至^{咨呈}者。

领 军 装

全衙为^{咨呈}请发给事。窃照^{敝卑}营帐房现在朽烂不堪，难蔽风雪。查自去年某月内经前管带某某领给，迄今年余，应请更换。除具备铃领派员贲呈外，理合^{咨呈}明。为此，合具^{咨呈}请贵局，希即俯赐查照，发给白单帐房几架，蓝夹帐房几架，交来弁领解回营，以咨换给。须至^{咨呈}者。

计^{咨呈}^{印铃}领一纸。

领 字

全衔○○○○○○○○，今于○○○与铃领事。实领○营○若干，理合造具铃领。须至领者。

申 文

全衔为申○事。○月日案奉某宪札开：照得云云。等因。奉此。理合具文呈报，伏乞宪台俯赐查核。为此，备由呈乞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右申

钦命某某官衔姓

呈

全衔为○○事。○年月日，案准○○咨开：惟照等因。准此。理合备文呈报，伏乞宪台俯赐查核。为此，备由呈乞照验施行。须至呈者。

呈 复

全衔为呈复事。某月日案奉宪台札开：照得○○呈称，窃照云云。等因。据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遵照等因。奉此。理合具文呈报○○。须至呈者。

移 文

全衔为^{请复}事。○年月日，案准云云等因。准此。相应备文移会。为此，合移贵○，请烦查照施行。须至移者。

咨 文

全衔为咨某事。案准○咨开：惟照等因。准此。相应备文咨请。为此，合移贵○，请即查照来文事理即奉。须至咨者。

札 示

全衔○○○○○○○○为札飭事。案准○○咨开：窃照等因。准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员即便遵照。毋违。切切。此札。

照 会

全衔为照会事。案准○○咨开云云。等因。准此。相应备文照会。为此，照会贵○，请即遵照施行。须至照会者。

呈 报

全衔为呈报拔营起程日期事。窃照○月日遵奉○○札开：准○○咨照卑部一军，飭令赶赴○处追剿，即归宪台调遣缘由，于○月日附片具奏各等因。奉此。自应恪遵办理，督飭○营弁兵队伍，于○月日由○处拔营前进。所有奉飭拔营起程日期缘由，理合具文呈报宪台查核。除遵报○○外，为此，备文具呈，伏乞照验施行。须至呈者。

呈 请 鼓 励

全衔为呈请鼓励事。窃照○营壮勇打仗力出奋勇，屡著微劳，自应呈请鼓励，以示激励，恳请赏给功牌注册存案，俾该勇益智竭力报效，以副超拔之恩。理合具文呈报，伏乞宪台赏准施行。须至呈者。

领子药

全衔为领子药事。窃照○营沿途开仗，现在子药不敷，恳请发给以济急需，而资应用，庶不至临时束手。除出具印领外，理合具文呈请，伏乞宪台俯赐核发施行。须至呈者。

报胜仗

全衔为呈报获胜事。窃照○月日时，带领○与○开仗，毙杀贼目几名，生擒几名，夺获器械几多。所有生擒几名，当经就地正法。随将克复获胜缘由一面禀报外，现在沿途追贼，理合具文呈报，伏乞○照驰施行。须至呈者。

报败仗

○○窃○营前于○月日至○日连获小胜，○日贼从○处蜂拥而来云云。当亦杀毙骑马贼几名，散贼○几名。詎意贼复出数大股，从外面一带包抱云云。某见贼众我寡，只得自重围冲出，勒住○处，所部各弁勇始亦得夺关而去，幸托福庇，未至全军覆没。收队后，查点全营各勇阵亡几名，带伤几名，失去器械几件，其余均未遗失。理合云云。

报带伤领银

为呈请发给事。窃照○营于某日与贼开仗，查有○○被贼枪伤○处，当经验明确实，情实可怜，自应呈请发给养伤银几多，以资调治。除出具印结外，理合具文呈报，伏乞○○俯赐查核，发给施行。须至呈者。

领恤伤阵亡银

为申请筹发恤赏银两事。照得某督率某会同某剿办某处，迭

次接仗获胜情形禀报在案。查前后阵亡受伤勇丁共计几名，均属勇敢出力、奋不顾身之辈，纷纷恳请恤伤银两前来。某非不知云云。但当攻剿吃紧之际，若不给予矜恤，恐该各勇不肯用命致误要机，关系非轻。再四思维，只得援照云云。照例逐一分晰开具阵亡受伤地名、日期清折，申请俯赐，飭局核发，以示体恤，而资观感。为此具申。须至申者。

请病假

为呈请遣发以资体恤事。窃照○营勇丁○，患病日久难耐劳，自应将该勇遣发回籍。现在需人正急，未可虚立名数，应请精壮填补，以实缺额。理合具文呈报，伏乞俯赐核夺施行云云。

功牌

全衔为奖励事。照得某营凡在事出力人等，自应择尤奖赏，以示鼓励。查有壮勇几名，某次打仗奋勇出力，堪以赏给几品顶戴。除汇案咨部外，为此牌仰即行遵照祇领。须至牌者。

护票

全衔为发给护票事。照得某差派某前往某处，打听○事，凡过关津团卡，请即查验放行，毋得留难阻滞。该○亦不得逗留滋事，以及包揽厘税，致干未便。须至护票者。

移

全衔为移知事。窃照○派委员○前往○处，沿途需用○，相应移知。为此，合移贵某，请即查照，如数应付，俾利进行，而资迅速。往返一体查照。须至移者。

咨 会

为咨会事。照得本年某月日，由驿几百里恭折具奏，为遵旨复奏一折。除奉到硃批，另行恭录咨会外，相应具咨。为此，合咨贵○，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札

全衔为札行事。照得本○于本年○月日，由驿○百里具奏，为遵旨复奏一折。除奉到硃批，另行恭录饬知外，所有折稿，合行恭录。为此札行，札到，该员即便遵照。此札。

札

全衔为札饬事。照得○凡在营出力员弁兵勇，除以择优奏奖外，其次出力之人，业经咨部酌奖在案。所报该兵勇丁合并开单札饬，札到，该营官即便传饬知照。此札。

移 咨

全衔为移咨事。本年某月日奉○○札开：案据某禀称，窃某于某年月日，案准某军需局咨开，案奉某札开，准兵部咨开，内阁奉上谕云云。钦此钦遵等因。准此。札行到某应咨会一体钦遵办理等因。准此。随奉○札饬同前○伏念等情。据此。查除批示并分行外，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局移行文一体遵照等因到局。奉此。除呈报并分咨外，拟合移咨。为此，合咨○，烦照来文事理，希照一体遵照施行。须至咨者。

缮 拿

为移咨事。某月日，准臬司咨开，某年月日奉○抚部院抄案，○月日准○抚部院咨，准兼护抚院移交，据○按察使○呈，

据○详称，○年月日据禀称，窃○等情。据此，除咨分外，理合报明等情到司。据此，本司查除外，拟合呈请查核，咨明某部知照，并请移咨○，飞飭暨分咨檄飭所属，一体协拿○，务获究办，实为公便等情。据此，除分咨外，相应移咨。为此合咨。请烦等因咨院行司。奉此。合就移缉。为此合咨○等因到局。准此。除○外，拟合移咨。为此合【飭】○，烦照来文事理，飭即一体，务获究办施行。须至移者。

札

为札飭事。业准牍称，○年月日，据○声称，○恳请缉拿前来。为此当派○分途追缉未获，查申请转详，通飭○以肃营规等情前来。查该○实属大于军律，理合据情禀请转飭严拿，解营究办，以儆效尤，实为公便等因到○。准此。除批示印复，并通飭缉拿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即便遵照。毋违。此札。

呈

为呈明查拿事。窃照某营某，实属目无法纪，若不从严惩办，其何以肃军令，而儆颓风。理合开计名目，为此呈请。查照来文内计开名目，希即以便惩办，实为公便。须至呈者。

禀请移营

敬禀者，窃○○前奉宪台札开，飭赴防堵，察看○情，意图他窜○处。窃思○处要隘，现无兵勇防守，倘被○窥视虚实，势必蔓延○处，将来恐难殄灭。若使坚守此处，又恐不免因小失大，未敢玩匿，也未敢擅专，理合详请某可否移扎之处，恳祈批示遵行。敬请云云。

咨 进 兵

为咨明事。案据○具禀，逆渐次逼近，○○请添兵即剿示遵等情到○。据此，除批示外，理合咨明。为此，合咨○请烦查照，即统带大兵，不分昼夜，跟踪驰往追剿，幸勿迟延观望，是为至要。望速施行。

马队一旅行粮章程

旂官一员，月支薪粮公费共湘平银帮办书识帐友油烛号补办公一切在内，均不扣建。一百两。

哨官三员，每员日支银三钱二分，计大建月共支银二十八两八钱，小建月共支银二十七两八钱四分。

先锋三名，每名日支银二钱，计大建月共支银一十八两，小建月支银一十七两四钱。

领旂十二名，每名日支银一钱六分，计大建月共支银五十七两六钱，小建月支银五十五两六钱八分。

亲护二十七名，每名日支银一钱五分，计大建月共支银一百二十一两五钱，小建月支银一百一十七两四钱五分。

正勇八十名，每名日支银一钱四分，计大建月共支银三百三十六两，小建月支银三百二十四两八钱。

伙勇十六名，每名日支银一钱一分，计大建月共支银五十二两八钱，小建月支银五十一两四分。

子药公私长夫二十四名，每名日支银一钱，计大建月共支银七十二两，小建月支银六十九两六钱。

马夫六十四名，每名日支银一钱，计大建月共支银一百九十二两，小建月支银一百八十五两六钱。

额马一百二十八匹，每匹日支草乾银一钱，计大建月共支银三百八十四两，小建月支银三百七十一两二钱。

以上每大建月共支餉乾银一千三百六十二两七钱，小建月支餉乾银一千三百二十两六钱一分。

马队坐粮章程

旂官一员，月支薪水银四十两，公费银四十两。

文案一员，月支薪水火食银一十六两。

帐友一员，月支薪水火食一十二两，书识一名，月支薪水火食银六两。

油烛纸张月支银四两。

以上共支银一百一十八两，不扣建。

马夫、厨夫、杂夫五名，每名月支口粮二两四钱。

哨官二员，每员月支薪粮银七两四钱。又每员马夫一名、私夫一名，每名月支银二两四钱。

先锋四名，每名月支口粮银四两二钱。又每名马夫半名，每名月支银二两四钱。

领旂一十一名，每名月支口粮银三两九钱。又每名马夫半名，每名月支银二两四钱。

亲兵二十七名，每名月支口粮银三两六钱。又每名马夫半名，每名月支银二两四钱。

护兵八名，每名月支口粮银三两六钱。又每名马夫半名，每名月支银二两四钱。

马勇七十二名，每名月支口粮银三两三钱。又每名马夫半名，每名月支银二两四钱。

额马内旂官马三匹，其余均各马一匹，共马一百二十七匹。每匹月支草乾银二两四钱。

以上每大建月共支薪粮马乾银一千二十八两五钱，小建月共支银九百九十八两一钱五分。

步队一营行粮章程

营官一员，月支薪水银五十两，公费银一百五十两。帮办书记公用公费在内，均不扣建。

正哨官四员，每员各日支薪粮银三钱，计每大建月共支银三十六两，小建月共支银三十四两八钱。

副哨官四员，每员各日支薪粮银二钱六分六厘六毫六丝六忽，计每大建月共支银三十二两，小建月共支银三十两九钱四分。

什长三十八名，每名各日支口粮银一钱六分，计每大建月共支银一百八十二两四钱，小建月共支银一百七十六两三钱二分。

亲兵六十名，每名各日支口粮银一钱五分，计大建月共支银二百七十两，每小建月共支银二百六十一两。

护勇二十名，每名各日支口粮银一钱五分，计每^大_小月共支建

银九十两
八十七两。

正勇三百三十六名，每名各日支口粮银一钱四分，计每大建月共支银一千四百一十一两二钱，小建月共支银一千三百六十四两一钱六分。

伙勇四十二名，每名各日支口粮银一钱一分，计每大建月共支银一百三十八两六钱，小建月共支银一百三十三两九钱八分。

副哨长夫四名，每名各日支口粮银一钱，计每大建月共支银一十二两，小建月共支银一十一两六钱。

长夫一百八十八名，每名各日支口粮银一钱，计大建月共支银五百六十四两，小建月共支银五百四十五两二钱。

以上共计每大建月共支银二千九百卅六两二钱，每小建月共支银二千八百四十五两。

步队坐粮章程

营官一员，月支薪水银五十两，公费银四十两。

文案一员，月支薪水火食银二十两。

帐友一员，月支薪水火食银二十两。

书士一员，月支薪水火食银八两。

油烛纸张，月支银一十二两。

以上共计支银五十两，不扣建。

马夫、厨夫、杂夫十名，每名月支口粮银二两四钱。

哨长四名，每名月支薪粮银七两二钱。

什长三十八名，每名月支口粮银三两九钱。

亲兵六十名，每名月支口粮银三两六钱。

护兵二十名，每名月支口粮银三两六钱。

正勇三百三十六名，每名月支口粮银三两三钱。

伙勇四十二名，每名月支口粮银二两七钱。

长夫私夫五十名，每名月支口粮银二两四钱。

以上每大建月共支薪粮银一千九百八十一两二钱，小建月共支薪粮银一千九百二十四两一钱六分。

典 务 必 要

丁 红 整 理

编者按：本书系稿本，用毛边纸楷体墨书，字迹端正整齐，间有错字别字。每页八行，每行约二十三字。版心镌有“春秋二纱轩”字样。作者佚名待考，但从文中可以推知，作者是一个长期从事当行营生之人。此书现藏浙江省图书馆，书中所记皆是典当行业经营物品的产地、规格、价目与辨别真伪的法则。我们在整理时，只将部分分散而又类别相同的条目作些归并以外，其余悉照原稿刊载。此则资料可与《当行杂记》互看，并可补其所记之不足。

幼 学 须 知

凡为学生初进店口，习学生理，务须勤俭为本，不可懒惰。当宜早起迟眠，照应门户，谨慎火烛，切勿爱小，苟且丝毫。此乃立身之大纲也。凡交朋友，当以和颜悦色，谦恭逊让。遇事不可自大，不可强知，务须请教长辈，俟的当而后举行，方无差讹之误。凡同店长辈之前，遇事当以诚心敬意，虚心请教，彼必以诚心正意教导。尔若粗心浮气，勉强自为，势必讹错，不但被人不肯教导于尔，仍要谈论此人孟浪无知，不肯受教。设若再有他事请教于彼，定以泛词答之，不以实心教尔也。书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云：“道吾善者是吾贼，道吾恶者是吾师。”当宜细想做人之处。再，凡同店朋友，必同饮食，须俟长者动箸，然后方可自吃，不可尽己

之所欲，当留有余以让人，否则使人憎嫌。乱吃饮食，人所轻贱；酒宜少饮，多则乱性。大凡胆大妄为，以及下流之事，每从酒后做出。酒后最宜谨慎，其语言不可乱发，亦不可浮谈，不可戏谑，不可谈人之短，不可尖言利语，不可讨人便宜，不可谈人闺闼暧昧之事，不可使人心恨，不可谈人是非。古人云：“敏于事，而慎于言。”以习学正事为主，不必多言，言多必败。又云：“无益语言休着口。不关己事少当头。”切宜警戒。再，有委任之事，交付经管，务当循循谨守其事。出入帐目登载明白，银钱不可私用。所做之事，帐中细注，免后思量。倘长辈查问，一目了然，不致使人疑心。惟经手银钱，更宜自爱，倘有家务需用，以及置办衣履，不可在帐内动用一文。如有急迫事务，总宜量入为出，自己省俭。所受俸银，方作自己之钱，亦须爱惜，积聚成家。如果诚实，不但自己立身长久，而东家亦必以为可靠之人也。

一，五谷最宜珍惜，不宜作贱抛弃。诗云：锄禾日中，汗滴禾中土。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再，凡出门，陆路宜早起，收拾行李，先看天色晴雨，再为预备早行。未晚宜早歇店，不可贪赶程途，恐为歹人算计。途中不可乱交接人，恐有奸诈之徒，故为熟识，附伴同行，必致受其欺骗，切须防避。再，途中不可贪图小利，恐有奸徒藉此掉包、做套等事。晚间不宜贪睡，行李物件总归一处，以便照应。倘有响动，必须叫醒同伴之人，切不可一人起来，恐生不测。若雇脚夫，务在地头，凭行雇写行票；或途中，必须经店主人，问明地方，切勿半途更换，倘有走失，无处追寻，至紧至要。若往水路，当宜在埠头牙行中写船，先看船只富实，篷桨俱全。装载只宜八分，以便行江无事。切莫行坐船头，不可站立篷脚之下，总宜坐在舱中。慎勿身穿华彩衣服，慎勿行为狂放，不可吃酒嬉戏。出路之人，安分守己，方免祸患。或遇镇市湾船，上岸买物，必须带船家一人同往，不可独自单行，恐风顺船开之故。夜暮停泊，不宜露面，恐人识认。夜

间恐有动静，不宜惊惶，唤醒同船之人，并船家舵手之人；或晚间大便，亦要唤醒同伴之人；或使船家得知，方可出舱，站立稳处，方可无虞。凡过船渡江，河上之板跳，不可争先，总以小心斟酌为主。江湖水面之上，非当儿戏，总宜以谨慎小心，自然安吉。

一，若某处买货，当访明某牙行诚实老练，宜访行市之价，早晚不同，长跌不一。看货物要参详，总在地头求实。古云：“置货置得真，折本折得轻。”若装往某处发卖，更要访查牙行妥实，恐误投其家。设有扯空真本，最宜慎之。其货一到地头，即当访察行情，若有划算，即宜发卖，不可执意。俗云：“得趣便抽身，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宁可卖了悔，勿使悔后卖。大凡买卖货物，一到地头，入国问政，操行市之长跌，知时识务，方无大损。但凡取巧便宜，乃在各个灵心慧性，随机应变，非一概而论也。

一，凡为人处世，必须立品端方为上，务在诚实待人，不可使用心术。日行方正，夜梦无惊。常怀三畏，恪守四箴，不但无愧于心，使人钦敬，吉神亦多护祐。遇事不可欺人，宜存正大之心，即遇小人，亦不敢欺我，乃邪不敢胜正也。如自己先怀詭计，以为得计，人不能知，自称神妙，不但自有报应昭彰，过后亦必为人识破。返[届]时奸诈尽露，被人所轻贱，再想遇事，不但艰难，且被人防守如虎，枉居恶名，反无利益。不过原图欺人一时，不想一生名节从此丧尽，被人厌弃。再想从此表明，从新修入正道，必致要费一番大力；如肯自责回头，仍可向上。所以欺人暗昧之事，不但不能常做，如一生为人，偶遇一次，即有此等大害也。幼年时日，切宜避之，总宜立品端方，不致人此恶俗。是以辱人不堪者，必反为其所辱，伤人已甚者，必反为其所伤。书云：“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正是劝人不可自欺也。《大学》书中所谓诚其意者，即系道破一切机关也。细念《大学》，自必深悉。此书学生无人不读也。

一，典中学生，每在柜内，以及见人，却要谨遵规矩，最好是退后。做事之时，以及无人之地，更要谨守规矩，方为立品端方。每于上楼寻货，无人目见，必须行走端正，一心做事，不可以无人之地。三三五五满口乱言，以及舞跳游戏，不但有误公事，并恐染入下流。倘长辈得知，执事之人必有责罚。一次失破，人人说尔顽皮，倘再不知警戒，即不辞去亦难再望超升。且受不能学好名声，被正经朋友皆不将尔当人也。是以做事必须认真，方无过失。慎之慎之。

一，学生除查货之外，并无他事，夜间必须习学书字，不可聚众闲谈。其中自有贤愚不等，恐将游戏之话当为正经，反将书字有益之事荒疏有误。惟在各人立意，学好即好，学坏即坏，必须将愚人坏事当为我切骨之恨，誓不肯学此等之人。将正经之人所行所为，必须日日习学，力量不到，权且记在心中，俟我长大成人，誓必亦如此等正经行事。朝思暮学，自必移心换性，必致不肯习学游戏。自是洗出一副光明正大之心胸，不但做事顺手，且被长辈委任放心，傍人亦见此学生稳重端方，亦必无人欺辱。设被人欺负，傍人知尔平日爱好之人，亦必代尔剖白；如遇患难不顺之事，亦必有人扶助。要知年幼之时，全靠长辈指教，断不可自作聪明，自己粗心浮气。凡事请教长辈，必须先存一片恭敬之心，人方细细教导于尔。那怕尔年幼聪明，究竟未历世事，难胜长辈之计策，且肯低声下气，请教于人，大有便宜之事。将他人历练应验之事，教尔将来遇事处断，一事临头，胸中早已闻见。如此取巧，若不习学在心，年幼之人何由知道。不问古往今来以及时事，日识日广，有益于心身者，皆要留心，何况所见不大，所闻不广，自己才学又不惊人。何可谓之聪明耶？其聪明之子，不过易学，总要从师以及朋友指导，未有生而知之上等才也。尔辈习学生理，只宜谨守规矩，习学世事，自明不负不欺即系上等之才，可保终身，方称为人之子。在宾主，可以长相

倚靠；在父子，可以望起发兴家之子孙。是以幼年搭伴，必须与正人习学，万不可以顽皮之童为伍。颜云：要做好人，须寻好友。引醉若酸，那得好酒。有志之子，必当猛省。无才之徒，更宜改过。以此习学，何患不知，但要看人初学之情形耳。能将好话一听入耳，即记在心，遇事便有把握。且听好话，心中降气敬服，久后不志，即系上等子弟。如次等之徒，听说好话，心中却也明白，只是自己觉得难入。乃有下流之辈，耳听好话，日见正事，漫不经心，如浮云流水，轻轻过去，自亦不知其如何好法，仍将己见，妄作妄为，必致无成。此等之人，不足教也。如能知事者，痛加改悔。

一，典中学生，有习成有习不成者，何故？盖因姿质不同，或欠长辈管教。总之自己不肯用心。凡在柜内，除查货之外，闲时即要留心于他事，即非分内所做，亦须习学在心。如再得闲，总不可游言戏语，或将正经不禁之书细细阅看，亦不妨事。必须择良言尺牍，以及经史正书，所有淫词艳曲，概不入目。其看书之法，又不在多，必须看出其中好处，如何谓之良言，如何谓之经典。不知之处，请教高明之人，不可看过并不知如何说法。此等瞎看，全无有益。必须一字一句，胸中明白，再看第二句。如有不解之处，即须揣想，时时习学，再请明人指导，胜在学堂中十年功夫也。如此留心，谓之后学，如人之生长，有先天后天也。

一，写字之法，亦不在多，必须要笔笔送到，不可粗心草率。先要平心正气，然后照帖式临摹，轻重得宜，方圆有格。如心不耐烦，即可歇歇再写，总宜用心。或清晨写字，方得精神，如早晚得暇，亦可习学，以多写有益。所谓字无百日工，系叫人多写，不致虚度也。所有体格以及笔诀，载在诸书，帖体亦多，亦难琐赘，惟俟字法入门之时，自有知也。

一，朱子书曰：“交游之间，最宜审择。”大凡敦厚忠信，能致

吾过者，益有也；凡谄谀轻薄爽狎导人为非者，损友也。以此思之，百不失一。但恐自己偏僻，卑污下贱，不能克己从善，则益友不期疏而日远，损友不期亲而日近。不知好歹，不分善恶，日趋日下。若此必须痛加检点，切思细悟，不可忽忽于不知，渐渐习染而不觉，自趋入小人之境，则终身无可望人尊敬矣。可不戒哉！古语有云：损友敬而远，益友近而亲。结交择德义，不论富与贫。君子淡如水，岁久情愈真。小人甜如蜜，转眼成敌人。其敬而远者，不露形迹，免生仇恨，惟有敬而远之之意。其遇益友，不但近而且亲，必须诚实叨教，习学有益之事，日亲目见，耳听正言，时亲善事，故宜近也。

一，凡子弟之成与不成，不在才华过人，惟看其谨伤与放肆，则一生之成败可以预知。大凡学生，能勤于务本，不敢刁诈轻佻，惟父师之言是听，则知此子后来必兴。如若轻浮狂放，奸险欺人，若再见此良言，不肯回头学好，是虽学成之学生矣，不足道也。

一，子弟相貌，不论好丑，只是写字读书，便有一种文雅可观，即言语举动，自然有致。若不听教训；又兼失学，行同市井，纵然美如冠玉，一到文雅之地，或遇正真宾客，但觉面目可憎，即自己亦觉置身无地矣。否则东躲西缩，不能上前。是以有了书字在胸，不但自多见识而外面光辉，即长辈亦不致藐视。岂有不习书字耶？

一，学问一时难以明白，而人之外表，必先知起坐举动。仪礼有致，最先要紧。如学生闲坐之时，必须身坐端正，不可斜靠椅背，不可架脚，更不可架脚摇动，不可以手撑头面，更不可挺胸靠椅。此等毛病，每见学生甚多，须自己留神，时时检点，如被外人冷眼观之，必以此学生放荡如此，他事自然不才矣。倘无人之地，亦不可随便斜坐，总宜恭恭敬敬。或遇长辈经过，以及长我年岁之人，必须起立。或有同坐问话，不可满坐椅中，须将身离空，微

坐椅边，方觉敬长谦和气象。问答言语，不可指手画脚。幼年之人，务宜恭敬，方为得体。至行走之品，更要斯文，不可急急乱跑，必须眼望前路，傍及四方，不致东拼西撞。缓急得宜，方为得体。如跑跳乱行，譬如牧牛放马之儿，所谓狼奔鼠窜，乃至微至贱之相。凡入生理之门，每与衣冠长辈行坐，不可不时时立品，乃为至要。

一，此书名为《典务必要》，所有稽考珠宝贵贱，以及首饰高低，乃至前辈老先生已费一番斟酌，细叙书中，使后学童蒙一目了然，大为简便。若学生见之，不加谨详察，亦非向上之人也。凡遇闲时，必须紧记。所集《幼学须知》各条，已将学生做人之道，尽在此矣。不过言语浅泛，而望后辈学生易知易识，已尽一番苦心。倘后得志之日，事务临头，胸藏早有把握，岂非有无穷之利益耶！惟望高明，勿以粗俗见鄙，是所幸甚。但学生初入生理之门，茫无见识，伏望时辈诸公，就近指教，使学生胜阅繁言。或有督管之责，不以劳神，细为开导，惟以鱼肉视之，亦觉有干天理。古人尚有易子而教，仁人岂不关心。谁无父母养育而成，谁无子侄依人而学，是就近之学生不成，而当时职位诸公亦宜引过。因思忝就同事，谊如同堂，职为尊长，而学生后辈，当以犹子视之，不但助后学之有成，亦宜以济人成德，不宜视同陌路，以不关痛痒为辞。凡在高明，自有鉴焉。

珠 论

天地之功，化育万物。山川湖海，赞天地之化育，于是珠宝生焉。如蚌蛤者，水族中之一物耳，承天地雾露，受日月精华，结胎而成珠。川泽精英，产生五色宝石。其珠宝之价值，或相倍徙，或相千佰，盖因禀受之初，气分清浊，故成形之后，品别高低。不辨优劣，则贵贱莫考。但珠以圆白为主，先看颜色，次看

生相，再估重轻。有广珠、湖珠之不同，所产之地有别。或青而带黑，名曰含泥。此因结脱之时，蚌内含受泥水也。又有湖珠带红者，名曰血，即圆如精子，所值无多，嫌其不白也。又有漏胎、壳性、腰箍、鬼脸、饭块、紧皮、糙、鬆皮等，皆下品之名。因一面有病，故穿象鼻眼，钉于饰上，挑扒不便，以之欺人。又或曾经剥锉。此皆珠中之病处也。若圆能走盘，光如精子，更兼洁白，贵不可言。又有珠身长如马铃者，配成对，可镶耳环。或历年久远，色如油黄，只可药珠用耳。又有两皮壳珠，夹粘成一粒者，名泡珠，又名合珠，出于湖州，其价更贱。珠之等第有五：头等为对牌精子，乃圆白兼美，光彩射目，极上品也。二等为拣光，四面收身，与对牌串珠仿佛。三等为光珠，三面光洁，一面稍差。四等为平头，其状如馒首。五等为镶嵌，系鬼脸、鬆皮，可作镶嵌者。又一种名壳珠，外光白，内空虚，镶饰甚是好看。底托坚密，颇能哄人，若受其欺，则差远矣。大概珠色，有提以成群为贵，单颗价要少些。或成对成把，可增价值矣。

尝考其《博物志》、《山海经》云：“珠至三分，可称为宝。”矧之四分五分，以至七分，其贵贱为何如哉！非特市肆间不常有，即寰宇之内亦所罕见。故其赋质弥高，则声价弥贵，然而必底至精，方克当此。若形稍长，则有长圆之号。其色稍次，则有时光之称。等而下之，平头、黄糙之名，于以分焉，安可执一而谓之评乎？珠之贵也，无以加矣。倘其重至七分之外及于八分者，身分俱足，品色兼优，非骊龙项下之物，即隋家照乘之俦，惟有作贡王家，珍藏帝室，岂常人所得把玩耶！余也管蠡之窥，安敢妄议雌黄，贻讥识者。然于依稀揣拟之中，约其大略，后之君子自有衡量，而品题之可也。

大小珠目

精 四面十全，圆洁，光白射目者，放于盘内不停留，故

曰“滚盘珠”。此之谓也。

圆 似精而圆，其洁少逊一线，如犯糖色，宜作真光上下定价。

长圆 光洁可爱，如同圆珠，但身分稍长，不能滚盘。

扁圆 圆而稍扁，如馒首式。

再长圆 光洁可爱，而身长如蛋形，如光白，次之，故宜减价。如再次，必非圆也。

再扁圆 圆而长为气饼形，光白，次之，非为圆也。

接圆 亦圆洁光白，可配圆珠串上套头也。

真光 其形傍而不糙，其色光而洁白也。

拣光 高于时光，次于真光，时光内拣出者是也。

时光 其色光白而不糙，乃身不圆不洁。

拣平头，次于时光，高于平头，名曰“拣平头”。

平头 大半平头，与小珠平头不同，取四面生相俱全，光白，非老白糙赖，乃平头是也。

长身 身长不能上串，光色白彩，取用酌宜可也。

分箇 或腰箍，或中凹，以二粒相连生相，光白，无用。

糙 其色白，身分糙松也。

枯糙，其色糙，无取用也。

病珠二十一种

皮糙 无光也。

皮鬆 皮色松而不收，身轻故也。

蒸饼 每多身轻，看分两，宜存神也。

糖色 即带红色，多是湖珠。如圆珠犯此色，宜作真光上下看。

油黄 即枯糙。如眼内黄入骨，即合药亦无取用。

身麻 门面麻而不平。

- 鬼脸 门面多低。
- 色呆 呆色不润。
- 动锉 修置过者，有锉痕迹。
- 孤珠 单珠不串，不能成牌对，宜减价。大珠又当别论。
- 漏脱 皮不藏骨。
- 腰系 腰有细路如系带，宜防合珠伪造，但看面上是何身分要紧。
- 惊痕 有损路，形似破裂。
- 眼大 线眼宽大。
- 重眼 有双线眼。
- 顶眼 顶上有眼，其门面无也。
- 补眼 大眼用腊补之，宜防壳珠。
- 荷包口 如腰子口。其嘴敞大，更次之。
- 鱼目 白而无光，似枯骨色。
- 犯五彩 如螺甸，青红紫色不一。
- 含泥 内有黑线，乃受病于胎中。

又 附

- 洋新 即新珠，系高真光。照真光高二钱看。
- 吕宋 乃吕宋国大螺取出。如胎脱尽，品相端方，照高时光看；如胎未脱尽，品相中等，照平光看。再次，又当减价。大约色白光呆，不结炼，犯青绿而闪。

珠 筛

- 珠子铜筛与银筛，铁者多应是古筛。
- 一套若全念二个，隔过匀停好串牌。
- 铁者，古筛银者。铜者，乃时下官筛。每套二十二个方全。或有个数不同者，无用。

湖珠名目

龙精 圆如鲋鳞。

粉白 白如粉色。

含泥 有黑线者。

扣子 形如粟者。

浅水 如水黄色。

秋子 大小俱有，颜色不齐，或如葵色藏金色。白色中若含泥，实非含泥。虽有身分，只可作糙黄而论。

血湖 其色红，能煮白。

珠溜 此珠受胎不足，光色微嫩。其底面带麻，无宝色，不值甚价，每作镶嵌用，不可不辨也。

广珠 珠中之美者，其色宜白。

珠母 其形大块而多皱皮，或凹或凸。若似果分两子，虽重亦值有限。

美人湖 如美人之腮色。

米汤湖

凤阳湖 白色。

马铃湖

仙鹤庄 闽中地名，带青色。

震泽湖 微红色。

湖珠论

凡看此珠，以白光为主。一分重者，价值五六两；如有腰箍，只值三四两；再次，价只二两；如色黄，估值一两。其重至一分二厘、一分五厘，果能圆白，值价十两；或有腰箍，只值五六两之间；其色黄者，值二三两。美人湖，光圆者，可照前价。如血湖，虽身分如前，价估二三两足矣。

各珠定价规则

一精子定价，四面对牌，滚盘不定，鲋鱼鳞，宝色，龙精、粉白、美人腮三样俱全，光彩夺目无眼者，方称为精，世所罕见。故定价高昂，品冠群珠，为十分声价。倘稍有不足，可作圆珠称之，不得混称精珠也。按各谱精序论，俱系云其大概，究其真龙精，可谓至宝矣。

一圆珠，必须全玩到九分地位，牌对光洁之间，少逊一线。如形稍长或微扁，则有长扁圆之称。其色稍次，更名接圆。是以真圆，是世鲜有之物。果能真圆，其少真子，大半如四股之三，十分之七也。大概合精子七折之间。

一长扁圆，自古价同圆珠，但其生相，微长稍扁。即有争差，岂能同价，故二珠又当减价。合看以圆珠价四股之三，大都类此。

一蛋形气饼，全美者，合长扁圆四股之三。古时合精子半，合圆珠、长扁圆价七折。

一梅圆，当于圆珠、拣光两样价钱对剖。如颜色次，似时光者，当时光同圆珠合剖，其为稳妥无虞矣。再次，又当减价，惟看珠酌量耳。

一真光，四面收身全美者，价当以梅圆、平头、平头全剖半。又精子一粒，作真光五粒看。

一拣光，系真光中剔下、时光中提起者，所称曰“真时光”。其价当以真光、时光合剖，得其中矣。

一时光，三面收身全美者，其价以拣光、平头合剖，或以平头一粒半抵时光价一粒。算法，不足撞上，余多除下。拣光、拣平头合剖之。

一拣平头，古称半时半平。其珠价，当以时光、平头两样剖之。

一平头，珠价自古算精子十分中之一。

一镶嵌、糙珠、糙黄各样，不能论大小，总之颜色以及多寡取用也。

湖光一变

色红而带微白者，用两新沙锅贮河水，各候滚沸数次，用新白纱片或细夏布作袋，盛珠于内，吊于罐水之中，微火煮之，候此罐水干，则以二罐易之，但添水须滚水，若冷水即染水黑矣。火不可急，急恐破裂生纹。惟看其身分，宜其火候。若水深而面白者，虽犹治之，亦无光色也。

明目重辉

将珠先浸一夜，次日以益母草烧灰浸汁，入面少许，以好绢袋盛之，轻手探取，洗其色，鲜明如新。忌麝香，麝香能暗其色。如珠被油浸者，用鹅鸭粪晒干烧灰澄汁，绢袋盛洗为妙。如珠色焦黄者，穗子浸汁洗，再用研碎萝卜淹珠过一宿，其色能转白。

长行采漫法

用碎灯草以盐拌匀，将珠装内，用新绢盛贮，少顷以河水采洗，再用净河水滤净，亦能使珠洁白。

又云：“凡看珠，务要分出五等：第一等名曰对牌，其精四面全美，周身白。二等挨精，亦是四面圆洁可爱，但不能全美。三等名为中光，三面可看，周身要白。四等名为平头，比光珠次些。五等名为镶嵌，系鬼脸、糙、鬆。凡珠之好歹，单颗者价少看些，或成队或十颗，即有取用，价有不同。又有精珠、湖珠、凤阳、白色湖、美人腮、湖、就青、粉白、马铃、蒸饼、衔泥等珠，不可执一定价，惟随时酌值可也。

平 头 珠

若光白非光白，若黄赖不圆不洁。此珠比镶嵌高一倍价。

时 光 珠

时光者其色近光白，不麻赖也。平头之内检出，亦名之拣光。比平头高一等价也。

光 白 珠

其形傍圆，面不糙；其色光而洁，比时光高一等价也。若一面有糙，则是时光矣。

挨 精 珠

圆而且白，洁而可爱。挨精子次之，不能十全，谓之挨精也。如有蒸饼、蛋形，其价则六折而已。

精 子 珠

其色光白无比，其形圆洁非常，无一毫瑕疵。小者为精，大者为就精，可能走盘也。其珠世所罕有，如三分以上，无定价也。

以上平头珠、拣光珠，亦照前逐宗加二分钱足矣。但前逐宗珠价，俱系照时光。如糙即系镶嵌，务必宜白，有门面，可安冠簪。如单颗，系糙黄，又当减价之半。平头，即系上串，倘有棱角、长身，不堪上串者，不可做平头定价。其拣光珠，务宜颜色洁白，光圆。倘洁白而扁短，亦只可以平头价也。

湖 珠

须分两样颜色，有白色、玉红色两种。白者贵重，玉红色次之。

又须看其光洁。其色微红，或有腰箍、蒸饼、蛋形样者。圆白者美人湖，红色者为血湖。若全美无伤损者，可照挨精七折算。有腰箍，照平头价看可也。

衔泥珠

看大小，若一分△换，皮光可能△换。黑色无用。肠内含泥，再无光者，名为骨肉乌，不值价也，如失落入土，衔泥日少，光彩未去可用。皮发即一文不值也；此珠入土即变死色。落土之珠即变，如日久得之，一跌粉碎，乃无气也。入药也无取用。

水伤

黑土色，不值钱，只值约△换，皮发即烂也。

胎惊

看大小，一分△换，二分△换。蚌在水常开，被鱼虾走过冲动，或雷鸣震坏，以致好珠惊坏，故名曰“胎惊”。

嫩色

如小儿孕月未足，即离母胎，以其嫩弱也。或有光彩，每分△换，若身不端正，碎磷△换。

珠钉

即假珠也。大者光明，有四五分一粒，镶嵌用。小者黑色，不值钱。近来又出一种，养以蚌壳，作为棋子样。用药敷放活蚌壳中，数年之后，其涎结上，取之。南省每有谓之“种珠”，不值重价也。

珠 价 总 目

- 正千 每两一千粒，每粒一厘，光，约时价△换。平头△△换。
- 八百 每两八百粒，每粒一厘二毫半，光，约时价△换。平头△△换。
- 六百 每两六百粒，每粒一厘七毫，光，约时价△换。平头△△换。
- 五百 每两五百粒，每粒二厘，光，约时价△换。平头△△换。
- 四百 每两四百粒，每粒二厘五毫，光，约时价△换。平头△△换。

一厘、二厘、三厘、四厘、五厘、
六厘、七厘、八厘、九厘、一分

- 精 四面对牌，滚盘无定，其色龙青。
- 圆 圆而四面不能对牌。
- 长圆 身长不能滚盘，惟圆而光白，全美。
- 再长圆 身长如蛋形。
- 扁圆 形如馒首，三面对牌。
- 再扁圆 门面不能如馒首式。
- 接圆 圆矣，而光白不全，较高于时光，可配接圆珠串头尾。
- 真光 身分要圆而光。
- 拣光 较真光不及，比时光又高。
- 时光 身分不能圆。
- 拣平头 能安冠簪。
- 平头
- 长身 身长而色近时光，宜增。

分箇 或有腰箍，或有中凹。

糙 有门面，尚可镶嵌。

枯糙

以上照此估值，随时作价，逐宗递加，以出入权变可也。

一分一厘、一分二厘、一分三厘、【一分四厘】、一分五厘、一分六厘、一分七厘、一分八厘、一分九厘、二分

精 大珠，全美，稀少。有斑点者，俱多若果。十全宜加△
△换。

圆 能到九分地位。全美者加。

长圆 微长，似圆。全美者加。

再长圆 身长而四面属圆，光白，俱全者加。若不能全，又当别论。

扁圆 如馒头式，全美者加。

再扁圆 或不能如馒头式，而光白可看者加。

接圆 或圆，不能十全，其光白，比时光高者，能上圆珠串头尾也，故名曰“接”。

真光 四面收身，光白，全美。

时光 三面收身，光白，而可接真光串头。

拣光 光白可看，身分稍平。

拣平头

平头 要取门面好者。

长身 光白好看，可加二分钱。

分箇 光白好看，而能镶嵌，高者可加三分钱。

糙 能以镶嵌，亦要身分取美。

枯糙

二分一厘、二分二厘、二分三厘、二分四厘、二分五厘、二分六厘、二分七厘、二分八厘、二分九厘、三分精十分全美。三分以上者为龙精，无定价也。

圆 或微有红色，即是湖珠，宜对折看。凡看珠须宜存神，其湖珠圆者多也。

长圆

再长圆

扁圆

再扁圆

真光 四面收身，光白好上串。

拣光 四面收身，光白，未全美者，或有微荷包口者。

时光 三面，光白可看。

平头 宜看，三面收身。好者可上时光串。

分筒

糙

枯糙

四分、五分、六分、七分

大珠 要时光身分，全美，与真光相近，与小珠看法不同，最宜审察，随时以取用估价。

又附真光价目

一厘，六分。二厘，一钱五。一厘半，一钱。二厘半，二钱。三厘，三钱。三厘半，四钱。四厘，四钱八。四厘半，五钱八。五厘，六钱五。五厘半，七钱五。六厘，一两。六厘半、七厘，一两四钱。八厘，二两。九厘，二两七钱。一分，三两五钱。分一厘，四两二钱。分二厘，五两。分三厘，五两八钱。分

四厘，六两五钱。分五厘，七两四钱。分六厘，八两七钱。分七厘，十两。分八厘，十二两。分九厘，十四两。二分，十六两。二分一厘，十八两。二分二厘，二十两。二分三厘，二十二两五钱。二分四厘，二十五两。二分五厘，二十七两五钱。二分六厘，三十两。二分七厘，三十三两。二分八厘，三十六两。二分九厘，三十九两。三分，四十二两。

宝 石 论

夫珠乃物中至贵，而辅珠以增光则惟石，此所以宝石也。世俗每重珠而贱石，故论珠甚详，而论石则略。殊不知明珠易覩，美石难求，此琼瑶有砭砭之叹也。但石之种类颇多，出产颇众，惟一一细辨之，始得其真。大抵宝石以透为主，透则无瓢，又须水色澄清，更必生有宝光，提有形色。如此兼全，方为全美。且宝光四射，安于簪冠之上，赤色映面，远而观之，如彩霞照耀。此种尤物，其价目一百换至二三百换不等。倘有提色而无坐色，或有瓢者，谓之闪红，所值只在△△换至△△换之间。惟较其重轻，究其水色，辨其出产，以定价值之高昂，则宝石可无遗憾矣。兹将各地出产目录，详列于后。

宝 石 名 目

番石 名西臙红，有如帽顶式，约重二钱六七分至三钱上下，中有直眼。番人顶纓用之。其眼一直到底为真，若两头钻眼即假也。如有水色无瓢，坐、提全美，可为王公冠顶之用，能使赤光四射，可映至肩服皆红，其价约在千金之外。此石稀少，中国间有存者，番人覩觅不惜重价也。

玫瑰红 此石红如玫瑰，鲜艳可爱，必须生相好而又厚实为佳。小而未上分者可值△换，一分五六者值△换，若系鬼脸薄者

又当减价。

鲜水红 此石鲜水红，须坐、提二色全之，无瓢。重至二分者，价△换，如生相好又兼厚实，再加。

映水红 此石水红色，放在纸上有水润映红。一分重者，值△换。务须生相水色全美。

高鸦青 此石色如大青。如大至五钱重，可安帽之用，必要有提色，值△换，若碎小只值△换。

青金石 此石外国藏洋所出，其色大青，以无经璽无白点者为佳。取净料成器，有金点者值△换，无瑕点者值△换，有白点者只值△换。

蜡红石 此石坐色是红，提色是黄，不论大小，只要水色兼美。高者△换。

蓝石 透水，值△换。次者再下之。

皮鸦青 此石茶淡色。最透者值△换，若有映红根，可值△换。

淡水红 此石样如鲜水红，只是颜色浅淡些，可值△换。

牛皮红 此石色如坏牛皮，有提色，无坐色，值△换。再暗只值△换。

紫红石 此石色带紫，佳者△换，次者△换。此种真石也。

宝烧红 此石似淡牛肉色。

催生石 此石产于云南，色要大蓝，以全玩无瑕者△换。无经璽者△换。

绿松石 此石取成细器料△换。

印红根 最高者△换，有碎纹无坐色△换。

淡水青 高者△换。色暗无水头者为皮青，只△换。

铁壳青 顶好透水△换，不透水△换。

鲜红 红如石榴子。重五厘值△换，一分者值△换，二分重者△换。生相好加。

淡红 此石如桃花片。薄者△换。

天青 顶好头号△换。

黑水 高者△换。

黑红

围镶 一厘重者△换，三厘△换，五厘△换，每两△换。

鼻涕青

胆青

鸦青

皮石

水晶烧 系假石。

高花鲜红 无瓢者佳。

酒黄 看石定价，如松花色者△换。

子母离 俗称“祖母绿”。此真稀奇宝物，即有也未必真。

猫儿眼 其色有蟹壳青、虎皮黄、蟹黄色。要好方得价。有一线灵光不散者值△换。

礞子 其色亦有蟹壳、虎皮黄、蟹黄色，高者△换。

羊睛 值△换。

西洋大红 印红，照西洋红九折。羊血红，照印红八五折。

以上三种宝石，为天字一号，贵重之至。但放水内即红光满碗，提起红光射目。花石、宝石为中号。

石榴红 红而艳也。桃花片，有水色，照石榴红六折。落瓣红，此石微水红，而茄色是也，与桃红同。

以上三种花石为中号，亦看水头为主，腹内尽净，身分好，颜色明润，又取用合式，光明不退，自然值价。

水红 油红 牛血红 照油红八折。蜡烛红。

以上大颗者△换，碎者△换。凡红照烛红价，如萝卜子，匀者△换。黑者不值钱。就至重换重止，为石中之脚货也。此种红而黑暗，又无水色，内有纯筋，与石皮相似。凡看宝石，先要神

光射人，再要端正取用，或成对，或放在手内，而红上色，水头又高，身无破损，自然高价。若鬼脸破损，榧壳歪斜，其价则下矣。

假 宝 石

番硝系眼镜料烧成，充瓣花，无神光，死色。紫英石充玫瑰红，系作色，水头好，有提色，无坐色。水绿作色烧成，充豆绿即是番硝，有坐色，无提色。水晶烧成充石榴红，亦有坐色，无提色。夹板红假充石榴红，亦有些坐色，但无边光，系两片夹胭脂油，映出红色，放在口咬，即两片矣。此种若镶嵌，却亦好看，真实动人，细看果无边光。底红，每坐物上，乃胭脂油映出，红去即变白矣。北京烧红，每两值银几分，但假者死色，无神光，无提色。桃花片系料烧成，水银煮成，必有碎磷，留心即知。苏州烧红充印红，深者无桃花片，坐色虽好，乃无提色。糯米烧成充蜡黄红，腹内不均，故知假也。

酒美池 如金珀相仿。绿豆地，如松花同。吐蛭地。

以上猫睛，要有神气，一线之光，阴阳分明，神要聚相要正，不可疏忽。如有黑地，即为螺子，△换而已。未历明证，不可忽略，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耳。

假 猫 睛

瞎螺 提不起、无水头、无纹色、乃黑者，死螺，亦无神光。

又附看宝石之法

鲜水红 提坐二色俱全，须无瓢，有水头。二分重者值△△换。倘生相厚实者，加有瓢者值△换。

印红 此石放在纸上，照有红光。一分重者值△△换。

腊红 此石坐则红，提起则黄。顶好者不过值△换。

皮鸦青 茶淡色。高者△换。

印红根 值△换。

淡水红 其色与鲜水红相似，颜色稍淡。可值△换。

牛肉红 其色宛如牛肉，无坐色，有提色，△换。如带黑色，只值△换。

紫水石 其色带紫的好者△换。

宝烧石 系淡水红石烧成者，△换。黑红次之。

淡水石 有一种无水头者，名为皮青，若带黑色，只值△换。

高鸦青 值△换。其色似有青皮，必要有提色。重至五钱，身形尖长，能作帽顶，△换。

猫睛 此石本酒黄中有一线光，背后亦要有一线光。又有一种色如绿豆，有一线光者，其价至贵，世亦罕有。近所见者，其光散漫，多是螺子，非猫睛也。蓝者为青螺，黑者为铁螺。

翠蓝 照天青九折。 靛花青。

天青 照鸦青九折。 粉皮青，照鼻涕八折。

鱼胆青 照翠蓝七折。 靛青。

硬青 照靛青对折。 酒黄糯米胶烧成，腹内有巴点。豆绿，五厘。

看西洋红法

将石放日中，一照满红，有金星银翅，毫光闪闪，耀人眼花为真。其价值万换之间。此为世间之宝，不能拘执时价。其宝亦多于名。若嵌盔顶云额之上，用使远见者，光灿射目；武将临阵，惊为天神，使人目之眼花，乃异世之宝也。且沉水皆红，提起仍清，可验也。

看阻马绿法

将石放在路中，以快马加鞭远来，跑至石边，必然陡见惊

跳，肉颤胆寒，缩头退步之状者为真。其价不在西洋红之下，亦大將镶盔额之需也。入水同前。

看子母绿法

将石与孕妇佩带，至月足除之，分娩临盆，安康顺遂，坐蓐无虞。时逢子午，此石之色格外转绿者为真。其价亦不在西洋红之下。入水同前。

看猫儿眼法

死黄者为真，中间有谷道灵光一线者为真。其谷道能转动定，分别子、午、卯、酉四时者方佳。如谷道不转动定，名曰羊眼；有火星者为虎眼，不值大价。

看各色宝石法

如大红、大青、大绿者，方定得上等价钱。如鸦青、鸭绿、石榴子、桃花片、玫瑰红之类，为中等价钱。如油红、皮里红、水红、鸭蛋青、水绿诸色，为下等价钱。如十分次者，又当次减。惟看宝石，但取光泽，辉明如镜、神气精彩、中无红泡、射人眼目者，为真为佳。仍要择圆扁相宜，取用合式为上。如无头面，作不得镶嵌者，不值大价。如有散星水泡者，即是糯米松香块、硝子石等类，不可疏忽以真论也。

看柴窑片法

取色如火、薄如纸、明如镜、音如磬者为真，取方圆得宜镶嵌物件更佳，其价能值千万之外。如大臣武将用镶盔带等类，能避箭石，不致伤身，亦属奇宝也。如人间成器之皿，或有可存，但不识者疏漏采取，亦实罕有。无定价也。

看玛瑙法

不拘一切等物，取红黑白绿，五彩分明，精形色润；或斑点红黑绿纹相间为上等，红者为中等。价同玉器上下。又有红、白、黑三种，生成人物鸟兽，表率在内，乃为异色，最为奇贵，其价不在珍珠之下。俗云玛瑙红，一世贫，以其不足贵也。

看水晶法

将石于水中、日中取得火出者为真，无火为假。倭水晶为上，但无大价，不足贵重也。又宜其色如冰、明而莹透者佳。如试假者，入口嚼之，咸涩立见，真伪分矣。

看玉器各件法

夫看玉要取成器，无瑕无筋为上。其上古之世，以玉带为大器，用价极重。玉玦次之，玉簪戒扣又次之。近世以玉杯、壶、盏为上品，又如花杂、勾牌、塔坠、飞禽、走兽、草虫、龟蟹、人物、八仙、玉簪、戒指、酒卮、花卉等物，惟取洁白壮厚，玲珑剔透，重枝叠杆。白如截肪，腻如羊脂，浑无瑕疵，泽润光辉，亦为上等也。红色中等，黄色下等，其余不合时宜者次之。亦宜物色而定高下也。

又附珊瑚

要无虫蛀眼，或全新如油烛红色为佳。乃有车渠染色充珊瑚者，不可不辨。其红实无纹脉，要看油润细丽。真的带水红色，混者即假也。近有将象牙琢成，用药煮成红色，比真的更艳，年久即油暗耳。慎之慎之。

金 刚 钻

金钻闪黄，银钻闪白，铁钻闪青。

叶 子 金

薄如绉纱者无假，厚者不赤，放入口内不咸。若咸，每两内煮有矾五分，必须烘焙，方可兑换分两。赤金之体，其质最重，比银奚啻两倍。或提托，自然坠手。凡看金之真假，总在轻重上分别，心参意悟，万不失一。赤金名者，以其色红，而近于赤也。若搀红铜，亦能赤色，只是带滞。至呈色^①高低，自有金牌比对，识者自有斟酌。

试 金 石

其黑如漆，细腻坚硬者良。粗松者不堪用。好石试金，光洁吐艳，易辨高低。然金石抬金，八呈上石，可看九呈。又有欺金者，九呈上石，只好八呈。欲辨石有欺抬，可将金牌磨对。然而好石难得，必须多方访求，未可随遇而用也。凡金石试金已满，用羊肝石磨洗，洗下之水脚，多则可卖与换金店用。其洗法，用羊肝石，清水磨净，再将草麻子半粒微微擦之，复以青布略抹，方可试金，用油不可过多，多则生腻。试银不可用油。

吊 水 平 金 法

将金饰先平较准，用丝线系在戥子上，秤准若干，然后吊入水中，秤准若干，照法折算，则知呈色高下矣。

赤金九五折，九呈金九四半折，八呈金九四折，七呈金九三半，六呈金九三折，五呈金九二半，四呈金九二折，三呈金九一半折，二呈金九一折。

① 本文呈色、成色混用，为保持原貌，文中仍保持原样，未予改动，下同。

水秤包金银骨镯，在上一两，在水九钱一分，除去九钱，仍一分，有金二钱。

水秤包金铜骨镯，在上一两，在水八钱九分，除去八钱八分，仍一分，有金二钱。

吊水平银法

纹银九折，九呈八九七五折，八呈八九五折，七呈八九二五折，六呈八九折，五呈八八七五折，四呈八八五折，三呈八八二五折，二呈白铜八八折。

水秤包银铜骨镯亦同。

论首 饰

一金皮包银镯，名曰羊贯肠。大镯宽的约金八钱，多至一两五六钱止。圆镯约金四钱至六钱为止。铜骨亦同。

一金皮包银簪，约金三钱一枝。铜骨亦然。

一金皮包戒指，约金四五分。

一金项圈，约重三两，其中约假六七钱。如空锁头，其中假大不能约数，惟见时酌之。

一金累丝，好者连假约九呈，低金约六呈。另有银丝包金，只有三呈。银累丝亦同。

一银丝灰胎杯件，约三四呈。

一金银镯，空心圆者其中多假，尤宜详细。

一金银索锁，若一两重，应派索重八钱，方为宾主相配。其锁假即有限，若锁头大假多矣。

一镀金大镯，每双约镀金八九分。

金 镯

赤金镯易看。其色赤软，秀小而重，无论圆扁，总以软重为

主。或有外金而内银者，名曰羊贯肠，虽赤软无疑，其身必粗大而轻，花纹字迹浅细不深，若辗转颠托，声音瓦木，轻不坠手，似属可疑，即将里面用钻钻之，必败露矣。低金者，色淡而硬，体质稍轻，或外面淬药烧成赤色。看法：先将镯在锉上略磨一二下，即于磨处上石，若色虽淡，仍吃水银，可作低金估值。倘粗夯而轻，磨之不吃水银，恐非金矣。不先磨上几锉，而就试石，恐外面镀有厚金，染在石上，真伪莫测矣。

累 丝 首 饰

徽州每出于旌德人之手。其金只有四呈，顶高者不过六呈。凡宝冠、花凤、耳环等物，装成一色丑珠重宝石，皆行货也。其价约在六换。至户家工琢之物，自然不同，估价须逐项分别，或珠几十粒，约重若干，作几十换。又宝石若干，净金若干，能作几换，共成若干，价值了然矣。其花凤当除物，如不便折，以意揣度估算可也。或有金丝与骨子高低不同，或细丝金、粗丝铜，俱道中货也。至于银累丝户家置造者，必是纹银，其沿门换者皆铜也。

夹 粘

有两面粘金打造首饰者，有粘银打造首饰而烧金者。有可疑处，须于背后转弯地步，用刀刮之，即可概见矣。乌银法蓝，每有红铜粘银者，常见乌银斗方杯。其耳底是银，四块皆红铜。乌银酒托，红铜亦多。又见夹金空竹簪，盖因空虚，虽估轻重，故作此以愚人耳。其簪两头，金必厚实，虽用力磨之，亦不败露，须寻里花，用刀尖刮之，真伪不能掩矣。

羊 贯 肠

其法，先将红铜打成枣核形，再用纹银包裹，熔化一块，然后再打造物件。其铜质两头形尖，故两头之银必厚，并不怕锉，

即凿花而铜不露，或圆或扁皆可为之。常见羊贯肠镯，两头凿洋纹大字，非真剝剔，乃挤督而成。细玩镯身，必露锤渍，纵使极力琢磨，而锤渍尚存，因其不能用锉也，不过用响铜玛瑙研之而已，锤渍焉能尽没乎？其镯或无颈濠，即有亦不甚深，花纹必定浅细，连环摇之，声音不亮。贯肠耳挖，亦多有之。若犯疑者，当粗厚处，或中腰锥之，亦可见矣。龙头镯，有本身是羊贯肠，另用纹银打成龙头，在于咽喉腮内装汗，本身使人不疑。但见镯身粗大而龙头小者，即此可疑也。

白铜粘银

每有名手造者，识之不易。人言看金难，不知看银饰更难。既以白铜为体，外面粘银，如钻锉里外俱白，何能察其真伪？须要详其气色，究其情形，必竟有自然不同。或用刀刮之，呵气一口，必有两样颜色。若轻磨上，竟不易辨。总要见多识广，心参意悟，非笔舌可能罄言也。银素有红铜者，试石则红。有白铜者，其丝极细，索如菰米之瓢，试金又白，甚难分别。但细看银索里花，毛而不光，即可疑也。俗云白铜不能粘银，其名手常有造者，如不加意，必受欺矣。

孩 锁

孩锁八卦钱，有红铜粘银者，四周俱用银索环绕包镶，巧式，磨之难辨。如犯疑者，在边薄而中厚，且有中央剝眼，止有凿痕并无锉渍，花纹字迹必浅。用力跌之，声音不同，锥之立见。凡金银挖尖头，粗阔如鳗鱼头，恐似此等可疑也。

银 杯

酒器，好者少，低者多，乌银洋纹，应是好银。常有低假者，试石必带红色，止有对冲，且脚内有蜜它参，使人倾销折

耗。如试石黄滞者，更无呈色，乃系用建梅煮一二日所以致白，而必浅淡。若轻磨试石犹不能辨，须靴刀刮之，再试石，方得其真矣。

银 壶

银壶，有专备送礼者，每把约重十六两。其咀唇转弯之处必假。其内若折净倾销，止约净银四两之外。凡遇浇薄而重者，即此种也。金者，势亦相同，

包 金 镯

竹节式者俱多，金重不过四钱，可用指甲掐之。至厚者或五钱而已，如再重者亦少。若赤金者，乃户货，谅亦必重，有九呈或八呈，仍算琢货。竟有用金数分包勒珠镯一双，值银不过数钱。又有竹节包金镯，止卖一两二钱者，其金总在四五呈之间。又见有黄铜皮包红铜骨再镀金，若作包金看，受其欺骗矣。其镯式蒜苗俱多，体壮大，可估金六七钱。须要先刮再磨，必有两样颜色，倘不吃水银，定知黄铜皮矣。至银骨之说，亦实难测，或镯身秀小，而重有三两之外，终难臆度，须微钻见白，方足取信也。再，黄铜皮既可包镯，或亦可以包金挖等饰，惟见粗厚者宜防之。其包金挖，常有银骨者。

金 簪

好赤金簪头，每有好宝石，或猫睛、螺子，珠大而圆白，此上等也。其次金色虽低，而珠好歹不一，俱系户货之物。凡看金簪，先看珠价若干，金则试石便知。惟行手道货，颇费推详。向有中间套筒藏它参数分者，当锥其套筒，又有筒中藏铜厝钱者，当用刀刮其钱。近来又纯用汗药^①者，以低金打就，极其浇薄。

① 原文如此。似指焊药。

各座底下，惟糊汗药，或溶色不到，复贴烧金箔。倘不加意，将汗药当为低金，及至倾熔，金与汗药各自对半，吃亏多矣。此种货必配装一色黄油小珠，或竟无珠，可用花箱扒翻，其弊可见矣。

冠 骨

冠骨，低者甚多，因有两面烧金，易于藏奸耳。内外圈有两样者，或花片竟是铜者，乃为银匠所欺。虽一副之中，要逐件试石，不可忽略，以免倾销折耗也。

帽 饰

银帽饰要看反面，高者自有宝色，低者反面暗色。或有两面烧金竟是精铜，剪片银花亦系铜者。其罗汉头内常有汗药一二分者，荷叶狮桃八仙背后堆有汗药，孩铃锤蒜定有铜子。颈圈开锁，要防白铜粘银，无匙不能开者，内里常贯铅锡。防之。低者宜换出，好者亦可倾销。

三 搭

三搭者，未考其详，闻说是白铜、红铜、纹银三样熔化也。镯挖簪戒等种类非一，可锉可剪，莫辨其奸。但气色是与好银不同，试石或亦吃药，以口吹之，石上便起衣膜，青黄带滞，另有一种颜色。其镯里边，麻而不光，性极强硬，或全新烧金，百般巧饰，须细心察考，方得其弊。此种货，须在鞋泥底上擦之，易知真伪矣。

银 镶 茶 酒 钟

镶钟乃纹银者多。酒杯一只，可估一钱五分，底看二分。令钟一只，约二钱五分，底三分。茶盃一只，约三钱五分，底约四

分，或深而大，可约四钱之外。看法：用指甲掐其边，厚者不绉，或指头钻其底者不响，且无指甲迹。茶碗每只，可约五钱。如全镶螺甸酒钟，其薄如纸，折下每只仅得低金数分，底也不过数厘。此乃送礼道货，杯内用漆灰填补小半，再以极薄纸金镶之，最易看出。银丝茶酒杯，里外可看并重。

镶 筷

镶筷多是好银。或有奸匠，用铜珠一粒打扁，藏汗于底。镶颈者每只看银一分，镶根者每只看银三分，倘镶长厚亦有四分之外。赤金者倍看。镶银者要防白铜，镶金【者】要防道货。常见有牙筷头金镶颈，每只剥下只有低金数厘。附此以备考察。

玉 器

玉带须要有匣收貯，要认确果是真玉否。素带有料货，值价颇贱。凡真玉小绅带，看数钱一条，顶高可约一两。若玉情好，雕手高，或真羊脂，可看至二两。真西洋碧玉，有黑点者佳，价亦可加。

古 铜 器

上古之世，磁器未出，凡盛垫饮食之具皆铜铸也。王侯富贵之家，镶嵌金银，或遗于水土，历年久远，自生青绿。故之镶金古铜器者，皆云三代旧物，然而真少假多。常见贩古董之人，将青绿铜器，雇倩银匠凿嵌金银，又伪造剥烂情状，欺世取利。大凡去古既远，无论三代，即秦汉之物，亦未必真。若偏心愚爱，未有不受人欺骗也。

香 炉

炉以铜质为主，再看样式，二者兼美，堪为赏鉴。近之铜质

好者皆曰宜铜。其铜色黄，或带微红。大概黄铜性软，软则易烧。或有铜质好而样式不美者，亦不足贵。此日新炉，皆假造颜色，一经专诊，衣膜尽退，与废铜无异。

铜 盆

白铜盆，顶白者少，次白俱多。又，无带肉红者名曰白铁，底下凿花，此等俱系五钱一斤。黄铜盆要生相广，样式好，每斤二钱，若南京苏杭所出，每斤一钱四五分。宜以大者为贵。

镜

以青铜为主。古镜质虽好，或样式不佳，或照面改形，倒不如轻而且大，乃系新货易于出脱耳。镜背要有人物花纹或吉字，嫁妆可用。如意则名曰孤，嫁妆忌之，纵然铜美，不足取也。是以旧不如新。若二三寸小镜，除真青铜水铜古铜之外，凡杂铜只好五六分一斤而已。

成 锭 低 银

有等银匠奸徒，倾造低银来当者可看七呈，其银不足三呈。此银乃系梅洗，好看，脸上有丝，底板润白，但看蜂窝眼断无一个圆者，或是三角歪长，且又极浅。如遇此银，可将底板在泥鞋底上用力摩擦，则红铜立见矣，

假 金 杯

形如甕，荷叶式，用黄铜凿成，外面镀金，每只约重三两之外。形身秀小，托之颇重，底亦极厚，亦能坠手，杯外枝杆盘绕，连以小叶花蕊，皆镀厚金，沿边走汗金丝。虽钻锉里外皆黄。惟用重刮，再将刮开之处上石，试以水银，或将刮处呵气一口，必见两样颜色，即知真伪矣。

南京金丝髻

每顶重一两四五钱，有铜骨八九钱不等，若铁丝更重。银丝髻烧金，只看三五钱一顶，结得极细紧密者八九钱。有一种金丝簪头，花环边只有五六呈金，其中细料概用铜丝。防其真假为要，止看一二呈，庶无差矣。

扬州溜金

埂子街上出，各色皆有，价颇不大 惟贫家妆饰而已。惟恐入当，必须防之。其首饰上石，磨色亦好，不吃水银，皆系镀金，应宜易察。

满洲首饰

金顶川约重五六两，其金色约六呈。在上珠八粒，每粒约重三四分，约值十五六两。又，二分重者约有六粒，每粒约值二三两。猫睛一粒，约重六七分，约值二十两。金花五枝，约值三十两。尾结一挂，约价八十两。以头箍一事，连珠石并金，共约二百五十两。金如意一枝，约色三呈。耳环三对，在上珠十二粒，每粒约一分三厘，约价三四两一联。以上满洲首饰之大概也。若论头面首饰，种数至多，珠宝自有大小不一，且新旧轻重，随时变迁。且有家置客买之分，真伪百出，岂以目见数件能尽满洲之奇玩哉。是以聊具大略云尔。

试石用钻

首饰试石须验两头，若专验两头，恐有奸匠修饰以待。惟于磨不能到之处，多方试之，倘两处有两样颜色，即属可疑，或磨着汗药亦未可知。不然必有弊端，必须用钻，要用在着紧落地。又有假货，奸徒做成旧钻眼，使人不疑 必须另钻。凡粗夯之

物，须当深钻方得其实，且钻头宜细，恐眼大难于修掩。金饰钻眼，可用黄腊填补。

炉 瓶

铜炉瓶，常防铸时有黄土在内，每斤铜土对半，至姜铸则花纹绝细，其中并无土。锡炉瓶亦有假，边底之下换有铅锡，红铜水催，通下藏有生铁一二斤，以之考验可也。

锡

顶高者名点铜锡，又名伏手；次名笔杆；又次名梅纸、钱灰；再下为常锡。近时卖货，尚无二三呈，皆是铅耳。又见烧酒瓶中间有泥土，又有将阿脆熔成饼充点铜者，扣之声音略似熟铜。若用锥钻，坚如生铁，硬不可入；或夹剪其边，屈之则折断，不绵耳。又有锅底锡，包假，亦须防之。

毡 绒

毛衣毡货，原难收藏，恐虫蛀落毛，又不能拒绝不当，惟令管货之人另登一帐。每日卷包时，遇有毛衣毡货，随手登记于另帐簿上。俟三月杨花落后，逐号查晒，务要收卷紧密，毋令霉风吹入。又，过霉伏复晒一次，要天气清爽，晒后须待凉透，再卷包皮。凡皮毛毡货，贯头要看重些，且要包皮；倘有皮扁，毋令上锁，以便开晒。货楼之上，务拣干燥之地，方可堆贮皮货，最忌霉风，受者则生虫矣。

字 画 书 籍

高名字画，假者俱多，宜以贱估为主。或绫绢齐正，止看裱

褶装潢。古书要看纸好、字版清，遇有宋版者尊贵。成套之书，查对卷目，恐有不全。

布 货

布货易估，以其浅近，然而亦有诀窍，试略言之。凡布衣要认布身好歹，青蓝扣布，东路紧密而价贵，西路布松稀而价贱。男衣马套俱多，袄褂甚少，女衣不过袄褂裙。先看颜色新旧，不时式价宜次些。先估用布若干，则价了然矣。其打青布，不可当，若上架三年，其皂烂不可用也。又有一种卖货，布身既丑，身材又小，插角窄，里衿颠倒，过摆又小二三寸，虽样式时新，亦宜贱看。棉絮被褥，用手着力按之，绵软者新，坚硬者旧。其夏衣有破烂者，用浆洗净洁来出脱防之。

皮 货

东貂 枪硬而色紫。中等△两一个，高者△两一个。

西貂 板厚，约七折。其看貂取平吹不漏底，绒为主，似一汪水者佳。如毛片不齐不紫，不得高价。

紫貂袍套 约五六十两至百两之外。套作七折，酌量高下，再定价值。

银鼠袍套 约五六十两至百两之外。套同上。

灰鼠袍套 约△两。套七折。

灰欣袍套 约△两。又。

玉带欣套 色亦白，身轻长毛，稍带黑色者，△两上下。

青欣袍套 狐下面皮也，比玉带欣高些。

混欣袍套 黄白色。高者△△两。

白欣皮套 名沙狐绒，毛紧黑灰色。

黑狐皮套 均是染色。狐修千年方黑，连底毛皆黑，光彩夺目。染者底绒不全，黑亦不光亮。

飞虎皮套 即彪皮。毛长有白枪，能飞七尺。各兽有胞者飞身上向前。故妇人难产，披上即下也。

南混胶套 皮板稍硬，混色不均。

唆啰鼠套 如貂者△△两。稍黑色系灰鼠。

飞狐皮套 长毛密枪，有黑点。其狐有小肉翅，飞不高远即跌下。

猗猗狲套

儿猗猗对 红如血，黑如铁，白如雪者佳。

洋貂皮套 即系海虎，高下定价。

乌云豹套 狐下两傍皮也，黑白如圆饼。每个△钱，套料一百六十个。

艾叶豹套 毛黑黄色，配成藤酥块。豹皮灰色铁色可辨。

吉祥豹套 狐腿傍皮，元白，配成块。

金钱豹套 元白色通身，配如钱样。高者△两之外。

金银豹套 金银豹黄白相间。

狐腿皮套

狐爪袍套 高者△两。套七折。

香鼠皮套 似豹皮，毛稍硬暗色。

水獭皮套

川鼠皮套

麦须皮套 有大麦须，轻而毛长，△两之外。其麦须毛短，略重些。

黑羊皮套 珍珠毛顶高者△△两。种骨羊黑者△△两。

猗猗套 吹不漏底，肉色，白干红点者△两。如毛片不齐，次之。

倭刀腿套 是五百年狐狸腿皮，高者△△两。

火狐腿套 有上中下不等。

洋灰鼠套 又。

天马皮套 狐肚皮也。身轻、色白、毛长。

各色皮料（长、宽一尺四，面成一尺。）

羊皮马褂 应用皮一丈二尺，布面宽九寸，每件一丈六尺。

羊皮马袍 应用皮二丈八尺，布面宽九寸，每件三丈一尺五寸，或三丈二尺。

羊皮套 应用皮一丈八尺，布面宽九寸，每件二丈二尺；或宽一尺，用布二丈。

绸 绢

凡绸绢衣服，先看身分轻重，再看颜色浅深及样式时古。若身分重者，虽旧亦可拆改之用；颜色浅者，虽旧可以加染。缎以南京者为佳，苏广次之。绫绸以濮院为上，盛泽次之。且纱绸有粉而轻者，名色非一。软纱似绉纱者贱。大凡绸绫纱绫，其清水者照分两定价，再看丝之贵贱，以定增减耳。洒线装花等衣，若全新无渍，可以嫁妆取用者，价亦不贱，若旧而有渍，只好作戏衣看价耳。女衣对衿，比有大衿者要减价三股之一；滚边镶金者，新可增价，旧亦不贵。大红纱袄，顶好新者可估△两，若旧而料轻，价无几矣。初学之人，茫无考据，漫书爱见，以助周知，高明勿哂耳。

又 绸 缎

各色摹本缎 长五丈，宽二尺三寸，满身通连五丈。大红每尺七钱，天青每尺五钱五分，各色四钱六分。二只袍套、女衫、马褂俱另有料。

又贡缎 长四丈，宽二尺八寸。头号每尺五钱二分，二号四钱六分，大红七钱，天青六钱。头号重六十两，二号【重】五十两。

又魁缎 长四丈，宽二尺四寸。天青每尺五钱五分，各色五钱二分。

又府缎 长三丈四尺五寸，宽二尺二寸。天青每尺五钱，各色四钱六分。

又八丝缎 长三丈三尺，宽二尺二寸。

各色宁绸 天青每尺五钱二分，各色四钱二分。二只袍套、马褂、女衫另有料。

又宫绸 天青每尺四钱六分，各色四钱二分。二只袍套、马褂、女衫另有料。

又实府纱、芝府纱、淮府纱 大红每尺四钱五分，天青三钱二分，各色三钱。二只另有料。

天青金片 每尺五钱。

各色宫宁绸、西纱基本缎正裁料

正袍料 每件二丈二尺五寸。

正套料 每件一丈五尺五寸。

巧裁袍料 每件一丈六尺五寸。

巧裁套料 每件一丈一尺五寸。

女衫料 每件一丈二尺五寸。

马褂料 每件六尺五寸。

又线绉西纱 每件八尺五寸。

南京货

各色织金五彩缎朝衣 长二丈，宽二尺二寸。每件十八两。

各色织金五彩（实地、芝地）西纱朝衣 每件十八两。

各色织金五彩缎霞帔 长五丈，宽二尺二寸。每件七两五钱。

各色五彩缎妆花裙 每三幅一两五钱，每四幅二两五钱。

各色织金五彩缎朝裙 长□□，宽二尺二寸。每条六两五钱。

各色织金五彩缎女蟒 长二丈，宽二尺二寸。每件二十二两。

各色织金五彩缎男蟒 长二丈二尺，宽二尺二寸。每件二十二两。

各色织金（实地、淮地）西纱蟒袍 长二丈二尺，宽二尺二寸。每件二十二两。

各色织金妆花锦袍 长一丈八尺九寸，宽二尺二寸。每件二十二两。

镇 江 货

各色紫微缎 长四丈八九尺，宽二尺二寸。有满花，无光，素，每尺重八钱，各色价三钱三分。二只等件有料。

又综绸 长四丈八九尺，宽二尺二寸。花素皆有，每尺重八钱，各色价三钱五分。

又宫绸 长四丈八九尺，宽二尺二寸。花素皆有，每尺重□□，各色四钱一分，大红四钱六分。

又小宫绸 长四丈，宽二尺二寸。有满花，无光，素，每尺三钱。

又实地宫纱、芝地宫纱、淮地宫纱 长五丈，宽二尺二寸。每尺重五钱，每尺三钱五分。二只等件另有料。

凡纱 长四丈，宽一尺八寸。有实地光素，无满花。芝淮地有各色，无浅色。大红每尺一钱六分。

又小宫纱 长四丈二尺，宽一尺八寸。有满花，有光，素。各色每尺一钱六分。

各色缣丝 长五丈六七尺，宽一尺二寸。桃红每尺二钱，各色一钱七分。每疋重二十六两五钱。

大红头魁缎 长三丈二三尺，宽二尺二寸。每尺五钱。每疋重二十二两。

又三号八丝缎 长三丈一尺，宽二尺二寸。每尺四钱八分。每疋重十五两。

又阔红缎 长二丈六尺五寸，宽二尺。每尺二钱八分。每疋重十两。

又窄红缎 长五丈二尺，宽一尺三寸。每尺一钱六分。每疋重十二三两。

湖州货

三花洋绉 长五丈六尺五寸，宽一尺四寸。大红每尺四钱，桃红二钱八分，各色二钱四分。每疋重二十八九两。

四花洋绉 长五丈二三尺，宽一尺三寸。大红每尺三钱一分，桃红二钱一分，各色一钱九分。每疋重二十二三两。

素洋绉 长五丈，宽一尺三寸。每疋重十八九两。

大红灯绉 长五丈，宽一尺二寸。每尺二钱二分。每疋重十三两。

西庄绉 长四丈八尺，宽一尺七寸。每尺一钱六分。每疋重十四两。

各色贡绉 长五丈，宽一尺七寸。每尺一钱九分。每疋重三十五两。

绵绸 长四丈，宽一尺六寸。每尺一钱。

盛 泽 货

五丈庄绫 长五丈二尺，宽一尺二寸。大红每尺二钱八分，桃红二钱，各色一钱八分。每疋重二十两。

五丈冲绫 长四丈，宽一尺二寸。大红每尺二钱五分，桃红一钱七分，各色一钱五分。每疋重十六两。

五丈兴绫 长四丈三尺，宽一尺二寸。大红每尺二钱四分，桃红一钱六分，各色一钱四分。每疋重十四两。

五丈八尺曹绫 长三丈九尺，宽一尺二寸。大红每尺二钱二分，桃红一钱四分，各色一钱二分。每疋重十二两。

二丈五尺五披界绫 长二丈二尺，宽一尺一寸。各色每尺九分五厘。每疋重四两。

二丈五尺界绫 长一丈九尺，宽一尺。各色每尺八分。每疋重三两。

五丈二尺沈院 长五丈，宽一尺三寸。大红每尺二钱四分，桃红二钱二分，各色一钱八分。每疋重十八两。

五丈二尺次庄院 长四丈八尺，宽一尺三寸。大红每尺二钱，桃红一钱六分。每疋重十五两。

四丈八尺提彩 长四丈八尺，宽一尺三寸。大红每尺一钱八分，桃红一钱四分，各色一钱二分。每疋重十四两。

五丈素重院 长四丈一尺，宽一尺二寸。大红每尺□□□，各色七分半。每疋重九两。

三丈重素 长二丈八尺，宽一尺三寸。大红每尺二钱一分，桃红一钱七分，各色一钱五分。每疋重七两五钱。

三丈二素 长二丈二尺，宽一尺二寸半。大红每尺一钱五分，桃红一钱一分，各色七分。每疋重四两五钱。

三丈三素 长二丈二尺，宽一尺二寸半。大红每尺一钱三

分，桃红九分，各色七分。每疋重四两二钱。

五丈昌秋 长四丈，宽一尺二寸。各色每尺九分。每疋重十一两。

三丈尖机 长二丈八尺，宽一尺二寸。各色每尺七分。每疋重四两。

三丈溪秋 长二丈八尺五寸，宽一尺一寸。各色每尺八分。每疋重五两五钱。

六丈各色甲纱 长五丈三尺，宽一尺一寸半。各色每尺八分。每疋重十六两。

五丈罗绉 长四丈四尺，宽一尺七寸半。各色每尺一钱五分。每疋重十七两。

五丈串绸 长四丈三尺，宽九寸。各色每尺一钱四分。有本色、玉色，无杂色。每疋重十七两。

五丈秀罗 长一丈八尺，宽一尺七寸。各色每尺四分。每疋重二两八钱（？）。

二丈八尺丝布袍 每色每件一两五钱。每疋重九两。

百子绫裙 每幅长二尺五寸，宽一尺一寸半。有六幅八幅。

杭 州 货

各色线绉 长五丈，宽一尺八寸。满花，光，素，通连元色，每尺重一两，各色每尺重八钱。大红七钱五分价，天青五钱，各色四钱六分。袍套、马褂、女衫另有料。

又青绸 长四丈三尺，宽二尺二寸。大红每尺三钱七分，桃红三钱三分，各色二钱九分。每疋重三十两。

又汤绸 长四丈三尺，宽一尺九寸。大红每尺三钱五分，桃红三钱一分，各色二钱九分。每疋重二十八两。

阔杭罗绉 长四丈三尺，宽一尺九寸。大红每尺三钱三分，

桃红二钱九分，各色二钱七分。每疋重二十七两。

窄杭绉 长四丈一尺，宽一尺七寸。大红每尺三钱二分，桃红二钱七分，各色二钱四分。每疋重二十五两。

阔祁罗 长三丈六尺，宽一尺九寸。各色每尺二钱六分。每疋重二十六两。

窄祁罗 长三丈六尺，宽一尺七寸。各色每尺二钱二分。每疋重二十四两。

花炼罗 长四丈，宽二尺二寸。各色每尺二钱九分。每疋重三十三两。

大纺绫 长二丈八尺，宽一尺九寸。各色每尺三钱三分。每疋重三十三两。

素朱罗 长三丈八尺，宽一尺九寸。各色每尺三钱三分。每疋重三十三两。

紫微缎 长□□□，宽三尺三寸。满花，光素，通连每尺重八钱。袍套等件另有料。各色每尺四钱二分。每疋重□□□。

长绢 长五丈，宽二尺三寸。

宫纱 长□□□，宽二尺二寸。花素，通连袍料，每件四两二钱，套料二两二钱。另有料。

汤纱 长□□□，宽一尺五寸。每尺一钱二分。

头毛纱 各色每尺一钱二分。

二毛纱 长六丈，宽一尺六寸。满花每尺一钱七分，各色一钱五分。二只袍，无马褂女衫，袍料二丈六尺，套料二丈二尺。无光，素。

三毛纱(芝、实、淮) 长□□□，宽一尺五寸。各色每尺一钱三分。

软生绢 长二丈三尺，宽一尺五寸。每尺一钱三分。每疋重六两五钱。

百子绫帐 每顶十八两。

绵绸 长四丈，宽一尺六寸半。每尺一钱三分。

苏州货

全红百子金冠缎锦被 长一丈三尺，宽二尺二寸。每条八两。

各色百子金冠缎锦褥 长一丈二尺，宽二尺一寸。每件七两。

南红洋花金冠锦被 长一丈三尺，宽二尺。每条六两。

各色洋花金冠锦褥 长一丈二尺，宽二尺。每条四两。

全红百子金冠缎手巾 长七尺，连鬚。每条五两。

又南红百子金冠缎手巾 长七尺，连鬚。每条四两。

天青缎寿字摹本褂 长一丈四尺五寸，宽二尺一寸。每件五两。

各色累斗缎 长四丈，宽二尺三寸。每尺四钱八分。

天青素板金 长一丈八尺，宽一尺八寸。每尺一两。

天青花板金 长一丈八尺，宽一尺八寸。每尺一两。

天青元青缎织花^宽边^窄 长□□□，宽二尺三寸。每条一钱^七_五分。

各色加阔缎 长二丈四尺，宽二尺。每尺三钱一分。

各色花闪缎 长五丈五尺，宽二尺。每尺二钱八分。

各色西纱 有花素实地，无芝淮地。长□□□，宽二尺三寸。每尺□□□。

各色交纱 有花素，无二只袍套料。长四丈，宽二尺。每尺一钱。

玉色宝蓝缎三花袖口 宽一尺，每副二钱一分、一钱八分。

又三花纱袖口 宽一尺，每副二钱一分。

苏 州 洋 货

各色大呢 长四丈五尺，宽四尺，可照时价，与古不同。

各色大洋喷嗑羽毛 长一丈四尺五寸，宽二尺二寸。

各色公司羽毛 长一丈四尺三寸，宽二尺二寸。天青每尺四钱五分，元色三钱五分。

各色主司羽毛 长一丈四尺三寸，宽二尺二寸。天青每尺三钱六分，各色三钱二分。

各色哗叽 长六丈四尺，宽二尺二寸。

洋蓝布袍料 长三丈三尺，宽一尺。每件一两七钱。

沉香茧袍料 长二丈三尺、二丈二尺，宽一尺七寸、一尺三寸。每件六两五钱。时下次者又当减价，五两五钱。

当行杂记

齐思整理

说明：《当行杂记》一书内容，主要是关于清末民初典当业经营物品规格与价目的记录。

原书第一页明言“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誊抄立”，是年为1898年。然此句及书中很多项目之前均钤以“民国”二字（红色），据此可知此书非一时完成，而是经历了一段时间，大体为清末民初。

本书为作者多年从事典当行业业务的经验总结，所记除“看物之真假，变〔辨〕物之时古；评物之高低，知物之土产、地道、成全、制造”以外，更重要的是各种物品的质量、规格和价目，所列各种不同规格的物品多达千种以上，诸如绫、罗、绸、缎、绢、纱、绉、大呢、标布；衣服从平民百姓的裙、袄、裤、褂，到达官贵人的朝衣蟒袍、文武补服；各地皮毛、土产、日用杂货、金银首饰，珠宝玉器。此外，还有古玩礼器，名人字画。穿、用摆设诸种物品，可谓应有尽有。有些物品不但标出入价，而且标出卖价；有些物品不但标出当时的时价，而且标出历史上某一时期的价格。绝大多数商品不但注明档次、规格和质量标准，而且注明其产地、特征及不同地方出产的同一物品的区别、优劣和具体价目。例如皮货，不但说明每一种皮子的产地、等级和特征，如颜色、花形、厚薄、绒毛长短，而且说明每种衣料用皮多少张及每张的长宽尺寸。此外，对于各地土特产尤为重视，例如特别将西藏土特产的各种规格、质量、特征和价值单列一栏。这些具体生动的记录，为研究清末民初的旧货、典当行业、各地生产情况，提供了第一手绝好的资料。不仅如此，由于典当业和旧货交易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各地贸易往来、市场行情、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状况都有密切的关系，因而这些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这些问题也有重要的意义。书中有大量的朝衣、

蟒袍、文武补服以及皇帝赏赐之物的价目，由此不难看出清廷文武百官以及他们的僚属在生活上败落境况。

该当行经营广泛，且多贵重物品和朝官用品，由此可以推断这可能是北京（也可能是天津）的一个大型当行，非乡镇一般小铺可比。它可以代表我国典当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因而对于研究我国典当业，特别是大型当行更有直接的价值。

作者未署名，不知何人所作。

此书购于旧书摊。原来可能没有正式题名。书帙上“当行杂记”四字与内容不符，疑是后人为书配帙时所加。

本书原为商人实用，不为刊行面世，从写作的角度看颇为粗劣，全书无统一体例，语言时文时白，行文惯例亦不一致，时有病句和错别字，还罗列一些与典当业无关的内容。为保持原貌，除错别字、夺文、衍文和个别删掉部分（均加以说明），其他一仍其旧。

原书说明数量和价目时，汉字大写、小写和苏州数码（即草码）等几种数目字同时并用，现一律按汉字小写数字抄写。文中有些行话俗语焉不详之处，请读者引用时注意。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廿五日誊抄立。余十有五入于当行，尝受业师之训，曰：“汝等年幼，乘此年纪不学，再□□□洞然无知。”或有所见闻者，心如草记之，久则忘之矣。十日，每有所见闻者，偶即抄记之，积之渐多，是以乃有耳目见闻者，有书中所记载者，经久凑成一本，暇日观之。有一友人见余抄本而讥之曰：“汝之心肺过伤矣，然但过伤于无用之事，可惜汝多年工夫，竟付之流水矣。”余应之曰：“请教何谓过伤？怎为付之流水？”友人忻然曰：“假如目下金值十七八换，未知下月又值几换；此时缎疋甚贵，安见来年不贱？如照旧数，岂不误事？不过随时应变而已，何必纷纷然提笔为谱哉？”余应之曰：“公言即是。但汝知其二？夫学习不尽，运化无穷。余之所抄者，非专在价值之说，重在看物之真假，变〔辨〕物之时古，评物之高低，知物之土产、地道、成全、制造，无有不记。此岂拙笔哉？但价值

原是随时应变，岂可拘执？如所学者，不过止于一身耳，只可全己，焉得全人耶？”友人曰：“我之所学何谓一身，只可全己，不得全人？”余曰：“汝听吾言：汝之所学，如人不能问汝者，汝勿能告之以道；如不能卑辞汝者，又弗能教之以理；如有所问汝者，汝忽忘，不能应之；如此岂非一身而何如。余之抄者，有能习即可熟记矣，有能抄者亦可传人。何为过伤？虽伤吾心，吾亦愿矣！”

当行论

谚云：“钱压奴婢，艺压当行”者，非当行也，是当其所习之行也。且夫人秉天地之灵性，各有所习之业，究之贵乎精而不誉乎名，审之贵乎速而不取乎迟。学业者，可不慎哉！而天地生人不一：有生来利便者，百能百学，而往往性多浮华，不存时习之心，故流于易得易失；有生性驽钝者，习之艰难，而加之以勤学则得，自不可以利钝相貌拘之也。但唯上智与下愚之人，均各有别。何谓上智？夫上【智】者，生来性秉贤明，多闻广见，过目不忘，虑事深远，有人提拔即能谦受，改过即能不施强，辩论不羞人驳，而能自悔悟，此所谓上智也。下愚者，非执愚玩之谓也。生来伶俐，凡事必矜己之聪明，好显人之过恶；作事必占人之便宜，而讥人之痴蠢；不受人之驳略，自谓己之是能，不受驳略，不能迁善改过；闲谈人之短拙，多夸己之所长；心术专望人之跌失，而显【己】之才能；冷笑人之行为，不察己之是非；不审己之职位，而与人争衡。如此徒构怨于人，不能成己德业，其〔岂〕非下愚耶？且生意行中，学习各有次序，行道各有职分，初学之宜勤听人指教，勿须懒惰，使性气。三五年之后，加之以神者，目观人气色和视物之正邪高低，听人之言谈是非高低、合理与不合理，口练应酬之利便，心度已往来之事体，如此艺业随身，

盛于金银满柜矣。如得事有势力，利得以富身润屋，才足以得人之亲敬，德足以使人之悦服。如有余力，教诲童蒙，以成人之才干，携提亲戚之子弟。行为如此，岂非贸易中之宜哉？且如当先重任为首领者，又当别论，不在艺强，而当先重在智，【智】足以知人之才力。用人而得宜仁，仁足以恩泽施人，与人不是费公则济私恩。故《论语》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人有不得不报之恩，使人倾心而拱之，足智以助人之胆量，以成其事。亦要见事之明亮者，称物平施之谓也。作事、语言正真而使人不得生怨于己。慎者敏事之谓也，凡事经理要严明，耳听心察勿可放荡，有失于事和者。与人交以谦逊，起坐必须以礼貌，议事不可以刚直，每见刚直者多不能相合，以致误事，若如是亦为可合宜矣！当事者岂可不慎哉？

看衣规则

上古制衣以扶人，但人用之必合体而心爽快。至于当行之中，论衣美者深矣。看之，先看其大小宽窄、颜色鲜亮、时古。且夫衣之全美者，要身长而袖大，腰宽而下炸（？）大，领圈合其中做的时样，上下里表俱各要相配鲜嫩颜色，人皆爱之，乃为全美也。有衣之劣者，身长而袖短，或下炸窄小，或领口过大，或花样不对，或老年不时，或底巾拼着，【或】新衣大面全点渍，或整衣而补块，或面重而里消薄，或做手不时，或油渍出豆，或回染颜色不时，此皆衣之病也。凡老货物、大小折片，要看其去向，则死身矣。凡纱衣，先看其新旧，次看汗渍，再看其地道、高矮、颜色鲜死，又皆〔看〕时古。凡羽毛看其粗细、地道及其虫伤否。及至皮衣，更难变〔辨〕矣。有喜其毛大，有爱其毛小，有喜其轻重不一。所贵在新而绒足，毛子清楚而灵，又要润泽。论价之高低，全在做手。无拘毛粗细，要平整齐集，风

毛、领袖、面子、花样、色道、俱各相配，乃为全美也。价钱多贪亦不过。若多年老货，旧的糟烂，或该轻而重，该重而轻，该毛小而大，或毛该大而小，毛粗而干，毛细且恋，做手不齐，风毛、领袖、花样、颜色、面子不相配，或虫伤大片，皆皮衣之大病也。切勿以高价，而且慎之。至于尽头，必先看齐霉渍、出豆，次看色道、鲜死，及至地道。丝之生熟，切宜察之，若论价以分两，为君但要辨清地道，庶少错矣。凡有过于要大价者，必交同事过目，不可自主而去，以免他人谤惶。

四大名州所出之物

东胜神州乌押油，西牛贺州驴吐布，
南瞻部州蚕吐丝，北巨庐州骨种羊。

缎类 贡素宽二尺八寸

袍料 一丈二尺。套料 九尺五寸。马褂料 六尺五寸。
长袖马褂 七尺。女袄料 一丈一尺。氅衣 九尺五寸。褶料 七尺五寸。女马褂 七尺五寸。套裤料 二尺五寸。

线绉类 宽一尺八寸

袍料 二丈四尺。套料 一丈六尺。马褂料 九尺。长袖马褂 一丈一尺。女袄 二丈。氅衣 一丈七尺。褶料 一丈。女马褂 九尺。坎肩 六尺。

官宁绸类 宽二尺二寸

袍料 大 二丈二尺；小 一丈八尺。套料 大 一丈六尺；小 一丈二尺。马褂 大 八尺五寸；小 六尺五寸。
长袖马褂 八尺五寸。女袄料 大 一丈八尺；小 一丈三尺五寸。氅衣 大 一丈四尺；小 一丈二尺。褶料 七尺五

寸。女马褂 大 九尺五寸；小 七尺五寸。套裤料 三尺。

洋扣绉类 宽一尺三四寸

袍料 二丈六寸。套料 一丈九尺。马褂料 一丈二尺五寸。女袄 二丈二尺。氅衣 一丈九尺。褶料 一丈二尺五寸。裙料 二丈。女马褂 一丈四尺。套裤 六尺五寸。

改机类 宽一尺二三寸

袍料 二丈八尺。套料 二丈二尺。马褂 一丈二尺五寸。女袄料 二丈八尺。氅衣 二丈。褶料 一丈五尺。裙料 二丈。裤料 一丈一尺。套裤 七尺。

川绸类 宽一尺六寸

袍料 二丈三尺。套料 一丈八尺。马褂 一丈。女袄 一丈九尺。氅衣 一丈七尺。裙料 一丈七尺五寸。小袄 一丈三尺。女马褂 一丈二尺五寸。裤料 九尺。套裤 五尺。

哈喇大呢类 有面宽四尺五寸、四尺二寸【两种】

袍料 九尺五寸。套料 七尺。马褂料 四尺。褐衫 一丈一尺。女袄 七尺五寸。氅衣料 八尺五寸。褶料 七尺五寸。女马褂 五尺。军机马褂 四尺。

羽毛类 宽二尺，俱是大折

袍料 二丈三尺。套料 一丈五尺。马褂料 八尺五寸。女袄 二丈。氅衣 一丈五尺。女马褂 一丈。坎肩 五尺。军机马褂 八尺五寸。褶料 一丈。

洋布类 宽有二尺八寸、二尺六寸【两种】

袍料 一丈三尺。套料 九尺五寸。马褂 六尺五寸。女袄 一丈二尺。擎衣 一丈一尺。女马褂 七尺。小袄 七尺五寸。裤料 五尺五寸。套裤 二尺五寸。

标布类 宽一尺

袍料 三丈四尺。套料 二丈六尺。马褂 一丈五尺。小袄 一丈八尺。坎肩 一丈。裤料 一丈三尺。套裤 一丈八尺。女袄 三丈。擎衣 二丈八尺。女马褂 一丈八尺。

缎 类

袍料 银六两。马褂料 银四两。女袄料 银七两。擎衣 银六两。褶料 银四两五钱。女马褂 银四两五钱。

线 绉 类

袍料 银九两。套料 银六两五钱。马褂 银三两五钱。女袄 银八两。擎衣 银七两。褶料 银四两。

摹本缎宁绸类

袍料 大 银九两；小 银七两。套料 大 银六两五钱；小 银五两。马褂 大 银三两五钱；小 银二两五钱。女袄 大 银七两五钱；小 银五两。擎衣 大 银五两五钱；小 银四两五钱。褶料 银三两。

宫 绸 类

袍料 大 银七两；小 银五两五钱。套料 大 银五两；小 银四两。马褂 大 银二两五钱；小 银二两。女袄 大

银五两五钱；小 银四两。氅衣 大 银四两五钱；小 银四两。
褶料 银二两五钱。

大 呢

袍料 银九两。套料 银七两。马褂 银四两。女袄 银七两。
氅衣 银六两。褶料 银三两。

哈 喇

袍料 银五两五钱。套料 银四两。马褂 银二两五钱。女袄
银四两五钱。氅衣 银三两五钱。褶料 银二两。

羽 纱

袍料 银七两。套料 银四两五钱。马褂 银三两。女袄
银六两。氅衣 银四两五钱。褶料 银三两。

洋 绉 扣 绉 类

袍料 银五两。套料 银三两八钱。马褂 银二两五钱。女袄
银四两。氅衣 银三两八钱。褶料 银四两。

薄 院 类

袍料 银二两二钱。套料 银六两七钱。马褂 银一两。女袄
银六两七钱。氅衣 银六两五钱。褶料 银两二钱。①

斤 八 两 慎 绉 类

袍料 银二两 套料 银两三钱。马褂 银九钱。女袄 银
两六钱。褶料 银两二钱。氅衣 银两四钱。

① 银两××即银一两××，习惯省略“一”字。下同。

顶宫绢八两绸

袍料 银一两四钱。套料 银一两一钱。马褂 银七钱二分。女袄 银一两一钱。擎衣 银两。褶料 银七钱五分。

库纱类 大裁

袍料 银七两。套料 银五两。马褂 银二两五钱。女袄 银六两。擎衣 银四两五钱。褶料 银二两。

西 纱 类

袍料 银二两四钱。套料 银六钱二分。马褂 银八钱。女袄 银二两。擎衣 银六钱。褶料 银两。

标 布 类

袍料 银九钱。套料 银六钱二分。马褂 银三钱七分。女袄 银七钱五分。擎衣 银六钱。褶料 银三钱七分。

花边栏杆挽袖裙光类

绣花边，每方是一身，宽二尺二寸；长一尺八的，二尺的，有二尺二的，长短不具。八合云影托领三寸五分，带孔雀绒加金的，值价京钱二十四千文。

三寸没孔雀绒，钱二十千文；二寸半的，钱十八千文；二寸的，钱十六千文。八合者，托领八个云头加金线者，内带织金线也。四合者，托领四个云头。四合云头，宽三寸半，钱十六千文；三寸的，钱十四千文；二寸半，钱十二千。圆托领的，三寸半，钱十二千文；三寸的，钱十千文；二寸半的，钱八千文。绣花边每条如三寸宽，价钱一千文；二寸宽的，钱七百文。织花边每条如

三寸宽，价钱四百文；二寸宽的，钱二百十文；一寸五分的，钱二百文；一寸的，钱一百四十文。

袄用十一条，警衣用十一条，马褂用七条。褶用七条，带托领挽袖的。

栏 杆

袄用二丈四尺，警衣用二丈四尺。马褂用一丈八尺，褶用一丈八尺。

晚〔挽〕袖

缎的织金人物，顶高者每付价四千五文。约绸织金绣花人物者，顶高的每付四千文。如买晚〔挽〕袖三蓝花者，次。看成色高低，不一概而论。

裙冠 三蓝花的次

打籽的五色线子，要鉴定。高者每付值三千五百文。

以上诸物，俱按咸丰年间置价而论。盖彼时正值丝水颜色鲜亮，花样时道。价贵之时，水涨船高，难以拍定。此其大概而已。

孔雀翎双眼的，顶高价银十六两；至小值价银几钱，何以辨之？凡孔雀出号者，南方地暖，而翎毛道不足，北地面出者，色道高翎毛足。其美者也，老金黄，虽尘染而色不变。下等，其色黄而不美，经气经尘，其色发黑。

蓝翎，其禽名河艰，出五台，其物尾上只有二翎，以长线为美也。顶高的，值银十数两，小者值银两二钱之数。花翎是孔雀尾的，不值钱。

文 补 服

一二仙鹤与金鸡，三四孔雀与雁飞，
五品白鹤唯一样，六七鹭鸶鹳宜，
八九品官并杂职，鹤鹑练雀与黄鹑，
凤宪衙门李执法，特加獬豸迈伦夸。

武 补 职

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裘。
一二绣狮子，三四虎豹优。
五六熊罴俊，七品定为彪。
八九是海马，花样有犀牛。

朝 衣 蟒 袍 类

妆朝衣 长二丈四尺，宽二尺四寸。

五色满金朝衣 长二丈二尺，宽二尺二寸。

五爪五彩朝衣 长二丈一尺，宽二尺三寸。

五爪二色朝衣 长二丈一尺，宽二尺三寸。

汉府朝衣 长二丈一尺。一丈八的，宽二尺一寸。俱系十二蓝、八蓝、六蓝。

妆缎五彩袖纱织金 长二丈四尺，宽二尺二寸

盘金线有八丝蟒袍 长二丈二尺，宽二尺二寸。

二色金汉府女衫 长一丈四尺，宽二尺二寸。

各色官宁绸纱妆缎袍 长二丈二尺，宽二尺二寸。

各色锦长短不一，宽有二尺的，有一尺八的，一尺六的。男套用一丈三尺，女套用一丈八寸。

凡妆蟒袍要看地道：江宁者为上，杭州者为次，苏州者又次。有立水、窝水、滚水之别，颜色以古铜色、石青色、酱色

为贵。

江宁朝衣 一件银十六两。杭州朝衣 一件银十二两。苏州朝衣 一件银八两。绣领一付 银三两。

库 蟒

水色鲜嫩，如龙的颜色分的清楚，甲比地高，白牙，爪白。爪内有珠，旧了发白。何为分鳞透甲？是有一鳞甲有一白线间之。一宗【名】顶寿朝衣。何为顶寿？曰是龙头上有一寿字。一宗名肩担日月蟒袍，两肩上有日月。此是皇上穿的。此物实不敢当。何则？是皇上赏的。如若有罪了，皇上即追回，其祸非轻也。

杭 蟒

如库蟒一样鳞甲，不能高起，是平的。

苏 蟒

鳞甲，猛看发黄，细看发白，龙头大，旧了发黑。一则分别男女蟒袍，水中有小龙出头，名为引见随母之说。男的没有小龙。凡库货，水色嫩如龙的鳞甲。大凡花样分别清楚，厚而且软，无界道，无跳丝，背上发亮而磁实，亦不定要厚，虽薄而且磁实。凡绸俱是一样之论，凡库货并一样而论。有上用的，有赏用的。大凡长有五丈，唯内用的不拘。有宗没角的，是上赏出去的。其一角便不能入库也。又有宗假库假，如杭州的机头织造。杭州臣某入，假的字背有绒，是扎上的，其臣与别字一班大小。真的惟臣字彼〔比〕别的小，宽是二尺三寸，没有而不及之说。

论绣蟒袍花衣类

江宁五色立水蟒袍 银二十五两。窝水的，银二十两。

杭妆立水蟒袍 银十六两。窝水的，银十二两。

苏妆立水蟒袍 银十两。窝水的，银八两。

京绣女蟒袍套袄 银五十两。又次的，银四十两。

女蟒坎肩裙子 银四十两。又次的，银三十两。

五色音彩女蟒袍套袄 银三十五两。又次的，银二十五两。

女蟒坎肩裙 银二十五两。又次的，银十五两。

五色满金立水蟒袍料 长一丈七尺，有〔又〕一丈一尺，宽二尺二寸。上有五爪。

五彩满金立水女套料 长一丈七尺，宽二尺二寸。上有五爪。

孔雀毛蟒袍 其毛是裁上的，如鲜色齐全的，当银五十两。

克丝蟒袍 远看如画的一样，其丝道甚俱，是真金线，如顶高的，当价银四十两。

克丝暗立水蟒袍 银十六两。女的，银十五两。其花样有云蝠，名曰百福临云。内有五蝠拱着一瓶，名曰青瓶五福。凡克丝上所用金线，俱是真的，就是糟烂了，亦能烧成金。大凡此物如丝粗，线大就不美了。

八丝缎蟒袍 银二十两。

女蟒袍 银二十两，套银十五两。

客置的蟒袍 银十二两。女的，银十二两。

透绣 亦名曰揣纱，女袍套料不卖，乃是本家定做来的，银五十两。

透绣红缎女花袄 一件银十五两。

天青女氅衣 银十二两。

官衣一件 银二十两。

官裙一件 银七两。

织金缎氅衣一件 银八两。

褶子一件 银三两。

京绣桌围椅靠一堂 计七十二件，银一百五十两。

大红缎盘金线盒幅两件，银五两。

绣花的盒幅二件 银六两。

盘金线围桌靠一堂 计七十二件，银一百五十两。

凡团子内有正面龙，为正面龙的衣服，乃是王子、贝子、贝勒穿的。头等王子，二等贝子，三等贝勒，绣四团龙套，金线龙四团，俱是正面龙，乃是亲王穿的。如两行两正是郡王穿的。如当死了，王爷不买包货，平常人不敢穿，其价甚缺〔屈〕，如新鲜的犹可。

见过杏色蟒袍，一说是御赐，非王不能得。当死了，达嫌满纱，卖拉未（喇嘛）嫌杏色；卖戏班亦嫌纱。其价甚屈也。

绸缎纱罗摩綾类

林景升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八寸，重八十两。

贡缎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八寸，重八十两。

敬素缎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八寸，重七十二两。

润素缎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八寸，重七十二两。

仰素缎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八寸，重六十四两。

彭素缎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八寸，重六十四两。

局素缎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八寸，重五十六两。

花素缎 四丈四尺，宽二尺，重四十八两。

摹本缎 二丈四尺，宽二尺，重二十二两。

宫绸 长二丈二尺，宽二尺二寸，重二十二两。

宁缎 长二丈二尺，宽二尺二寸，重二十二两。

通海绸 长二丈三尺，宽二尺二寸。出云南临安府，重十六两。

泽绸 长二丈，宽二尺。出在泽州府，重十二两。

汤绸 长四丈，宽二尺。出在河南彰德府汤阴县。

春绸 长四丈，宽二尺。出在杭州。

路绸 长一丈八尺，宽二尺五寸。出在山西潞安府。

六串绸 长四丈四尺，宽一尺六寸，重三十二两。

串绸 长四丈八尺，宽一尺六寸，重二十四两。

洋绉 长四丈八尺，宽一尺四寸，重二十四两。

扣绉 长四丈八尺，宽一尺四寸。出浙江湖州府。重二十四两。

七丝罗 长四丈八尺，宽一尺四寸。五丝，高中；三丝，顶次。重二十四两。

薄雁绸 长四丈八尺，宽一尺三寸。大的重十三两。小的重七两二钱。

改机绸 长三丈四尺，宽一尺三寸，重七两二钱。

西庄绸 长三丈六尺，宽一尺二寸。无花者素西【绸】。重五两。

盛绫 长二丈四尺，宽一尺三寸，重八两。

汴绫 长二丈四尺，宽一尺三寸，重八两。

曹绫 长二丈四尺，宽一尺三寸，重八两。

官绢 长二丈四尺，宽二尺三寸，重二十四两。

画绢 长短不一，宽二尺。

双丝屯绢 长二丈四尺，宽一尺七寸，重二十四两。

定光绢 长四丈八尺，宽一尺五寸，重十五两。

川绢 长三丈六尺，宽一尺八寸，重二十两。

素纱 长四丈二尺，宽二尺二寸，重二十两。

实地纱 长四丈二尺，宽二尺二寸，重三十两。

南京纱 长四丈，宽一尺九寸，重三十二两。

半实漏纱 长四丈二尺，宽二尺二寸，重三十两。

京纱 长四丈二尺，宽二尺二寸，重二十四两。

生纱 长四丈，宽一尺八寸，重二十两。

分别形容地道类

江宁绸缎 其宽边窄方眼，丝肉头和软，系热江猪油织的，不挂土。

杭州绸缎 其边宽，是斜文眼，有黑丝，炼不熟，水软之过也，发紫。是茶子油织的，挂土。

苏州绸缎 其丝地子漏发散起也。

广货绸缎 其边是韭菜叶宽，亦有边发挺，丝性之过也，水硬益的发亮，是清楚的，发黄也。

凡二则绸缎，内有四团花相对者，名曰分肩；内有黄纹一条，名曰开河。此是剪之处。又有一种花样，有山水，山上有细长云绕之，名曰江山万载，是云为载。

凡妆缎，行龙为虫子妆，团龙为寸蟒。背子上有绒的，名曰串绒，以绒不漏地者为美。又一说，串绒扣背想是背扣，是背上不漏地，如库妆，天青洋红色，每尺银一两或七八钱。有绒者为妆，无绒者为锦也。一宗洋锦线袖，地子大花朵，背上有绒，其长短不定，宽一尺六寸，亦名洋妆，每尺银五六。

素贡缎一疋 银三十两。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六寸。素的每尺当银五钱，宽的宽边大红的、有花，每尺当银七钱。

真仰素缎一疋 银二十六两。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四寸。窄边每尺当银六钱，丝机头上杨合顺字号或廷公记。

廷素缎一疋 长四丈四尺，宽三尺。窄边机头上有合顺字号。银二十二两。

素贡府缎一疋 长四丈四尺，宽三尺。窄边机头上有合顺字

号。银二十二两。

局素缎一疋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八寸。丝边其字号上有一丈一斤轻重。其假，不差上下。银十八两。

二则满汉素府内缎一疋 长三丈八尺，宽二尺二寸。机头上有万顺字号，汉记是杂字号。次的有元寿字，名金子内。银十两。

乌丝缎一疋 长三丈，宽二尺。花线小万字号。银十两。

局丝缎一疋 长二丈八尺，宽一尺七寸。银三两。

庄缎一疋 长二丈，宽二尺二寸，重三十二两。银十二两。

倭缎一疋 长二丈，宽二尺二寸，重三十二两。银十两。

云南佃缎一疋 长二丈四尺，宽一尺四寸，与双丝茧一样。银二两。

织金一疋 长三丈，宽二尺二寸。银十八两。

八丝各色片金 长四丈，宽二尺二寸。银十二两。

苏州各色片金 长三丈，宽二尺。银六两。

杂色板金 长二丈二尺，宽一尺三寸。银四两。

汉府锦一疋 长二丈，宽二尺二寸。银十八两。

绒锦一疋 长二丈二尺，宽二尺二寸。银十两。

八丝锦一疋 长二丈，宽二尺二寸。银九两。

宋锦一疋 长二丈二尺，宽二尺二寸。银二两四。

加金老锦一疋 长二丈九尺，宽一丈二尺。

花素线缎一疋 长二丈二尺，宽一尺八寸，厚者为缎，薄者为绸。银三两。

花素线 长三丈四尺，宽一尺四寸，江苏镇江府所出。银四两。

鸳鸯绸缎一疋 长二丈二尺，宽二尺二寸。银七两。顶好的值十两。

大凡青丝要磁实，如撕开了打卷者佳，如发光，撕开了有尘

上者低。

通海缎一疋 长二丈四尺，宽一尺四寸。丝道比潞泽绸高，其形相似。银三十五两。

通海绸一疋 长二丈四尺，宽一尺四寸。厚者为缎，薄者为绸，云南临安府所出。银二两五钱。

要看缎、绫、绢、罗、纱、妆蟒尺头等物，须要看其轻重、功本为规准。如内造汉府，重有五十五两，有五十四两皆有，不可一概而论。货有高低，看物留神，随机应变，不过论其大概而已。

江宁【缎】即南京缎 窄边方眼，肉头和软。杭州缎宽边，似斜纹，有里面，发紫。苏州缎丝松漏地，即绸罗等物一样。广缎发散发挺，丝生〔性〕水硬，发亮，边韭菜宽窄，按规认真而明。

野鸡葛 长二丈四尺，宽一尺四寸。出在东洋，与生绢一样。银十两。

贡缎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八寸。重八十两。林景升字号者高。银三十两。

敬素缎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八寸。重七十两。银二十五两。

润素缎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八寸。重七十二两。银二十五两。

仰素缎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八寸。重六十四两。银二十两。

彭素缎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八寸。重六十四两。银二十两。

局素缎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八寸。重五十六两。银十七两。

温缎 长不俱，宽二尺二寸。出在江苏温州府^①。每尺银三钱。

摹本缎 长二丈四尺，宽二尺二寸。连机小折够三个料，重

^① 原文如此。“江苏”为“浙江”之误。

二十二两。连机，银十八两。

宁绸 长二丈二尺，宽二尺二寸。重二十二两。两套料一丈六尺，银六两五钱。小裁袍料一丈八尺，套料一丈二尺，二件。银十二两。

宫绸 长二丈二尺，宽二尺二寸。重十八两，银七两。套料银五两。

小裁袍料 一丈八尺，套料一丈二尺。计二件。银十二两。

线绉 长二丈四尺，宽一尺八寸。袍料，银九两。长一丈六尺，宽一尺八寸。套料，银六两五。

陆串绸 长四丈四尺，宽一尺六寸。重三十四两。银十二两五钱。

杭纺绸 长四丈六尺，宽一尺六寸。重二十六两。银十两。

纺绸 长四丈六尺，宽一尺六寸。重二十四两。银九两。

串绸 长四丈四尺，宽一尺六寸。重二十两。银七两三钱。

丝纺绸 长四丈四尺，宽一尺六寸。重十四两。银四两五钱。

洋绉 长四丈八尺，宽一尺四寸。重二十四两。银七两五钱。

扣绉 长四丈八尺，宽一尺四寸。重二十四两。银七两五钱。

软罗 长四丈八尺，宽一尺六寸。重二十四两。银七两五钱。

薄院绸 长四丈六尺，宽一尺三寸五分。重十二两。银三两五钱。

大改机 长二丈八尺，宽一尺三寸。重八两。银一两八钱。

小改机 长二丈八尺，宽一尺三寸。重六两。银一两五钱。

斤八两 长二丈八尺，宽一尺二寸。重八两。银一两七钱。

八两绸 长二丈八尺，宽一尺二寸。重五两。银一两二钱。

西庄绸 长二丈八尺，宽一尺二寸。重五两，有四个花为西庄绸，无花的为素西绸。银一两二钱。

汤绸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二寸。重三十两。银九两。

春绸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二寸，重二十两，春绸与汤绸相返〔仿〕。银六两。

泽绸 长二丈，宽二尺，出在苏州。银二两。

潞绸 长二丈四尺，宽一尺四寸，出在山西潞安府。银一两五钱。

温绸 长短不俱。出在绕〔饶〕阳县，其色似手巾布一样，名曰绕〔饶〕绸。每尺大钱三百五十文。

罗汉绸 袍料一件，与塔布一样。银二两。

棉绸 褂料一件，银一两五钱。

花棉绸 形与花川绸相返〔仿〕，但比串绸丝粗，发暗磁亮者为高。褂料一件，银七两。

彭绸 是内造赏用的一种，大小高低不等，一连高的，银七两。

汴绸 长二丈四尺，宽一尺四寸。银三两。

牛郎绸 长四丈，宽二尺一寸。丝粗。银三两。

建昌茧 有顺花甚厚，宽一尺九寸。袍料一件，银一两五钱。

斗绸 碎斜棋块花样。袍料一件，银一两五钱。

菽茧绸 其蚕食花菽叶，未知其真。其物甚少。又一说即是小茧，其形紫色。银二两五钱。

双丝茧 宽一尺五寸。袍料一件，银一两五钱。

茧缎 长二丈八尺，宽一尺四寸。银一两五钱。

内黄绢 长四丈四尺，宽一尺四寸。出在河南，又叫鲁山绸。银四两。

茧绸 有紫色者，高。白色者，次。出于河南南阳府。其蚕

在山阜之处，吃的是另一种山树之叶，不避风雨，非是食桑叶。其伊成茧之后，尽发山东，而成茧绸。有一种出湖广龙江，茧色白为棉绸。如要分别之法，向太阳照之，龙江茧有担子，棉绸没担子。白茧即是龙江茧，边蓝线几条。宽一尺五寸。褂料一件，值银二两二钱。

程香〔乡〕茧 出在广东程香〔乡〕县，今改为嘉应府。一说此物有尊贵处，如油滴于其上，如水上侵〔浸〕荷叶，上而即下便粘之，易洗。顶高的袍料一件，乾隆三十年间当银八两。五十年间甚多了，当银五两。有四川出的袍料，有二斤多重的，有三十两的。总之以厚〔后〕湖广出的重，细软为美。广东为上等。

高丽缎 白边者多，其丝性发亮、挺。其花纹盛亮。

高丽绸 故名高丽亮。花形似广缎，其质各别样。

花素圣绫 长四丈四尺，宽一尺三寸；又有长三丈八尺，宽一尺六寸。重十七两。银五两五钱。

曹绫一疋 长三丈六尺，宽一尺六寸；又有长二丈八尺，宽一尺三寸。银三四两。

猜花绫 长四丈四尺，宽一尺三寸。重一十四两。银三两八钱。

花素洋绫 长四丈六尺，宽一尺三寸。重一十四两。银四两。

西绫一疋 长二丈四尺，宽一尺二寸。银一两五钱。

汴绫一疋 长二丈四尺，宽一尺四寸。银二两。

杭绫一疋 长二丈二尺，宽一尺三寸。银一两二钱。

水光绫一疋 长二丈二尺，宽一尺三寸。银二两。

济绫一疋 长二丈二尺，宽一尺。银四钱。

连机定光绢一疋 长四丈四尺，宽一尺四寸，重十二两。银三两。

川绢一疋 长三丈六尺，宽一尺八寸。银二两。

湖麻绢一疋 长三丈，宽一尺，重八两。又有长二丈二尺，宽一尺，重五两。银一两六钱。

耿绢一疋，宽一尺六寸、有二尺的，有二尺五寸的。每尺银二钱。

屯绢一疋 长二丈四尺，宽二尺一寸。重二十六两。银五两。有双丝的，顶高的七两；有料半的，次；有单料的，又次；有种库屯绢与宫绸相似，细看自有分别，一点不错。

画绢一疋 长一丈六尺，宽一尺，有一尺四寸，有二尺，有三尺五寸。此物随机应变，看是〔事〕而行。

女儿绢 无花即为素纱。生绢、潞绢、建绢、三官绢、从官绢、杜绢、福绢、秋绢、山东绢、线绢、官绢、衢绢、济河绢。此等货物看事而【行】，俱有高低，不可一概而论。自己留神，便将即明白可也。

秋罗一疋 二丈四尺，宽一尺四寸。又一种衣秋罗，长三丈四尺，宽一尺三寸。银二三两。

要线罗、胡罗、水罗、状元罗，本是纱纬罗，便清〔轻？〕。

徽素银条纱 连机长四丈六尺，宽二尺。银十两。

徽素银条纱 库纱袍料两件，银十三两五钱。

汉府纱一疋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二寸。连机。银四两。

改机纱一疋 长二丈八尺，宽一尺八寸。银二两五钱。

带机纱一疋 长四丈四尺，宽二尺。连机，是库机上代织的。银六两。

实地纱一疋 长二丈二尺，宽二尺二寸。银五两。

生纱一疋 长二丈二尺，宽一尺八寸。银二两。

春纱一疋 长二丈四尺，宽一尺五寸。银二两四钱。

花西纱一疋 长二丈四尺，宽一尺五寸。银二两四钱。

马安纱一疋 长二丈二尺，宽二尺二寸。银一两五钱。

罗底纱、妆纱、广纱、惟纱、胶纱、桂花纱、阳纱、蜀纱、附纱、占纱、怀素纱、缩纱、油纱、绝纱、苏纱、府纱、杭纱、堆纱、漏纱、掇纱。

拱纱、线纱、冰纱、绒纱，此四样俱是一种。西纱，又名曰全纱，比内造次，比带机高。西纱者，是苏州西门内织造库机上织的。全纱者，是全爪而已。杭州粉纬，其缎素如库缎的身份，面子织的平整，又发亮，又瓷实。其背子发暗，其织造花又分浆，总是有粉浆，故名曰杭州粉纬。

一种内造葛纱，真的名曰“天赐葛”。何为“天赐”？是南方养蚕之家，或然□其蚕上顶棚吐丝大片，其丝夜间者有光，其色天然、黄润，以此织就，故名曰“天赐”。葛绸缎夜间无光，色是染的。此物出于乾隆年间，未知真有此说。

净纱 卖去每两银五钱二分。每丝高的，每斤银三两五钱；次的，每斤三两；再次的，每斤银二两五钱。

倭缎绒一疋 长二丈，宽二尺二寸，重三十二两。银十两。又一种宽一尺八寸，银八两。

倭绒一疋 长一丈八尺，宽二尺二寸。当值银五两，当死卖银七两五钱，用主买银十两。有花为缎，无花为绒。

画眉绒 每尺银五钱。貂绒 每尺银五钱。

立绒 每尺银四钱。剪绒 每尺银四钱。

彰绒 每尺银四钱。铺绒 每尺银四钱。

雕绒 每尺银三钱。站绒 每尺银三钱。

烫绒 每尺银二钱。

绒纓披 出在四川者，管则短而绉，每两买银三钱。出在杭州者，管则长而展，每两买银六钱。生纓披次。

大泥一板 长四丈八尺，宽四尺，瓷实，细薄为大泥。顶高的买一板，银三十五两。

哈喇一板 长四丈八尺，宽四尺二寸，有四尺五寸的，大泥

粗厚为哈喇。银二十两。

哦瞪绸 长四丈四尺，宽四尺，彼〔比〕哈喇粗，为哦瞪。银十两。

猩猩毡 一名哆啰麻泥，是猩猩血染红的。宽四尺。每尺银一两二钱。①

西藏土产

毡毯一疋 长六丈六尺，宽七寸。惟星的是头一种，有六尺宽的，有四寸的，长四丈的，每斤当银七钱。如每尺当银六七分之谱。

驼绒 产乌里洋海，其形宽一尺三寸，如各线褐子，其经纬细而紧，实是海骆驼绒的，袍料一件银七两。

哔叽 长六丈四尺，宽二尺二寸，有洋哔叽，有南哔叽，有西哔叽。说的不明白可以变〔辨〕之。银十二两。

洗绒 好的每尺银一钱。

洋毡 彼〔比〕大泥微粗，其边一道白一道红，甚松。每尺重四两九钱。每尺银九钱。

绛州毡片 是橄的，无底，褐衫。一种出在陕西。银一两五钱。

彰求毡 无底子，橄的，绛州片相同，银一两五钱。

洋布一板 长一百零五尺，宽二尺八寸，银二两五钱。

洋塔连〔搭裪〕，出发其国，宽二尺。每尺高的，银五分。

一说大凡熟皮子：头等熟的好，是京师熟的，板子不响。二等熟的好，是山西交城县。凡外省熟的板子，多有响的。总是水土之说。凡亮〔晾〕皮子，要天道，如光天化日亮〔晾〕的皮子，毛子白且卷。如阴天亮〔晾〕的皮子，毛且黄而又直。凡细

① 自“大泥一板”至“猩猩毡”数行上有“邈它国土产”字样。

毛乾者，称之为柴。大凡皮子，头等发苏州，二等发京。大凡皮子，论方子，一尺二寸为一方。大凡毛子发死的，是自己死了的，价值就次了。凡遇看皮毛衣物，最要细心，先要认其真假，辨其地道，看其颜色、身份、高底、毛厚薄、皮板软硬。不响的为高，响的次了。好些不同，价目无准，不过是论其大概而已。须仔细留神变〔辨〕之可矣。

貂皮俱是生板，则貂鼠其性惜毛。凡看貂皮，要毛细软嫩，是新鲜色好；要毛厚伶放，板张要大，色道要紫，如此者佳。大凡色俱是染的：红色的，用胭脂土粉；黑色的，用油烟霉子。

梭龙貂 袍料用九十张，银二百二十两。套料用六十四张，银一百八十两。梭龙貂是咬啰呵里素地方出的。上用库貂一种，素子大，发紫，不过是自己留神变〔辨〕之。其皮毛长，绒厚，有油水，波浪紫黑色，黑灰根，吹开有芝麻花，此是头等貂也。每张值银二两五钱。女髦料，用皮七十二张，银一百八十两。缨帽一顶，用皮两张，银五两。

回回貂 袍料用皮一百六十张，银一百八十两。套料用皮八十张，代素欣五十张，银一百五十两。

回子貂 是二等，红帽回子地方出的，花素子，吹开有菊花心。

台貂 袍料用皮一百一十张，银一百五十两。套料用皮八十五张，银一百二十两。台貂出在台湾地方，素子发黄，毛小者回子貂，又些次。

高丽貂 袍料用皮彼〔比〕梭龙貂多些，皮张尺寸小，银一百两。套料用皮彼〔比〕梭龙貂多些，皮张尺寸小，银八十两。四等高丽国出的，白素子绒薄，紫黄色，身上有白毛尖，板子响。

口貂 袍料通〔同〕上，银七十两。套料通〔同〕上，银五十五两。出于口外关东，素子大，毛稍发硬。

扫雪貂 出于关东。何为扫雪貂？下雪时他扫道，他打头路。

走，众貂随后。一名貂母，又名貂奴。其毛甚粗，又代〔带〕臭气。套料代素子耿的，用皮五十张、去净用皮八十张。有种貂尾，做马褂可用，受穿，值银五两。

貂素子 袍料，丁〔顶〕不住耿口皮，出捏吉(?)是下等。银二十五两。套料，银二十两。

貂爪子 有做的桃样齐整，有油性，有做骨牌。银二十五两。样比桃样好，如狐腿样高。银三十五两。

貂脑门 做套要齐集，有油性。银二十两。

海龙皮 做套用皮六张，去净耿用七张，好的重九斤。银二百两。其皮出在洋海。广东板子，黄如新的，有微旧大绉蒜瓣〔瓣〕子，毛不大伶。北口出的板子，白，无绉，毛伶。其物毛伶为美。其物海中之水兽。

海龙碎皮 每付袖头，银七两；领子价银二两；尾巴皮领子一条，好的买价银八两，如卖去，银三两之数。其物不过是毛小密实，受代套割袖，三十二付，马褂割袖头十八付。

凡狐皮，到处皆出，【各】处都有，出西口、北口之地甚多。各处各样，其分五色花样，是在人所做，毛细长者伶的为高，粗毛者为次。西口的毛细，北口的毛粗，有砂毛。要辨〔辨〕真假、地道、毛厚薄齐集。有穿旧洗过的，毛发死，颜色不正，俱要留神，不可一概而论。

玄狐皮 套料用皮二十五张。银一百五十两。又一说玄狐买每张价银五十两，卖去不值钱，用的少。出在咬啰呵里素地方。其形如洋灰鼠，浑身是白毛尖，大如羊羔，随风能走，不过年深者为玄狐。青狐，灰根，一说带铃铛。何谓铃铛？颊下有白毛一团，名曰铃铛。其物火力最大，褙获一件，价银三四百两。穿的人少，非皇上赏过的，不敢穿。送礼可用此物，是生板子，毛大。

玄狐腿 套料用皮二百七十个，银一百二十两。

高腿子 一对买价银一两。做套五七排的，好的；六八排

的，次之。总论套二袍三。又一说比〔有〕后腿，没有前腿。前腿毛厚。玄狐腿，生板子薄，毛软、青灰根，多有掺沙。狐腿子，熟板子厚，毛硬，灰白根，细辨。

玄狐爪仁 套不具数，宜单排，不宜双排，银二百五十两。凡说做的有排样的，有骨牌样的。一牌上有白毛一团，叫鸡心样。

玄狐肝尖 套，银三百两。

玄狐耳绒 套，银三百两。人字样的，高；骨牌样的，次。此物毛空，无底绒。

黑狐脊子 套料用皮十八张，银七十两。其形如山羊皮，紫黑色，白毛尖。出在关东外狄子地方。

黑狐肱 套用皮不均，银七十两。黑色，毛长，灵毛尖长，黑灰白根，长七寸，宽五寸多。

黑狐腿 套用皮，四排的一百七十张。银八十两。套用皮，五排的二百一十张，银八十两。幹子是黑紫色带白针，腿子是黑灰根三节毛。假的是大狐腿的。

黑狐爪 套用皮不均，宜单不宜双，银一百两。其形比倭道腿子黑，紫黑色，内中肯掺黑貂皮，细辨。

倭道脊 套用皮十八张，银四十两。出在广东，关东亦出。其色紫黄，毛厚密实，灰白根。

倭道脊 套用皮九十张，银四十两。毛长而色黑，黄毛灵灰白根，大不多五寸。

倭道腿 真的有油性，套料皮，银六十两。幹子其形是黑黄色，腿子是黑色，灰白根，三节毛，是真的。假的无三节毛，白灰根。真的毛软，假的毛硬。做套有四排的，有五排的。四排的用皮一百七十张，五排的用皮二百一十张。单排的高。

倭道爪 套料皮，真的有油性，银八十两。骨牌做的七、九、十一排的，高；六、八、十排的，次。

西沙狐 出在西口。其身所取之物，在人所做之法。头上之

皮为脑门子，两腮之皮为乌云豹，吹开有六七层花朵。颞下之皮为下颞子，背上之皮为脊子，胸膛之皮为天马。大长七寸，宽四寸。此皮毛密实齐集。下截之皮为囊子，又名曰为狐肉囊子，最不贵相。其毛不利亦不耐穿。两胯之皮为麻叶，豹腿肱之皮为肱。其毛灵容净。腿上截之皮为幹子，腿下截之皮为腿子，腿下之皮为爪仁子。

沙狐脊 袍料二十四张，银二十五两。套料一十八张，银二十两。

乌云豹 袍料用皮一百二十张，银五十两。套料用皮一百张，银四十两。

花朵为鸭旦样，亦有种圆的，要西天马厢做的一班〔般〕平整。花要紧就，一排有个花的，有五个花的，有路堂天马厢的，有白狐肱厢的。花朵要不紧，就是假的。吹开七层花的高。

麻叶豹 袍料用皮六十五张，银二十五两。套料用皮五十四张，银二十两。

麻花豹又名曰吉祥豹，乃是西狐腿胯子。花朵比乌云豹大，发散，一排是三个。西天马厢的为高。有白狐肱箱〔镶〕的，或白猫皮，不美。如条子做手净麻叶子的，名曰麻叶条子，顶高的袍套当银六十两。麻叶子腿胯子者，则毛为高伶放者佳。

西天马 袍料用皮一百二十张，银五十两。套料用皮九十二张，银四十两。西天马是沙狐胸膛廷子之皮，每张长七寸，宽四寸。毛尖是骨〔牌〕的，而密实齐整。鼈衣一件，当银四十两。

口沙狐 共色黄，身上出的：金银额子是金银豹，路堂天马、金银廷子。金银肱是整板子做的为额子。做圆的，鸭旦样的为金银豹。或花朵做成胯堆之样，为胯子。或黄的毛皮长三四寸，宽一寸多者，为廷子。或做成一住〔炷〕香样，名为须子肱。皮肱黄白相配，为金银肱。爪仁子，不俱其色，黄白长二寸，如高的，袍套价银二十五两之数。

沙狐脊子 袍料用皮二十四张，银二十两。套料用皮十八张，银十六两。

金银豹 袍料用皮一百二十张，银四十两。套料用皮一百张，银三十两。花朵为鸭蛋样圆的，名庄，白的叫座。俱是白狐欣镶的，不能拿天马镶。

金银欣 袍料用皮六十六个，银二十五两。套料用皮五十四个，银二十五两。

以上俱是或廷子，或肚囊子，或白狐欣，俱是黄相配。

路堂天马 袍料用皮一百二十张，银四十两。套料用皮九十二张，银三十两。毛尖不能如西天马齐整，又毛短，其毛不能如西天马白，是芽色，吹开是蒜瓣毛。氅衣一件，银三十五两。

沙狐腿子 袍料用皮四排二百张，银十五两。套料用皮四排一百七十张，银十二两。五排袍用皮二百四十个，套用皮二百一十个。

红尖狐皮 色深是红狐，再深的是火狐。红狐出在西藏，紫红色，黑灰根。火狐出在西口，关东亦出，欣即是红欣。青额子、脊子皮袍，用三十二张，银四十两。套用皮二十四张，价银三十两。

红狐欣 袍料用皮一百条，毛长软，黑灰根，长八寸，宽四寸。银四十两。套料用皮八十条，毛长软，黑灰根，长八寸，宽四寸。银三十两。

青额子 袍料用皮一百七十张，银五十两。套料用皮一百三十张，银四十两。

出在西藏，毛稍青，根毛纯。又一说出北口者，毛粗。又出西口者，毛细。毛小而要白为美。如毛大又黄不美了。

红火狐腿子 袍料用皮四排二百个，银六十两。套料用皮四排一百七十个，银五十两。五排用皮二百四十张，五排用皮二百一十张。其物火狐比红狐色深，黄根黑爪。皮内有黑羊皮。留神

细看，各别各样。

大狐皮 袍料用皮十五张，脊子三十二张，银二十五两。套料用皮十二张，脊子二十四张，银二十两。出在北口，茂州亦出。有青根红黄色、青根白尖。

青欣皮 袍用皮一百五十条，银二十五两。套用皮一百二十条，银二十两。即是大狐欣，长五寸，宽四寸，每方买去银五钱。

大狐腿子 袍用皮四排二百个，五排二百四十个，银三十二两。套用皮四排一百七十个，五排二百一十个，银二十五两。

要做的平整，两腿大毛为夹子。要去净大毛，红黑相分。红的微黄些。其做手皮板子相压，压的多者为京做，平整为要。压的少了为客做，故不平。其黑皮中也有黑羊皮，纹杂者，宜要辨之。其色比火狐腿黄，有种青白色的腿子，疑是火狐腿子。

白狐皮 袍用皮三十三张，银二十两。套用皮二十四张，银十六两。

出在西口外，绒厚，红青根，有黑毛尖，有欣。有白狐崽，好不贵相。白狐腿要是双立马蹄样，不值钱。

白狐欣 袍用皮不俱，银二十五两。套用皮不俱，银二十两。

毛长灵，青灰根，长五寸，宽二寸，要二毛的，高。就与路堂天马一样板子，吹开有菜眼为高。

下额子 袍用皮一百七十张，银四十两。套用皮一百三十张，银三十两。

毛要小而白，又要平整；毛大而又黄，则不美。

白狐腿子 袍用皮一百八十张，银十六两。套用皮一百七十张，银十二两。

其腿子是白的，犴子亦是白的，双立马比马蹄样的高。

白狐崽 袍用皮三十八张，银二十五两。套用皮三十八张，

银二十两。要白而要密实齐整。

灰狐崽 袍用皮三十六张，银三十五两。套用皮三十张，银三十两。灰毛色有黑毛尖，灰根，要毛足绒厚。

红青狐崽 袍用皮不具，银三十两。套用皮不具。银二十五两。

云狐腿 套用皮不具，银五百两。其狐出于云南，毛粗，一身之上不值钱，其余〔虽〕程远且不贵，中是以少有□□□□□，惟腿子值钱。其腿小上节毛大又粗，所用者下节一段所成就，俱是本处做来的，到京再为细做一翻。其毛比西沙狐腿毛粗，黑色，当中有瓜子大小一点白花。云狐爪形长一寸六分。或九排或十一排、十三排做。又肝尖做成，为上等的生板子。

猞猁皮 袍用皮九张，六个象做的，银六十两。套用皮七张，六个象做的，银五十两。出在西口，青白根，两欣名为葡萄欣。其兽有驴驹大，满州名叫苏龙。其物有三种：上等是陕西、宁夏所出，毛细而伶，远者是雪，迎〔近〕看是铁，吹开根是红色，当〔伶〕是青色，毛梢是白色。今时短少，每个值行银十四两。次等出呵里素，地方名曰羊猞猁，板子亦白，不能为上等之美。每个值行银七八两。腿子一对值银四五钱。三等是马猞猁，黑红色，板子大，毛硬，不伶。每个值行银三四两。腿子值银一二钱。做搭获一件用皮八九张，其物欣少，不白，故用其脑门子丁住(?)。欣凡做要浑身去净黑点，做的板子如同韭芽之宽。做的欣与脊子相平。脊子要白本，是本身欣者，为美也。多有杂毛。白狐欣就不美了。前后胸背上有欣，是圆的，名曰月光。不之，欣名曰角眼。领口之间，有貂尾二条，名曰肩子。其皮白根毛大者是扫雪貂尾。大凡达获〔搭获〕中挂背子上有一条，名曰品级丝也。

葡萄欣 袍用皮一百张，银七十五两。套用皮八十张，银六十两。即是猞猁欣，取黑点者为美。做衣去净黑点为高。

猗猗腿 袍用皮不具，银五十两。套用皮不具，银四十两。做的平整、齐集，去净黑点为美。

嘉山狐 袍用皮二十四张，银十八两。套用皮十八张，银十五两。出在西口嘉山地方。有嘉山肱，黄白色。灰根，不值钱。

混肱皮 袍用皮不具，银三十两。套用皮不具，银二十五两。即是要毛绒足，毛细色道要好，红黄青色。

乌稍肱 袍用皮不具，银四十两。套用皮不具，银三十两。乌少肱比混肱颜色黑些。

青白肱 袍用皮不具，银二十五两。套用皮不具，银二十两。青的是青肱，白的是白肱，上下有条青名曰三条带。青者为山，白者为水，要雪白，如毛大就不美了。

水獭皮 套用皮十二张，银八十两。出在广东，四川亦有。毛短，黑红色，青白根。四川眉州亦出。西藏亦有，名藏獭，底绒厚，针长硬，灰白根。有种番邦水獭，毛大色嫩，拔了大毛绒与海龙皮相近。此等为顶高的。袖头一付，价银四两。尾巴领一条，值银一两五钱。有种江獭，毛小针硬，不值钱。

海流皮 套用皮九张，银四十两。出广东，西藏亦出。黑黄色，毛长，绒软，带针，黑灰根，蒜瓣毛。

玄狐皮 套用皮九张，银一百两。出在云南。紫黑色，毛尖，黑花，黑灰根，太阳照有金星。

玄狼皮 套用皮九张，银一百两。出北口、西口。毛长，紫色，黑毛尖，红黑根，太阳照有金星。此物最稀罕，人所难得买的，是无价之宝。玄豹俱是一样。

艾叶豹 套用皮具，是六个象的，银五十两。出西口，白底子，黑花镶艾叶子。毛长，黑灰根，难得，稀罕。

金钱豹 套用皮九张，银二十五两。出湖广。毛长，白底，钱大的黑花点，青灰根。

兔儿狲 套料一件，银十两。出在江西，即是猗猗串。狐窝

毛翠白针，土黄色，黄灰根。

洋貂皮 袍用皮四十张，银十二两。套用皮三十二张，银十两。出在东洋，即是洋兔子。其色如青山羊样，黑灰根，毛翠。

洋灰皮 袍用皮八十张，银四十两。套用皮六十四张，银三十五两。出在洋，青灰根，黑底子，白毛尖，毛细而毫长。有八九寸一尺大。色如山羊皮一样，板子薄。

川猫皮 套用皮二十四张，银十五两。出四川。其色黑紫，有白毛花，名花盖子。有满天星，是碎皮条做的。满州府亦出，比别处的大不相同，灰根，长一尺三四寸。

狸子皮 套用皮二十四张，银十二两。出在湖南长沙府。其色是狸麻的，吹开与猫皮一样，灰根即是野猫皮。长一尺三四寸，做角子是煮板子的。太阳地看有斑点，多有糟的。

飞鼠皮 套用皮三十张，银十五两。出在西藏，毛长，灵紫红色。有白毛尖，黑灰根。长一尺三四寸，板子大三四寸。又名曰鼯鼠。

银鼠皮 袍用皮一百八十张，银五十两。套用皮一百四十张，银四十两。出在高丽国、西口二处。有头白、二白，有驴毛，有秋板。其形要白而要重为贵。顶高的鼈衣一件，当银四十两。

灰鼠皮 袍用皮一百二十张，银十五两。套用皮九十张，银十二两。三处出的好：高丽国、西口、梭龙。有头血白、二白。梭龙其色带红而黑，毛大绒厚。头白其根是灰白根，皮张大，毛厚。二等毛薄。女袄一件用皮一百二十张。鼈衣一件用皮九十张。

灰鼠脊 袍用皮一百八十张，银二十两。套用皮一百三十张，银十六两。

白狼皮 袍用皮七张，银四十两。套用皮六张，银三十两。出西口，地子白，有黑毛尖，红粉根。

青狼皮 袍用皮七张，银二十五两。出西口，青黑色，带秋色，毛硬，青灰根。

草狼皮 袍用皮七张，银十两。各处所出毛粗，发脆，不具地道。

貉子皮 袍用皮十五张，银八两。出在关东，即是狗皮。其紫黑色，白灰根，毛硬。腿子套一件 当银五两。欣皮套一件，当银八两。

蜜狗皮 套用皮二十八张，银十二两。出在中藏，地名又叫土壁。紫黑色，毛灵无底绒。

白狗皮 袍用皮十五张，银五两。出在山东。杏白色带黑尖，青白根，光白。细辨之名叫东门貂。

草上霜 套用皮三十二张，银五十两。此物是羊皮作的，要板子薄软，黑底子，白珠毛。珠要小，名叫一斗珠，为高。如黑珠多的，就不甚强。

兔皮 套用皮二十四张，银六两。出在口外。毛薄，红根，名叫黑贵豹。

猴皮 袍用皮二十二张，银五两。出在广东。黄色、白色，毛硬短，无底绒，青根，板子厚。此物出河南、陕西亦出。黑色，灰根。毛长灵净绒。

旱獭皮 套用皮十二张，银三两。出在广东。黄白色，毛硬短，无底绒，青根，板子厚。此物染了，做帽沿则用。

豆鼠皮 袍用皮不具，银五两。出在广东。黄白底子，有芝麻花点，又名曰芝麻貂。

九江狸腿 套用皮不具，银五两。出在江西。其腿毛翠〔脆〕又硬。此物不值钱。是狸皮，假充玄狐爪子。有骨牌样，有人字样，无底绒，大差各别。

羚羊皮 袍用皮二十二张，银八两。套用皮十八张，银六两。出在湖北，四川亦出。秋色，灰白根，毛长软。

火羊皮 袍用皮十五张，银十两。套用皮十二张，银八两。出在安徽，甘肃亦有。紫色。

滑羊皮 袍用皮三十六张，银三两。套用皮三十张，银二两。出在岭南，即是山羊皮。毛薄短，无底绒，发亮，有黑，有白。

寒羊皮 袍用皮三十六张，银二十五两。套用皮三十张，银二十两。即是做的毛珠，与珍珠一样，板子要薄软为高。如老羊皮做的，毛粗，板子厚，带臭味，次之。袍、套二件，当银五两。

骨种羊 袍用皮三十六张，银三十五两。套用皮三十张，银三十两。出在西夏叶尔羌。

黑羊皮 袍用皮四十四张，银三十五两。套用皮三十六张，银二十八两。此物要口皮。紫根，毛要老。斑毛珠要容流去净。胶的套，银五两。

白羔皮 袍用皮三十四张，银二十两。套用皮二十六张，银十六两。出在二口。西口的高，毛细，板子薄，分量轻，底绒少。北口的毛粗，板子厚，分量重，绒厚，板张大小不过一尺二三寸。买羊皮俱是零尺，对方一尺价银三钱。

山羊皮 套用皮四张，银一两。

老羊皮 有种无面子皮袄，是口外牛乳熟的，下口周围一丈二尺，不但暖而且不怕水，价银四两。

松花豹 俱是下颏子镶狐脑门做的，皮袄一件，当银十两。

海八欣 即是兔儿狲欣镶麻叶子，名叫海豹。皮袄一件，当银五两。

江猪皮 出在江南江内。毛粗硬，又毛短，粉红根，无底绒，名叫盖州海龙，又叫太平貂。因乾隆皇帝三十年间，江南打围，此物涌于船头，皇帝见而问之：“是何物？”在旁者随应答曰：“是太平貂。”因此叫做太平貂。嗣后其毛化成软的细了。

此物染成黑的，做帽沿子用。

土貂皮 出在甘肃凉州府，黄黑白色，有黑花点，毛粗，不值钱。

香牛皮 此物凉，隔潮。每张价银六两。

染羊皮板 不好的多，大的每张银三钱，小张银二钱五分。

鹿皮板 此物不能遏枪子，每张价银一两。

做衣服皮尺寸数

袍用三丈四尺。套用二丈六尺。斗篷三丈六尺。马褂一丈五尺。小袄一丈八尺。坎肩一丈。女袄用三丈。擎衣用二丈七尺。女马褂一丈八尺。褶用皮七尺。

看金规则类

大凡金形骨澄而重，甚是打手，度之如金银，一两金就有一两六七重。细细察之。

赤金、拾足金、大赤金、方赤金、田赤金、广赤金、九二金、七成金、八成黄、九成红、十成紫。

黄中白五六成，白中青三四成，三成内黄色。洋金红而潮，烧皮金、麸金、肇庆金、廉州金、琼州金、柳州金、思州金、平乐金、丽江金。

看金各处物名不同，不过言其大概而矣。①

银色异名

凡洋钱俱是海外来的②。有吉零国一种，有种龙凤的，最高。其次人物纹的，又次禽兽纹的，又次树木纹的，是次的了。顶次中水草纹的。分量各异，如今之洋钱，双桂纹多有九三色，人

① 此后略去一百余字。

② 此句之前略去四五十字。

纹的多有八成色。有种灌铅，是泊泊之声。

果依记，首饰总要看其肥肿为验。

辨银名色等数

元宝、松江、细丝、水丝、画丝、铅丝、块头、七成、八成、九成。凡银之成色七成以上者可过行，至六成以下者，则怀心术，不宜用。至九一至十，是者乃为真文。反潜、闷白、对街、纸鞞、吹灰、龟背、鼎银、蛮拆、低银、吊铜、挡边、盐烧、搽油槽、穆铜、车盖、钻铅、点花药盖、造汁、发斗、铺铜、插锡、梅白三路、二路、新花、足白、元丝，括板铜、烧梅边、神仙饼、三倾定、江山白、铺矿、华光桥、三夹饼。

看银色俱要看查〔碴〕^①口、元丝、扁丝、细丝、粗丝。凡有大小成块锭当以八件为主，如两件不对、即防假 闸鼎铜之类。^②

一有□银，古脸青墙，白红明心，粗查黄口，或红口，吹之不挂霜，此银六七成。

一有撵板铜，上下是白银，中加是铜板，在剪上夹开看。

一有坐底铜，上银下铜铅。此在底上剪看，上五成为真银，下五成为闸银。一两成，市人看不出来，做此色不便耳。三成，黑脸粗扁丝，带铅丝，红黑注心，白红边，杨梅底，料蜂注窝，红口白查。三五成，黑脸大扁带铅丝，红黑注心，白红边，杨梅底，料蜂风窝，大红口，白细丝口。四成，黑脸细扁丝或粗丝，红黑色，注心白红边，杨梅底，蜂窝红黄口代黑查四成，脸大扁丝，或元丝、粗丝、粗红注心，窝白红边，杨梅底，料蜂窝，红黄口，白带红黑点查。

① 本文“查”字均为“碴”，不复一一注明。

② 此句后略去《断铜成色歌》二三百字。

计银断三十二样查口

银二查者，言其元宝乾也，木炭倾银此口也。至于石焦炭银锁看一成色也。冰凌查，官银胶泥查，十成碎白查，九二灵白查，九八猪獠查，九七青獠查，九六红豆查，九五马芽查，九四粉红查，九三粗红查，九二老红查，九一九成黄红查，八九藜豆查，八八五花查，八七立紫查，八六水红查，八五桃花查，八四珠□□□砂查，八三菊花查，八二土心查，，八成瓦灰查，七八青灰查，七五细灰查，七三黑灰查，七二成紫灰查也。六五蒲灰查，六成灰红查，五五黑紫查也。五成黑红查，四成细红查，三成二红查。

外有八查

乾查，硫铜查，元铜黑查，铁青查，流铴白查，银元粉查，雄永土查，元永紫铜查。

又三十样查口

十成正白口，九九雪花口，九八镜面口，九七飞矾口，九六云白口，九五水白口，九四淡白口，九三粉白口，九二食盐口，九成淡黄口，八九水黄口，八八凉黄口，八七亮黄口。

大凡镀金银物，非八成不能成器皿。如七成物，镀上发黑。法蓝亦是非八成不能成，如七成不好看。银色异名。铜里装其银，多有十两之重围，俱是高。当中俱铜的、挂线的是苏元面子。里面有铅条一圈末是苏元，中缝有铅顶子贯，名曰美人胎中投。

看珠规则类

新顶 顶 顶 顶 顶
 二 二 二 二 二
 次 阳 高 中 玉 前 紧 吕 孙 后，皮绉为下等。

论珠规格，珍珠圆者为珍，不圆者为珠。金珠便银七七扣，九五色银。广珠出于广东廉洲府洽〔合〕浦县。其地有三池，上等玉因池，中等红因池，次等青因池，未见其真有此说。

珠子类 看珠子论说

广珠出在广东省广州府、高州府、廉州府、琼州府。此四府所出分子颜色，贵贱不同，各自所定珠子的形相，有真元、随元、反块、油槽。^①

凡珠色有五字号：上等颜色白青也，新字号；次等，洋〔阳〕字号，黄白亮也；三等，高字号，黄也；四等，中字【号】，红色也；五等，玉字号，红黑色也。

洁白紧圆对牌

四百头是四个为一分，每两，银六十两。五厘一个，每个银八钱。六厘一个，银一两五钱。七厘一个，银二两五钱。八厘一个，银四两五钱。九厘一个，银七两五钱。一分成坠，十二个为一付，银一百五十两。一分重，每个银十两。一分一厘，每个银十五两。一分二厘，每个银十七两。一分三厘，每个银二十两。一分四厘，每个银二十五两。一分五厘，每个银三十两。一分六厘，每个银三十五两。一分七厘，每个银四十两。一分八厘，每个银四十五两。二分，每个银六十两。二分五厘，每个银七十两。三分，每个银八十两。三分五厘，每个银一百两。四分，每个银一百五十两。四分五厘，每个银二百五十两。五分，每个银三百两。五分五厘，每个银三百五十两。六分，每个银四百五十两。七分为珠；八分为珍，又曰宝。

一钱重者大约稀罕少有，可称为无价之宝，值银一二千两。看个头，珠亦有次的，亦有高的，其价亦不可一概而论。且要留

^① 此句后略去一百余字。

神细看，切勿【忽】略。好颜色，个头不过矾块、盐妆之数，长的冬瓜样，价不同。

个头类 数目不圆者，为此个头

八厘重，银一两。九厘重，银一两二钱。一分重，银一两五钱。一分二厘，银二两五钱。一分五厘，银四两。一分八厘，银六两五钱。二分，银九两。二分五厘，银十五两。三分，银二十两。三分五厘，银二十五两。四分的，银三十五两。五分，银五十两。

广珠随圆对牌

三厘的，银三钱。四厘的，银四五钱。五厘的，银一两。六厘【的】，银一两五钱。七厘的，银三两。八厘的，银四两。九厘的，银六两。一分的，银八两。一分一厘的，银十两。一分二厘的，银十二两。一分三厘的，银十三两。一分四厘的，银十四两。一分五厘的，银十五两。二分的，银二十二两。二分五厘的，银三十五两。三分的，银六十两。四分的，银一百二十两。五分的，银二百两。

广珠次的不圆对牌

五厘重，银五钱。七厘重，银一两。九厘重，银二两。一分重，银二两五钱。一分三厘重，银三两五钱。一分五厘，银五两。一分八厘重，银七两。二分重，银十两。二分五厘重，银十四两。三分的，银二十两。四分重，银三十两。五分重，银四【十】两。六分的，银六十两。八分重，银一百两。一钱重，银一百五十两。

广珠洋〔阳〕字号百头数目

三百头，以三颗为一分，余皆同比。每【钱】银八两。四百头，每钱银六两。五百头，每钱银四、五两。六百头，每钱银四两。七百头，每钱银钱三两五钱。八百头，每钱三两。九百头，每钱银二两五钱。一千头，每钱银二两。二千头，每钱银一两五钱。三千头，每钱银一两。

广珠滚圆每个对牌

一分重，每个银十两。二分重，每个银四十两。三分重，每个银一百五十两。四分重，每个银二百五十两。五分重，每个银四百两。六分重，每个银五百二十两。七分重，每个银六百七十两。八分重，每个银八百三十两。九分重，每个银一千两。一钱重，每个银一千五百两。

广珠，出海内为广珠，出湖内为湖珠。是合浦县所生。到晚时，仰面接霜于水中养，水清所养的为高，水浊所养的为次。霜水多的称为大的，霜水少的称为小的。广珠七分为珍，八分为宝，价无定矣。再看白而代〔带〕清者，为龙精，更贵。上五分重者，就值银五百两。再重者为宝。广珠百头数目每一两二百颗。每一个五厘，其三厘值银三钱。五厘值银七钱。自然各别，不得一概而论。总要留神细看，不要恍惚。

吕松珠滚圆对牌

一分重，每颗银三两。二分重，每颗银十两。三分重，每颗银二十五两。四分重，每颗银三十两。五分重，每颗银五十两。六分重，每颗银七十两。七分重，每颗银一百两。八分重，每颗银九十两(?)。九分重，每颗银一百五十两。一钱重，一颗银二百两。

其出之说：是湖非湖，是广非广，似湖而带青，似广而带浊。吕松者，两界之地所产也。有一珠重七分，色青而带白，黑底子象鼻眼馒首样，微圆，发行值银一百两。珠有雾，名曰水锈，乾隆年间洋圆三厘，卖银五钱。嘉庆二年，八厘重，一颗卖行银七七扣，银三两五钱。白而带青者，为龙精。白而带红者，为美人。湖麻珠，白光，是蒸饼之类。二分五厘重者，其价不过十五六两之数。无光者，白湖珠，不值钱，一分重者不过一两之数。如东珠有腰线，其色青黑。湖珠亦有腰线，但不值钱，如一分重，值银一两之数，亦有次第不等，如矾块、镶嵌毛鳞虫等物，知慧作价，即古董珠子亦难定价，每颗好歹不等。

美人湖珠，其色白光者如蒸饼之样，或白而带红，是湖麻珠，其色白光者，如蒸饼之类。

每个定价上、中、下数目

一分重：上，三两；中，二两；下，一两。一分三厘：上，四两；中，三两；下，二两。一分五厘：上，六两；中，五两；下，三两。一分七八厘：上，十两；中，七两；下，五两。二分的：上，十二两；中，八两；下，六两。二分五厘重：上，十五两；中，十两；下，八两。三分重：上，二十五两；中，十八两；下，十五两。三分五厘：上，三十两；中，二十两；下，十七两。四分重的：上，四十五两；中，三十两；下，二十两。四分五厘：上，五十两；中，四十两；下，三十两。五分的：上，七十两；中，五十两；下，四十两。五分五厘：上，八十两；中，六十两；下，四十两。六分的：上，一百两；中，八十两；下，六十两。六分五厘：上，一百五十两；中，一百两；下，八十两。七分重：上，一百八十两；中，一百五十两；下，一百二十两。八分重：上，二百两；中，一百五十两；下，一百两。九分的：上，三百两；中，二百五十两；下，一百八十两。一钱

重：上，四百两；中，三百两；下，二百两。二钱重：上，八百两；中，六百两；下，四百两。三钱的：上，一千五百两；中，一千二百两；下，一千两。二三钱者大约难【见】，世所稀罕也。

有顶高的一种，粉皮粉亮，不带红色，顶尖的圆，重二分六厘，价银二十〔千〕两。

分别湖珠次第

上等美人湖，白带红，二等腰线湖，三等顶光湖，四等白湖珠，五等青湖珠。至下米汤痴湖，梅花糟形似梅花，江豆糟形相江豆。高南糟，系珠泥子，不值钱。①

看宝石规则

大凡宝石要有提色，有座色，水头清亮无石瓢，又要厚实，成形，为全美，估价一百换至二三百换不等。如有提色无座色，又有瓢者，为闪色，十数换而已。有座色而无提色，亦不为美。全美而削薄者，亦不贵。凡中有空头者即假无疑，空头者照亮有白光是也。宝石有平者为鬼；面崩坏者为侧。查无色者为失色。如坠角，宜上尖而下大，不宜偏邪，如凉水晶茄者为佳。

大凡看石辨其真假为要。价值，喜爱者即可多估。

酒黄石 名曰石中魁首，内有金枝纹，铁线蝇翅，色胜金黄，自然宝色光洁。我见过的。

祖母绿 此石雌雄要成对。大者曰雄，小者曰雌。其睛(?)者碧色，上有食蝇乞蜜‘粉皮’叶知某个。其色有五样。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色有润，照太阳，有五色亮光，有铁线纹者。有一钱重，值五千换。再大者名曰白增数，此石罕有，未见者甚多，其价难以定矣。

碧霞玺 此石分五色：桃红色、黄色、绿色、蓝色、茶色。

① 以下略去《洗珠子法》和《养珠法》两小段。

顶高的隔手见纹透水者，一两重，值银一百两。次的随机应变。新有出处名曰新坑，是立查好的，十换，但不知此石出于何处。

芙蓉石 桃红内有血丝，为芙蓉石。雪花石 内有白点。桃花石 内有红点。炸水晶 外有棕眼。炸玻璃 内有三角查。此五宗俱与碧霞玺相仿似。

猫眼石 又叫猫眼扣。有三等种：上等青酒地，中等茨茹地，下等白果地。必要青净，有灵光，其光如线一样，不散为美。有说如真猫眼睛，能定时刻，随时变化。问之吾辈，均未见之，岂敢妄谈？

房子石 此石出在山西，不值钱，名曰伏地房子石。有次第成者，猫睛〔睛〕石；不成者，即是房子石。高的三分重，值银二两。四分重者，值银三两。五分重者，值银五两。一两重一换。再大难以估矣。

青金石 蓝色为雨过天晴，内有金星。高圆者为佳。有洋青是翠色，有水青是白色。佛头一付，值银七八十两。不满金者，名为藏金石，满白点者名为催生石。

松儿石 顶高的名库松儿石。色是月白，有种净绿的。有铁线孙儿石，是绿中带黑线，如库松儿石。高的佛头一付，值银五六十两。要豆瓣绿的为美。。有种土孙儿石，无光，不值钱。

炎红石 隔手见纹金美。一分重，值三十换。

映红石 要透水，有提色，有坐色。一分重，值三百换。环角一付，银一百两。

映蓝石 有提色，透水。环角一付，值银一百五十两。

紫映石 色如茄皮，似司马肉，又仿佛宝烧石。司马肉宝烧色如黑红，大相悬殊。

蜡红石 座色是红，提色是黄，高者值十换。

孔雀石 此石是绿的，上有黑纹与孔雀尾花样似。一两重，值银一两。

绿猫石 与孔雀似〔相〕仿佛，其形软，上不上亮，不值钱。

金星玻璃 土黄的高洋里出的，骨重黑色。次广东出的。上有棕又眼（？）一个，值银五十两。

车渠石 即是蛤蜊皮。顶球一个，值银二两。

翡翠玉 出在外国，云南是聚处。材料透水的，值百换。

西洋玉 出在西洋，耍子玉，高的十换。要是山料，好歹看事而行，如羊油光润。

碧玉 此玉如白菜叶绿，名菜玉，不值钱。

玛瑙 其中人物、禽兽形者为贵。柏枝玛瑙花如柏枝夹胎。玛瑙又名曰美胎，视茱白，侧视如凝血，一物三色。合子玛瑙，添黑中白线间之。锦红玛瑙，其红白丝。此皆上品。酱水玛瑙，有淡水花。酱玛瑙，其色紫红花，典美玛瑙，是彩红色花。此皆下品。有锦阳玛瑙，色纹与珊瑚相似，惟纹有瓣。珊瑚是顺纹，此是旋纹，灯草一样。渣草玛瑙，花纹与渣草一样，内有红点。胆青玛瑙，内有五色。子孙玛瑙，花纹如碎石头一样。汗海玛瑙，与子孙玛瑙相似，干无水头。

雄精 即是雄黄入地，多年为雄金。

水晶 白的是银晶，茶色是茶晶，黑的是墨晶，蓝的是蓝晶，绿的是绿晶，内有头发是发晶，粗丝是棕晶。出广东，各有分别。

金珀 即是松香入地多年，老者为号珀。

蜜蜡 是柏精入地多年。西方者，发亮；南方者，发暗。

珊瑚 生于海中，形似枯树，其色红。有种樱桃红为上色。枣红为下色，名曰藏红。有补不齐的，名曰广做。做的细腻了，名曰过管。是本地加料做的，如此全美，出于广东。

珊瑚子 一百零八个够一串，朝珠身子。三两重，一串值银十五两。四两重，一串值银四十两。五两重，一串值银六十两。六两重，一串值银九十两。七两重，一串值银一百两。八两重，

一串值银一百六十两。九两重，值银二百两。十两重，值银二百五十两。可做空珠用。

珊瑚豆 每个价值数目：一钱重，一个银一两。二钱重，一个银二两。三钱重，一个银五两。四钱重，一个银十两。五钱重，一个银十五两。六钱重，一个银二十两。七钱重，一个银二十五两。八钱重，一个银三十两。九钱重，一个银四十两。一两重，银二百两。做帽花珠顶子可用，所以价值多了。

水红色珊瑚顶珠 重一两四钱，价银五百两。

蜜蜡朝珠一挂，重高的六两，银一百两。重次的四两，银四十两。

金珀朝珠一挂 重六两，银八十两。半金蜡，银十两。

琥珀朝珠一挂 高的，银三十两。雀脑色，银一百两。麻酱色，银六十两。

青金朝珠一挂 银十八两。

松儿石朝珠一挂 银十两。

沉香朝珠一挂 银一百十两。

泡素朝珠一挂 银四十两。

艾瓢朝珠一挂 银六十两。

象牙朝珠一挂 银一两。

菩提朝珠一挂 银十两。

川椒朝珠一挂 银一两。

铜换朝珠一挂 银一两。

碧雅玺佛头朝珠 四个大的名曰佛头，高的，银六百两。次的，银八十两。

蓝碧玺佛头，够六两重为高，轻的不美，银一百六十两。

绿碧玺佛头，银二百两。

黄碧玺佛头，银一百二十两。

珊瑚佛头，高的重四两，银四百两。次的，银八十两。

翡翠佛头，高的重五两，银五百两。次的，银五十两。

青金佛头，银二十两。松儿石佛头，要豆瓣绿的，银五十两。又铁线的，银二十两。

蓝晶佛头，高的，银三十两。次的，银五两。

紫晶佛头，高的，银三十两。次的，银五两。

朝珠三串小子名曰记念

珊瑚记念 高的，三两重，银八十两。次的，一两五钱重，银十两。

璧玺记念 高的，重四两，银一百六十两。次的，重二两，银二十两。

翡翠记念 高的，重四两，银一百六十两。次的，重二两，银十两。

青金记念 高的，银十两。次的，银一两。

松儿石记念 高的，银三两。次的，银一两。

珊瑚十八子 高的，银五十两。次的，银三十两。

翡翠十八子 重一两八钱，银五十两。

碧玺十八子 重一两八钱，银五十两。

松儿石十八子 值银十两。

青金石十八子 值银十两。

珊瑚手捻 一百零八个为一串，长一尺三寸，值银五换。

菩提手捻一串 值银二两；铜换子的，银一两。

铁换子手捻 长一尺三寸，银一两；艾瓢的，值银一两。

田黄洞石 其色黄润，名曰秋魁，包身有山药纹，为之老坑，重一两，值银二十四两；次的不值钱。

田白洞石 其色白润，重一两，值银十两。

灯花洞石 内有红点，与灯花相似，润者值二十换；次的不

值钱。

青田洞石 出在浙江，其色青润，石性极细，值十换。

云璫洞石 其色青白，其性为云龙成洞，名为云璫洞，形仿卒草玛瑙相似，身分三色，成花四色，成洞苍润者为之老坑，值二十四换，次的不值钱。

虾青洞石 其色为虾米青色、细润者，值五换。

寿山洞石 出福建。分五色：其色白润者，如羊脂玉相似。细润者为坑，五换。

艾叶青石 其色是绿的，与艾叶花相似，值二换。

昌花〔化〕石 出在浙江杭州府昌花〔化〕县。高的，红如鸡血，白如玉，要通身满红的，无铁沙性。图书三块为一付，值银一百两。如见圆作顶珠料值银五百两。花杂，色不美。

绿昌花〔化〕 其色绿润如鲜翠，如白玉，身无铁沙性者，为之老坑。此石今时缺少，得看如宝，值百余换之上。或干绿或砖绿，均为新坑，不值许多钱。

黑昌花〔化〕 其色如黑相似，润细，不值钱。二换。

老虎石 一说是蓝田之流也。玉的形相，一身软性。牙咬动的是蓝田玉，又叫新山玉；咬不动的，即是水石。

大力〔理〕石 出于云南大理府，其中山水、人物、树木、鸟、兽花样皆有，做屏风桌面用。多有假的，难辨。如买当俱要成堂，或是半堂，不全就不值钱了。

金刚钻 此石是老米色，钻玉器、珠子、宝石、磁器。有黄米大一粒，值银二钱。有金刚石，分五色：蓝、白、黄、绿、红，镶嵌用，不值钱。

端砚 出于广【东】肇庆府。其石有三种：海棠红为高，集牙白为次，又次的猪肝色，有黄绿纹。有种火拿上有红花，又有青花，上有绿的，又有绿点，名叫绿豆端。有眼是绿的。人久观之，夺人眼光。其眼即是石中之斑〔斑〕点有花。有死眼，有活

眼，夺人眼光。其石光润，其色碧绿，敲之木声为高，揣之如女人乳绵的细。厚一寸，宽三寸五分，长五寸。砚台一方，值银三十两。

楠木 花样如铜钱大，罗丝样，有香味。头等的，金丝楠黄色；二等的，水丝楠白色；三等的，土丝楠黑色的。作土料用板，一付头等的值银五百两，骨轻，入土耐沤。

紫檀木 有金星，每斤值银三钱。花梨木，每斤值银一钱五分。

看铜锡类

铜饼子 产于云南，是正白铜。凡看饼子，面上要有圪塔〔疙瘩〕，有芝麻花。其花至边，打开是粉红色，即是顶高一种。如面上没有圪塔〔疙瘩〕，打开是草黄色，是次的一种。凡此物成器，必加委元，无委元不能成，如加委元是秋子铜。凡铜饼子重四斤半，至轻者二斤四两。如成器，每两加两委元，一钱八分或二钱，加多了发青发黄。如不加委元了，即发脆，不能成。有种小者，其条细小，色红如火，形如炉一样，名洋条，是顶高的。又一种海青片，其相有大小如锅盖之样，比上二等又次。又一种大的比洋条壮而长，形色不得如洋条美，其色次了，其成色矮一洋条。细而不响者，高；壮而响者，低。红铜加委元者，即是生铜。加高锡者，即是响铜。加委元多者即是生黄铜；少者即是高黄铜。凡大锣、戏锣俱是苏州做的，三斤多者，此地不能做了，是音声不好。响铜有水磨的一种，有沙板的一种，俱是一样，不分高低。水磨的不过是加工细做而已，广锣边是穿的。

锦台蓝瓶 真的是景泰年间制，假的是苏州所造。其形高三尺，京师亦能做。真的值银五十两，假的五六两之数。嘉庆年间，皇上不收贡物，凡大器全无人采。一说此物铜地，底子里是镀金的，花是金丝的，花朵是蓝宝石而子做成的。未见真假，岂

敢妄谈！

汉八丁 其背上有八个丁，头红铜地，罗纲底，是真的。

唐大鼻 其花鼻子样，红铜地，是真的。罗纲底是高的。

百环瓶 其形不过顶尺，周身不够一百个环，是九十九个，底子下有一个，共是百个。有一说，其铜香灯，又一说本朝所造。未见真有此说。百环瓶原是唐朝做的。

汉八丁即是汉朝制造，唐大鼻是唐朝做的。

海雁 其边沿有雁海，有葡萄。一说花过楞者是真的。有枝过楞者，鼠尾过楞者，为佳古物者也。

大凡古铜器皿俱是历代帝王贤臣所造。秦汉朝代做的多所贵，亦取其名耳。色或红或青或绿是本朝生的，有宝色为高，但非入地土不能得色也。里上有命令，是好的。何为命令？是图书印章。有假的。红绿青是做上的颜色，为次。大凡供器五件成堂。五件是炉、瓶、烛台。如不成【堂】其价不贵。如纓络供器，卖出每斤值银一两二钱。如铸料，卖价银四钱。大凡铜器花样、花料面，底花细。如为粗盖细底，有种马吊瓶，形扁而方。

风磨铜 其物成器即经风雨永久不俗嫩。一说产于琉球国，价值贖(?)于赤金。其物见过者稀少。有见过者云，风磨铜即是铜上镀金，故亮。何以为证？你看那装门面彩画之金，以千年不落色即是大赤金叶子所贴。余度其理，亦是如此。

香炉 一说香炉，凤眼桥耳，二样高大的。玄〔宣〕德年所造的，高。有本朝做的，次。铜要细，要发红，看有三斤秤的，五斤骨重，是真玄〔宣〕德年。德字有一横画。有种太极炉、狮头炉，此二宗不值钱。绳耳炉、干多炉，此二种又次，不贵。献直的是大明玄〔宣〕德年制，工部臣吴邦佐佐造。

白铜盆 头等是走鸟的。何为走鸟？花是黑线，花内黑俱是银子。二等是素的，三等的是鬃花的，四等是烧蓝的。凡白铜盆边圈大者，不佳。丁口者，亦不佳，其价次。再者敲其边，破者

其价又次。道光年间每斤价值京钱三吊。素的每斤京钱二千五百文。花的，每斤京钱二千五百文。烧蓝，每斤二千二百文。小的比大的好。四宗俱是川行的价钱。要是五六斤重的，不值钱。如破的，有花的，京钱一千文；素的每斤京钱一千三百文。何也？素的能做小刀则事〔等物〕件。凡铜盆者，其铜必高，如黄铜的每斤价钱一千文。

手炉 一说手炉白铜的。凡铜盆与手炉之说相反。盖子要齐全的，要破盖子与毁铜一样。

南磬 大而轻，馒头样，口收，声和。

苏磬 馒头底的，重。京磬亦是此样，分量轻。

东磬 重而声破，硬平底的。

淮磬 亮底的，胜于东磬。

锡 类

蛤蚂斑 对成。蛆眼，六成。金花，七成。蝇翅，八成。门坎锡，如门坎样，是高的。梅花锡，样式方的，是方门坎样，九成。

到锡 是铸器之原样，是条子，成色六成。过而不及，俱不能铸器。此是不下十成也。

铅锡 有白铅，黑铅，如荷叶，是铅中第一高的。白铅去向少，黑铅去向多。荷叶铅，其样如荷叶，黑铅点化银子，多用此物。

委元 铜内多用此物。一说前朝代未有此物，故前代无黄铜。以古钱为验。又说是本朝前所产，前代红铜加铅。凡委元不响者，差。

高锡 各处俱有，惟湖广锡能配响铜。其别霉〔每〕配不成。如铸做的响铜，惟京师不能做假。如铎三斤以下者，能做而声音不和。如声音小者，能做而音拙，大者做成而音全，如戏铎

可以。总之各处水土之使然也。

分别委元锡法

二宗击之且响。但锡以刀割之而能动；委元刮之而破。如此分别而不错也。

看磁器规则

古磁有五窑：柴窑、如〔汝〕窑、均窑、定窑、定哥窑。

柴窑 看旧磁浑身云片，即是牛毛纹，釉子厚，有宝色，各别另样。周世宗柴王时，名为柴瓦片，值银千金。

如〔汝〕窑 是青花白地。均窑 猪肝马肺颜色。定窑 有粉定，有土。

新有三窑：年窑是本朝纲喜制底；兰窑，鸡红，里外俱是红色，老米底。又一种分五色。官窑即现在官设之窑也。

看字画谱

唐朝

韦鉴 长安人。工山水、龙、马，极细。

王维 精山水，世传辋川图。

李思训 山水林泉。

左全 人物、花草、水竹、石、翎毛。

戴嵩 画牛。

李汉度 善马。

赵奇 画青壁。

刁光胤 善湖山水竹花。

荆浩 字浩然，自号洪谷子，儒业。善诗，山水极细，逸品。

刘彦齐 寒松。

赵岩 人物。

关全 山水。晚年书盖逸品。

胡翼 车马人物山水、释道供全书，盖世逸品。

黄居采 兄居室，弟居实。湖石花鸟名世。

李祝 画竹。

赵元海 山水竹石。

李昇 雪景。

竹梦松 人物。

丁谦 工竹。

周道行 山水花鸟。

卫贤 人物。

房从真 马、人物。

宋 朝

仁宗皇帝 龙、马。

徽宗皇帝 粉鹰上有宣和殿制四字，有印，见方二寸。

燕肃 字穆之，礼部尚书。善书。

刘永年 字公扬，彭城人。善山水人物。

文同 永泰人，自号笑笑先生。善墨竹山林。

李公麟 字伯时，号龙眠。山水人物。传有西嶽降灵图、暮雨图。

宋灏 长安人，高洁不仕。书画俱妙。

苏轼 字子瞻。眉墨竹；诗文逸品。

赵令穰 字大年，宋宗室。弟令伯，字永年。俱以雪景名世。

米芾 字元章，时人谓之米家山水，书法尤精。

马克明 字居山。工部尚书。

范宽 字中正，时人因其大度，故遂名之。善书。

夏言 字松吉，花世佳。

贾似道 淳法帖化帖。

高克明 字居山，工部尚书。

元 朝

赵孟頫 字子昂，号松雪。宋宗室。书画俱佳，八骏马尤妙。

明 朝

傅山 字青主，高洁不仕。山水俱佳。

沈周 字青主，高洁不仕。山水俱佳。又字石田，长州人，山水佳。

文徵明 字衡山，杭州人。万历进士，山水佳。

文伯仁 字五峰，杭州进士。山水佳。

董其昌 号园，字佳。

唐寅 字六如，号伯虎，画人。

林良 字西湖。广东人。画雀鸟绝佳。

陈道复 字俊南，号白阳。山水人物。姑苏人，花卉雀鸟逸品。

仇英 字实父，号十洲。东湖人。山水人物，着色甚妙，极细。精品。

王谷祥 号西室。常州人。进士。善书画花卉。

王问 字子秘，号仲山。无锡人，进士。善书画。

钱谷 字叔室，号罄室。善墨山水。

周臣 字顺昌，广东人。山水佳。

徐渭 字天池，安徽人，花卉佳。

海瑞 字南查，字佳。

清 朝

王翬 字石谷，号耕烟外史。常熟人。善山水，名驰天下。

辛未入京，颇自珍重，寸纸尺幅不易得。皇太子闻其名，召见，许之野服，待以不臣，礼赐坐。命写山水，因赏“翬山水晖”四大字，后晚号清晖老人。

恽寿平 武进人。字正叔，号白云外史。工诗文，好画山水。及见王石谷名驰天下，自以才质不能出其右，谓石谷曰：“是道让兄，独步于是。”舍山水而学花卉，不用笔墨钩勒而渲染生动，浓淡浅深，天然妙极。百金相烦者，不得一花叶，其高自标许如此。

汪士鋐 字松南，江南人。字佳。康熙年学士。

王澐 字若林，江南人。字佳。

姜宸英 字西溟。江南人。字佳。

何焯 字义门。江南人。字佳。

张照 字得天，号与载。华亭人。康熙己丑进上，官至刑部尚书。善书法，仿临颜、米，工于梅花，白描大士像。子张应田字伯耕，官至巡道，书画其得家传。

笪重光 字成斋。江南人。康熙年状元。字品佳。

董拜逵 字东山。山东人。官至学士。山水佳。

蒋廷钰 字杨孙。号西谷，又号南沙。江南常熟人。康熙癸未进上，官至大学士。工画花卉，逸品。与恽南田称双绝。真迹甚少，马扶羲父子能仿其笔迹。

高其佩 字常之，号且园，又号铁岭。辽阳人。善能指头画，人物、花卉、禽兽信手而成，蓬头老虎更称绝妙。雨中烟云，簑笠老野翁，云气沸沸，更有神致。官至刑部侍郎。

董诰 号同轩。山东人，授嘉庆爷读。字佳。

铁保 字梅生。旗人，字佳。

孟廷樾 字遇春。山东人，山水佳。

观保 字树齐。旗人，字佳。

德保 字信厚。字佳。

恩保 字孟标。字佳。

王原祁 字鹿台。长州人。山水佳。

王鉴 字奉常。长州人。山水佳。

王时敏 字烟客。长州人。山水佳。

刘墉 字石菴。山东诸城人。乾隆年为相。字佳。

成亲王 乾隆第十一字〔子〕。字佳。

马远 字明盛。江南人。山水佳。

励杜讷 字澹园。天津府静海县人。字佳。

励宋万 字亦园。静海县人。字佳。

励廷仪 静海县人。字佳。

吕纪 字四明。福建人。花卉佳。

黄道周 字石齐。广东人。山水佳。

祝枝山 字允明。苏州人。字佳。

陈洪峻 字老莲。江西人。人物佳。

孙嘉淦 字有年。山西人。人物佳。

王杰 字缙人。陕西人。字佳。乾隆年御笔横笠成行。

陈继昌 字梅生。绍兴府人。三元及第。性刚，人终巡抚之任。字佳。

王文治 字梦梅。字佳。状元。嘉庆即御赐“曾经藏海”四大字。

蒋祥墀 字丹。字佳。

曹振鏞 字东川。河南人。乾隆年宰相。字佳。

王鸿彬 字吉人。山东人。乾隆年尚书。字佳。

潘世恩 号芝轩。江苏人。乾隆年状元。四世为相。字佳。

张廷森 字湘南。江西人。乾隆年宰相。字佳。

吴廷桂 字仲青。江西人。乾隆年侍郎。字佳。

蒋立庸 字笠笙。嘉庆年状元。字佳。

蒋原蒲 字鹤章。道光年状元。字佳。

何道生 字立之，号兰上。山西灵石人。嘉庆初翰林。有《方雪斋诗集》传世，并著有《千家诗集》，公居其一。善隶书。

孙敏桂 字裔孙。福建人。道光年状元。字佳。

林鸿年 字悟江。山东人。道光年状元。字佳。

天下驰名写画名人

新罗山人、傅青主、恽水女、钱叔宝、王梦楼、八大山人、董其昌、董玄宰画、王挥〔翬〕、仇实父、仇实洲。

各省綢緞花样别名

双桃双蝠名曰双福寿，瓶中有戟名曰平升三级，亭内有仙鹤衔筹名曰海屋添筹，满月葫芦甜瓜枝蔓花叶名曰瓜瓞绵绵〔絲絲〕，一松灵芝有桃名曰松林祝寿。

松鹤有万字锦名曰万年松鹤。

遍身小云碎花名曰荣华富贵。

大竹前立双凤凰名曰鸣凤在行。

万字锦内有蝠名曰万福攸同。

多云多蝠名曰万福流云。

万字锦内圆花名曰万字皮球。

素万字锦名曰富贵不断头。

大竹根前立白鹏鸟乱飞名曰竹林七贤。

云内有大蟒名曰暗蟒。

有松竹梅带鹤鹿名曰六合同春，去鹤鹿名曰三友游春。

一根双朵西番莲名曰双莲并蒂。

一根单朵西番莲名曰瑞草莲芳。

满身莲花名曰西方瑞草。

满身排小菊、莲、梅、牡丹花名曰四季长春。

桃傍双蝠荔枝名曰福寿双全。

二则花内有蝠名曰双元五福。

满身有根大团牡丹名曰富贵长春。

海岛江芽带葫芦名曰江山万代。

满身仙鹤名曰十八学士开百子图。

二则花内有双龙名曰二则穿花龙。

二则花内有五蝠团寿字名曰五蝠捧寿。

桃榴佛手带葫芦名曰桃献三千寿，榴开百子图。

二则嵌八宝带桃名曰八仙庆寿。

轮螺伞盖花罐鱼长名曰八吉祥。

梅兰菊竹名曰四时吉庆。

上有凤凰下有群鸟名曰百鸟朝凤。

周身小葫芦名曰子孙万代。

庚子终南会暴动始末

刘朝镛

说明：1900年终南会领袖刘家福在福建浦城反清起义。7月24日25日起义军占领江山、常山两邑，旋即逼攻衢州府城，引起浙赣官员惊恐不安。刘家福起义军围攻衢州数日不克，转而退往江西。这里刊出的清方文牍，系常山县知县刘朝镛汇辑一郡两邑稟件、案卷而成，详细记载了刘家福起义军在江西、常山、衢州的活動情况。有关终南会起义资料发见甚少，此资料的发表可弥补史料的不足。本资料由丁红整理。

前常山县知县刘朝镛，谨将光绪二十六年浙江被匪窜陷江、常，所有保守衢郡收复两邑稟件，并前后道府录功请奖各案卷，敬录清摺，恭呈洞鉴。

一、常山县刘朝镛通报克复常山县城稟

敬稟者：窃照匪徒吴癞头丑、刘加幅等纠集党羽数千人，在浦城九牧起事，窜入江邑烧抢，图谋不轨。卑县壤地毗连汎地，兵日固属无多，而城垣亦久已坍塌无存。曾虞匪党窜扰蔓延受累，即经卑职雇募亲兵一百名，协同团勇实力巡防。一面迭次稟请宪台、镇宪派兵防堵，郡城戒严，未蒙调拨，讵于六月二十四日江城失陷。次日匪即乘势窜入卑邑，猖獗异常。虽经卑职同汎典督率亲兵团勇抵死守御，但匪党甚众，我兵单薄，当时又因卑职被匪战伤腿肚，相持力困，万不能支，遂即赴郡乞师，即奉宪台、镇宪督饬带领兵勇，守御郡城，随同出城，杀散匪党甚众。旋因省中调拨大兵到衢，当蒙宪台、镇宪于七月初八日抽调防军

练军，经卑职督带亲兵，协同汎典，沿途攻敌；并经草萍巡检游方刚率同四乡团勇何道岸等齐集策应，合力兜杀，阵斩首从匪党不下二百余名，匪始纷纷败窜，遂于初十日下午克复常山县城。除再会同哨汎弁典分赴各处剿捕，并将仓库钱粮盘查实在，另文禀报外，合先将克复常邑城池缘由，肃泐禀报，仰祈大人察核转禀。再，监狱查已被毁，犯逸无存，合并声明。恭请勋安。

二、常山县刘朝镕申报常邑被匪 窜扰焚毁擄掠各情形禀

敬禀者：窃照卑县地方自六月二十五日江匪窜入城内，势甚猖獗。卑县城垣早经坍塌殆尽，节次请兵防守，又未蒙拨发，是以抵御不住，万不得已，退至郡中。旋奉镇宪抽调练军前往，卑职随即督率兵团，一同剿办，幸于七月初十日克复。业经禀府转报宪鉴在案。

兹查衙署大二堂暨库柜钱粮、银米、串票等件，悉被匪毁无存，两廊房科案卷荡然，监狱人犯均已逃逸。城中横街一带铺户以及德字盐仓、亿昌典当亦俱被焚。此次新办积谷，虽经团民碾作食米，而所缺无多，仓厰幸尚无恙。惟前准袁前令移交积谷价洋七千余元，原存署内；又卑职江山交代案内认解本年地丁正耗银四千二百余十两，除请划外，尚应解银三千八百五十两零，本已备齐，于六月二十日填批起解，旋因驿路被阻，船只不通，中途折回，仍存署内，现均被匪抢掳一空。其余零星款项，一时无从忆记，请免臚列。合将卑县被匪毁擄情形，肃泐驰禀，仰祈大人察核。再，卑县常平仓谷前被发逆扰毁无存，报明有案，合并声明。恭请崇安，伏维垂鉴。除禀抚宪暨藩粮臬巡宪外，卑职朝镕谨禀。

三、常山县刘朝镛克复常邑后剿抚余氛整顿地方稟

敬稟者：窃照卑县自收复后，伏莽未靖，飘忽靡常，顽梗习成，时虞窃发。兼之四乡民心未定，地痞游棍三五成群，挟嫌滋事，动辄逞凶，角胜争强，毫无忌惮。且查贼目党羽，类皆江、常、玉交界之区。其时大股虽已涣解，而余孽踪迹出没无定，散则为民，聚则为匪，搜捕巡防，尤非易易。节经卑职会同防营张管带春元，无分雨夜，连日下乡严密搜剿，并购觅眼线四路探拿。七月二十五日，探知西乡三十里之白石街狮塘地方，匪目周炳皆率众麇聚，盗割田禾，以资招集余党。立即约同张管带星夜躬亲驰往追剿，放枪轰毙逃贼数十人，夺获刀枪器械三十余件。于八月初间，先后拿获匪类鲍海涛、徐赓扬等，旋经衢防营务处候补道李委员审明，分别核办，业经会稟各在案。

卑职搜捕所到各乡村，随时传集公正绅董，探访匪踪情形，并谕令切实举办保甲，编查户口，设遇匪类踪迹、形迹可疑以及地痞游棍，即令捆送来县，讯明惩办。流亡人民，剴切劝谕归家安业，如有被匪烧抢困苦颠连者，即为酌量给发钱文，略予抚恤。并将各埠船只换立字号，发给牌照，加具互保切结，照常行驶。不但商务日见起色，即盐业转运，亦已苏通，民食用可无虞。卑县尤为江西出入之要道，为商旅络绎之区，又经卑职移令玉山县一体出示在于沿途站道，选择公正绅董，督率地保，按段保护，以期广招徕，而安行旅。

至被匪窜扰时恤脱监犯八名，经卑职查拿严密，先后赴案投首，验明朱洪宝等六名；嗣因勒限催缉，八月二十九日又经拿获徐贤近一名，业已次第还禁。

计今办理将届两月，剿抚兼施，未曾稍懈。匪既畏法，民亦知恩，地方渐次初安，人心亦觉镇定。然卑职犹夕惕朝乾，终不

敢以获罪人员稍宽担荷也。谨将克复后剿捕余氛并整顿地方各情形，禀报大人察核，除迳禀督抚宪、道藩臬宪外，肃泐寸禀，恭叩崇安。伏乞垂鉴。卑职朝镛谨禀。

四、衢州府洪思亮分别查办 江山常山职守各员禀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三日，奉宪台会同藩臬宪札开，本年七月二十三日，奉抚宪刘札开，照得江山属匪徒吴癞头丑等，纠连福建浦城县境九牧地方匪徒刘加幅等，聚众起事，窜扰江山、常山，二县城被陷。派兵剿办，业已次第收复。经本部院分别摺片，会衔驰奏。

是股匪徒虽系猝然而来，惟江山、常山两县文武各官，事先毫无防范，事后又未将首要各犯悉获解办，殊属有忝厥职，所有在任正教佐杂同武职各员弁，应即分别查办，以肃官常。至各该员弁等现在何处，其印信、钱粮、仓库、监狱、军械有无失守，亦应一并查明。札司立即会同臬司移飭查明失守情形，并分列各官衔名，开摺详候查办，毋任庇徇违延，同干忝咎，切切等因。奉此。查江、常两邑城池，已据该守禀报于七月初九、初十等日先后收复，江邑印信并江、常两邑仓库钱粮、监狱重囚均已疏失，业经批飭稽查明确，分别据实奏办在案。兹奉前因，除分咎外，合亟札查札府，查明江、常两邑失守城池情形，应行议处在任正教佐杂各官衔名，刻日查开送司，以凭详候查办。并将失陷以后，未经收复以前，同城文武各员逗留何处？疏失江山县印信已否寻获？两邑仓库钱粮是何款项？监狱重囚是何案犯？以及各营军械有无失少？一并查明，分别据实禀复察办，毋再挾词讳饰，致干重咎。澶之切切，特祈等因。奉此。查是案先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据江山周令绪益禀报，近有会匪吴癞头丑等，因在江西玉山县属，勾结九仙山、九龙山等处匪党，会拜结盟。

经该员访拿未获，逃窜县属西南乡一带，有纠集党羽，希图起事之谣，禀请卑府转请衢州镇派拨练军一哨，驰往会同巡缉。续于十五日，复据周令以所属清湖、太阳山等处，自十四日起香客络绎，甚敢结会鸣锣放炮，城乡居民恐匪徒乘机抢劫，纷纷搬移等情。又经卑府商请衢州镇，飭派陆游击嗣恺督率练军两哨，分路驰赴该县，会同周令协力巡防弹压，并飭县悬立重赏，务将吴癞头丑拿获惩办，以靖地方。旋据周令会营督同保甲董事，先后拿获詹有森、郑春德、伪名三千岁刘连兴、刘昌寅、毛世锦、毛去发，朱天云等七名，又获毛有兴一名。在各犯身内搜出画符、木戮、印信、票布等物。讯系会匪吴癞头丑等党羽，均因格伤身死等情，先后禀报。并准枫岭营探报，福建浦城县境九牧地方，匪徒刘加幅勾串吴癞头丑等，散放票布，于十七日竖旗起事。十八日，率党数千人前赴渔梁汛抢劫军火，由镇咨会过府。是时府城谣言纷起，江山及西邑南乡一带居民纷纷搬移郡城。经卑府分飭委员在于六城门稽查，并飭县会同城守营督率绅董举办团防，严密编查保甲；一面禀请宪台飭派防军两营赴衢剿捕。詎知该匪由枫岭入浙，于二十日到保安，二十一日到峡口。又有匪徒刘金彪、毛春元、柴鸿勋等先聚匪党百数人沿途响应，烧抢掳掠，势甚猖獗。练军分布各处，未集大队，屡战屡退。二十三日到清湖，二十四日辰刻经陆游击督率练军两哨前往阻敌，该匪愈聚愈众，难以抵御，退回县城，方期固守。詎料城内火起，民人惊惶奔窜，匪即乘势扑入西门，遂至城池失陷。常山县刘令朝谿，先于二十二、三日等日，因闻江邑匪扰，迭次禀请飭派兵勇防堵。惟时因郡城练军均已派拨江邑，存城兵目无多，无可调往，节经飭令招集民团，协同营汛竭力守御，不期江邑被陷。该匪数千人于二十五日未刻即扑常山。经该县会同营汛督率兵目民团，与之接仗，无如匪势甚众，且城垣久已坍塌无存，难资守御相抵。至二十六日辰刻，常山又复被匪窜陷。周、刘两令当经带伤，先后退

回，在郡投効。乃时郡城情形已万分危紧，又虞兵少不敷守堵，即经卑府同张守捐廉给发军饷洋一千二百余元，又由卑府捐廉犒赏兵团洋六百余元，藉资鼓励，以固民心。并经卑府随同道镇督率在城文武各员，昼夜巡防守御。迨至二十八、九等日，匪焰愈张，攻扑愈急，经我兵勇开放枪炮，轰毙贼匪数百名，匪始稍却。初一、初二等日，因匪众时来攻扑，经巡道宪督飭刘令朝谿等，会同武弁率带兵勇民团，出城迎敌，杀散党羽，夺获枪械、旗帜等件，先后擒获匪党王开善、陈学基、刘甸、周得彪、周宗先、金老七、毛继光、姜树云、徐夏黄、陈仁昌、徐开光等十一名。经卑府督同西安厘局委员候补县徐令宝棻提案刑讯，供系刘加幅、吴癞头丑等党羽，当经回明道镇，即行军前正法。初三日，该匪在离城十里之樟树潭地方聚集，希图窜扰龙邑，复经兵勇民团杀散，始行败退江、常等处地方，因郡城兵力甚单，未便穷追。旋于初七日，黎守备天才督带防军抵御，当经飭令代理江山县查鳌，周令绪益随同黎管带督率丞典各员，于初九日收复江山县城。刘令朝谿督率新招建威军及衢标练军并典史各员，于初十日收复常山县城。均经先后稟报宪鉴在案。

查江山县周绪益，因到任未久，匪徒仓猝起事，内因骤发，未及周防，临敌身又受伤，以至城池失守。但在郡守御，颇得指助，旋即会营随同收复。常山县刘令朝谿，亦系到任未久，且城垣久已坍塌无存，又无调拨兵勇援救，抵御受伤，以致被匪窜陷。其在郡城督队出城迎敌二次，杀退匪党甚众，续经自行督带兵勇收复城池，并在江、常交界处所堵截剿捕。该两令虽均有应得之匪，亦不无可录之功也，如何分别查办，出自宪恩。至在任正教佐杂各员，当时皆系退回郡城，后亦随营同往克复。江邑印信已据报明遗失，请给关防。所有两邑仓库钱粮是何款项？监狱重囚是何案犯？各营军械有无失少？除由卑府分别咨行查明，另文稟复。并将正教佐杂各官开摺送藩臬司查办外，奉飭前因，

合将失守江、常两邑及收复情形，肃泐禀复。仰祈大人察核，转详奏咨。再，常山县丞殷兆镗查无下落，未经另文具报，合并声明。恭请崇安。伏乞垂鉴。除禀臬藩宪外。卑府思亮谨禀。

六、署衢州镇敖天印、金衢严道徐士霖会禀衢属土匪肃清，恳请择尤奖叙

敬禀者：案准会办浙江营务处李道移开，本年九月十三日，奉抚宪宪台批该道禀，奉委督剿衢匪事竣销差暨恳恩奖叙请示由。奉批前准敖镇来牍，请将剿匪出力员弁请奖，当以此次贵镇所部员弁兵勇人等，冒暑遄征，颇著辛劳，自当择尤保奖，以示鼓励。惟该处土匪尚有著名首要数名未尽歼除，全功未竟，保奖之举，应暂从缓。摺开人数太多，亦应核实删减。批复另行开摺，送候汇办在案。据禀前情，仰即查照会商核实办理可也等因。移请会同汇案请奖等由过道，准此。查此案镇署、职道历经会同李道鹤臬，督饬文武员弁暨在防守各营，实力搜捕，当将先后获匪及扶缉地方情形随时禀报宪鉴。只以首要各逆，未能悉数就擒，以致案悬日久。兹于九月二十六日，准全浙营务处电，据侦探委员廖元彬以吴癞头丑于十四日拿获收押广丰禀，奉抚宪宪台谕，饬委员提解。即经会派前常山县刘令朝谿、游击余开新往提。旋据该员弁回衢禀复，以该逆已由广信府奉江西抚院密札讯办，卑职等眼同正法，未能提解等情。又胡树基一犯，亦在江西拿获惩办。均由广丰县分别申请函复。其柴鸿树、胡泓运、周锡林、姜开安、郑元六、祝耀南、宋三保等，均系著名逆党，业经次第搜获，讯明禀办。刘老三即刘老三拈一名，亦先在黄狮坑当场格毙。历由营、县先后禀报各在案。

伏查此次匪徒肇事，连陷江、常两邑，蹂躏数百里，仰赖宪台威福，指授机宜；文武员弁协力搜剿，招抚商民，地方得以安谧。署镇谬荷恩施，奏保有加，职道兼理营务，职守应为，不敢

仰邀奖叙。所有衢防各营暨员弁绅团在事出力人员，或亲冒锋镝，或搜擒匪党，或筹运饷需，或勤司文牍，时历数月，艰苦备尝，不无微劳足录。可否仰恳宪台恩，俯准汇案，择尤请奖，以昭激励，出自逾格鸿慈。除福强一军，先由署镇开单请奖，奉饬删减，另行核明禀办外，所有衢郡土匪肃清，恳恩奖叙缘由，理合会衔禀陈，仰祈大人察核，批示祇遵，实为公便。恭请钧安。伏乞垂鉴。除禀抚督宪外，署镇职道谨禀。

七、署金衢严道兼衢防营务处 郭式昌保奖在事人员禀

敬禀者：前署金衢严道徐士霖等到任时，正值余匪未清，民心未定，徐道办理营务，会督搜剿，地方一律肃清。虽据前禀声称，不敢仰邀奖叙，而在事数月，不无微劳足录，应如何恩施给奖，以资鼓励之处，伏候宪裁。至已革常山县知县刘朝谔，于光绪二十五年到浙，先署江山，循声卓著。嗣回常山本任，甫及两月，值土匪窜扰，兵单援绝，且城垣早圯，不及修守，因而失陷。该革令负伤来郡请兵，随同镇道，躬冒锋镝，杀贼甚众，力解郡围。旋即督带建威军、练军、常山民团，追剿土匪，收复常山县城。其获咎似有可原，而立功实不可没。该革令平日居官，慈惠勤能，口碑载道，实为牧令中不可多得之员。可否仰恳格外恩施，准予请保，开复原官原衔，留省补用，并免缴捐复银两之处。并乞钧裁。恭请勋安。

八、浙江巡抚刘树堂跪奏为收复江山 常山两邑情形恭摺

仰祈圣鉴事：窃土匪窜陷江、常两邑，派兵剿办情形，业经专摺具奏，并据该文武电报次第收复附片陈明在案。兹据该文武陆续禀报，谨再分晰陈之。

自江、常两邑被陷后，衢郡戒严，派出各营一时未能驰到，当经衢标练军协同标兵民团设法守御，并由巡江水师炮船，在西门外河下一带严密巡防。自六月二十七日至本月初六日旬日间，该匪屡扑衢城，并窜扰樟树等各乡镇，肆行焚掠。经标练团兵接战，或登城守御，开炮轰击，或出队分投兜剿，迭经炮毙匪徒百数十人，阵斩百余级，生擒数十人，并于深夜拿获扒城贼十余名。迭次夺获马九匹，抬枪两杆，后膛一杆，马蹄炮一座，刀矛锣鼓各色旗帜甚夥。又经水师搜击匪船多只。其时该匪分窜龙游、遂安两县，亦经民团兜剿，阵斩百数十级，匪始退去。该匪等受创后，犹复麇聚江山、西安两邑交界之四都村，希图窜绕，嗣闻大兵将到，遂复退踞江山县城。此衢州等处标练民团击退该匪之实在情形也。

初六日以后，派出各营陆续到衢，兵威大振。守备黎天才一人先到，即于初八日会同练军暨江山文武各官，率队驰赴，分哨围攻。是夜五鼓齐抵城下，詎该匪闻风先遁，随即门驰入，逐细搜缉。一面派探跟踪，追剿至砭下地方，匪徒尚在啸聚，立即率队进攻。该匪百数十人，悉数拼命抵拒，我兵奋勇攻扑，立斩匪徒二人。余匪畏惧，缘山奔逃，复挥兵登山，以快枪追击六七里，毙匪十余人，擒获匪首一名、匪徒二名。又于上阳地方搜获匿匪四名、刀矛十余件，匪始穷促奔窜。此收复江山县城之实在情形也。

其踞常山一股土匪，经该县知县刘朝鎔，亦于初八日带同练军协同汛官暨典史王恺等，沿途攻剿，并经草萍巡检游方刚率同四乡团勇，齐集策应，阵斩二百余级，匪始纷纷败窜，遂于初十日午刻克复县城。此收复常山县城之实在情形也。

该匪败后，窜入江西玉山县地界，当饬张春元、刘冕带营分投驰赴，会商江西各营，合力兜拿，务期擒获匪首，以清伏莽。仍饬余营分别守堵，严防分窜以冀尅日肃清，上慰廑系。所有收

复江山、常山两县城缘由，理合会同闽浙总督臣许、浙江提督臣余，专摺由驿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附片

再：此次江山、常山两县城被陷，所有仓库文卷，均多毁失；常山衙署半被焚毁，江山县印信失落；该两县监狱人犯，亦均逃逸。查此次土匪起于闽浙交界地方，窜入江山县。该县文武未能固守。常山县城仅一土围，该匪乘势攻扑，援兵未到，守御较难，以致先后被陷。该两县文武各官均有守土之责，虽经随同克复，亦未便姑容。所有江山县知县周绪益、常山县知县刘朝谔、江山都司杨怀清、江山汛千总徐凤标、常山汛千总王奎光、协防常山汛外委陈国善，相应先行请旨，一并革职，分别查办，另行具奏。理合会同闽浙总督臣许、署浙江提督臣余，附片陈清。伏乞圣鉴训示。

再：所遗江山、常山两县及江山都司各员缺，应请扣留外补。合并声明。谨奏。

浙江巡抚臣恽祖翼跪奏为剿办闽浙交界地方土匪一律平靖，恭拟复陈，仰祈圣鉴事。窃臣接受卷内，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奉上谕：“据袁世凯代奏，接准刘树堂电称，浙省江山县会匪吴癞头丑，纠合闽省浦城县土匪刘加幅，竖旗起事，连陷江山、常山两县，衢郡戒严。该郡交连三省，虑其窜逸等语。现在海防方急，土匪又复乘机起事，亟应速行扑灭，以靖内江。着刘树堂迅饬派出各营，实力痛剿，务将江山、常山两县城尅日规复。兹着刘坤一、许应骙、王之春、松寿，各派劲兵，会同兜剿。仍严防分窜之路，勿任蔓延为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移交到臣。

伏查该匪首吴癞头丑、刘加幅等于本年六月间，纠众起事，连陷江山、常山两县，猛扑衢州府城。经派出各营会同该处标练

合力击退，立解衢州之围。兹于七月初八、初十等日，将江山、常山县城次第收复，业经前抚臣刘树堂迭次奏报。嗣刘加幅回窜闽省，经署衢州镇总兵敖天印督队擒获，解交浦城县，讯明正法，亦经闽省督臣奏明各在案。

该匪首吴癞头丑等自江、常两县退出后，窜扰江、闽、浙三省交界等处，势焰犹张。经派出营务处道员李鹤皋会同该镇敖天印、督率管带新中军左营黎天才、新右军前营张春元、新中军后营刘冕并标练各军分别剿办。该处重山叠岭，径险箐密，各带向导，深入穷搜。该匪负隅抗拒，枪矛齐发，或礮石滚下，击伤我军。该管带等不避艰险，竭力剿捕。黎天才迭在江山之湖山三十七都等处，与匪接仗，斩毙甚多。七月十七日，带队至官溪地方，突有刘加幅余党千余人，猛力进扑。经该管带迎头堵击，鏖战两时之久，轰毙六七十人，匪始越岭奔逃，又追杀二十余名。张春元先在玉山八都等处捕匪，嗣回驻常山，访闻股匪在白石街麇聚，与该县刘朝谔乘夜掩捕，分队两路齐进，击毙多名。刘冕在常玉山一带与江西各防营合力兜剿，八月初七日探悉匪目柴鸿树党羽在江山之白水坑盘踞，即带队进攻。匪众死力抵拒，各哨弁勇奋勇前进，击毙悍党数十人，连破大股匪徒于大桥上、仓厰里等处，先后夺获军火刀矛、旗帜号布无数。该匪迭次受创，穷蹙四散，潜匿山谷。经各军会同地方营团实力搜捕，迭获著名匪目柴鸿树、郑春标、徐崇士等二十余名。而刘老三晤，向与刘加幅同恶相济，尤为渠魁，经黎天才于江山之黄狮坑击毙。旋又获吴癞头丑之妻子，访明该匪首逃至江西境内，各军带队线尾追至清底坑地方，业经该处绅团拿获，捆送广丰县，讯明正法。现在衢州各属已无余匪踪迹。

据营务处道员李鹤皋暨各员迭次禀报前来，臣查闽浙土匪纠众数千人，攻陷城邑，劫掠乡镇；经派出各营实力痛剿，屡挫凶锋。迨匪势穷蹙，又复入山搜捕，擒斩头目，解散胁从。闽匪首

刘加幅，先经闽省擒获；浙匪首吴癞头丑，因各军会剿，潜逃出境，亦经江西绅团拿获。现在浙省境内匪徒绝迹，地方平靖。

各该将领奔驰于炎天烈日之中，入于炮林枪林之内，奋不顾身，歼除丑类。李鹤阜指授机宜，督率有方；黎天才先首驰赴江山，收复县城，擒获最多；张春元、刘冕亲冒锋镝，艰苦备尝，均属异常出力。浙江候补道李鸿阜，拟请以道员记名简放，并赏加二品顶戴蓝翎都司衔，尽先补用。守备黎天才拟请免补守备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游击衔补用。都司张春元拟请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分省试用。按经历刘冕拟请免补本班，以知县分省补用，并赏加同知衔。仰恳天恩俯准，照拟给奖，以示鼓励。其余出力员弁，容臣择尤保奖。阵亡弁勇团丁，查明奏请议卹。出自逾格鸿慈。

除飭取各员履历、咨部查照外，所有剿办闽浙土匪一律平靖缘由，谨会同闽浙总督臣许署浙江提督臣余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奏。

九、前常山县知县刘朝镛叙情形之经过

前常山县知县刘朝镛谨将常邑城垣坍塌，援兵未至，被匪窜陷，续经自行率带兵勇克复，并守卫郡城，留衢效力各情形开具节略，恭呈洞鉴。

朝镛自晋而浙，入官十载，虽涓埃未报，而恪守官箴，未敢稍怠。光绪二十五年署任江山，矢勤矢慎，民事罔不关心，境内尚称安谧。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交卸江篆。查例载以缺调缺，必须交代清楚，方准到任。本应遵例守候，交代结报，乃奉前升宪恽札催迅速赴常，毋庸来省等因，遵于四月初六日即行履新，遂将江山未解之款，带至常山候解。不料到任未及三月，甫将民事略为整顿，瞬届奏销，因关功令，必须筹垫解款，为数颇多，罗掘殆尽。忽称江山匪徒吴癞头丑，纠集福建浦城县之匪首

刘加幅，揭竿而起，势甚猖獗。江、常相距仅六十里，且城垣早经坍塌，不及修御，而绿营兵额不满三十人，战守均无所恃。然朝谿躬膺民社，责无旁贷，只有悉索剩廉，竭力报效。当即招募团勇百人，藉资守御。一面就近稟请前本道、衢镇、本府宪发兵救护。詎知兵全驻江城，而郡垣亦即戒严，因此未发一兵，始终援绝。不数日，江山失陷。六月二十五日，贼匪大股来扑常山。朝谿亲率团勇壮役百余人，奋先御寇，众寡相形，战伤腿肚，然犹裹伤督战，相持一朝夜，奋不顾身。无如雉堞倾圮，四面受敌，忽见城中火起，贼已蔓延。其时枪伤愈发，为二三勇役扶出，力不能支，转念一死无益，不如赴郡乞师，力图恢复。比至郡垣，而贼临城下，势甚危迫。当蒙前本道鲍、本府洪以一时兵无可拨，谕令在郡登陴，督带兵勇先行，随同守御，俟郡城解围，再图收复常邑。六月二十八日，贼扑郡之大南门，攻城孔急，并拥入附郭房舍，势将攀堞而上。朝谿献策，重出赏格，令人提火油焚之，使无避炮之所，贼始溃散。七月初一日，贼之大股又扑郡之小南门。朝谿同在郡文武员弁，督队出东门，击退贼军，杀首甚众，生擒逃匪多名，送郡讯办，夺回旗帜无算。贼又退至下游距城十五里之樟树潭，盘踞自雄。七月初三日，朝谿又督队亲赴前敌，攻破贼垒。手刃贼匪数十人，夺回旗帜、马匹、刀枪等件。贼始纷纷败散，逃回江辖地方。此朝谿在郡冲锋冒镞，为人人所共见共闻，并蒙前本道、府宪先后稟报，在在可稽。自是贼匪丧胆，始解郡围。七月初六日，省调防营黎守备天才一军到衢，立时驰赴江山。朝谿又哀求前本道鲍、衢镇喻，本府洪拨军赴常，两路合力会剿。于七月初八日，蒙抽调练军、建威军，经朝谿督带，自募亲兵，率同各军，沿途进剿，阵斩匪党首从二百余名，贼始涣解。七月初十日，督率各军并典史各员，收复常山县城，节蒙前抚宪刘奏片驰报各在案。惟贼窜扰，肆意蹂躏，衙署大二堂暨仓库钱粮、银米、串票、存储各项，以及朝

镨十载积俸，俱被焚掠无存。监犯亦已逃逸。至江山任内交案应解银三千八百余两、谷价八百余串，虽被抢掠一空，乃属库款攸关，业经朝镨设法赔解，毫无亏短分文。脱逸监犯，亦经查拿严密，陆续戈获，均已次第还禁。当在克复之初，余孽未靖，人心尚在惶惶。七月中旬，省调防营张游击春元开差来常，朝镨率带勇役令同防营员弁，四方搜剿，不辞劳瘁。七月二十五日，探知西乡三十里之白石街狮塘地方，匪目周炳皆率众麇聚，盗割田禾，以资招集余党，立即约同张管带春元星夜驰赴追剿，放枪轰毙逃匪数十人，夺获刀枪器械三十余件。遇有流亡民人困苦颠连者，量给薄资，略予抚恤，劝谕照常安业。所有分别剿抚以及筹办善后事宜，亦经通报，各在案。

嗣奉札先行革职撤任查办，于闰八月初三日，谨将常邑城池印篆交卸强令绍嵩接手任事，遵即束装回省听候查办。又蒙署衢州府赵，以朝镨熟悉地方情形，强干耐劳，勇于任事，稟留衢防营务处差遣。九月奉前升宪恽，在藩司任内，札飭前往差委。朝镨甫到衢州，即奉札委飭赴广丰提解匪逆吴癞头丑归案办理。嗣即会同余游击开新，驰往广丰，眼同正法吴癞头丑。差次从公，罔辞竭蹶。至常山任内交代，已与强令会算结报，奏销垫款，尚有盈余一千一百一十八两，报明存在藩库。前后道府深沐鉴原，曾蒙道府宪暨防营历保有卷。十二月初二日，前升宪恽奏报衢属肃清，录保黎守备天才首先驰赴江山收复县城，并插叙各防营剿匪劳绩，均邀保奖。朝镨力解郡围，收复常邑，虽荷前抚宪刘奏明有案，而此次奏保在事人员，遗未声叙。伏念朝镨到任未久，无城守御，无兵救援，以致抵御受伤，被匪窜陷。乃在郡血战二次，杀贼甚多，于半个月以内，自行带兵收复本管城池，又在白石街督战破敌，扫除余氛。一瓣苦心，天人共鉴。而下情难达之处，叨在垂爱，用敢缕陈颠末情形，冒渎聪听，不胜愧感之至。敬呈节略，虔请勛安，诸祈鉴照。

迺启者：晋阳备秩，十载滥竽，乃自銓选常山，捧檄来浙。正喜永承兰教，识治谱而藉作官箴。詎知庚子六月，须江肇乱，波及定阳。战无援兵，守无城郭，俯首受过，夫固命之使然。然犹在郡效力，奋不顾身，一战而搴旗献俘，再战而追奔逐北，败贼于樟树潭，而保全大局。其间关键，岂浅鲜哉？！回思力解郡围，收复常邑，冲锋冒镞，有不辞劳者，原期前愆克赎，莫玷同舟，庶免以谿为口实也。幸蒙前后本道府宪鉴谅苦衷，历保有案。虽刻章入告，谿独遗珠，直道自在人心，夫复何憾？！但此后云泥分隔，难罄积愆，聊将录本附呈，略陈大概，叨蒙知己，当亦感慨同深矣。肃泐奉布，敬请升安。诸维亮照不备。刘朝谿。

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

包世杰

说明：《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系包世杰所撰稿本，由上海市档案馆收藏。此系包世杰根据当年亲身经历和报刊、传记所载编撰而成，以日志形式叙述了1924年11月初孙中山先生决定应邀北上至1925年3月在北平逝世期间的活动，诸如孙中山先生北上途中在上海、日本等地向社会各界发表演说，坚决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等等。文中对孙中山先生逝世前病情的发现、发展、诊治过程及孙中山先生同病魔作斗争情形，记述颇详，对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北京的治丧情况也作了反映，可供研究孙中山先生生平及民国史参考。

作者包世杰，江苏奉贤人，1891年生，卒于1938年8月。曾改名为包志拯，笔名静明，国民党早期党员，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毕业，曾任鲁案督办公署、中俄交涉公署秘书，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参议，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宣传处长，国民政府财政部特派员等职。在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即冯玉祥之西北军）宣传处长时，曾将冯玉祥1927年7月在洛阳对部队的讲演编辑成《冯焕章先生演讲录》，于1928年初出版。包世杰与孔祥熙关系甚密，1936年至1937年初，他奉孔祥熙之命，“编纂有关革命史料”，《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即其中之一，故文中对孔祥熙充满赞美之词，对孙中山思想也妄加解释。现稿本中有数处文句不通，为保持史料原貌，这次公布除重新标点外，文字一概未予改动。本资料由马长林、张爱平整理。

民国13年10月23日 冯焕章、胡笠僧二军既由古北口班师回北平，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禹行通电主和停战，宣布建国纲领

五条，一举而扫除吴佩孚之武力统一政策。于是囚曹錕，逐溥仪，欢迎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家大计，中国革命之花至是乃怒放于华北人民之心理〔里〕，一时中外震惊。在北平无异晴天霹雳。先时本党总理于民国11年5月间电召今财政部长孔庸之博士，询以北方革命情形。庸之乃备述北方军阀内讧及冯焕章如何接近民党，倾向革命，因之备受军阀挤逼，并力促总理发出主张和平之通电，以反对吴佩孚之武力统一政策，深蒙总理嘉纳。总理遂发出和平统一，力谋建设之通电。至民国13年1月，庸之博士又去广州，谋有以推倒曹錕之贿选，总理乃以从前为孙夫人所手写之建国大纲手卷嘱密交与冯焕章阅看，以为冯先生正式认识本党主义主张，奉行革命工作之信证。冯氏由是感动，遂密与胡笠僧、孙禹行等为此次民国军之班师。其后焕章先生尝自记其事曰：13年1月，孔先生庸之来，奉总理命，以亲书之建国大纲惠赐。环诵之余，见建国之方井然，因与胡笠僧，孙禹行二友共作深刻研究，思有以实现之。几经商讨，以首都为政治中心，若革命自此地始，最易摧毁反革命之主力，乃能实行总理一切主张。备历艰险，终完成10月23日之首都革命，并排除各种障碍，欢迎总理北上，使革命思想得广播于北方，且将建国大纲归纳为五条，以对外公布。

由是可知，民十三冯焕章之率军班师，以成国民军首都革命之一段史实者，其由来盖非一朝一夕。是时抱革命之目的，深入冯焕章之军队，希望其能加入总理革命之工作者，实际不过儒堂^①、廉之及不佞数人而已，季龙^②及马伯援君则时来时往。国民军既班师回平，余往旃坛寺陆军检阅使署，见焕章先生部下诸将领均在。鹿端伯（钟麟）谓余曰：“检阅使现在北苑尚未进城，

① 即王正廷，时任中俄交涉督办。

② 即徐谦。

请君即邀儒堂、膺白^①来此主持外交诸事，并告庸之先生报告总理，希望总理早日北上主持革命大计。”余当即驱车至铁狮子胡同邀儒堂督办，适巧膺白先生亦来。是时孔先生于北平尚无定住所，故遍觅不得，遂将此意转从外交方面达其消息于广州。其后总理在韶关得此报告，略记其事云：同时，在韶关得报告，悉国民军返师，在北平举义，囚曹锟，败吴佩孚，数年来全国最大之军阀根本推翻。于是召集前方各将领在大本营讨论应付时局之法。总理认为，从此以后要统一中国，可不再用武力，遂决定离开两广，只身北上，谋全国和平统一之进行。

按，总理自接国民军欢迎北上之电，吾人无日不盼望总理之早日成行，其后知总理于11月3日由韶关回广州布置善后，将大元帅职权交胡汉民同志代为执行，将北伐未尽之军事责任交谭延闿同志负担，总理本人则定11月12日由粤动身北上。总理响应国民军之感电（27日），吾人接到甚迟。北方时局之推移有一刻不可终断之势，兹逐日分志其形势之大概如后。

吴佩孚于10月26日率军由秦皇岛至天津，自称奉曹锟密谕，号召全国会师讨冯。28日奉军亦由冷口入关。29日段祺瑞乘时崛起，通电响应国民军。31日原北政府之内阁颜惠庆辞国务总理，特任黄郛兼代。

11月2日 国民军败吴佩孚军于杨村，曹锟乃通电辞其贿选而成之总统职务，黄郛即宣告摄职。摄政内阁乃令任儒堂为财政部长兼盐务署督办，鹿瑞伯为京畿警卫司令，以暂维北方之现状。

11月4日 段祺瑞告西报记者，彼与此次政变无关。但段派诸子暗中活跃，乘时夺取政权，遂有日后不待总理之北来即入居北平而就临时执政之举，组织政府，俨然以元首自居，而待总理以

^① 即黄郛。

被招待之贵宾之礼，使国民军举兵革命讨伐贿选之宗旨，在奉军满布北方，吴佩孚活动长江之双方夹持之下，全被无视。国民军受此打击，不能不深沉应付，另作别图。故7日上海《时事新报》载广州通讯云：“孙中山在欢迎会席上演说此行无握大决心。此次北京革命分子极复杂，大部分不是革命党行为。我晋京决继续各同志任务，实行我的办法，做他们不能做的事情。拟于半年内达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主张，至迟不过二年。”总理之革命精神，不迁就，不鹜权位，实令人敬服也。然于此亦可见北方革命分子之复杂，革命行为之不彻底。国民军内忧外患，处境困难，非俟总理北来领导革命，则全将被反革命之势力所包围矣。

11月6日 摄阁令自民国9年7月29日起，至13年11月2日止，所有因政治行为褫夺官勋通缉各员之明令一律撤消。

11月7日 王正廷访俄大使加拉罕，议进行正式中俄会议，并取消中俄会议办事处，由部直接管理。

8日 总理派其令嗣哲生先生于前日来津。段派要人除在陆宗輿宅欢宴外，段于9日并声明须与总理及张作霖会晤后方入京，亦可想见其部下之谋入京之迫切矣。

10日 吾等日盼总理之来，至是由哲生先生带来消息，知总理已决定14日乘春洋丸由香港起程北上。焕章先生乃派马伯援君于本日起程南下欢迎总理。

11日 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总理亲临演说。

12日 焕章对京津《泰晤士报》记者称：此次回兵倒吴，主张和平，系含有革命性质之动作，非可以寻常军队反抗长官命令之意义目之。按冯先生之为此言，同时盖有二种意义：（一）北方此时仍被北洋军阀欲用麻醉国人心理之伎俩，以军队不服从长官命令、叛反国家等罪名加于国民军身上，使国民军在人民心理中无立足之地。当时对焕章如所谓倒戈将军、阴险反复等等名称，皆于此并起。故焕章不能不有此声明。（二）焕章之为此声明，盖自

亦有其革命接洽之经过，非寻常投机军阀，专以犯上作乱反复牟利者所可比拟。此次举动盖一有革命计划及革命目的之非常举动也。所谓革命计划与目的云者，盖即指孔庸之先生所密交与冯之总理亲书建国大纲是焉。故焕章此次之在华北举义，在革命史上无可非议，实为光荣之一页。故同日王儒堂博士亦对日本东方通讯社记者曰：“中国因武昌之革命而成民国，然迄今十三年，政治悉为官僚军阀所占，民意无发露之机会。今次冯玉祥氏等之新革命，正可视为真正民意发达之机会已至。现在北京开各省军事代表会议，近将完毕，故军事于此全然告一段落。从此当聚集全国各职业团体、学界团体及此次首义之军政各方，开一国民会议，基于民意而组织一新政府。中央与地方之权限，至此亦始可各得其所矣”等语，亦所以为焕章释明此次国民军举义之理由，以开国民善后会议为解决国是之基础也。

本日总理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其国民会议之组成分子，为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联合会、工会、农会、反对曹、吴各军及政党等九团体。国民会议之目的则在（一）解决国内人民生计问题。（二）废除不平等条约，作全国根本的和平统一之图。

总理即于本日午后由大本营出发，乘永丰兵舰（现改名中山舰）起程往香港。各界人士列队至长堤欢送，不期而集者在十万人以上。军政领袖则有胡汉民、蒋中正、谭延闿、程潜、朱培德、廖仲恺等诸同志，率领中国国民党党员均行到场热烈欢送。各界领袖及一般民众手执标语旗帜甚多，欢呼口号不约而同，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政治”、“实现和平统一”等等。盖十三年以来，国民之厌恶北方军阀历用武力统一政策以压迫南方革命势力之进展者，至此可谓得一舒闷气矣。

又，实现和平统一及积极建设、解决民生等口号，当远溯自11年5月孔庸之先生蒙总理电召，偕其夫人赴粤。当时总理招待

先生夫妇于广州观音山之粤秀楼（即当时之大元帅府），孔氏建议总理之内容略称：“总理虽苦心孤诣，主张革命之目的在求民族之复兴，达到自由平等。欲求民族复兴，外以撤废不平等条约，内以求和平统一建设为唯一出路。然自辛亥革命以还，封建势力仍复到处存在，南北军阀潜滋暗张，在在与总理革命主张矛盾冲突，总理不得已而与此等反动势力努力奋斗，加以讨伐。乃反革命者反因此而动诬总理，徒事扰乱，破坏统一。今后若不通电宣明总理革命之目的究竟何在？设计之内容究竟如何？其历次牺牲，功成不居，无非欲求和平统一，以谋建设之种种苦心，皆将不能为世人所见；而迁就让步，适足为养奸之渐，隐忍含容，反滋为奖乱之阶，在总理则举义讨伐良非得已，在国人则惑于积非，不谅一是。今者北洋军阀沿其传统政策，一贯武力阴谋，兴兵不已，吾辈非明宣和平宗旨，传激非战之【主】张，通电全国，照〔昭〕告中外，则无以辩于军阀攘乱之争与革命救国之旨。军阀混淆是非，倒置因果，吾人岂能被其利用，不一声述乎！”总理是之，遂有民11年广州大本营之总理和平通电主张，即前之所述者是。一时中外舆论为之翕服。

11月13日 张作霖抵津后与某要人谈话，声言孙、段并尊。段对各方声言暂不发表意见，盖深感12日段宅之午餐会，在座四十余人，有冯、张、卢永祥、孙哲生、张学良等在座，席上主张有推总理为大总统，段为副总统者，其色彩颇为浓厚也。

11月14日 接总理致焕章真（11日）电，蒙嘉许其废清帝，绝复辟。同时展堂、精卫、仲恺诸同志亦电焕章，对修改清室条件表示满意。总理发表北上宣言中称，北伐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铲除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宣言中反复详言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同总理北上者有孙夫人、精卫、陈友仁、黄昌毅、邵元冲及张默君等诸同志。

11月15日 天津发出通电，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人京应付时局，盖受13日长江各省独立通电之影响也。先时奉军入关，遇直军即缴械，虽在王承斌之已收编者亦不能免。长江各督人人自危，兼受吴佩孚及其部下之猛烈煽动，遂形成段氏出山应付时局之形势。北方革命势力之进展至是又为顿挫焉。

11月16日 今日觅得总理十三日所发表之北上宣言。(略)

11月17日 总理至上海，乘轮来欢迎者有同志于右任、戴传贤、叶楚傖、石青阳等，以及各地新闻记者数十人。总理接待甚周，惟因沿途风浪，数日未行动，精神上略有疲劳。有一日本新闻记者上前报告曰：“昨天上海《字林西报》著有短论文，大意是讨论孙先生到沪居住问题，因为孙先生是现在广州政府的大元帅，一举一动当然负有政治上任务；在上海租界区内，完全是商务性质，负有政治上任务的大元帅，到这个完全属于商务性质的地方来居住，是否相宜，似乎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大家应该讨论的。”云云。此中用意，当然是挑动各国人对于总理的恶感。故总理听毕，即正式答曰：“现在上海虽然是租界，但是根本上还是中国的领土。我是中国的主人，寄居上海的那些外国人都都是客。主人在自己领土之内，要做什么行动，当然可以做什么行动，他们客人是决计不能干预的。”语毕似极有感。正午抵上海，在法租界码头登岸。沿岸欢迎者有居正、谢持等诸同志，以及各界民众，约及一二万人，欢呼之声震天地，并各持旗帜，所书标语与欢呼口号，均与广州起程时不约而同，足证民众厌乱望治之心各地皆然。总理在沪即住莫利爱路29号私宅。总理毫未休息，即接见各方欢迎代表，并由新大陆影片公司摄活动影片数幅，以示纪念。摄毕，男女演员同于绿茵之上唱英文欢迎歌，总理与夫人均微笑致谢而入。

11月18日 总理即在住宅公开接见民众，示以在粤所发表之北上宣言，希望大家体贴此意，到各地方广为宣传。

11月19日 在住宅开茶话会，招待上海新闻界，总理演辞

如左：

“诸君，兄弟为主张和平统一之人，而曹锟、吴佩孚则为坚持武力统一者。今曹、吴之武力统一，已为国民军所摧败，和平统一于此或得实现之机会。余在西南二年，虽无成绩，而一年来谋所以抵抗曹、吴之武力统一者，实至为完备。以武力反对武力统一，经年馀之筹备，于今方告完成。现国民军已于此时推倒曹、吴，西南武力计划亦可告一段落，余故不恤舍弃经营年馀之计划与西南之地盘，只身来沪，且不日赴津。然和平统一须有方案，此种方案，惟冀报界诸君有以鼓吹指导，使民众趋于一致。现在中国为民国，吾人须认清此点，必须人民能作主，能说话，方为真正民国。13年来之民国，有名无实而已。今曹、吴之明白宣言欲以武力压迫民众统一中国者，已遭失败，此实予国民以说话之良好机会，吾民正应以主人地位出而建言，否则不能徒责武人也。

“余此次北上，所有办法已以宣言发表，其最重要者为国民会议容纳国内已成立各团体之代表。盖中国户口，因变乱相寻，迄未有详细之调查，欲全国人民参与会议，事实上亦不可能也。唯国民既得此时机，不可再事蹉跎。余此后已放弃一切，纯以国民地位出而说话，希望报界亦以国民地位引导国民。余前次宣言中，对于各种团体，所谈未周，如各报界方面亦未提及，然报界是否有此需要及余暇？则为余今欲向诸君一询者。唯无论如何，以报界地位之重要，对工商学各界努力宣传人民对于民国之责任，则随时随地无可放弃，尤为13年来难得之机会。否则，今之推倒曹、吴，是否即为和平解决之终点，抑为大乱之肇始，殆为疑问。在国民会议中，人民如有何种意见，均可提出研究，如归于一致，即为民意，则任何握有兵权者，均当遵此民意而行。

“宣言中关于将来办法，尚待研究。唯今日最重要之前提，为各团体及有知识之民众，是否赞成此项会议，认为必要，认为足

以解决13年来之纠纷，及人民说话之良好机会？建国之初，立国会以代表民意，唯此乃匆促草率之办法。后国会播迁，西南有护法之役；及二年前，曹、吴赞成护法，西南释兵，国会遂开会于北京。未几贿选事起，秽腾中外，国会信用实已破产。国会既负国人，国人自不复能再加信赖。处此时期，惟有国民自身起而说话，国民会议之主旨，亦即在此。

“合各团体代表以组织国民会议，或有怀疑此空洞无实力之会议，将不为握有武力者所赞同。虽然，余于此敢明白肩此重任，此次北行当力向有实力者申说。如彼等不示赞同，余亦得明白宣示于天下，此次之推倒曹、吴，不过为欲继曹、吴之业而已。且今日既为民国，苟不能改易政体复于帝制，则国民会议迨无丝毫反对之理由。且有枪之武人，在国民视之，不过看门之巡捕而已。余寓前有持枪之安南巡捕二人，彼等之责任及权力，仅为余看门而止，决不任其攫主人之位置，处分余之产业。有枪之武人，其意义亦仅如此。必武人起而牵制政局，何异请看家人当家乎？今之军人推倒曹、吴，其功绩伟大，至足佩仰，会议以后，自当有相当报酬。惟必有以天下为私者，余惟以主人地位起而反对。盖武人治国，国终不治，大者王，小者侯，攘夺将无已时也。

“经此次之变端，民国前途之治乱，当视国民会议之成绩。如武人会议，则瓜分权利，何与于民？国民会议之办法，如废督裁兵，犹为开会后之问题。现在须注意者：（一）为人民生活之救济；（二）为外交方面之挽救。‘四万万同胞’几为国人恒语，但据二年来精确之调查，则前年中国人口，实为三万万一千万人，去年实不及三万万。此二年中，中国四万万人实已减少一万万，此乃十馀年战争之结果，苟战争再延长无已，真有亡国灭种之忧。但此一万万人，死于两军对垒中者，我敢谓十年来不足十万人，其最大多数则因每年战役、田亩荒芜、庐舍为墟，遂致饥饿而死。此实民生之大问题也。至对外方面，通商以来，因条约之不平

等，独立地位已全失去；实际地位较各国殖民地尤为卑下。盖高丽为日本之殖民地，安南为法国之殖民地，但彼等虽为奴隶，主人只有一个，而中国则主人竟及十馀。且日之与韩，虽享有权利，但亦尽相当义务，如日之年耗巨资于韩国天灾之救济。即中国频年灾馑，各国曾不一顾，即有一、二教士团体集款放赈，亦仅聊尽人事之举。更有一事足资记述者，即余来沪时，有一日本记者来见，谓某国将于余抵沪时与以反对。余当谓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外人仅处客人地位，如外人必欲无故干涉主人之行动，余必有相当办法以对付之。该记者将此项谈话发表，今日某西报因著论文，题曰〈条件〔约〕神圣〉，实则条约者乃中国人之卖身契也。故余到京后，在国民会议中第一须提议者，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领事裁判权，与一切失地。当世或将疑是言之难于成功。然日本以前对于各国条约，亦即如是，及战胜中俄，尽行废除。更观暹罗近事，则仅以民意与公理为武器，而蕲得独立者；中国苟能努力，奚独不可？况今俄国已自行放弃，德、奥以战败关系亦已牺牲。各国压迫中国垂十馀年，良心实有未安；因之有华盛顿会议之招〔召〕集，但结果亦未实行。惟中国继此果能获得和平统一，一致要求，则此种目的，迨未有不能达到者。

“中国祸乱之症结，实为军阀专制与军阀所依赖之帝国主义，必须打倒此二者，中国乃可进于治平。军阀专制之害，尽人能言之。至帝国主义之害，余可举其大者，如通商一项，因外人握得海关权，对外货输入征税不能自由，每年损失达五万万，其他各项尤不可胜数。而外人因得税厘上之便宜，国货遂不能与之抗衡，故常有华商借重外人名义，以求减轻厘税，至足悯也。又如洋布洋纱，欧战时勃然兴起，今则余由吴淞到沪时，沿途见各家纱厂均已停工，此皆关税不自由，保护关税法无从实行也。厂既停工，工人随之失业，饥饿而死者亦复不少。中国人口之减少，此亦一原因。革命之初，外人颇致怀疑，及后则勾结武人摧残民

气，无日不在猛进。初则勾结袁世凯，助款以杀革命党。即此次吴佩孚榆关之败至塘沽，本处山穷水尽之境，嗣以某国人之献策，谓长江在该国势力之中，大可藉为根据，别谋发展。故吴今后复为中国之患者，胥受某国之赐。又如广东商团事件，亦为某国之挑拨与奖励，有以成之，至有谓陈廉伯为华盛顿者。故中国之祸乱，常由二者相因而成，欲扑灭军阀，必先打倒军阀凭藉之帝国主义，否则即不帮助吴佩孚，亦必帮助吴佩孚以外之武人。前清义和团之役，其发动虽不正当，但亦激于人瓜分之说。外而外人此后亦有所恐惧，因之复利用中国人瓜分中国，如在南之助陈廉伯，在北之助曹、吴是也。

“今军阀既到，欲打倒帝国主义，亦已获有机会，国民会议中当必努力于打倒此二种势力。此次会议已成为中国治乱之关键，会议不成，大乱将无尽期。频年变乱，余每搜其述，如袁世凯，如吴佩孚，均拥有凶恶之武力，余乃先国民而与之抗，及此次得和平统一机会，亦首先放弃经营经年之武力以为提倡。今后冒险赴京，将置一切不顾，但望国民一致为我后盾，使会议得奏成功，尤望报界诸君一致赞助。”

是日报界方面推许建屏、陈畏垒二君代表答词，相继发言而散。

两日来，调查上海往天津路程，火车因受军事影响，尚不通行，在两星期内复无轮船直往天津，而北方各军队与民众代表催促北上又极急迫，于是更调查绕道日本往天津船期，知由此路程于二星期内可以达到天津，于是决定假道日本，先派孔庸之、陈友仁二同志绕道青岛而赴天津。

11月21日 总理乘上海丸向日本出发，随行者除夫人外，尚有戴季陶同志等若干人。当船开行时，忽有上海之日本新闻记者团二三十人，请问总理假道日本往天津之意，与对时局主张。总理作答，并劝日本国民，应觉悟中日两国在东亚利害相同之关

系,先赞助中国废除中日间之不平等条约。上海丸离沪后,行驶极平稳,风平浪静,同行者均称愉快。总理在船中除召集同志开一次谈话会,讨论此次绕道北上所持之政治方针外,并亲拟电稿答复日本各方所拍来之欢迎无线电。

11月22日 段祺瑞提早入北平,以奉军吴光新部为卫队。冯焕章偕段回北平后,即提出辞职,声言将出洋求学,北平之摄政内阁向段递总辞呈,经段却还。

11月23日 黄膺白之摄政内阁乃通电子24日解职。至是北方之气象又为之一变矣。总理同日船抵长崎。

11月24日 下午抵神户。在船未泊码头之先,红日西照,天朗气清,山明水秀,海风宜人。船长请得总理与夫人同意,曾摄数影,以留纪念。至中日人士与欧美新闻记者于码头上鹄立欢迎者,约五、六千人。迨船一近岸,军乐与欢迎之声喧天,各欢迎者均喜容满面,拥入船之餐厅,急与总理握手,争先恐后。总理除一一接待外,并在船之休息室对神户、大阪、东京各地日本新闻记者作长时间谈话,态度极形诚恳。旋有数英美新闻记者,强总理用英文对若辈作一极短时间之谈话,亦遭拒绝。即时由杨寿彭等诸同志招待登岸,入寓东方旅馆。是时除与日本数旧友如宫崎、萱野、山田诸同志稍为谈话外,未另见客,仅阅当日各地新闻纸,以观察日本国民之态度。及见舆论一致赞成日来之主张,遂极为欣慰。

同日段祺瑞就临时执政职,即公布临时政府条例,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龚心湛为内务,李思浩为财政,吴光新为陆军,林建章为海军,章士钊为司法,王九龄为教育,杨庶堪为农商,叶恭绰为交通。同日张作霖带兵入北平。段政府之阁员属于民党者,以段氏政府之欠缺根据,多有始终未到任者。焕章亦于本日通电下野,并约吴佩孚同出洋游历。又李协和、汪精卫及孙夫人乘新铭轮于本日抵津。

11月25日 接见东亚诸被压迫民族代表，并详告以东亚民族处此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必须团结一致。并于是晚赴东方旅馆餐厅所开之东京大阪神户中国国民党欢迎会，对各同志演说“中国内乱之因”，为时约二点钟。

11月26日 日本各地旧友如头山满等均先后远道来访，讨论中日国民亲善之方。

11月28日 总理允神户商业会议所、日华实业协会等五团体之请，到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公开演讲“大亚洲主义”，听者万馀人，虽分开数讲堂，亦不能容。至听众尊敬之精神，崇拜之热忱，欢声雷动，几若发狂。晚间赴神户各团体之公宴，席设东方旅馆大餐厅，在席上演说日本应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语语哀婉诚恳，听者莫不为之感动。日本国民各代表之答词，更莫不一致赞成。兹将总理二次演词略记大概如左：

大亚洲主义 “……亚洲是最古文化发祥地，欧洲文化从亚洲移传而去。近几百年以来，我亚洲各民族渐渐萎靡，各国渐渐衰弱，欧洲各民族渐渐发扬，国家渐渐强盛，势力渐渐侵入东洋，我亚洲各民族、各国家，不是被其消灭，即被其压制，亚洲全部可谓无一完全独立之国家。惟是‘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亚洲衰弱，达于极端，乃应运而生，新机已转，如日本在三十年以前，废除外国所立一切不平等条约，即为我亚洲全民族复兴之日也。日本自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发奋为雄，与欧洲人奋斗，将日本变成一独立国家，不为欧洲之殖民地，而为亚洲之主人翁。过此十年，发生日俄之战，击败俄国，此乃亚洲民族在最近几百年中，第一次战胜欧洲人，使亚洲全部民族惊天喜地，发生极大之希望。当日俄战争开始之年，我适在欧洲，听东乡大将击破俄国海军，而俄国新由欧洲调至海参威之舰队，亦在日本海全军覆没。此消息传到欧洲，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如丧考妣，而以英人为最急切，摇首皱眉，俱以为日本之胜利，终非白人之福。

及我自欧洲回国，经苏彝士运河时，有多数阿拉伯人来见我，渠等以我为黄色人，发生急忙欢喜之状，来问我，问我是否日本人？时我告以予非日本人，乃是中国人，诸君欢迎若是，有何事情？有何见教？阿拉伯人谓，我等新得一个好消息，日本消灭俄国由欧洲运去之海军，俄国伤兵连接船运回欧洲，此日本打败俄人之景状。从前东方有色民族被西方民族之压迫，所受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宣，今日日本之打败俄国，即是东方民族打败西方民族，日本之胜仗，即是我等之胜仗。云云。此可见日本战胜俄国其影响于亚洲全部民族也为如何！然当时，在东方之亚洲人，或者不以为重大，不若阿拉伯人之欢欣，惟是在西方之亚洲人，与欧洲人毗连，朝夕相见，无一日不受其压迫，所以听到日本战胜消息，发现〔生〕兴致，比处于东方者尤甚也。自日本战胜俄国之后，如波斯、土耳其、阿富汗、阿拉伯均成为完全独立，而印度独立运动，现状之发达，亦日日增高。此独立之事实，即为亚洲民族思想之进步。有此进步，然后亚洲民族有联络之可能与独立运动之成功。亚洲东部最大之民族，为日本与中国，所以日本与中国即为亚洲种族之原动力，其发生之结果，在中日两国人民，现尚未知其底细。美国有一学者曾著专书，内容专讨论有色人种之兴起。其述日本打败俄国，就是黄人打败白人，将来扩张之后，有色人种俱联络而来与白人为难，此乃白人之祸害，白人应先思患预防。并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事业之运动，为反叛文化之运动。依该学者之主张，在欧洲民众解放运动，固然为文化之反叛，在亚洲民众解放运动，更可作为反叛事业，此特殊阶级人士，欧美都是相同，所以欧美以少数人压制本洲和本国多数人，更将此流毒推广于亚洲，压制亚洲九万万民族，要亚洲九万万大多数民族为其少数人之奴隶。再就近数百年之文化言，欧洲物资〔质〕文明可谓达于极点，东洋文明无进步。从表面上观察而比较之，欧洲自然好于亚洲，然从根本解剖，欧洲近百年之文化为

何？是科学之文化，是注重功利之文化。此种文化，应用于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惟有飞机炸弹，惟有洋枪大炮，专为一种武力文化。欧洲人近来专用武力文化来压迫亚洲，所以亚洲不能进步。以武力压迫他人之文化，是所谓‘霸道’，此霸道之文化，素为东洋所轻。今我之所谓文化，为文化之本质，是仁义道德。仁义道德之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使人怀德，不是使人畏威。此使人怀德之文化，是所谓‘王道’。所以亚洲之文化，就是王道之文化。自欧洲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道德日退一日，就是亚洲所谓道德国家，亦因之而退步。近来欧美学者，稍为留心东洋文化，渐知东洋物质文明虽不如西方，而东洋之道德实高出于西方。兹以霸道文化与王道文化而言，究于何者有益于正义人道？何者有利于民族国家？中国当五百年以前，国家强盛如今日之英美，而英美之强盛是列强，中国之强盛是独强。中国在独强时，对于各弱小民族、各弱小国家如何？当时各弱小民族与各弱小国家对于中国又如何？当时之各弱小民族与国家，崇拜中国为上邦，自动到中国来朝贡，自愿为中国藩属，以能朝贡于中国为荣，不能朝贡于中国为耻。其时来中国朝贡者，不仅亚洲各国，即欧洲西方诸国亦有不远千万里而来者。当时中国之为各弱小民族与国家之崇拜，不用海陆军之霸道，是完全以王道感化之，使之怀中国之德，甘心愿意来朝贡，而其朝贡非仅一次，且愿子子孙孙朝贡中国。现在印度北境有不丹、尼泊尔两小国，土地甚小而民族强悍，以勇敢善战称。英国尝招尼泊尔人民至印度，充当兵士，借其民以压伏印度人民。英国能灭土地广大之印度，而不敢忽视土地极小之尼泊尔，每年且补助尼泊尔以金钱，方能派遣考查政治之官吏，驻扎其地。以英国今日之强，不但不能灭尼泊尔，且常恭敬之，可知尼泊尔为亚洲之强国。其对英也，非惟不去进贡，反受其津贴，然其对中国现在之地位，仍待以上邦之礼，民国元年尚到中国来进贡。此可见尼泊尔民族之

于中国与英国之态度，便可知中国东方文明与英国西方文明。中国国势虽衰弱几百年，然文化尚存，尼泊尔尚以上邦相敬，由此更可知尼泊尔根本受中国感化，视中国之文化为真文化，视英国之物质文明不当作文化，当作霸道。处现在之世界，欲使亚洲民族强盛，宜用我国固有之文化基础，讲道德，说仁义，基础既立，然后研究欧洲科学，振兴实业，改良武器。然我等之所谓振兴实业，改良武器，学法欧洲，并不是学欧洲用武器以消灭他人之国家，压迫别种之民族，乃用之以自卫者。近来亚洲国家之学欧洲武功文化，以日本最完全，所以为亚洲最完全之独立国家。中国以现在之武备，不为不足，统一之后，势力即大，欲达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地位，须以仁义道德为基础，联合各部民族，即亚洲全部民族之势力自大。然对欧洲人惟以仁义道德感化之，诸欧洲人之在亚洲者，俱以和平方法，退还亚洲人之权利。如果不能达到目的，便当诉诸武力，以我中国四万万素爱和平之人民，处在此生死关头，当然起而与之奋斗。如果亚洲民族完全联合，以固有之武力与欧洲人战，无不胜之理。且现在世界之潮流，欧美人亦有提倡仁义道德者，此可知西方功利强权之文化，将服从东方仁义道德文化，此乃以霸道服从王道，世界文化日趋光明，故我之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美国学者对于一切民众解放运动，视为文化之反叛，所以我之提倡打不平之文化，为反对霸道文化，即求一切民众和平【平】等解放之文化。日本民族既有欧美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之本质，今以后对世界文化之前途，或为西方霸道之鹰犬，抑为东方王道之干城，是在日本国民之慎择。”

日本应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 “……今日蒙日本各界人士一致热诚欢迎，实在感激无量。视今日之情形，即知中日两国国民之亲善。以中日两国之关系，不论何处，两国国民均当携手协力进行，共谋两国前途之发展。中日为同种同文之国，兄弟之

邦。先时日本维新元老，在日本维新未成功之际，已有两国携手之议，现日本维新已成功，而中日两国国民之亲善，目的尚未达到。自日本维新以后，经世界之大变迁，欧美势力东侵，压迫中国。及今十三年以前，中国方有革命之举，将政治改良，国民唤醒，希望恢复从前之国家地位。惟中国革命所处之时机，与日本维新之时机不可同日而语。当日本维新时，欧美势力未完全东侵，东亚亦无特别之障碍，整军经武，刷新政治，无掣肘，得自由，此日本之维新所以成也。当我国在十三年以前之革命，欧美势力已东侵，强邻包于四境，凡作一事，必经种种困难，而经困难之后，仍不能达其目的，所以革命十三年，于今尚未成功。我革命党在中国十数年来，推翻满清之旧皇帝，消灭袁世凯之新皇帝，扫除种种障碍，即如最近之曹、吴大军阀，亦被推倒，在国内之障碍，现已完全消灭。国内革命之障碍既除，则革命应可成功，然我尚言未成功，未达到圆满目的，是何意耶？即国外之障碍未除，中国与外国所立之不平等条约未打破也。此条约之内容如何？非但中国人不明白，即在日本之旁观者，亦不得知其究竟也。原夫该条约之来，为中国与十数外国所订立，外国在中国订立该条约后，与中国遂处于不平等地位，每来压迫中国，享受种种特别权利。自经此次欧战后，德国、奥国废除不平等之条约，两国之所以废除者，因两国为战败之国家，被中国之要求而废除，其未废除者尚有十数国，此十数国仍握我中国之主权。不平等条约之内容，实为以前中国政府以全国人民抵押于外人，可称人民之卖身契。现外人之有中国人民卖身契者十馀国，此十馀国即为中国人民之主人，则中国为十数国之奴隶！十数国之殖民地！为一国之殖民地易，为十数国之殖民地难，所以中国人民之痛苦，较其他殖民地为尤甚。如澳洲、加拿大、南非洲、纽芬兰，为英国之殖民地，然英国平日对于殖民地所享之权利少，所负之义务大，而殖民地之人民，对于母国且要求补助。中国为十数国

之殖民地，此十数国每享中国之特别权利，惟知虐待中国，不尽丝毫义务，所以中国人之为人奴隶，沾不到主人丝毫之恩惠，惟是受虐待，惟见其痛苦！中国现在为十数国之殖民地，非独立之国家，其地位较殖民地而不如，可名之为次殖民地。然中国之地大于美国，人民多于美国，美国则为世界最富强之国家，中国求独立而不得，其困难虽多，要皆被不平等条约所压迫。日本为东亚独立国家之最强者，并为世界列强之一，如日本果知中国为十馀国之殖民地，以独立国家而与殖民地相亲善，势难达到。兹证明理由，则见此说之不谬也。在今之先，广东有甲乙两友，甲为广州人，在地方有势力有名望，缙绅先生之流也；乙乃一乡人之世仆（粤俗家庭中有永久之奴隶），未脱离奴隶地位，其后经商广州，生意发达，发财之后亦为广州之有势力者，因友人之介绍而认识甲。一日甲之友请乙赴宴，当甲乙同行时，乙忽遇其旧主人于街上，主人慢然谓乙曰：‘久未相见，何今日衣服丽都，得意若此？摇摇摆摆将何往乎？我疲倦甚，汝可为我拿伞而听我使，不得违也！’乙以世仆故，不敢辞，如主人命矣，不能与友赴宴，甲惟有舍乙而独行。中国处于今日之势，与各国订立利益均沾之条约。日本尚不知为中国之主人，提倡中日亲善，此是犹甲友请乙赴宴，乙忽遇主人于途，而被主人所遣使，甲何能与乙同行宴会？兹中国一世仆也，不得为自由人，而主人多至十数个，日本要与中国亲善，请中国赴宴，两国携手同行，于途中不遇中国之第一个主人，必将遇第二个主人……以至于十数个主人，该主人与中国人，决无不遇之理，中国人一遇到主人，岂能不为之拿伞？不随之同走？此时日本虽诚心诚意而请中国，岂可得乎？所以日本若能真心与中国亲善，务先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回主人之地位，复中国人之自由，两国于是方可言亲善。中国与日本为同种同文之国，为兄弟之邦，以数千年之历史言，中国为兄，日本为弟，兄弟之聚会，先求一家和睦，为弟者，应知兄为

十数人之奴隶，痛苦已非一朝，原此痛苦之因，实困于不平等条约。为弟者，应为兄担忧，助兄奋斗，改良不平等条约，脱离奴隶地位，然后中国与日本，方能再作兄弟。”

观总理之演辞，前者壮丽，后者悲哀，当演讲时有闻而挥泪者，此真总理与世人告别之哀词也。（见戴季陶著总理著作及讲演纪要目录）

11月29日 孙夫人偕哲生、精卫由许世英随侍来北平，寓北京饭店，孔庸之先生暨孔夫人亦同寓北京饭店，照料一切，并主持准备总理来平后之各种程序及与中外各方接洽，因其在北方最久，此次国民军在北方实行革命之动机，皆庸之先生密奉总理命有以促成之也。按哲生、精卫后即移寓铁狮子胡同顾宅总理行辕，在北京饭店者，只总理夫妇及孔先生夫妇而已。故其后总理派精卫同志为代表答谢国民军总司令冯焕章先生之际，汪先生以本人前未见过冯先生，亦请庸之先生介绍，伴同去见，即《冯玉祥日记》中记十四年一月五日所谓：“下午二点与孙中山先生代表汪精卫及孔祥熙、包世杰等会谈”者。其实余早在焕章先生幕中为秘书，孔先生为冯之高等顾问。是日精卫、庸之二先生来，由余随侍二先生同去，并非代表总理也。但汪先生之第一次与冯先生见面，确为孔先生所介绍，则果事实也。

11月30日 总理乘北岭丸由神户出发，前赴天津。起程时中日国民欢送之者热烈情形约与欢迎时同，且更恋恋，有不忍分离之情也。

12月1日 晨，船过门司，总理未登岸，在船中接见当地来欢迎之人士及新闻记者团十余人。对门司新闻记者之谈话，大意与以前所发表之政见相同，而尤注意于中国南北统一之关键，系在北方须服从南方之主张。另与一当地驻军武官作稍长时间之谈话，因此武官曾驻扎西比〔伯〕利亚，故详询俄国革命时情况。是日午离门司，因北岭丸过小，卧室中不便休息，每日均在餐厅阅

书，与修改由上海过日本时之言论。

12月2日 张作霖父子率奉军离北平，赴津暂驻。事前外间鲜有知者，故一般人颇有揣测，或谓受国民军之威胁；或谓张氏父子不愿居包办北平政治之名；或谓乃出于事前之预定；或谓不满于安福系之左右段氏政府而以奉军居其名；亦有谓张氏去津，待与总理见面也。是日段氏阁议，决定善后会议组织法大纲，并声名待总理同意然后公布云。

12月3日 过黑水洋，风浪甚大，总理不多出卧室，先二日舟行尚平稳，总理精神亦不见疲劳。

12月4日 黎明，船抵大沽，犹未进白河口，而公子科与汪精卫同志等已登舟来谒，并报告平津各方情形。总理接待虽极殷勤，但精神欠健。同时船进白河，沿途奉军均列队欢迎。约近正午，始抵天津，泊法界码头，等候于河岸欢迎者，有河北省政府代表暨北平军警政学农工商各团体等二三万人。至天津民众，则举行极热烈之空前市民欢迎礼，全市自动的悬国旗，结灯彩，环绕于码头附近，多手持旗帜，欢呼口号，并遍发无数欢迎传单，所有措词大意，均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和平统一”，与南方沪粤民众所表示之主张无不相同，而其慷慨激昂之情绪，则尤过之。盖总理近十馀年来，对于国事之主张，与夫此次只身北上，而上海而长崎而神户门司，对于中国大计，所持以为救国救民之方针，始终不外乎从积极或消极方面，求全国和平统一。全国民众年来处于帝国主义与军阀二重压迫之下，日在水深火热之中，所盼以为急解倒悬者，亦均不外乎早求实现和平统一，满望总理一抵天津，即直入北平，本此和平统一之主张，而促成国民会议，以为吾民请命者也。岂料下午一时登岸，稍事休息，接见各方代表，与答谢各将领欢迎后，至晚六时遂发现历年积劳之肝病，一病而遂不起，是诚出人意料者也！呜呼！痛哉！

12月5日 总理自昨日抵津后，当时气候甚寒，又久在船头与欢迎群众周旋，益感疲乏，迨至张园摄影后，总理颜色更不如前，身发寒热，肝亦觉痛，晚间病势更甚。因延德医石密德诊视，医生切嘱休养，初以为临时感冒，故只干一切演讲会等事暂行谢绝。原定国民饭店四、五两日之欢迎会，总理亦未到，黎宋卿氏宴会亦由哲生代表前往。张雨亭于本日又亲视总理疾。

12月6日 昨今两日接北平各团体欢迎总理函电二百馀通。总理答复大意谓：“中山行程劳顿，略有感冒，一俟稍痊，即当入京”等语。国民军拟联合一、二、三军于中央公园欢迎总理。三日以来，北平欢迎总理已散发传单五万张，又赶印十万张。津法租界以欢迎者中有手执红旗者，禁阻民众在国民饭店开欢迎会，虽经精卫往返磋商，亦无效。后由张雨亭在该饭店开茶话会，同时段派许世英（尽臣）亦在国民饭店设宴，代表欢迎。北平公使团对总理之来颇怀疑虑。

12月7日 段派吴光新、田中玉赴津，慰问总理病状。同时段对东方社记者有“外崇国信”之表示，认总理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主张，以为过份属于理想。总理闻之，殊为不快，故其后段又派叶恭绰、许世英二君为代表，欢迎总理从速晋京之际，总理谓之曰：“我在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北京政府据何理由，偏欲尊重之？既欲尊重外人，何必来欢迎我？……”等语。

12月8日 总理体温由百〇一度^①降至九十八度，肝病渐平复。总理之病，据今日医称，断为胆囊炎。6日几至不能发言，亲近者皆忧之，但其后经过颇良好。总理言久留天津将发生误会，拟于一星期扶病晋京。按总理原定7日赴平，现经日医诊断之结果，认为胆囊炎一时难以入京，故总理有此表示。本党昨日开会讨论欢迎总理办法，（一）印建国大纲及北上宣言十万份。（二）定铸欢迎总理徽章十万枚。

^① 为华氏温度，以下皆是。

12月9日 签字辛丑和约之各国公使，昨致段政府牒文略称：“署名文后之美比英法意日荷驻京代表，以各本国政府名义宣布，前接11月24日外交部照会，称临时执政业已就职，即日并接到新临时执政所布之命令，各使愿以充分之助力予目下临时执政下之北京临时政府，并已与临时政府入手实际关系。盖知临时政府之设立，乃得全国之同意，志在接办中华民国之政务，以待代表民国内各省与各政党之正式政府成立，并知临时政府及此后成立之任何正式政府，愿尊重及履行前清及民国政府与各国所订之各项条约，及其他契约，并尊重在华外人依照此种国际契约所享之各项权利、特权及特许权。按照国际通例，此种条约与权利种种，仅能由订约国互允，始可修正之。各使继续宣布，各本国政府因前项之了解，极愿就时势所宜，尽速实行华府公约与决议案所订之诸计划。”按此通牒含有：（一）承认执政府。（二）须执政府承认各项不平等条约。（三）即尽速实行华府公约所与中国之权利，亦应看执政府之前项了解如何而定。换言之，段执政如欲在外交上获得临时执政府之承认，必须以维持不平等条约为职志也。至此而华北革命一线生机仅仅换得一个段执政之登台，岂不令志士丧气欤。

12月10日 东方通讯社广东电云：“广东民党方面，对段祺瑞之态度颇有失望，即中国报纸之论调，亦渐次悲观。近某要人发表意见云：本党总理之表好意于段祺瑞，证诸历次之声明而可明白者，但段之对于时局，不俟总理之抵津而即入京，不参酌总理之意见而遂就执政，擅行施政，今后段若能依总理所发表之宣言及主张以定国是，则无问题，否则民党惟有立于反对地位。孙、段之能否结合，其分歧点即在段之能否采用本党之主张为断。现在本党主张开纯粹之国民会议，以收拾时局，段则主张召集以段派为中坚之善后会议。然以今日有势力者组织之会议，其会议无非分配政权地位，各遂私欲，决无纯洁之望，因此吾人排

斥善后会议而主张开国民会议，盖国民会议，以民意为基础也。至广东临时政府及大元帅之称号，则俟完全之统一告成，正式政府成立时，自当取消，否则本党不能不仍负起救国之责任也。”

12月11日 总理病自7日起肝痛渐止，体温由百〇三度降至九十度，精神虽惫，然尚索阅报纸。下午且于病榻前与客会晤。四时复诊，历一时半乃罢，谓须多饮流汁，并服德国瓦雪矿泉水，使胃肠通达。8日后病益瘥，与平津奉诸要人接晤甚欢，如是者凡旬馀，已准22日入平矣。乃18日许静臣与谈外交问题甚久，总理知段氏之临时政府行文各国使署，有尊重历来条约之意，所谓容纳本人平时政见者，至此完全反汗。因大伤感，且食梨数枚，阅西报达二时许，至午后遂欠安适。19日体温骤增，脉搏至二十度以上，疲倦亦益甚，而肝胃病剧，医生因力劝休养，行期复展缓。自是一意调摄，不复检阅书报，虽平时晚祷，亦复辍罢。

12月12日 总理派陈友仁入京谒段，谓约20前后莅平，随员准14日先来。许静仁亦电平称总理14日可来平。

12月13日 北平有诬总理入平将实行共产主义者，精卫今日负责声明总理及国民党之立场，决不实行共产（当时凡主维持不平等条约之国家，无不厚诬总理实行共产）。

12月14日 总理派李协和、柏烈武两同志来平谒段，交换对于某项时局之意见（按即对于赣事）。

12月15日 总理因各方来电敦促，欢迎早日入平，有定18或19来平之讯。

12月16日 东交民巷之谣言日甚，厚诬本党主张将实行共产主义。总理命庸之、精卫、哲生等诸同志随在说明辞而辟之。

12月17日 总理病仍未痊，莅平之期不能不改。

12月18日 北伐入赣部队着着胜利，协和今日答东方社记者之问，声明本党决不抛弃国民会议之主张。是日总理与许静臣大谈革命外交，聆许静臣报告执政府之外交经过，知己承认维持一

切不平等条约，以求换得临时执政府之承认，总理颇为生气，自兹病亦加剧。

12月19日 总理毕身从事革命，然其个人始终保持基督徒之生活，从未或逾。自与宋庆龄女士结婚以来，感受于宋老太夫人之虔诚信恃，恪守基督徒生活尤为严格，早晚祈祷，从未或辍。犹忆民十一陈炯明变乱之后，总理离粤来沪，愚尝晋谒于莫利爱路私邸，尝请总理何不亦如一般信徒往教堂礼拜？总理曰：

“余果为基督信徒，笃信基督教义，余之家庭纯粹为基督徒之家庭，余妻、余子、余女、余婿，无不为基督教徒，余亦克守基督徒之生活。特以数十年来，余常作秘密革命，是政治上一种非常之运动，日在亡命之中，余何能随众作公开礼拜乎？然余虽在秘密革命之中，亦恒就道学高深之牧师领袖作家庭礼拜，既习之有年，亦即不惯在公开处所与众同为礼拜。然余果恪守基督徒之生活，虽每日祈祷常课，及查阅圣经，亦未尝或辍矣。”总理此次之病，因医生力劝休养，乃一意调摄，自今日起，虽平时晚课，亦复罢辍。然此后虽在病中，仍时令庸之及夫人等诵读圣经或祈祷，总理则凝神壹志，静聆经句及祈祷之辞，以养身心。

总理之私生活，往往被人忽视，其实总理一身学问修养之得力处，基础于基督教者不知凡几，故窃愿于此，略叙其始末，以明真相。

总理病中，除夫人外，庸之及庸之夫人亦朝夕不离病榻，其所以然者，盖非特为政治上之同志，亦宗教信仰上最深切之安慰者也。政治之于宗教，在总理视之，政治实属肤浅。何以见之？盖愚尝窃询总理：“何不亦往教堂礼拜？”总理曰：“政治系耍猴子之事，宗教乃虔诚信仰。余既从事革命，革命者政治上之非常举动，亦即政治之一部，二者不可浑为一谈。季龙若欲为宗教师，则今日正应对其革命同志劝止反基督教之运动也可！余则领袖革命，不能再强人崇信基督教，惟余已于前日对精卫尽私人之

劝告矣”等语。（按是时本党同志中不少从【事】反基督教大同盟之运动者。）总理对政治认为耍猴子之事，对宗教则认为虔诚信仰，其观感之不同有如此者。愚故曰：总理之学问修养乃得力于基督教者多，即吾等之结合，所以志切救国，其中心理想，亦不外救中国至于成功一近代之国家，以博爱大同为立国之基础也。总理于此欲得一真正之同志，一切一切无不可称志同道合者，舍孔庸之先生及其夫人外，实难得第二个家庭有如此适合者。

总理之学问，吾人可析之为三种来源：（一）东方文化中之来源，尤其是孔子大同主义之文化；（二）基督教文化中之来源，即希伯来文化中之博爱主义之文化；（三）近代科学。此三种文化来源，实为总理毕身学问修养中之结晶。能兼备之而渊源最深，有出于自然，不知不觉而为他人所勿可及者，实惟庸之先生一人而已。故总理之对庸之，此次北上以后，虽病榻扶持，亦不令早夕或离左右，虽曰北方情形，总理未尝习久，资于谘询甚多，然于学问思想之渊源，自有其至密切之契合者在，故惟恨相见之不多，研求之或缺也。愚之为此阐明，非欲陈私所好，特以今后复兴民族之道。总理之所昭示吾人者，既详且备，然后各同志欲得真正能秉总理之心传，不激不随，使总理之一切学说主张不流偏见诠释者，庸之先生实最可令人崇信之一人也。老同志中有专随总理从事革命之人，亦有专随总理从事政治之人，有特长于中国固有文化之名宿，亦有醉心欧化及近代科学之时彦，各以所长诠释总理博大精深之教，我知必有其人。然亦有浅见者流，释总理几如孔教中之顽固信徒，耶稣教中之迷盲从者，论主义则变为共产党徒，论政治则变为自由割据分裂论者，欲求一深切密合，持中不偏，执两用中能恰到好处，不必求之言语文字，而精神上自然能适合无违者，舍庸之而外，实不能多得者焉。无怪总理当时虽在病中，亦不欲或离左右也。

12月20日 总理特命精卫、哲生等以中央执行委员及广州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之名义，负责声明云：“外间之所以以共产见疑者，不外二个原因：其一以中山先生主张亲俄也，然中山先生之主张亲俄，以其革命之后，全然放弃帝政时代之帝国主义，与中国缔结平等条约，维持国际平等之信义，故为中国计为世界计，乐与为友。亲俄为一事，共产又为一事，不能以亲俄即目为共产，此了然无可疑者。其二以中国国民党内有共产分子也。然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系接受国民党党纲，实行国民党主义，遵守国民党纪律，国民党对于此等分子与其他分子一律待遇，无有分别，安能以国民党容纳此等分子，即为国民党主张共产之证乎？”

12月21日 许静仁将于明日返平，因总理病忽转剧，医生禁人接谈。入京之期，势不能不展缓。外传不入京说，勿确。

12月22日 总理以留津久，外间至有以孙段不能提携，及孙将返沪等谣。实则总理之不赴北平，只以病故，但总理不欲因己一人，至大局未能早见安定，故将于年内扶病赴北平。

12月23日 本党中执委于昨日声明，总理所主张之国民会议，中有谓“使国民会议虽开会，而其基础非由人民之地位决定，则何以异于前年之督军团会议？国民现正立于生死关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望我同胞，幸勿贻误其可以达到国民会议之轨道也”等语，以唤起国民之注意。

12月24日 许静仁今日下午二时赴津，敦请总理力疾赴平。但同时段政府答复七国公使之照会，亦已于昨日（23日）议决，即晚送出。首述感谢承认执政政府之美意，次声明执政政府尊重一切条约。总理对外之主张，至此段政府已完全无视矣。

12月25日 本日北平同仁医院院长小管勇博士往视总理病状，断定为肝脏炎，病势颇重，最少须静三星期，故总理赴平之举，不能不再延顿。

12月26日 哲生偕溥泉^①今日到沪，在路因天寒，航行略有阻。按哲生与溥泉两同志于23日由津乘通州号轮船赴沪，转轮返粤，报告总理在津病状，预定半月后返津。

12月27日 总理命精卫致电大本营，称报载帅座赞成善后会议非事实，请宣布。

12月28日 总理连日养息，病大见痊可。段氏又来电相邀，略云：“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

12月29日 总理复段电称，容俟病体告痊，再图承教。今日德医诊视，谓总理确患肝病，约一星期后可以复元。按总理本定23日入北平，系18日所决定，但目下则又发生变化，因18日总理虽病体见痊，而元气并未恢复，医生嘱勿谈话，勿食水果，而总理是日与静仁谈话甚久，并食梨数枚，且阅西报达两小时以上，因之18日下午，遂复微觉不适。李协和派何应麓带善后会议条例来时，总理虽仍勉强取阅，然阅毕则未发一言，对何应麓亦无一语，其病势之剧，盖可想见。延至19日，总理体温忽逐渐增高，疲倦状态亦益甚，医生乃禁止与人接谈，故是日由平回津之卢师谛入室时，总理亦仅对之点首示意。今总理亲近已决定于20日起，由医生发表总理病状，送交各报登载，同时并已将病症报告段合肥，谓来京日期势须重行酌定云。段得讯后，日内拟再派员前往问候。

12月30日 总理今日电复段氏，准于31日入平。段得讯后，即派叶恭绰、林长民赴津迎候。总理此次由津起程，沿途由冯焕章军队迎护。总理复段之电有“病体稍愈，决于12月31日入京，惟体未复元，暂时谢绝一切宴会”等语。焕章同时又派工兵赶修由平赴汤山之道路，备总理来平后或赴汤山修养。

12月31日 段派梁鸿志、卫兴武及全体阁员赴车站欢迎总理。鹿瑞伯派兵两连，在车站维护。警厅今日令市民悬旗欢迎总

^① 即张继。

理，各团体欢迎大会请航空署派飞机两架，翱翔空中，散布传单。总理电各团体欢迎大会，谓病体未痊，不能在天安门大会讲演。是日在车站欢迎者约二万人，站内武装军警千余人。车甫抵站，欢声雷动。总理因病未能一一接见欢迎者，下车后即乘执政府一号汽车，往北京饭店休息。欢迎大队亦尾总理之车前往。总理随员沿途分散总理署名之传单，表明此来非争权利，乃图救国。及欢迎大队行抵饭店，总理派高等参谋喻毓秀代表致谢而散。是日总理及夫人设榻北京饭店，随员均寓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并以顾宅为办公处所。各校各团体准明晚举行提灯会，庆祝总理来平解决国是。总理是日发表署名之宣言云：“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将来与诸君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倒满清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州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关于救国的理很长，方法亦很多，成功亦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说的，如今因为抱病，只好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文。”

总理抵平后，所以迳入北京饭店，而命其随从则居段氏所预备之行馆（即铁狮子胡同顾宅）者，其意盖谓旅津时，来客至行馆访问者终日不绝，欲一一延见，则不胜其烦，于病体大有妨碍，欲谢绝会晤，或命人代见，则易使失望，故不如别居，以便医疗，且将病费完全自理，不累公帑。故入饭店后，即延协和医院医生狄博尔、克礼二人，与德医施密特会同诊治，决为最烈肝病，欲用外科手术探查病状。总理未允，只约克礼以内科施治。议遂定，当晚并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各团体、各报馆云：“文此次北行目的，曾有宣言，谅蒙鉴察。抵津以来，执政招待殷渥，期望綦切，平津各团体盛意欢迎，所以昂勉之者良厚，至深感荷。

原拟早日入燕，共图救国，不其肝疾偶发，濡滞兼旬。兹承医生劝告，即日与疾入燕，选择医疗。在医疗期内，惟有暂屏万虑，从事休养，以期宿恙早痊，健康早复，俾得发抒志愿，仰副厚望”等语。

14年1月1日 今日虽属元旦，仍延诸医来视，结果对于总理现状，宜静卧勿劳心，勿伤气，殆为一致之谆嘱。时总理以抵平时，段祺瑞特派侍从武官长卫兴武为代表，国务员全体及国民军将领咸来迎迓，本拟即往答礼，亦因从医生劝告而止。后段氏复命其公子骏良前来慰问，并贺新厘。总理虽在病榻，特予延见，别后遂派精卫谒谢，约愈后相见。

1月2日 总理息居寓楼，一意疗养。虽初抵北平，谒者踵至，车马阗溢，但悉由从者接应，无所闻问。总理行轶分招待、秘书、事务三处，由王法勤、汪精卫、于右任、邵元冲、黄昌谷、朱和中、喻毓西、马湘等分任之。北京饭店悉由孔庸之先生及夫人等主持一切。总理病体今日亦见安适。

1月3日 总理之顾问医生发表报告，谓总理十年来患胃弱及消化不良症。抵津后，诊视其体，觉肝脏发炎，因是须卧床静养，一切社会、政治事务，均须谢绝。总理之病，初颇痛苦，两星期来日见起色，乃至12月25日，觉其脉搏之度升高，因劝其入京，于治病一层，可较便利。抵北平后，复经七医士合诊，一致决定：（一）总理之病极为痛苦；（二）虽曰宿病，然非不治；（三）有完全休养及常受诊视之必要；（四）日后须入医院经外科割治；（五）颇有早日痊愈之可能。

1月4日 晨，精神渐复，体温约三十七度^①，脉搏八十，惟睡眠感觉不安，因由德医克礼博士主任与诸医会议，定总理之症为肝脏痛瘍。今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大第三院开成立会，到二百馀团体，段执政府代表及汪精卫、李石曾均莅会演说。胡笠僧

^① 此为摄氏温度。

电总理，愿以全力赞助国民会议。段氏本日明令冯焕章督办西北边防事宜，并派员赴西山，劝冯销假视事，以息流言。自兹北方能可倾向革命之军队，已由国民军而集成为西北军。西北军之名称亦自此始。冯氏此后常驻张家口，愚随冯先生去张垣，儒堂、庸之两公在平主持中俄会议，吾人之分担革命救国工作者如是。

1月5日 总理因感觉睡眠不安，故于当晚始施以注射，似甚安眠，由是继续施行，如是者凡半月馀。本日下午三时，段合肥原定前往北京饭店慰视总理。届时吉兆胡同段邸以电话询总理左右，答以总理服药后已现安静，刻正熟睡未醒。段闻状，遂中止其行。现总理病状一切俱复常度，据各医会诊结果，一星期内若无烦复事件萦绕其心，当可完全就愈。因此合肥乃决定暂缓会晤，俟总理病痊后，再谋良覿云。

1月6日 焕章先生部下将领定今晚在西车站食堂宴总理全体随员。总理前派精卫为代表答谢焕章暨国民军之盛意迎迓。精卫因与焕章前未见过，遂约庸之同去。愚是时方为陆军检阅使署秘书，故于昨日下午二时伴侍前往。是日汪孔二先生除报告总理病状外，更谈及总理一切救国主张。冯亦报告推倒曹、吴经过，谓自庸之密交总理手写建国大纲，劝令在北方举义之后，即首与孙禹行同志在南苑劝忠祠内定约推倒曹、吴，迎总理北来，解决国是，又与岳西峰谈及曹政府之黑暗，岳则大哭，由此乃约同胡笠僧同志而有摧毁北方军阀之计议。故此次班师，全为革命，全为救国等语。

1月7日 本党对善后会议，以其内容过份复杂，其分子有军阀、土匪、官僚、帝制派、复辟党，如满清总督，洪宪功臣，而十馀年来犹忠事清室之赵尔巽，竟举为议长，舆论大哗。难望其能代表真正民意，遂表示决不参加。唐继尧、谭延闿、刘显世、熊克武等联名通电反对善后会议，谓不脱民六徐州督军团会议形势，不足代表民意。总理虽在病中，仍计划开国民会议，以求和

平统一之办法，实行“化兵为工”计划。总理病今日仍不见减轻。

1月8日 哲生先生本日到港，即晚上省。总理病状无变化。

1月9日 哲生先生今日对路透社记者称：“此行旨趣有二：（一）报告北方情形；（二）研究整理广州军事之最善方法，而决定应否与陈炯明奋斗到底，如须战也则当早为之。又，国民党之激烈派，近虽有反基督教之运动，但其父并不与闻，且亦无使中国为苏维埃之意。中国有及早恢复其政治独立之气象，若排斥外人，则属无意识”等语。

1月10日 总理自抵北平后，除夫人及庸之先生及孔夫人等住北京饭店者外，访问者均遵医嘱未能接见。每日除西医六人轮流诊视外，最忌劳顿，故禁止会客，不但他人不能与面，即有时夫人亦不常见。现均由医生看护妇在总理左右。今日总理体温卅七度，脉息八十，大小便如常，睡眠不安。四日来，经中外医生之诊断，会议商量治法，皆认系一种肝症，名曰肝脏脓瘍，拟用爱克司光探照一次，如果是该瘍恐尚须开刀。

1月11日 总理病状如常，对政治亦不作任何表示，至于赴西山之说，并无其事，即入协和医院之议亦未确定。

1月12日 黄昌谷最近对新闻记者之答问，颇足代表本党最近之情态，兹录其问答如次：

问：中山先生病状，据克礼医士云已逐渐就痊，病愈后当久居北京饭店乎？

答：病愈后必然来此（颐宅）居住。

问：南北两政府，以中山先生之意见，当处于何等地位？

答：现下两方系处合作地位。至总理此次北来，并不用大元帅名义，但以国民资格协助北京政府。

问：中山先生对于现政府所主张召集之善后会议，何以始终不表示意见？

答：第一，系因总理事前并未与闻；第二，系因事后总理又在病中，对于该项会议之内容并未曾有所考虑，故不能表示意见耳。

问：中山先生所主张之国民会议，是否根本上与之发生冲突？

答：善后会议但可代表各方面领袖式之名流政客、军阀等少数人之意见，比之由农工商学各团体及全国人民所召集之国民会议，能代表真正民意者，截然不同。

问：善后会议开成时，中山先生能否加入？

答：总理加入与否，第一须以病体之能否速愈为前提，且必须以该会议是否确能解决各种纠纷为断。

问：北伐军之攻赣，闻系得中山先生之同意，段曾去电阻止，二人之意见有冲突否？

答：北伐军之行动，虽曾得总理之同意，但此举纯系对方本仁个人，与北京政府并无冲突。

问：南北政府既已表示合作，何以外农教等总长始终不就？

答：唐、杨、王等不就职之原因，乃国民党对于北京政府但愿以国民资格帮助，而不欲居于官吏之地位耳。

1月13日 总理今日囑函许世英谢绝招待，此后一切均由自备。连日总理以国民党应否加入善后会议颇为关心，一面仍计划国民会议，求和平统一之方。与庸之先生等计议，以为国内之不能统一，国民会议之不能实现，其主要原因实为全国军队太多，军阀作梗，故欲求统一，根本政策，端在裁兵。裁兵先须筹款，遂联想中国财政之穷，即以每年偿还外债太多之过，倘能停止十年，总数当在十万万以上，即可以“化兵为工”，将校军士餉项有着，当不致反对。且展缓偿还期限，无损国权，国民当然赞同。迨民众表示同情，总理即可与外人交涉，不愁外人不赞此举。盖化兵为工始能和平统一，中国人民藉以安居乐业，则外人

商务当益增进不少，一转移间，数善具备。事有成议，即可以国民会议解决一切纠纷。此项计划，总理于北上之际，纳庸之先生等之献替，早具成竹于胸。现在养病北京饭店，重为整理，以期国民会议之实现焉。詎意段芝泉自入北平以后，即一意以善后会议号召全国，网罗洪宪复辟帝制军阀之臣僚迨遍，置真正之国民于不顾，总理至是不能不为之失望焉。

1月14日 冯焕章先生于昨日离平赴张家口，临行嘱愚同去。愚今日辞别庸之先生赴张垣。同日东方通信社电云：“国民党今日对于善后会议发表意见，原文大要如下：善后会议之讨论有限制，仅组织与军、政两政之改革及临时执政提出之议案而已。此段执政之态度，当然将受各方面之反抗，国民党与国民党之军事当局亦不赞成者也。段执政以为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同，国民党将随意选择其议案，而有欲剽窃国民会议之计划，此不能默认。现吾党之反对此举，吾党之军事，党亦积极援助之，故不为他人之傀儡，政变为现势所使然，他日或由国民党当局，亦未可知，彼之政府与曹锟之政府，实无所异”云。

1月15日 本党昨日发表之意见，并非如东方电之所传，其大旨如次：善后会议与11月13日广州宣言所提议之预备会议不同：第一，因此会议除预备召集国民会议之外，并有权解决国内财政军事问题；第二，因总理宣言，必须加入之国民团体，均遭除外，故不能赞成。继言前次会议之失败，即因不许人民加入，仅有实权者得以参与之故。今兹所提议之会议，不免蹈其覆辙，实则预备会议可不必开，但必须加入全国工商农学等团体所举之代表。若能如此，自当赞成会议。惟关于军事财政等问题，当然由国民会议有最后决定之权。未言人民为国家之主人，政府为人民之公仆，曹、吴压制人民，今当反其道而行之云。

1月16日 本党内部发生共产派与非共产派之争日烈。总理病状无大变动。

1月17日 总理本日对于段之善后会议提出两项意见：

(一) 善后会议加入现在之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学生联合会、农会及工会诸代表；(二) 善后会议讨论军制财政诸问题，而最后解决之权当还诸国民会议。并声明此意见如被容纳，则对于善后会议当表赞同。

1月18日 总理复段执政之篠电，颇引起全国人之同情。今觅得原文，照录于后，惟中间仍有数节（中略）；可见已被删节，未全发表，兹录原文如次：

段执政赐鉴，东电敬悉。溯自去岁11月13日文在广州，曾对于时局发表宣言，主张以国民会议为和平统一之方法，而以预备会议谋国民会议之产生（中略）。及12月4日抵天津，为肝病所困，许君世英造访病榻，出示马电全文及善后会议条例，并云此案间已于国务会议通过。当时曾就鄙见所及，竭诚相告，想承转达。自是屡思于入京晤对之际，继续抒其衷曲，无如病久未愈，迁延至今。屈指自接东电至今，已愈半月，距善后会议开会之期已近，失今不言，虽欲张皇补苴，亦将无及，故强支病体，罄其所欲言，惟垂察焉。

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遥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夫十四年来，会议之开屡矣，其最大者，有六年之督军会议，八年之南北会议，而皆无良果。揆其原因，实由于会议构成分子皆为政府所指派，而国民对于会议无顾问之权，既不能选举代表参列议席，甚至求会议公开而不可得（中略），文则以为会议之能收效与否，全视实力派能听命于会议与否为断。试以巴黎会议言之，法国福煦将军，战时统法国之兵不下四百馀万，协商国诸军亦归指挥；英国海克将军统兵三百馀万；美国巴星将军统兵二百馀万；其实力在国内洵无伦比。然一旦战事平息，释兵归伍，对于和平绝无干与，其权限分明如此，故能大有

造于国家（中略）。故预备会议，以共同反对曹、吴各军及政党，与人民团体平等同列，此即求吻合于武力与民意相结合之旨也。使预备会议而能实现，则国内知识阶级，如教育会、大学、学生联合会等，生产阶级如实业团体、农工商会等，皆得与有军事政治之实力者，相聚于一堂，以共谋国家建设之大计（中略）。善后会议所列构成分子，则似偏于实力一方面，而于民意方面未免忽略，恐不能矫往辙而成新治。此颯颯之虑所为不安者也。因知于善后会议之后，尚有国民代表会议在，然国民代表会议，由善后会议所诞生，则善后会议安可不慎之于始，况其所论议者，尚广及军制财政乎？文筹思再三，敢谒愚诚，为执事告，文以不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人民团体代表，如所云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等，其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如是则文对于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示赞同。至于会议事项，虽不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中略）。凡此所陈，固以为国家前途计，亦以执事与文久同患难，敢附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义，尚祈俯察为幸。孙文。篠（17日）。

1月19日 总理派精卫为代表宴许世英、梁鸿志、李思浩、段宏业等数十人，说明篠电主张，及加入人民团体之重要。

1月20日 总理派精卫同志代表本人宴冯焕章部下各将领。

1月21日 总理病状，两日来体温升降忽失常度，脉搏亦异，医士乃特别注意。

1月22日 总理病状如昨，体温升降不定。施以注射后，略觉安眠。

1月23日 克礼察总理眼球，忽见黄晕，知肝脏之脓渐将侵及他部，非施手术不可，乃由中美德各国医士共议割治方法，然以总理年已六十，虑其体力弗胜，疑不能决。结果仅延协和医院

之法医皮大夫施以注射，先后凡十一次，始复原状。

1月24日 总理自施以注射后，不复能进饮食，食即呕吐，为状甚苦。

1月25日 总理病渐转重，饮食仍不能进。庸之先生等早夕奉侍左右，深为忧虑。

1月26日 今晨协和医院日外科医士诊视总理，知形势益恶，决为危殆，不能不施手术，以明病之真相。当经商之夫人及庸之先生夫妇等，亦不能决，最后乃迳请总理自决，总理慨然允之。遂于当日下午三时，以担架由北京饭店移入协和医院。总理自入协和后，稍事休息，至四时许，即由医士邵乐尔施行割治，助之者为院长刘瑞恒博士，固庸之先生之好友也。相与悉心探察，始见其肝部坚硬如木，生有恶瘤，遂妥为洗涤，并割取其外皮，以显微镜详加检验，乃断定其症名曰肝癌，允为不治之症。按当时施术者为协和医大外科主任邵乐尔氏，院长刘瑞恒在场照料，此外有德医克礼及俄医某氏在焉。除四医外，则为助手及看护妇等若干人。总理左右仅汪精卫、陈友仁、孔庸之三同志进室远观，夫人及孔夫人都未得与，只在邻室静候而已。其他专门医士等，则皆在施术室外。割治之处在体之左侧，切开约五英寸许。因局部曾用麻醉药，并以新法禁止血管流血，故施术时本人不觉痛楚，出血亦甚少。切开后，当用如唧筒之具，将肝部之脓吸出，盛以盘，盘中置脱脂棉，每吸取脓一部分，即置于棉中，命人送出室外，交专门家检验。及脓吸尽，乃施洗涤之术，并见肝部果生恶瘤，即癌是也。割治毕，立即缝密如故。计自施术起至密缝止，仅经二十五、六分钟之久，实割治术最适当者也。其后即移入三〇一号病室，七时许即已醒觉，并不觉痛。据主治医云，割治后，须经过四十八小时，不发热，病状亦无变化，当无危险。惟当时实为最危险之时期，故绝对禁止总理左右入室探视。其吸出之脓，经分析化验之结果，断其病已起在十年以前（忆民国五年间，总理

即患胃病，殆即此肝部之癌作祟欤？）。惟时，有由本党特聘之俄国医士某君亦亲睹其状，既退，乃密语同志，谓总理是病远在十年以前，大抵为至微之寄生虫，由肠胃而传播肺部，以及于肝，遂成为癌，癌则不治。要之其病由久居热带，于饮食呼吸之际而生，殆无疑也。

1月27日 克礼医生及协和院长刘瑞恒博士、外科主任 邵乐尔教授今日果具书证明总理病状颇为危险。其报告如下：“1924年12月31日，北京协和医院医士及克礼与狄伯尔两医士诊断孙中山先生之病，觉其肝病颇剧，当向先生及其眷族说明判割，以便切实决定病原之必要。但先生欲先经初步疗治，并委托克礼医士为之。初似有效，但至1月23日，医士见其病势转剧。26日，复由协和医院外科医士诊治，觉其病已入险境，先生经医士一致之劝告，乃于26日午后入协和医院，当即开割，查见险恶之瘤，今病势沉重”云云。今日午后三时，总理温度如常，脉搏一百十，稍觉安舒，神识清明，午后稍进燕窝汤，复以蜜柑取汁热而进之。五时许安眠，至夜为状均佳。

1月28日 刘院长、邵教授复诊，得体温为三十七度四，脉搏百有十度左右，而神志较昏，至夜半乃略清，因得静睡。广州大本营今日会议结果，公推邹鲁同志赴京探视总理病状，胡汉民同志缓行。廖仲恺同志遣其夫人何香凝女士视总理病，总理内弟宋子文同志同行，已来港，即转轮赴沪北上云。

1月29日 上午，总理安睡，精神甚佳，缝口亦见合，体温降至三十七度许，并起坐谈话如常，因进鸡汤及麦麸粥。惟医生多方禁戒，故人视者只远立不敢近。

1月30日 总理夜卧颇安。昨日午后，病体微形虚弱，至夜间，脉搏转佳。今晨脉搏一〇八，体温如常，开割处已愈，可无后患。精卫同志电粤云：“帅座患脏病，医生言病根至少已伏数年，无关开割迟早。”

1月31日 总理今晨温度九九·三，脉搏一二〇，精神较强，神志始终清明。下午三时，段执政亲赴协和医院慰问总理病，由庸之先生伴夫人接见，表示谢意。孙夫人复学生联合会等函云：“北京学生联合会、中俄协进会诸君同鉴，奉30日惠书，具悉诸君对于中山病状至为关切，并承垂注侍疾之人，厚谊盛情，良深感荷。中山先生病势虽重，然私衷敢信其必能获愈，请纾廛念，谨复并谢。专候公安。孙宋庆龄谨启。31日。”

2月1日 总理昨日午后稍觉劳神（殆因有客前来视疾所致），甚觉虚弱，脉搏一六〇，温度又高起，但夜间安适。今晨脉搏一三〇，温度九九。段今午在外交大楼宴请精卫及于右任等诸领袖，意在疏通善后会议，希望本党参加。当经诸同志告以善后会议未容纳人民团体代表参加，与本党向来主张不同，本党自难参加善后会议，尚望鉴谅。

2月2日 总理昨夜颇安舒，体亦稍见有力，今晨脉搏一四〇，体温九九·三。午后公子科暨本党同志张静江等二十余人均来平，二时许入谒。总理太慰，旋见张先生形销骨立，不觉泣然曰：“汝一病至此，奈何复来视余。”因劝张先生亦住院疗治。是夜十二时许，脉搏复增，体温亦升高一度，精神稍见衰弱矣。

2月3日 今日报告，总理体象稍弱，脉搏降至一一〇，体温正常。医士告以割治后之真情，总理闻之坦然。本党今日发出通电云：“总理17日之声明，为吾党最大限度之让步，然执政府尚不容纳，因此奉本党总理之意思，特宣告我党不加入善后会议。”

2月4日 总理昨晚安眠，今晨体温如常，脉搏一〇八，病势未有变动，惟安卧一夜后，今日觉精神稍旺。总理今日对医士详言其病情四十馀分钟之久，其病已经十馀年云。静江先生等有劝总理服中药者，并推荐陆仲安为总理诊视。故今日协和医院医士亦告总理如改服中药，可送其出院，否则可留院受镭锭治疗云。

总理然之，以为可用镭锭治疗以减轻痛苦。精卫同志发出支电，报告总理病状云：“总理自闻医生告以病症后，勇气倍增，决计与病魔抵抗。昨日甚安适，今晨温度三十七，呼吸二十四，脉搏一百，为入院以来未有之佳象。兆铭。支。”葡使符礼德代表使团赴协和医院慰问总理病，由庸之先生代见，报告割治情形及连日经过。德医周君常博士亦报告总理病状云：“昨诊中山先生病，先生神志清爽，精神亦健，惟面色灰黄，较前消瘦，能稍作谈话不觉倦，脉百二十四，温度三十七半；今日胃纳较强，开刀伤口已愈，无他痛苦，今晨脉百〇四，温度三十六度九。目前情形观察，尚未达危险时期，但开刀及病理检验已证为肝癌。现世医药，对于癌症，尚无治疗方法，故先生之病，虽一时无甚变象，然始终未能乐观也。周君常。支。”

2月5日 今日协和医院布告称，总理病体未有变动，体温如常，脉搏一百二十。焕章先生因本人在张家口，对于总理病势严重未能亲来探视，遂派刘之龙为代表，每晨均赴总理寓所问安。今日英文正报载称此事，并说明刘为焕章先生亲信，现为崇文门税务监督，每月接济驻平冯军军饷十万元，不啻为驻平冯军唯一之财政机关云。该报又载冯先生现聘1912年奔走江苏革命之国民党要人钮永建为国民第一军之训练总监，钮氏于本星期一已宣告就职云。按惕生先生之认识冯先生，当在去年吴稚晖先生寓平石达子庙之际。冯先生欲见稚晖先生，嘱愚先通其意，诂意稚晖先生风高自鸣，一再谦辞，是时惕生先生与之同住北京公寓，对榻幽居，怡然自得，愚为冯先生提及，冯先生遂嘱愚征求惕生先生同意，欲屈为国民一军训练总监。惕生先生从之，遂有此举。盖时局多故，革命尚须努力，至是已显然可见也。同时国民二军遂亦有聘柏烈武先生为训练总监之举。

2月6日 总理渐见体弱。今晨体温一〇〇.〇二，脉搏一百三十，医士遂施用镭锭治法以轻痛苦。精卫同志对沪本党党部报

告总理病状云：“总理病状无变化。今晨医用爱克斯光照见肺部无恙，认为有望，现用镭锭治疗。”

2月7日 总理病体如昨，据协和医院今日报告称，总理病状无变动，体温如常，脉搏一百。精卫先生报告电云“总理病昨日无变化，今晨安”等语。

2月8日 总理病态无变化，体温如常人，脉搏一〇四。精卫同志报告病状电略云：“总理病无变化，昨夜睡眠颇安适，今晨精神较好”云。许俊人来院慰问总理病，黎宋卿亦特派黎澍来平慰问。季龙昨赴张家口访冯先生，并代总理致谢其逐日派人承问之情。胡展堂先生等致电精卫，略称连日大败陈炯明军，4日克复石龙，5日克复东莞，惠州数日内可肃清云。

2月9日 今晨协和医院报告，总理体温如常人，脉搏一百。然至晚发生剧变，注射后稍安。按镭锭之治疗癌疾，为时尚不甚久，其功用只能在癌初发之时，用镭锭照之，可使不致发长，若癌已蔓延，则为效甚微。今总理之肝癌已布满全肝，且一部已变成硬性，自非镭锭所能见效，故协和医院之报告书，亦只言“使稍安适，以减轻痛苦”，而不敢信为即可治愈，所谓只尽人事者也。

2月10日 今晨总理稍安。复用镭锭治之，然竟发见四肢稍浮肿，协和医院报告亦云，总理渐见衰弱。昨夜脉搏一百四十，体温一百〇三度四，今晨体温九十九度三，脉搏一百二十。

2月11日 总理之病今日无大变化，体温如常，脉搏一百度。总理老友陈少白自粤来，总理命引入，慰问数言即退。张作霖电令郑谦慰问总理病，由庸之先生招待。时郑方将任为中俄交涉事宜之会办。先时，奉方对于中俄交涉颇滋疑虑，主张局部交涉，另开会议。庸之先生认为破坏中国对外外交之统一，此总理虽在广东护法之际，亦所不忍为者，奉俄何可为之？遂力劝奉张，万勿在国际上分裂中国，致自陷危亡。奉张醒悟，遂取消局部交涉

之议，推荐郑谦为将来中俄交涉事宜之会办。奉张之与总理有联络，亦以庸之先生之努力为多。盖吾人远在数年前第一次办理中俄交涉之际，即去沈阳晤张氏父子，勉以国家统一之重要，勿可分裂，由是联络感情，遂有13年10月冯焕章先生班师北平，讨伐曹吴之举。及今思之，东北军仍能归为中央军队，获得中央一视同仁之待遇，追溯渊源，东北军不能不感庸之先生等当日努力之功也。兹将张电录后：“奉天会馆郑鸣之兄鉴：现中山先生卧病居院，远念良殷，近日病情如何？是否日有起色，尤深系念。霖远在沈阳，不克亲问起居，深以为歉，即烦兄代表诣院问疾。病中如有所需，并请讯明电告，即可代备奉上。此电并希转陈为要。张作霖。佳。印。”段执政亦派蔡廷幹赴院慰问。

2月12日 总理昨日下午脉搏九十六，体温三十七，今日病状无变化，上午召其孙至榻前，抚慰者移时。

2月13日 医院布告认总理气血流通，日益衰弱。惟今日体温如常，脉搏一百二十。得粤讯东江战事：联军现向惠州疾进，预料12日可抵博罗，陈炯明之军正在退走中。

2月14日 总理病，足上浮肿未消，体气疲弱，医言心脏力弱所致；今晨体温三十七·一，脉搏一〇八。粤局陈炯明军续败，联军搜索前进，陈军即退淡水。

2月15日 总理今日病体如常。冯焕章在张垣召集各师旅长训话。其概要如次：“……至于对于时局，有人坚询予之主张。予曰：‘予惟总理之命是听，个人今日则辞职下野耳，于时局则希望一面联张（作霖），一面将胡（景翼）、孙（岳）放在头上，诚意拥段。拥段之内容，即是孙、段协作，希望段先生多听孙先生之说话而已。盖今日之事，段先生为政，故段先生应多与人以协作之机会也。予此项主张简言之，即联合全国，积极谋和平统一建设而已。盖利用各党之争，循环内乱，此正亡我国者十四年来所特制之圈套。国人不知不觉，堕落其中，勿克自拔，

今后极应猛省者也。无论任何牺牲，凡可免为内乱再起之端者，皆当忍受，予认救国在此，此次班师之目的亦在此。孙总理肯毅然弃其广东之地位，而以国民资格北上，指导国是者亦在此。本军今后之努力，应抱定原来宗旨，始终贯彻，惟孙总理之命是听’”云。

冯先生年来对于本党之认识、对于总理之信仰日益密切，是皆庸之先生等早夕与共，砌〔切〕磋讲学之结果。惜其恒在北方封建军阀等之势力严重包围之中，常有说不出之苦衷，只能为简约曲折之透露。然亦因其能处处小心谨慎，应付环境之艰难，故卒能历次撼北方一切封建势力之巢穴，而于国民革命之前途为之先驱矣。

2月16日 总理病状无变化。许崇智军十五晨克淡水，陈炯明军节节败退，由是可知革命之军队与反革命之军队，其不能同日而语者有如是。盖此次东江之战以黄埔生组织之军队为主力也。

2月17日 总理病状如恒，浮肿亦退。惟医生方面则见总理体气渐次衰弱，殊以为忧。至当晚十一时，院长刘瑞恒博士竟致一书于庸之先生暨家族及国民党，谓总理之病将绝望，盖以镭锭治疗，本系最后方法，而其用以四十八小时为限，今用镭锭已四十馀小时，仍无效果，故断为绝望也。至是侍疾诸人皆主改服中药。总理以在院既受西医诊视，而阴服中药，是以不诚待人也，坚主出院始服中药。乃决议出院，迁居行馆。即于当夜由精卫先生致函许俊人，报告明日当迁居行馆，改服中医方药之情形。

2月18日 正午十二时，总理由医士克礼、刘瑞恒等诊治后，即以病床昇总理至升降械，徐徐下降，改乘医院特备之睡车，缓行至铁狮子胡同顾宅休养，即前段氏所预备之行馆也。协和医院今日布告略云：“近数日来，孙中山先生体日见弱，今晨其眷属从中山先生之意，移居出院，现寓顾维钧宅。移动时颇形

安順，但先生体力显有危险之象”云。行轅亦结彩欢迎总理睡车，军警临时断绝交通，街上颇呈肃静之象。初，总理之自医院以达行馆也，众咸惴惴，虑中途之颠簸，或生意外也。何幸车极宽长，行复弛缓，抵馆后，神志甚闲，体温如故，众乃大慰。时张静江、胡适之等已举荐中医陆仲安来视。陆先进黄芪、党参以为补虚消肿。

2月19日 总理病自经中医陆仲安诊视，谓尚有一、二分希望。昨日进药后，今日精神较佳，能进流质食料，睡眠亦安，脚肿已消，脉搏一百零四。克礼医士今日发表报告称，昨日总理由协和医院移入行馆，并无困难，夜问颇安，今日更觉安舒，胃口较好云。

2月20日 今日中医陆仲安君复来复诊，乃具方案煎饮。克礼亦报告血液循环渐有进步，午餐进食几与无病时等。并以10日前，葡公使曾至院访问；又19日上午十一时，新任领袖美使舒尔曼氏，偕裴克参赞，特往铁狮子胡同行馆慰问病状，由庸之先生及公子科接见。美使谓，自闻先生入协和医院，极以为念，幸时得报告，故于病状经过颇悉。今闻迁至行馆，特来问候。庸之先生及公子科因即示以当日克礼博士关于病状之报告，并告以自迁入行馆后精神较前健旺，虽医生群谓此病不治，而总理始终抱乐观奋斗之态度，未尝为绝望之表示。美使于总理勇敢乐观之精神极为叹服，并谓坚毅之志，常足战胜病魔，其友人亦有经医生宣告不治，而继续生存颇久者，甚望先生终转危为安云。总理深感友邦厚意，故今日特遣公子科前往答谢两使。是晚竟安睡至八小时之久。窃按总理此种精神，实得力于宗教信仰。吾人不能谓科学进步至于今日，宗教信仰即可吐弃一切。总之，科学今日所能发见者，仅宇宙真理极小之一部分。即以医学而论，病在脏腑中者，往往使今日之医学苦于治疗，而人类一种使意志坚强之训练，苟习之既久，亦自足使生理上加强其抵抗之力，此项训练，宗教

信仰自较最为独特而有力，名之为精神之修养。其实，即以唯物而论，某种身体上之物质，训练最多，自然产生亦最富，抵抗力亦最强，理论亦通，故唯物唯心，只是一事，强为二名，聚讼不息，亦智慧之一陋也。总理深明此义，故一方深信科学足以建设一切；一方信奉宗教，未尝一日或间。非其信仰有不同，正其所信者，宇宙只是一理，科学与宗教同为两种对于宇宙探求真理之工具，不过科学所用，重在客观的事实，以为证验；宗教所崇，则为主观的意识，以求灵应。若证验不确，则科学所下之结论自然亦生动摇；若灵应不准，则宗教所立之信条自然亦须改进。科学之所以能前进不已，宗教之所以能常足维系人心，端赖有是，否则，宗教将为陈尸，科学亦成渣滓，岂人类所需要者乎？同志中能认识最清、把握最坚者，当推庸之先生夫妇，吾人皆自叹勿及也。然本党之革命成功，亦幸而有庸之先生等夫妇之主持努力，使全国对于本党在怀疑道上之基督教徒，亦渐渐走上革命轨道，不为反革命者所利用，其功诚不可没也。

2月21日 今日总理病状无变动。关于段执政之善后会议，今日见沪报，有精卫先生答访问记者之回答一节，特录如次：

问：关于善后会议，国民党中央党部之意见果与总理一致否？

答：总理意见，具详篠电。其时总理卧病北京饭店，一切庶务皆不过问，惟关于善后会议之态度，则几经审慎，然后决定。篠电大意由总理口授，稿成后，复经总理删改数字，然后盖印发表。中央党部秉承总理意志，发表最近宣言，凡见此宣言者，必能明了中央党部之态度，盖一则与总理意见一致；一则中央党部自进而负责任。盖其时，总理已入协和医院受手术，故不复以总理名义发表意见也。依吾党历来习惯，凡以总理名义发表之函件，事前必经总理之决定，稿成必经总理之核阅，总理在协和医院时，已不能从事此等任务，故迳由中央党部负责发表也。

问：闻中央党部之宣言，不能拘束一般之行动，确否？

答：本党党员若能守纪律，对于中央党部之决议不致参差，则中国革命必早已成功，何至有今日之纷扰？此无可讳，亦无庸讳者也。惟中央党部之决议即为本党之意思，决不因由少数党员之参差而至于摇动。且余敢深信及断言，以中央党部及多数同志努力之结果，必能使本党纪律日益严明，而少数党员自由行动之事实，终归于绝迹也。

问：闻足下曾反对冯自由、马君武为顾问，并提议将冯自由、马君武除名，惹起会众之纷扰，确否？

答：数日前，余曾见一、二家报纸有此登载，余不暇置辩。今余明以相告，余当日并未在会场，余何从有此反对及有此提议？且余何故专以纪律绳此二人而不及其他乎？

按此问答，精卫先生诚可谓慨乎其言之。国人习于晏安懒散，不肯遵守纪律久矣，此病不除，非特本党无重振之望，即国亦岂能立于生存之途哉？不幸自民国13年以迄于今兹，我国族惟一所缺生存之要素，仍为一德一心，精诚团结，服从领袖，遵守纪律，统一御侮等名德之要素，可胜慨哉？虽然事急艰深，年来外患日亟，而民族统一之精神，亦日见蓬勃，蒋委员长已领导全国走入统一民族、建设复兴之路，是则所望今后善继猛进，努力加工，则国族前途殊〔庶〕有豸乎？

2月22日 今日总理状况稍见衰弱，胃口亦略减，且患腹泻，惟睡眠、温度及脉搏仍如常。

2月23日 医士报告称，总理今日更见羸弱，进食亦减，惟夜眠颇安，今晨脉搏一百十，体温如常。中医陆仲安前来复诊，据其所开脉安〔案〕及药方如次：“惊惶忿怒，都伤肝经；血沸气滞，淤浊闭阻，转为肝硬，由硬而疽，日久成脓；日降之机失度，气血因之大耗，是以神倦食少，足肿消瘦，舌干苔脱；脉象洪数，按之无根。内经以肝为将军之官，相火内寄，得真水以涵

濡，真气以制伏，庶可奏效。谨拟方于后，候酌：耳环石斛三钱，野山参三钱，山萸三钱，寸冬四钱，鲜生地四钱，沙苑子三钱，沙参三钱，甘草二钱。”

2月24日 总理泄泻已止，惟饮食递减。克礼医士布告称，总理病况自昨日起未有变动，惟体日衰弱，脉搏一一六，体温九九·一，呼吸二六云。又总理在协和医院常打吗啡针，现仍由克礼医士按日到馆施行注射，惟每次将樟脑夹杂其间，以期便于撤去。据克礼云，三五日后，即可撤去，以后不再注射。本党同志今日又介绍中医唐尧卿、周树芬二人来治。午后三时，庸之先生、公子哲生及精卫先生等在榻前受遗嘱，因闻夫人在别室悲泣甚哀，遂不果签字而罢。按此事，本党同志因知总理病已十分危笃，极力主张预备遗嘱，以备万一危急时由总理签字，作本党永远遵守之信条，即托精卫同志预备此事。精卫即商同庸之先生及公子哲生至总理榻前，面请总理指示数语，俾便遵守。总理沉默久之，始张目谕曰：“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我如果是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那么我又有什么话可讲呢？”言毕复闭目凝静。汪先生等用极诚恳之态度请求曰：“吾们跟总理奋斗数十年，向未怕过危险，以后还怕什么危险？向未被敌人软化，以后还有什么敌人能软化吾们？不过总要总理先告诉吾们几句，令吾们有所遵守，吾们方知道怎样可以向前奋斗。”总理见汪先生等请求如是恳切，乃复谕曰：“你们要我说什么话呢？”汪先生等答曰：“吾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听了是赞成的，便请总理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么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吾们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总理听至此，即谕曰：“很好。那么你们预备了甚么话，望念给我听罢。”汪先生即取出一纸，低声读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

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总理静聆毕，即表示极满意之态度，点首谕曰：“好的，我很赞成！”同时庸之先生继续请求曰：“总理对于党务，既是赞成说这几句话，对于家属，可不可以也照【这】个样子，说几句话呢？”总理谕曰：“可以。你们要我说什么话呢？”汪先生又照初次形式，取出第二纸读曰：“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我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之志。此嘱。”总理聆毕又点首谕曰：“好的，我也很赞成！”汪先生更请求曰：“总理既是很赞成这两张字，今日可不可以就签一个名，当作总理自己说的话一样？”总理点首曰：“可以。”于是汪先生即开门取笔墨。孙夫人坐门外客室中，见病室门启，即入。总理见夫人入，似欲免动夫人对于病人绝望之悲戚，即谕汪先生曰：“今天不要签字，过几日再看吧。”汪先生等四人，只得遵总理命，不再请求签字，依次出病室，以待总理休息。

2月25日 克礼报告，总理病躯益趋衰弱，眠食俱减，惟神志仍极清明，脉搏一百二十五，体温九九.五云。精卫同志昨晚十二时致沪电云：“总理病延中医北京最著名者萧、陆、曹三人，萧不肯开方，曹已赴汉口，陆为治愈胡适之等病，皆西医亦束手者，最近治张静江病，亦著效。总理初服陆药，脚肿尽消，甚有希望。至第三剂，患腹泻，陆谓药重则不能受，轻则复不济事，亦告棘手。近由沪同志延周、唐两医，另施他剂，据称事尚可为。并与陆医和衷商榷。兆铭。敬亥。”今日溥仪出奔天津，对于中华民国又多投一黑影。

2月26日 总理上午大泻后，气分益虚，脑腹俱肿，语言艰涩，精神颇衰。克礼进健胃剂、强壮心脏剂、通利大小便剂三种，服后颇安，眠至八小时。今日脉搏一百二十，体温九十八度九，呼吸三十。

2月27日 总理今日病稍瘥。有葛辛慈者，毕业于德国精神医学，自沪来，因施以精神治疗法，而中药亦止不复服。克礼医士今日布告称，总理夜眠颇安，惟觉腹胀不舒，脉搏一百二十，体温九十九度一。

2月28日 克礼布告称，总理心脏动作虽非常良好，然病体日弱，胃口渐减，脉搏一百二十，体温九十九度一，呼吸二十八次。精卫同志致沪电报告云：“总理病状，昨无变化。医言心脏力强，而体力日弱，胃不消化，排泄亦少，脉搏仍一百二十，呼吸二十八，热度三十七。兆铭。俭。”

今日阁议议决，派王正廷督办中俄会议，郑谦为会办。由是奉俄另开会议之说，因今后已有郑鸣之为中俄会议之会办，遂不复有人提议矣。数年来吾人奔走努力之结果，至是始告一段落。回思既往，由欧战和平会议而华盛顿军缩会议，由接收鲁案交涉而中俄恢复邦交会议，吾人一贯之主张，则为“一国之外交，不能自为分裂”。秉此宗旨，南则建议于总理，蒙其嘉纳；北则劝告奉张，请其停止自外主张之提议；在北平则联络实力派，以贯彻吾人“外交不应受内政影响”之主张；对外亦使苏俄不再有局部交涉之念。而迹象所至，在运动之本身，则为收回青岛，及鲁案各种权利，恢复中俄邦交，开世界上以平等条约待我之机运。在革命之全局，则为从北洋封建军阀巢穴之中，摧毁其基本势力，使本党革命由政治、军事两方面，为非常的跃进。同时维系全国基督教徒，对本党之革命不再怀疑，一致赞助革命。此多年来之经过，儒堂先生则外当其冲，庸之先生则内运其实，愚亦幸获参与其间，亲历其事，始终为鲁案外交、中俄外交、及国民军

西北边防督办公署之秘书参议等职，知之较详，因叙其始末。儒堂先生、庸之先生功在党国，实有吾人不能不纪者焉。

3月1日 克礼报告，气象较光明。精卫先生致沪电报告病状云：“总理今晨精神稍佳，腹部体软，不如前日之胀闷，已稍进饮食，脉搏一一六，呼吸二十八，温度如常。兆铭。东。”

3月2日 克礼医士布告称，总理昨夜颇安，脉搏体温虽均未有变，但体力似渐弱。焕章先生特遣其夫人携函来平慰问总理之病。

3月4日 总理病无大变化，今日饮食稍加。精卫先生支日上午十一时致沪电云：“总理今晨脉搏一二〇，呼吸二十八，温度如常。近日注射数量均减，而病状无变化，似差胜。兆铭。支。黄大伟昨日来平慰问总理病。

3月5日 晨总理以睡眠尚适，命葛君停止按摩。又闻联军收复海丰，陈炯明有逃至香港之消息，意甚欣慰。然腹部水份渐增，四肢日呈浮肿之状。时有山东医生王纶，用日本新发明之驱癌药液，名卡尔门者加以注射，似略见效。

3月6日 克礼医士今日布告称，总理体弱似更显著，腹更不舒，故进食已减，脉搏一一〇，体温如常。精卫先生报告沪党部电云：“总理病状，无甚变化，惟腹部又胀，医谓血液循环阻碍所致，正用药期助恢复。兆铭。鱼。”

3月7日 克礼医士今晨报告称，总理昨夜稍安，惟体弱仍无变动，脉搏一一五，体温如常。

3月8日 总理腹部水肿日甚，动作困难，睡眠不安，卡尔门注射液注射后，亦未见大效。克礼医士布告谓，总理体温今晨三十七度三，腹胀更甚。一星期以来，总理体中之水份在排泄上颇感困难，故四肢时呈浮肿之状，而以最近数日为剧，四肢浮肿虽无增加，然腹部水肿则隆起可惊。据医者称，今须设法健胃，俾血液之循环能有进步，然后由于消化不良及血液循环状态不佳所

生之水肿，方能逐渐消退云。

3月9日 克礼医士今晨布告称，总理体弱日甚，腹中水胀亦见增重，呼吸每分钟二、三十次。精卫先生致沪本党电云：“总理昨晚脉搏一一六，而呼吸乃至四十四，今晨大体稍弱，腹水仍胀。兆铭。青。”又昨日报告电云：“总理病象无变化，温度虽常在三十七度五，而时有高低相差者十度以上，病象未可乐观”云。

3月10日 今晨克礼医士布告称，总理病状日见沉重，体力渐减，胃纳愈少。汪先生致沪本党电报告病状云：“总理昨夜梦中呓语，此为第一次神思不清，体气甚弱。医云腹水增涨，情势危急。兆铭。蒸。”卡尔门注射，自王纶医生施治以来，至今日先后已七次，而水肿如故，脉搏至百二十五，王纶遂谢去，而克礼医士亦宣告病状已濒危急之境矣。

3月11日 今晨一时，总理忽神智清醒，庸之先生侍，总理召夫人宋庆龄、公子科暨精卫先生等到榻前，令将上月24日所预备之遗嘱进呈，由夫人扶腕，用钢笔手自签字，并嘱谓：“余此次北来，欲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来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成，希望诸同志能努力奋斗，早日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吾死亦瞑目矣！”言已不胜伤感。须臾继续嘱曰：“余死之后，可葬于南京之紫金山麓（因南京为总理所指定之中华民国首都也），遗体可用科学方法，永久保存”云云。左右及家属聆毕，均怆然掩泣不止。总理此时气忽上逆，喘息甚急，病状陡变。克礼医士急以强心剂注射，神智始略清。然午后乃复昏瞢，入夜呼吸更慢，仅至十八次。克礼医士前晚终夜不离总理，今晨布告称，自昨日起，总理病状更恶，腹水增多，曾于昨晚施行手术，设法去之，以减压力及免呕吐，虽体温如常，脉搏高至一百五、六十次，而呼吸仅十八次。汪先生电沪

云：“总理昨夜由医生施手术放水，得稍安眠。兆铭。真。”

3月12日 今晨上午一时三十分，总理转侧甚盛，厥状极呈不安，喉中哼哼作声，看护进麦粥汤少许，已不能纳，多流出牙床之外。三时十分，喘愈甚，以手抚胸不止，入气甚微。八时三十五分，看护再进牛乳，已不能启齿。左右皆仰泣。至是当由行馆同人立发电话，通知在平国民党党员先后云集行馆。九时十分，段氏派许世英来慰问，总理两目向上直视，渐不见瞳子。许急退出，云报段氏。而总理于此病状万分沉重之中，口里仍呼“和平”、“奋斗”、“救中国”、“同志奋斗”等数语，声至朦胧，几不可辨，时正九时二十分也。须臾，闻总理又呼汪精卫。汪先生至，总理张口欲有所言，不能出声，微以手示意庸之先生。汪先生请安睡，时总理喉中痰益上涌，面益转灰白色，手足渐冷，不能动弹，至九时三十分，竟溘然逝世矣！

总理病中，尝以本党重责托付庸之。盖其时本党革命之势力在两粤方在发轫，而北洋封建军阀之势力，犹弥漫全国，惟庸之先生北接国民军之实力，有冯焕章先生为之中坚，与奉张亦久有联络，而庸之本人学问思想，饱受世界近代最完全之教育，于三民主义于其基本出发之点，有深刻之认识，以孔子先圣后人而能明信基督教义，夫人宋氏又为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之令姊，从总理革命多年，一门饱学多才，受世界最高教育，奉信基督教至为深切。宋太夫人之笃信基督，虽总理亦受熏陶，故总理临终受命，对于庸之先生，其属望之殷，盖可想见。惟庸之自念本党同志，追随总理革命，出入生死劳苦功高者，或学问著闻中外者，不知凡几，本人德能浅薄，学问无足称述，遂谦逊不遑云。

其时，庸之先生暨总理家属及公子科等因遵总理遗嘱，令保存遗体，遂直接与协和医院商议办法。该院谓可敷抹防腐药，设法使遗体保存。乃即于午后十二时三十分，用医院大汽车将遗体迁至协和医院。上车时，遗体由软床抬出，上盖以国旗及国民党

旗。当总理遗体移出寝室时，党中同志及来吊之宾客数百人，分立院中两旁，齐向遗体行三鞠躬礼。该病车由公子科与克礼医士同乘护送，其余各党员及家属，均乘汽车马车数十辆随行。沿途病车经过之处，军警均肃立致敬。车到医院，各党员因格于院中规则，多未能随遗体入院。遗体入院之南楼，医士等先将体内血液取出，注以药水，外部敷以防腐药粉，以便施用手术。惟此项手续尚须时日，遂留侍从武官数人在侧守视。当晚即组治丧办事处，通电国民党党员，左臂缠黑纱七日，停止宴会及娱乐七天，以表哀悼。当日九时三十分，总理逝世之时，适段政府方面举行国务会议，闻报立命散会，停止办公，下半旗志哀。诸阁员亦齐诣灵床吊唁。旋派柏文蔚，王耒为治丧代表，并发明令云，“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和平，肇我中夏，辛亥之役，成功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悉心擘画，宏谟毅力，薄海同钦。本执政夙慕耆勋，极资匡济，就职伊始，敦劝入都，方期克享遐龄，共筹国是，天胡不愆，遽夺元勋，軫念艰虞，弥深怆悼，所有饰终典礼，著内务部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崇德报功之至意”云。又当时报载总理逝世情形，云噩耗发表后，中外名士赴邸吊问者踵相接，留京之重要日人，悉行赴邸，述吊唁之辞。总理临终床侧，有孙夫人及儿媳孙男等，亲友有孔祥熙、汪兆铭、戴天仇、李烈钧、于右任、李石曾、石青阳、林森、叶恭绰、杨庶堪、邹鲁，日本人山田纯三郎、菊池定一、萱野长智、井上谦吉及其他亲近之人等，肃静护视伟人之灵体云。又当日路透电云：“克礼医士布告称，孙中山于今晨九时三十分奄然物化，神智至终清明。昨日午后，孙发最后训令，嘱咐数事，并告其妻，愿照其友列宁之办法，以防腐药品，保存其遗骸，纳诸棺内，葬于南京虎山下（按即狮子山之误）。孙与其友谈话至溘逝前一小时始已。其遗骸将送协和医院施防腐法，并电致莫斯科，即运如列宁所用之棺来京，其遗骸将安置于中央公园二、三星期，以候俄棺运至。”

又电云：“今晨阁员及加拉罕均至孙中山行辕吊唁，苏联大使署已下半旗。今日阁议停，政府命各行政机关均悬半旗。举殡筹备，尚未宣布，闻政府拟在先农坛举行追悼会。”

又当时广东情报：据东方社12日广州电云：“广东政府接到孙中山氏今晨九时三十分逝世之公电后，即商议善后事宜，一先任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黄芬、谭延闿、许崇智、刘震寰、程潜、邓泽如、吴铁城十名为葬仪筹备委员。又公布从本日起下半旗一个月，停止歌舞乐曲一星期，在职官吏停止宴会一个月，以表哀悼之意。市内虽充溢战时景象，但哀悲之情，笼罩于无形之中”云。

又上海情形云：本埠国民党于下午六时由张静江、叶楚伦、邵力子、恽代英、张廷灏等各职员，开会讨论哀悼办法，议决通告各党员自今日起一律臂缠黑纱，并召集各区党部会议哀悼事宜。并于明日起，即在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孙宅设立灵位，供各界之吊奠。

总理逝世后逐日治丧大事记

14年3月13日 自晨八时至下午五时，正式受吊。使团方面，自得正式报丧后，即一律下半旗三日志哀；各国公使亦均于上午十时同赴铁狮子胡同行馆吊唁。是日灵堂外悬青幛一幅，正中供奉总理遗像，置遗囑于其下，两旁挂对联一付，联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其旁绕以花圈，来宾均向灵位行三鞠躬礼，由招待员赠以臂纱一枚，为之佩带。是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开联席会议，议决停灵地点，在中央公园之社稷坛。

14年3月14日 上午十一时，非常国会议员在参议院开会，出席者九十八人。田稔主席。彭养光动议请讨论总理国葬案。决

议：照国葬条例第一条第一项，总理有大勋劳于国家，应举行国葬，通过。并议决拍发两电，一通电全国；二通告家属。惟未通知段氏之执政府，因非常会议未与段氏之执政府发生关系也。电云：“本会议依国葬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本日议决，前大总统孙文，有殊勋于国家，准予举行国葬典礼，特闻。国会非常会议。寒。”散会后，即全体至行馆吊唁。

是日段政府方面亦议定治丧礼节八条，通电各方。又至行馆吊唁之中西来宾计有五百余人。北平各学校团体均发起追悼之筹备。

14年3月15日 协和医院报告，总理遗体施行手术完竣，略云：自12日施行防腐药后，医生即由心部微下方外皮割开，徐将心脏肠胃取出，由刘瑞恒检察病源，发见胆囊内有小核六枚，在医学上名为胆沙，肝部亦有癌，即为致命伤，当用药水洗涤，分储玻璃瓶内。旋将腹内加以洗涤，排除毛细管空气，由左腿注入Formalin40%药液，再用药线缝好创口。总理遗容如生。然后请家属入视，皆抚尸大哭，医生及侍从武官亦挥涕不止。时正上午十时，遂举行小殓。遵中华民国体制，身着大礼服，戴礼帽，足穿皮靴，由侍从武官将遗体舁入棺内。棺作椭圆形，前端微方，为美国良材，上方用玻璃为盖，俾众于吊唁时仍得瞻仰。十一时殓毕，家属及侍从等齐向灵柩行三鞠躬礼，乃返。旋由治丧处决定十九日为大殓期，并致一书于执政府之秘书长，略云：“兹定于3月19日上午十一时，敬迎孙中山先生灵柩，由协和医院礼堂至中央公园内社稷坛安放，并于24日举行吊礼，谨此奉闻，即祈转达临时执政为荷”等语。是日大雪，吊客仍纷集，以工团代表及学生为最多。香港大学注册部亦来电吊唁。盖此校可认为总理之母校，总理于1892年得医学士之阿飞斯纪念医院，顷已合并于斯校云。

14年3月16日 治丧处将移柩及会吊程序公布，同时发出通

告三项。略谓：定于3月19日上午十一时敬迎灵柩，由协和医院礼堂出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安放，并定于3月24日在中央公园社稷坛通大殿孙先生灵堂，举行吊礼。各团体来吊者，请先期通函治丧处，并将人数约略示知，以便分配日期及时间，在报上公布。至个人来吊者，不拘日期及时间。同人敬遵孙公遗命，凡亲友同志，以祭文祭幛挽联或花圈等事致奠者，敬谨领受，其他一切祭品，概从辞谢，恐贻却之不恭之诮云。盖总理为基督教信徒，饰终典礼，自应以基督教之仪式为仪式，治丧处此项声明，盖秉承总理遗志，有深意存矣。

14年3月17日 是日上午十时，在协和医院行祈祷仪注，惟家属亲友暨国民党要人参与。关于19日移柩一切仪注，治丧处议决务从简略。实际言之，中国丧事仪注，可谓杂揉一切宗教之仪注，而无不包容并纳之。此种末俗浇漓，封建残渣，而谓负革命使命之国民党总理，其丧事亦应随声附和，不一究其适当与否，是万不可者。然总理逝世，事出仓卒，三民主义之礼教，究应如何，总理生前既未详尽指示，本党同志夙昔亦鲜研求，则为免除错误起见，只有暂时对于旧有丧礼仪注，不下断语，同时亦停止其盲目的沿用，故遂决定一切务从简略。此非治丧处同人疏于笃恭敬事，盖经几费考虑而后出此者。当时主任治丧处者为孔公庸之，故能思虑周详，各方顾到，其所谓“务从简略”处，即其用心精到处。盖所谓三民主义之国际，则有等于世界大同之民族主义；三民主义之政治，则有政权平等合于全民政治之民权主义；三民主义之经济，则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民生主义，总理之所指示者，已极清楚。惟有三民主义之社会，则总理认为兹事体大，包含之学术思想，其范围更广，故暂以政教二事分离。本人所认定之革命工作，则专在政的方面，以求三民主义之实现；其于教的方面，如何镕铸我民族固有之文化，使一一合于现代化、科学化、合理化，则愿让诸同志中之研究伦理、宗教、文学、哲学

等之巨子，以求习之既久，将来能得一不背三民主义之礼教，则民族基础斯真能确立稳固矣。故总理生前，尝以此囑望于有志之同志，尤其对于孔公庸之夫妇及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故临终遗囑，亦以所有书籍尽数遗赠夫人，而总理自身之所昭示，则固一真实诚敬之基督教信徒也。总理在日，尝谓愚曰，“初时，予因从事革命，教会深恐连累，故不敢认识予，予非不认识教会也，予始终是基督教信徒。不仅予为基督教信徒，予之儿、予之媳、予之女、予之婿、予之家庭、予之岳丈、岳母、予妻、予妻之姊、之弟、之妹、甚至连襟至戚，固无一而非基督信【徒】也。予有家庭礼拜，予常就有道之牧师领袖闻道讲学，孰谓予非基督徒乎？惟中国亦有固有之文化，其数千年之礼教，根蒂已深，只以习俗相沿，剥杂不纯，亦有待于彻底整理。此项工作非常繁重，予一身既从事政治革命，不欲再分其心，然希望同志中有能为此工作者。庸之以孔门之后，身受大学教育，又崇信基督教，季龙等既有志于宗教救国，予甚愿彼等对于中西之文化礼教有所阐扬”等语。其后庸之先生亦尝语予，希望予能佐孙夫人，对于总理遗著作一深切之研求云。可惜吾人怀抱斯旨，自审学力浅弱，未敢率尔从事，有负总理期望之殷，以迄今日，是诚遗憾不止者焉。

治丧处决议一切仪注务从简略，灵柩用人抬杠，不用旧式仪仗，沿途不用鼓乐及棺罩之类。至各界纷纷来函，请求执紼。执政府秘书厅亦来函报告，各机关均派代表恭送。其他如军警各界，亦皆请届时护送。治丧处议决，未便拒绝，一概招待。惟各校来函，学生请求加入送殡，以人数过众，照料为难，议决复函，不必一路走送，请求灵柩经过路线，排队站立两旁，灵柩过时，一律脱帽行三鞠躬礼，送丧人员一律佩带黑心之白花。查此事当时本有一段宗教剧烈之争，其详如此：夫总理之为基督教信徒，在生前既亲与人言，且恒与人言，自无可疑议；且其自身

早夕不废祈祷日课，直至此次病革方已，亦属事实。但当时国共合作方在开始，苏联同志及吾党中思想新颖之士，对于布道中国之教会，认为帝国主义者工具之一，攻击甚烈，党内外盛行非基督教大同盟运动。总理在日，愚尝以是亲访总理，总理以为：“季龙等既有志于宗教救国，则正应对精卫等革命同志加以解释，同时亦应促起教会自身之注意，决计不作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则反基督教运动自可渐归平静，而基督教之真义，且因此次运动之已经唤起多人注意研究，反加明了，且予于前日亦尝以私人意见劝告精卫，君等何不同样为之”等语，故愚知总理之意见甚明。且亦尝数数与加拉罕大使为宗教上之私人谈论，意见纵未归于一致，然彼亦认识中国之基督信徒中倾向革命，不作帝国主义工具者，亦比比然也。不意历年讨论终未得到圆满一致之结果。诚以环境复杂，问题过多，教会自身只能为渐进的改良，教外领袖亦不能为曲恕的谅解。问题自身延至总理此次在平逝世，不能不爆发矣。总理既为基督教信徒，率领全民从事国民革命，同志中对于宗教信仰意见至不相同，有反宗教者，有不反宗教而信奉别教，甚至反耶稣教、天主教者……种种不一，于是总理之大殓问题，乃成争议之焦点矣。当时大别之有两派：（一）总理既为基督教信徒，自应按基督教仪式成殓；（二）总理既为革命党领袖，自应根据革命之意义，不为某一宗教所利用。是时青年同志方面，且有强硬之暗示，谓若一定须按基督教仪式成殓，则不恤出以强力制止等语。卒以精卫同志等之调停解释，愚亦走告西北军在平同志鹿瑞伯先生（时鹿为京师警备司令）等，力为缓和，乃获各方谅解。学生之请求加入送殓者，一律站立路旁，于灵柩行过时，脱帽行三鞠躬，不必一路走送。日记所称“以人数过众，照料为难”云者，盖即指是也。

是日，段政府之内务部亦于下午二时召集各机关人员，讨论对于总理19日移灵各种办法，执政府及各部会均派二人列席会

议。议决：（一）19日孙灵移殡，各机关除最高级长官亲送外，各机关并派简任官二人随灵恭送；（二）各机关长官着大礼服，简任官着乙种礼服，左臂缠黑纱；（三）陆海军警长官与派员各着制服，并特派精干部员在中央公园照料一切移殡事宜云。

14年3月18日 治丧处派定舁榇人员，及分组法公布。盖总理灵柩决定由国民党党员自行抬送，不用杠夫，以表尊敬之意，故议决派定二十四人分三组更番代替。诸举柩人皆国民党中央人物也。第一组为孔庸之、张继、汪兆铭、林森、石青阳、宋子文、俞毓西、石衡青；第二组为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白云梯、邹鲁、戴天仇、邵元冲、钮永建；第三组为李烈钧、姚雨平、郭复初、焦易堂、邓家彦、朱卓文、蒋作宾；并派定黄惠龙、马湘、邓彦华、赵超、李朗如、李仙根、马超俊、吴雅觉、李荣、林耀光等帮同照料。

又决定于灵柩移出协和医院之前，先在医院礼堂内举行宗教之祈祷礼。惟一部分党员大持异议，谓国民党反对基督教，不宜采用此种仪式。然遗族藉此以慰亡灵，未始不可也。按“国民党不曾反对基督教，惟一部分党员有此个人之意见而已”，此为总理生前亲口对予之言，有季龙先生当时在座，其地点则为上海莫利爱路总理住宅，其时期则在民国11年之秋间。当日所论之问题有二：（一）总理之婚姻问题。自述其娶宋女士之经过悉依宗教轨〔规〕范，并无瑕疵；（二）总理对于基督教之态度，自述其信仰实当时之教会不认识总理，并非总理不承认教会，而所谓“反基督教”之运动，实不过一部分革命青年同志之主张，并非党之态度，国民党从未因宗教之故，对于基督徒或任何宗教信仰徒，拒绝其参加其革命工作，亦从未以党的态度，决定反对任何正当之宗教。盖从党的立场，认为对于宗教之信仰，应一任个人之自由，党不应加以干涉。因是，总理个人则选择其宗教上信仰为基督教，终身奉行，未尝有贰，其间亦绝无含有政治背景。至于吾侪

之信仰基督教者，则一方为基督教徒，一方为国民党员，其衷心未尝不欲以基督之革命精神，不屈于不良之社会，牺牲救国，造成中国为一近代之国家，即总理所主张之三民主义之中国。故数十年来之努力，惟恐中国基督教徒不认识总理三民主义之伟大，而远离革命阵线。故对于总理之大殓，主张依用宗教仪式，实具热诚。从此点论之，不能不谓吾人具有政治及宗教上之重要意义。且其意义为纯粹的善意而非恶意，绝不能谓有政治上之背景也。故日记所称“遗族藉此以慰亡灵”云者，不过志当时调停人之说法耳。

14年3月19日 早晨，天色惨淡，助人悽悲。至八时许，群众纷集协和医院门外。十时，自医院昇柩至大礼堂行祈祷礼。礼毕，当由第一组昇柩人张继、孔庸之、汪精卫、林森等八人，用青布挽柩环，将灵柩扶出礼堂。各送殡团体在东单三条胡同、王府井大街、帅府园等处街道两旁，排队站立，并分别发给青纱白花，秩序殊整齐。十时许，人数愈众，由协和医院至中央公园，几无一片隙地，总计约十二万余人。花园挽联，触目皆是，实为北平空前未有之举。由协和医院南门，经王府井大街至中央公园，沿途警厅已派出保安队，分布岗位，维持秩序，警备司令鹿钟麟亲为照料一切。按西北军之正式认识革命，自由孔公庸之介绍以来，迄于今日，实未尝一见总理之面，不幸历尽艰难困苦，摧毁曹吴军阀，欢迎总理北上，及既北来，曾未有一次之亲聆训诲，总理竟弃华北之健儿而长逝矣。悲痛为何如！事至今日，仅由瑞伯率其军警实力亲临照料，诚所谓不能表哀思于万一者矣。同时由吴敬恒、李烈钧等分配行列秩序：（一）警察，如警察厅保安队与内左一区全体警士、署员，约三百余人。（二）军乐队，由政府派出军乐队一连，警察厅军乐队一队。（三）飞机，航空署特派出大维式飞机三架，在总理灵柩所经各处绕空飞行，散布遗嘱。（四）送丧代表，为各省法团代表、各地工会、农会、商

会、学会代表等，约二百余团体，人各手执白旗，上书追悼孙先生字样，胸悬白花，臂挽黑纱。（五）军乐队，为海军部军乐队。（六）送丧代表，为段执政代表及各部、院、署代表等五百余人。（七）私人方面千余人。（八）外交部军乐队。（九）各学校，有燕大、北大、法大、民大、清华大学、女师大及各中小学等，全体男女学生暨教职员约数万人。（十）护卫队，有执政府技术队第一营、海军陆战队一营、第一师步兵第一营，由官长统属，兵士皆枪托向上，枪口向下，以表示哀悼之意。（十一）外人方面，有英、美、日、法、俄各国公使馆随员，与旅华各国人士约五千余人。同时外人有摄电影者，沿途时闻开未拉之机声。（十二）引导人分为左右缚，执缚者均为国民党重要党员，共九十五人。（十三）灵柩所至，诸人均脱帽为礼。（十四）沿途高呼口号。（十五）孙夫人乘青玻璃马车随柩而行。最后为宪兵一队，专供护卫。其时因人甚拥挤，行颇迟缓，至十二时许始抵中央公园。当由执政府卫队、军乐队、海军部军乐队，海军陆战队及地方军队等站队迎接，一时军乐大作，军队立正致敬。灵柩入园后，即舁至社稷坛大殿灵堂安放，送殡人均站立殿前空院，大呼各种口号，声震天地，并有女师大学生分数处演说。至下午一时，照料人等因灵堂尚未布置完毕，宣告送殡人众请暂退出，明日再来祭奠，送殡人众始渐退出。惟陆续前往者，仍络绎不绝。二时许，灵堂始布置完毕。灵柩置在社稷坛大殿正中，上悬总理遗像，及“有志竟成”横匾；两旁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联，棺上盖以青天白日旗。灵后黑幔为总理家属所。二时许，执缚人员及家属等先后向灵柩行礼，即相继退出。公园中男女人众则至下午七时犹未散尽。是日，治丧处议决，定24日起正式开吊。又段政府之内务部亦于是日拟具饰终典礼，举行国葬，呈请其执政府照准云。

14年3月20日 自本日起安灵三日。布置一切，并设招待所

三处：一、社稷坛头门。二、坛侧客厅。三、大殿灵堂。自即日起，至4月3日，共16日，每日分两班招待；招待员分为十二组。

14年3月21日 治丧处托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定25日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又下午二时至五时止，为接受外宾吊唁之期。于上午十时开会议决对于欧洲来电，定制之玻璃棺大约于本月26日可以到此，一致主张先行试验，并行重殓。并决于4月1日后，移柩西山碧云寺暂厝。

14年3月22日 本日治丧处议定，于4月2日午前十一时恭送总理灵柩于西山停厝，俟紫金山墓地建筑完竣，再护运恭安窆窆。通告各界谓，倘荷各界各团体惠临哀送，即盼推派代表一人，于3月25日午后二时，到中央公园行健会正厅会商一是。同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亦通电海内外党员，均于23日上午九时，各就党部所在，同时举行哀悼。

14年3月23日 上午十一时，中国国民党北平市全体党员一千五百余人，齐集社稷坛举行哀祭，由林森主祭，戴传贤读祭文及遗嘱，礼毕分五人为一组相继入灵堂，展〔瞻〕视遗体，仍至殿前摄影而还。是日，治丧处以明日起到二十七日为正式受吊之期，特将次序公布。

14年3月24日 上午十时始举行发丧。奏乐时，由夫人、公子及各家属等先行按宗教仪式祈祷毕，来宾乃按次入内行礼。上午有广东代表，教育长官及部员；下午有海、法、陆、交各部长官及部员等，均上殿行礼。其他各团体及个人之来吊者，不计其数。治丧处于来宾入门时各赠素花一朵，行礼后更赠总理纪念相片及传单各一纸。单上先列遗嘱，后附短文，题曰：“孙先生遗嘱下之中国民众与世界民众”。是日下午三时本为段氏亲临吊奠之期，段氏之阁员全体、府秘书长、大礼官、临时法制院院长、善后会议秘书长、各机关简任以上官吏等一百余人，已先后到齐，招待员乃引导各阁员及陪祭官等相继入灵堂，分文武为左右

立。至三时许，段氏竟借名足疾中止，改命其内务总长龚心湛代祭。首由内务部古装舞乐生奏国乐，段氏代祭人龚心湛率同全体阁员及文武官吏至灵前北面肃立，全体行三鞠躬礼。主祭人献花圈毕，内务部特派礼官读祭文毕，全体又行三鞠躬礼。家属孙科、戴恩赛在旁三鞠躬答谢。并由治丧处招待股主任李烈钧致答词毕，又奏国乐。礼成，主祭、陪祭各人员散班，由招待员引至柩前，瞻视遗体后，即回招待所休息，时已三时三刻。执政府秘书厅及海陆军、内务、财政各部全体职员，陆续分别致祭，由各该长官主祭，四时余始竣。

查是日段氏未亲祭情形，当时报纸有志之甚详者，今摘录如下：

“24日下午三时，为段祺瑞预定亲祭孙文之期。一时许，由吉兆胡同至西长安街一带已军警林立。二时许，全体阁员及各院、局长官，各机关简任以上官吏，各军事机关长官，执政府秘书、侍从武官等一百余人，已先后到齐，治丧处主任孔祥熙等分别招待至两旁招待所休息。二时二刻，接吉兆胡同电话，段已预备汽车，即到公园亲祭，沿途军警实行警卫。二时三刻，又接吉兆胡同电话，谓正在穿大礼服，即时动身。治丧处当即将灵堂大门关上，禁止普通吊客祭奠，并将灵堂中闲杂人等逐出；招待员等引各阁员及陪祭人员、礼官等相继入灵堂候，文官立左，武官立右。至三时许，吉兆胡同忽又来电话，谓段因祭事重大，须恭敬将事，特临时洗脚，无奈洗脚后，皮鞋总穿不上，购新鞋又来不及，穿便鞋又太不恭敬，不得已，惟有请内务总长龚心湛代祭云云。治丧处接段不来电话后，颇觉不满，园内即时解严。三时二十分正式行祭礼，”云。

14年3月25日 上午外交团致祭，由外交部特派员魏文彬等八人为外宾招待员。十一时许，苏联大使、美国公使、西班牙公使、法国参赞、英国参赞、日本参赞及各使馆人员，外国旅平绅

商、仕女先后以团体或私人资格，前往致祭者共八十余人，由招待员一一引导灵前行礼。此外如侨务局等数十机关，均于上午致祭。而下午前往致祭者，则有工业大学、广东同乡会等二十余团体。共计本日来宾约二万余人。是日，段政府内务部亦拟定总理出柩时之送殓送葬各礼节。

14年3月26日 是日为各学校公祭之期。自上午十时起，以至下午四时止，各学校到者三十七校，人数约在万人以上。治丧处并在招待所公开留声机，听者莫不肃然起敬。并由治丧处预备4月2日移柩碧云寺，用党旗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其下加“中山主义不灭”字样，其愿送至西山者，备有汽车驴队公用。李石曾今日在碧云寺电话报告布置已妥。

14年3月27日 是日公园开放，任人人内致祭。故自上午十时迄下午，有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校等，及其他团体，共约三万余人。张作霖代表亦于下午二时来吊，仪节颇为隆重。社稷坛左右招待所又续开留声机两处，此片为总理在粤时所演，计粤语、普通话共六片，均属勉励国民及告诫同志之词。又是晚八时，在铁狮子胡同行馆开特别会议，讨论关于葬事，及永久纪念建筑物等事务。又冯焕章亦曾有一篠电，致其督办署参谋长刘骥，主张为总理铸铜像于中央公园。其电云：“急。北京督办署刘参谋长鉴：经密。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手创民国，厥功甚伟，此次染疾入都，以身殉国，无论中外，莫不悲悼异常。将来纪念之方，自当铸立铜像，以垂久远。惟铸像地点，就首都而论，以中央公园为中外人士集会之区，至为适当。即希援参战得胜坊，及哈定纪念碑之前例，代为建议，务使伟烈元勋，对峙并美，以示崇敬，而资观感。祥。篠（17日）。”

14年3月28日 午后二时至四时，招待员在社稷坛头门外演乐亭内设置留声机，以无线电机将声浪放大，传播总理演说。总理之遗音犹存留于世者，仅此数片而已。同时，吴稚晖就留声

机放大器上，演说总理平生小史，颇为简明，闻者动容。是日，治丧处以总理灵柩将于4月2日权厝西山，特发出通告。

14年3月29日 治丧处以连日各方人士欲瞻视总理遗体者，自朝至暮，络绎不绝，故自本日起延长时间至晚六时止，以免拥挤。会本日星期例假，故来宾至者竟达十馀万人，团体凡五十四起。

14年3月30日 正午十二时，苏联政府特派专员将列宁总理之灵柩运送抵平，并賚有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家属唁函一件。乃由治丧处主任孔庸之先生亲至东车站迎迓，除代表家属向俄专员道谢外，随命人将灵柩移至东车站偏西之货台内。俄专员与孔公启棺检视，完全未损。

14年3月31日 是日各方往吊者，仍有十馀万众。内务部又下委任令，特派佥事王经佐，襄办南京葬地一切事宜；主事郭昭、王兆钧襄办送葬事宜云。

14年4月1日 上午九时，北平公立大中小学七十三校学生齐诣社稷坛前公祭，祭毕入灵堂瞻仰遗容，其次第先以抽签定之，藉免拥挤。十时至下午三时，旅京各省国民党员约二千馀人，均先后诣灵致祭，如仪而退。计自总理逝世至本日止，治丧处共收到花圈七千馀面，挽联五万九千馀副，横幅五百馀件云。

治丧处又以明日为灵柩奉安西山之期，特决定自灵堂至公园门口一段，遗柩仍由李烈钧、吴稚晖等亲行舁出，至上车而止。公园门口备有马车，以便舁至西直门之用。由西直门至西山，即乘协和医院运送病人之汽车，沿途车旁，由家属护送。并议决通电全国，报告治丧处于4月3日结束，以后所有函电请寄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云。

14年4月2日 是日为总理出殓西山之期。上午八时许，由西长安街经善后会议东西辕门，至公园门口、天安门一带，分段由各团体、各学校树立白旗，在预定地定集会。政府派出陆海军

护灵队与警察保安队先后按次排列。北大花圈队人各手持一花圈，在公理战胜坊集合。段氏代表、各部总次长、善后会议秘书长、各机关代表、各团体代表等，均于九时许先后到齐。九时三十五分，执政府代表及各阁员在灵堂行礼三鞠躬，献花圈；各界代表亦先后行礼。十时二十分，家属行礼。十一时发行，由于右任等八人，用青布带挽棺，双手舁出，马湘手执夫人赠送之红色花圈后随，罗驭雄手执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前导，吴敬恒、李烈钧等均左右执紼，李荣等则奉遗像随行，奏哀乐，至公理战胜坊稍停，由治丧处准备之美国白鹤公司拍摄电影。国民军第一师手枪队队长率兵一连作护灵队。十一时五分至公园门口，全体来宾脱帽行礼，有四乌骓高架灵轎伺于左，状至黝黑，舆顶及边，缀以青球，摇摇欲行，于是马超俊与李仙根将遗柩舁上灵轎，首向前，足向后，宋夫人花圈即置于棺上。马湘、李荣二人坐车内照料一切。孙科、戴恩赛等将棺移正。孔公庸之将车门关掩。宋夫人首障青纱，衣黑色夹袍，著黑色鞋在旁举哀，悲泪潸潸噎不成声。公子科等亦大哭不止。李荣奉遗像置马车内，四围绕以段祺瑞、黎元洪赠送之花圈。宋夫人乘第一号黑车，驾以两乌骓，车顶亦缀青球。其余家属分乘马车十辆，车顶皆缀白丧球随于后。

经西长安街、西单牌楼、西四牌楼，顺电车道出西直门，赴西山本道，至高亮桥、老爷庙大街，各街巷口及各户楼上均立有男女来宾恭送，电车亦暂停驶，路旁观者无不脱帽为礼。随灵车后有国民党重要党员多人，执政府卫士，教导队，内眷马车十辆，航空署派出飞机三架绕空飞行，以为护送。内务部鸣炮三十三响，各机关一律下半旗。下午二时，全队至西四牌楼，各校学生与各团体代表及军警，均停止进行，分列两行，直达西直门，花圈队仍往前，进观音庵，抵老爷庙，花圈队分列两行，灵轎经过时，花圈队各学生纷向车上掷去，最后由汽车、马车载往西山。遗像车与宋夫人车至老爷庙即改用汽车。下午二时十五分，由西直门向

西山出发，各校学生沿途均大呼“孙中山先生主义万岁！”“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等口号。

灵輓抵海甸，有培元小学、西郊中学、西郊女学列队行礼。市民均肃立道左，妇女多就山穴席坐，以待灵柩经过。车经玉泉山，山口扎有白花牌楼一座，嵌以“中山主义万岁”字样；又有小牌楼，标以“哀音”二字。下午四时二十五分，遗柩到碧云寺，郊外有香山幼稚院男女学生千余人，与清华童子军一大队，戎装持枪，倍极整齐。中法学校全体学生、西郊小学、绅商市民团又用花制就牌楼，灵輓经过，一一为礼。至西山碧云寺门口，有牌楼一座，横额为“天下为公”四字，左联为“人群进化”，右联为“世界大同”。至二重门，有牌楼一座。治丧处在寺内西院设有临时办事处，东厢房设有签到处、茶点室、男女来宾招待处等所。再进为奉安灵柩处，其处在寺内第十一级之最高峰，乃一院塔，塔高四丈许，围以白石而空其中。又有石龕高二尺三寸左右，石级可登塔顶，俯视北平，全城在望，入夜登临，万家烟火，尽在目中，回视其后，则西山罗汉松百株，参天拔地，夭矫如龙，风声谡谡，如怒涛之排空，颇具壮观。治丧处因院塔过峻，运送维艰，特架一木桥，约三十度之仰角，当由吴稚晖等将灵柩舁入一舆，其舆状类木箱，配四铁轮于其底，从者自桥上用青绳徐引至巅，乃由孙科、戴恩赛奉安于石龕之内，并置花圈其旁，而以蓝绳栏干障其外。其余设备大率与社稷坛从同，横额为“有志竟成”，联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时正五时三十分，遂举行公祭，先奏乐，读祭文，诸人三鞠躬，唱追悼歌，再奏乐，礼成乃退。

按碧云寺在西山东麓，其始建岁月失考，据最近所得石刻，列有寿昌年号，大抵为契丹以前古刹，历辽、金、元、明、清五朝而名愈显。清乾隆间曾事修葺，立有碑记。厥后凌替，至民国六年倾颓益甚，由是蔡子民、李石曾、夏坚仲、高曙青、彭志云

等，盡焉伤之，乃相与劝募，重行修理，并与其四周建设中法大学、西山学院、天文台、农场、医院等。而后榛莽尽辟，文化日新，在昔荒原顿成名胜矣。总理石室初亦残破，嗣经修整，始复旧观，顷且于其塔上，设有测风电表等仪，于美术中参以科学，亦古寺革新之一征象也。因纪总理权厝事并及之，冀瞻礼者益深其神往焉。

14年4月3日 治丧处以中央公园各项设备已完全撤去，遂还铁狮子胡同行馆办理结束事务，并决定所有由粤来平各职员一律出平南下。至西山碧云寺一切事项，则委由李石曾先生与中法学校各教职员分别担任办理。总理遗柩特派副官马湘率领卫士七人留守，负保护责任，并为留念起见，特在同生照相馆制就遗像千张，分赠诸人。

14年4月4日 治丧处以前派林森同志前往南京紫金山勘察葬地，已回京报告一切。因即推代表诣段政府接洽，当由秘书厅分电苏省长官查照办理。是日通电全世界党员，于本月12日为追悼之期。

查紫金山即古金陵。秦始皇帝时，以金陵有王气，洩其水于江，为秦淮河。汉蒋子文为秣陵尉，葬此，因名蒋山。吴大帝孙权亦葬此，号曰“孙陵”。厥后六朝俱都金陵，遂以此山为王气所钟，更名钟山。明太祖驱斥胡虏，奠定中原，临终遗命，以灵谷寺故址为长眠之所，爰迁志公禅师塔而葬焉，即今孝陵是也。建夷入关，豫王多铎及洪承畴等，尽伐其松柏，而以其地给八旗为牧场，蹂躏不堪言状，独顾亭林眷眷于此不忍去，变姓名曰“蒋山佣”居焉，即此地也。洪杨时，于孝陵主峰建城曰“天保”，以作屏障，形势奇险。光复时，浙军克天保城而南京遂下，今有纪功塔屹然峙焉。

又当时曾有人主张改建江宁城为中山城者，章太炎氏亦曾发表意见云：“闻拟改江宁城为中山城，此盖摹拟华盛顿政府为之，

以义则不应尔也。国家非一人之私，虽一省城亦不应施号以自伐。中土皇帝昔虽专制，然亦未闻以私氏冠地方者。明太祖攘斥胡元，不假他力，其功至高，建都南京，始造城郭，亦未闻以朱氏冠之。孙公勋业虽高，比于明祖，则尤稍逊（按太炎氏只知民族革命，故其议论如此），而城池复非孙公所造，何得私之于己？况改建共和，称曰民主，尤不应以一人名号，变国家都邑之正称。华盛顿事乃彼土习惯使然，若施之中国，则以为潜滥矣。窃谓孙公功业，昭在耳目，载之国史，岂以改立称谓而然？若夫营葬钟山，与明祖孝陵相俪，生荣死哀，亦已备至，自非陵谷变迁，寇贼发掘，其传必视灵号为长。曾记民国元年，孙公曾有人改其本籍香山为中山县，未几为袁氏而废，其后孙公再莅广州，并未恢复，盖亦知灵号之不足重也。且孙公本氏逸仙，其署中山者，乃因避地日本，借彼土姓氏以榜门耳。复又改称高野，亦借东人姓氏为之，而口语相传，中山遂为定号。原其事，始非陆地名，亦非别字，徒以隐晦之故，始借东人氏族为标，此本不为典要，犹不宜以易城邑正称也”等语。因纪勘察墓地，用并及之。

14年4月5日 正午十二时，治丧处邀请各办事人员，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宴会摄影，以资纪念。

14年4月6日 总理灵柩前在协和医院成殓时，因俄国政府所赠送之棺未到，系临时赶造之棺。3月30日俄国赠送之棺到平，经医生检视，认为不甚合用，故又由协和医院用楠木另制中式新棺，备到西山改敛之用。该棺及改敛时需用之保存药料，均于昨日由协和医院用汽车运往西山碧云寺。今晨九时，协和医院医生史蒂芬、刘保恒与家属孙夫人、孙哲生及孔庸之、宋子文等，均于九时前到碧云寺石塔灵堂，由两医生指挥各卫士，将暂用之棺揭开，移总理遗体改卧新棺。棺楠木制，内衬铅，里满贮“福末令”药液。遗体全身皆浸于药液中，上加玻璃片，可见全身。玻璃之上再加棺盖。一切手术需时及久，至午间十二时始殓毕，安置石塔

内原址，家属及随员等皆至柩旁哀视。总理神采如生，但颜色较黯淡耳。灵堂布置如前，惟加鲜花及铜鼎等，石塔墙上之挽联均已除去，送至行馆抄录。今日适为清明节，中外人士来碧云寺，欲上石塔瞻迎〔仰〕遗体者甚众，因方改殓，皆被辞谢云。

治丧处本日在铁狮子胡同行馆举行主任会议，议决各件如下：（一）派员前往各国答礼。（二）治丧处各人列名函谢各国人士亲吊及函电来吊者。（三）外交团方面除函谢外，并派员致谢（议决派孙科、戴恩赛）。（四）由治丧处电各省军民长官、各团体、各报馆，并转全体国民致谢。（五）各省来吊专员，由招待股代表治丧处答谢。（六）孙科赴段执政府致谢。（七）函许世英催办纪念图书馆地址事。（八）在平暂设灵柩护卫员办事处。（九）治丧处自5日起审查各项帐目，一并结束。

14年4月7日 是日正午十二时，治丧同人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招待政界、军界、教育界、新闻界、各机关、各团体、各省军民长官代表等，到会者计有一百五十余人。十二时三十分就席，李烈钧致感谢词，次来宾公推熊希龄致答词，其他演说者甚多。至下午三时，始散会。

14年4月8日 治丧事宜截至今日止已完全終了。公使团方面，除孙科等亲往答谢外，今日治丧处主任孔庸之、于右任、李烈钧等，复联名致函各使馆表示谢意。原函录下：

敬启者：敝国不幸，哲人其萎，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逝世，承贵使惠临吊唁，贵国人士哀悼有加，孙中山先生家属及治丧处同人均深感激，兹于灵輿告殡之竣，谨表谢意，并深信贵国与敝国邦交及人民团体之亲善，从此益臻敦厚也。孙中山先生治丧处主任汪兆铭、吴敬恒、于右任、李煜瀛、李烈钧、邹鲁、孔祥熙、林森、宋子文。中华民国14年4月8日。

14年4月9日 治丧处行馆人员摒挡一切，预备离平。至10日，先生家属及行馆同人乘交通部特备专车，动身南下。

宪政实行宜定宗旨敬陈管见折

杨 度

编者按：《宣统政纪》卷十二载：宣统元年六月八日（1909年7月24日），“候补四品京堂杨度奏，宪政实行，宜定宗旨，曰君民之关系宜定，曰行政立法之关系宜定，曰中央地方之关系宜定。”但未录全折。当时报刊的报道亦类似。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度集》在所附大事年表中曾提到此折，可是正文却未收入，显然，编者没有见到此折，年表中所列系据《宣统政纪》而来。从《宣统政纪》中，人们只知杨度在宪政实行方面提出了主张，但具体内容如何，杨度持何观点，俱不得而知，因而很难作出判断。最近，我们发现了此折，它刊载于《厘订官制参考折件汇存》一书中。该书为铅印本，不著编者、出版单位和时间，从书名和内容来看，应是当时供研究编订官制的参考文件，为官方印刷，大约在宣统二年（1910年）。杨度的奏折为其中之一，全文四千六百字左右，它是研究杨度的一篇重要参考资料，通过它，可以清楚地了解杨度在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年4月）进入宪政编查馆后政治立场和思想发生的重大变化。今特录出，发表于此。

候补四品京堂宪政编查馆行走臣杨度跪奏，为宪政实行宜定宗旨敬陈管见恭摺仰祈圣鉴事。窃自先朝锐意维新，预备立宪，并颁布开设议院年限之后，我皇上又复迭颁谕旨，宣示宗旨，理无反汗，势在必行，薄海臣民欣欣望治，是朝廷立宪宗旨实已一定不移，非臣下所敢置议。臣之所欲言者，非立宪之宗旨，乃宪政实行之宗旨也。我国有数千年之制度，数万里之版舆，皆非世界各国所能此拟。今欲仿行立宪政体，使非斟酌本国之情形，采

取各国之法制，权衡至善，而复以一定之宗旨贯之，则持议者聚讼纷如，处世者举棋不定，上干宗社之安危，下干民生之苦乐，皆有至大关系，始事之时，不可不慎，谨就管见所及，为我皇上一陈之。

一曰君民之关系宜定也。各国中如英吉利、普鲁士、日本皆号为君主立宪之国，然君权之轻重则大异。英之民权最重，君权最轻，普鲁士次之，若夫日本，则直以君主大权而成钦定宪法者也。以我国情形而论，满汉蒙回苗藏各族合而成国，而所以统驭而合治之者，我大清朝廷耳。使君权不能统一，则全国必致瓜分，蒙必归于俄，藏必归于英，二十一行省必为各国所分有，离析分崩，同归于尽，必合各族而统一尊，乃能免于瓜分之祸。故在中国而言立宪，非君主立宪不可，且非以君主大权成钦定宪法不可。臣昔在日本时，即以此义与激烈党辩论冲突，有以关其口而夺其气，且时以与立宪党论之，不自今日始矣。去年钦定宪法大纲，其中已将颁布法律、解散议院、总揽司法、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议和、宣告戒严等事，皆归于君主大权，此实与日本宪法同，且或过之，而为英吉利、普鲁士所无者也。其中附载臣民权利，如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等条，是乃各立宪国人民所通有，无论英、普、日而皆同者也。我国君主大权比之各国为特别，臣民权利比之各国为普通，是九年后之君民关系实已预定于此时矣。惟是各国立宪之顷，或由人君畀与，或由民庶要求，顺逆各有不同，而其所以为治乱之源者，多在宪法未定以前，及至宪法定，斯无论何种乱机皆息矣。当其宪法未布，上下无可遵守，君民权限本无一定，于无一定范围之时，上欲防范而下欲侵陵，即无往而非冲突。若人君以大公无我之怀处之，官民同时，斯祸机立弭。否则必右官吏而左人民，事事出以压迫，轻则刑罚，重则军队，及至乱机已成，无可消弭，外患偶至，乘机爆发，俄罗斯之往事是其

例矣。人主之治国也，恃人心不恃兵力，俄国不然，宜其败也。我国情势更与俄国大异，列强环立，伺机而动，不逞之徒又复持满汉之说以为挑拨君民之具，苟非上下无猜，同舟共济，则内部之疑贰即所以召外部之侵陵，虽有甚强之兵力，无以收不固之人心，危亡之机，莫此为甚。臣默念此九年预备宪政未成之顷，举国上下皆无根本法律之可守，官民两方之行动必皆有轶出范围之事，突冲纠纷，不可条理，愈纷愈扰，驯成乱机，彼时追论其由，亦必曰君民权限未能早定之故。各国未颁布宪法之始，从未有预拟宪法大纲、预定君民权限如我中国者，此实世界所无之创举，而我先朝至善之贻谋，所以预定亿万年之大计者也。惟此宪法大纲仅于去年八月初一日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奏请钦定之顷，奉上谕将来编纂宪法暨议院、选举各法，即以此作为准则，所有权限悉应固守，勿得稍有侵越等因，钦此。是仅以此为将来编纂宪法等之准则，而未以为九年中上下共守之据也。故虽经钦定颁行京外各衙门，未尝誊黄宣布，公诸民庶，而近来谕旨又复时时引用，似朝廷已以此为九年中未立宪时之宪法矣。惟薄海臣庶因未经誊黄宣布，多未周知，于我国君权及人民权利范围，仍无标准可守。臣愚以为此钦定宪法大纲与其仅以作九年后之准则，何如即以定九年中之范围，拟请再降谕旨宣示，当宪法未定以前，即应以此大纲于九年中上下共守，不可踰越，并著各省督抚刊刻誊黄，广为张贴，山陬海澨，咸使周知。一则使知君权之范围已定，丝毫不可犯干；一则使知人民之权利亦明，上下皆能引用，则九年之内固君民之关系不明，致上下之感情不洽，无端纷扰，必可少免，庶乎收上下一心、秩序进行之效矣。且臣向主速开议会，又主钦定宪法，其所以然者，一面为政府早负责任，挽救危亡起见；一面为恐立宪太迟，人民既有谏议局、资政院等以资历练，九年之后，练习既深，民气已熟，将来宪法是否能由钦定，非敢预知，大局安危，尚难逆料，故欲早布宪法，早开议院，以奠皇

基而固邦本。今九年期限已定，无可迁移，议院既拟进（按：疑为迟字）开，则宪法自难早布，当此宪政未成、全国扰攘之际，若有此钦定宪法大纲以范围上下，权限分明，遵奉已惯，藉将来之准则为现在之准则，不仅九年中可以维持秩序，即九年后宪法之能出于钦定，与钦定宪法所定权限之能合此大纲，亦皆较有把握，实于皇室安危关系至重，诚根本之大计也。

二曰行政立法之关系宜定也。夫专制国之君主所以易招民怨者，实以大臣不负责任，藏身于君主之后，事事以谕勅行之，处事之善则群臣赏功晋秩，处事而不善则曰上意如此耳。臣尝谓专制国之大臣以君主为避矢之盾，立宪国之君主以大臣为避矢之盾。盖立宪君主使大臣当议会之冲，而自操黜陟之柄，善则归君，过则归臣，因而皇室尊严得以永保。故君主立宪之国必有内阁以行政，议会以立法，二者缺一不可。盖无议会而有内阁，则大臣心无所惮，易生权奸跋扈之心；无内阁而有议会，则君主身当其冲，易启皇室侵陵之渐。惟使二者相持而君主操纵其上，国事既理，君位亦安，法无有善于此者矣。各国成立内阁之法原有二种：一政党内阁，乃议会占多数之政党首领率党员以组织之者也，英之内阁无不如是，故君权最轻；二不党内阁，乃君主选任阁员以组织之者也，普、日内阁类多如是，故君权较重。中国国体与普、日同，断不能行政党内阁，今之政党亦决无组织内阁之资格，所宜仿者普、日而已。日本之制，使内阁辅弼行政，使议会协赞立法，而皆以君主大权统一，使二者互相磨砺，以求国事之进步，为君主者决不自命为行政首长，以行政部为亲，以立法部为疏，立于一隅以自狭其权限也。我国宪法大纲“君主大权”内载明：“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注云：“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是言君主有行政权也。又载：“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注云：“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令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是言君主有立法权也。立法、行政

之界限既已分明如是，二者皆总揽于君主又已确定如是，即令今日已有议会，得此似宪法之法纲，已足以固根本而维秩序，而况宪法大纲中附载议院法要领又已将议院权限重重限制，决无流弊之可出乎！按照筹备事宜清单，今年当颁布资政院章程，举行该院选举，资政院虽非完全立法机关，然亦议院之基础。既有此机关矣，政府对待之方全无预备，则资政院开议之时不知向谁接触，岂不徒生纷扰。而清单所载厘订京师官制在今年，厘订直省官制在明年，颁布新定外官制乃在宣统四年，试办新定内外官制又在宣统六年，新定外官制一律实行更在宣统八年，次第所分，其期至远，盖拟于彼时实行完全内阁制度，故不厌审慎周详乎。然此八年之内，政府无负责任之人，何以对资政院？臣愚以为宜于此时拟一暂行官制，不必遽设内阁，而使可为内阁基础，以议会基础之资政院与内阁基础之政府双方对立，即为他日行政、立法分立之基。夫行政、立法二权既皆由君主总揽，则专委于一与分委于二，在官吏宜争之，若朝廷则固无所择矣。况当预备立宪之初，不仅人民程度不足，即官吏程度亦不足，得此二者以为官吏人民对待练习之地，亦进步之一法也。

三曰中央地方之关系宜定也。在吾国官吏中，论其权限，最大者莫如各省督抚，其品位与其直接奏事之权尽与京部尚侍相同，而其宰制一方、威福由己，则又大异。现今各省之事，如币制则各自铸造，划疆而行；如外债则各自募集，立约自便；如军事则甲省德操，乙省日操，枪械子药又各歧异。凡世界各国制度，无论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然外交、军事、财政数大端未有不集权于政府者，惟中国不然，西人讥为十数国固亦宜也。近数月来，度支部任劳任怨，切实清厘，各省已多不愿；陆军部主张集权多年，尚无统一规划；民政部除京城地面以外，凡各省自治、选举等事既无特设民政专官，一切未能直接筹划；邮传部直籍全国路电，亦多有名无实；外务部向喜推与各省自定，致启近年人民干

涉之风。种种现状，皆因中央权轻、事不统一所致。长此不改，断无可以为治之理。然改之不得其道，又实足以致乱。以各省疆域而论，固比德、美各联邦尤大，然联邦之制，其首长或为世袭，或为公选，各自有其宪法议会，断非中国二千年郡县之制所能仿拟。日本学者有贺长雄曾论中国各省督抚可兼国务大臣，各省议会可为国会分会，乃决不可行之论也。若夫日本等郡县之国，则其府县区域至小，即为地方自治区域，直由内务省管辖，中国若欲仿之，则必先撤督抚而如前明十三布政司之制，使为省长，且使省为地方自治区域，皆直辖于民政部。然裁撤督抚其事已难，以一省为地方自治区域，范围过大，流弊亦多，且二十余庞大之省，亦非民政一部所能统驭，故即以中央集权而论，其制亦未易定也。臣愚以为地方自治仅可至厅州县而止，决不可以省为范围。至于京部与厅州县之中间一级，则拟不用督抚，而以布政使为之首长，其下分设各司，以集合制治事，不隶于民政部而隶于内阁，为内阁之委任机关，其余道府皆裁撤之。省行政官既如此，则谘议局亦为议会之委任机关。既曰委任，斯权限无定，省行政官权限视内阁委任之广狭，谘议局权限视议会委任之广狭；而委任者又视交通之便否、统驭之难易，以为广狭之别，不必省省相同，惟省行政官与谘议局之权限则必相准，使得尽其监督之责。方其交通未便、统驭尚难之时，则督抚亦宜择地而裁，出之以渐，不宜同时尽撤，流于操切。惟督抚已裁之省，其立法、预算等事皆可归于中央，行政、立法之权，双方并削。当其未裁之先，则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所陈官制可以采用去督抚之直接奏事权，而仍与以一部分行政权，又与省议会以一部分立法权、预算权，则正今日谘议局之权限也。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言各省谘议局权限与普鲁士地方议会不符，是诚然矣，然各省督抚权限与普鲁士地方行政官不符，则未言之。盖行政与议政之权限消长进退必相同也。去年臣入宪政编查馆时谘议局章程业已定稿，且臣

方主中央集权，注重国会，宗旨不无微异，故臣于该章程未尝参与一字，然馆员当时决不能作一无督抚之预想，以草此章，即臣彼时亦未敢骤倡渐裁督抚之说也。朝廷若能采臣渐裁督抚之议，则既可削督抚之权以集于内阁，何不可削谘议局之权以集于议会，是乃中央、地方权限问题，而非君民权限问题，且非行政、立法权限问题也。若其不然，则与其使权限最大之督抚横处上下之间，部臣既不能号令，人民又不能监督，何如有一监督机关之为愈乎。此事关系重大，应请皇上明定宗旨将来各省督抚或拟渐裁，或拟永存，以定中央集权之程度，以为筹备宪政之标准，庶几方针以定，浮议以息。

以上三者，皆切要之图，根本之计。今之立宪，譬如渡海，必欲到达彼岸，虽已明定宗旨，然海道当取何方，触礁搁沙之险何处为少，粮食淡水当携若干，是亦不能不有一定之宗旨，乃可预防危难，稳涉波涛，否则甲欲南指，乙欲北航，议论愈多，事机愈险，不可不慎也。臣以菲材荷蒙先朝恩遇，令其参与宪政，既有所见，不敢缄默，谨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日人阪谷芳郎来华调查 币制改革材料数则

云 述 摘 译

说明：日本寺内内阁欲使中国币制改为金本位并与日元挂钩，这是当时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1918年3月至6月，日本派阪谷芳郎（1863—1941）来华活动。阪谷曾任大藏省次官、大臣、东京市长，是日本政界的重要人物。其在华有关活动，（日）《政治经济史学》杂志1979年6月157号刊有河村一夫《围绕中国币制改革问题阪谷芳郎与梁士诒的会谈》一文，记述颇详，文中引用当时西原龟三、林权助（日驻华公使）、后藤新平（时任外务大臣）之间往返电文等资料，特摘译供研究参考。

（一）西原龟三报告

1. 关于阪谷芳郎于1918年3月28日 到达北京时情况的报告

阪谷男爵已于昨日晨抵燕，余因感冒，蛰居寓所，致失迎候。据传闻所及，前往火车站迎接者仅为日本人，中国方面只有中国、交通两银行秘书及财政部秘书三人，不仅身为主人之王克敏，即高官士绅亦未有一人往迎。阪谷男爵颇为尴尬。此盖因与日本之事前大事宣扬相比，而中国方面对此前后情由毫无所知，遂致阪谷男爵始到北京之时出现此一幕可悲之事。林公使今后如何处理

此事，窃正注意其发展，幸勿使发生有损阪谷男爵及日本体面之事。据外间传闻，梁启超及王克敏欲获币制改革之事前借款仅作为私下提及，然内心并不存奢望，故而此事未向内阁会议提出，亦未经由外交部，仅在与林公使谈话之间涉及，林公使也欲乘势参与，盖乃属于外交手段。据本日曹汝霖所谈，段祺瑞氏现亦苦于如何处理方为妥当。另据藤原君称，阪谷男爵原颇为积极，既已商之以顾问之事，现则甚感惊诧不安。事以如此纷歧，现尚未见解决之端倪。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1918）第二册下卷，772—773页）

2. 就曹汝霖财政总长关于聘阪谷男爵为 中国政府财政顾问之意见请训事（摘）

（前略）余于昨二十九日平安抵燕，应曹汝霖氏直接面谈之约往访。据谈由于林公使一再催促聘阪谷男爵为顾问之事，遂于二十八日以书面送致林公使，述明下意。

“聘请币制改革顾问为中国政府之所望，尤以名望素著，富于经验之阪谷男爵任之，正所企望。但在币制改革借款成立前，无顾问之职务，抑亦关系预算，故于该借款成立后，当以特任官待遇聘请。”云云。

据曹汝霖氏称，此时虽与过去汪大燮特使出使日本时与寺内首相所提出，在币制改革前，亦希望聘请适当之财政经济顾问并无变化，然此次阪谷男爵为顾问之事，近乎强迫，与中国政府之期望并不一致。故此时望阪谷男爵暂行回国，并于今后采取适当方法，由中国政府向寺内首相阁下或日本政府请求聘请顾问，由寺内首相或日本政府之推荐，按正式程序聘请，云云。总之，以上当信为中国政府及财政总长之正式意见。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1918）第二册下卷，809页）

(二) 后藤新平外务大臣与林权助公使间 关于任命币制改革顾问事之电报

1、后藤新平致林权助电

大正七年（1918）六月一日午后七时发

第三八七号

关于第七六〇号来电事，原协议此事时之财政总长业已更迭，故而事态自然也亦发生一定之变化，且政府方面需待阪谷男爵归国亲诉其考察报告后，始能作出某种决定，故此事暂按现状搁置。因之希望向中国方面简单回复；帝国政府待阪谷男爵归国复审后，始能对此作出决定，在此之前，希望按现状暂行搁置。此外，已电告停留在上海之阪谷男爵；因此事寺内总理大臣尚未就中国政府顾问一事作出决定，此时应暂结束此事，俟归国弄清情况后，再定行止。谨此附言。

2、林权助致后藤新平电

大正七年（1918）六月四日午后三时三十分到本省（外务省）

第七七九号

币制改革原为中国必然推行之事业，然如此艰巨之大事业，难望经浅见薄识之中国人之手完成，必须有外国方面之帮助，至为明白。此时由我方进而尽指导之责，实为确保增进日中两国利益之所在。如第七六〇号电禀所陈，倚仗财政总长之申明，而不计其幕后之中国人之心理状态如何，务必乘对方已有切实答复之机，得此事办理妥当，环顾各种情况，如此最为得计。但如来训所示，向对方提出暂按现状搁置此事，则将使人产生我方不希强力推进此事之感，不仅给与将来进行此种交涉以不良影响，即对

阪谷男爵，将产生何等之误解，亦难预料。故而暂缓向对方提出上述之建议为宜。以上希请谅解。

外交史料馆藏件

(三) 阪谷芳郎与段祺瑞、曹汝霖晤谈内容

根据《阪谷芳郎传》所载，其与段祺瑞、曹汝霖二人晤谈之内容如下：

“阪谷子爵于五月三十一日与段总理，六月一日与曹财政总长会面时，均提出了币制改革的要点，对此预计有十分成功的希望后说：

就聘请敝人一事，中国政府与林公使之间业已进行种种商谈，故已从公使处知其大略，对关注敝人待遇等情表示感谢，然较此为重者，为临近付诸实行之际，必须赋予敝人以完全的实行权限，此外，由于币制改革与财政整理必须相辅而行，是为极重大之问题。故在敝人之外当应有若干顾问，然顾问全部采用日本人亦不尽公平，亦应采用英、美、法等国之人，斯时为统一顾问之意见与监督实行，敝人必须有最高之权限。此点为币制改革及财政整理实行奏效所不可少之重要条件。敝人之所以如此强调权限，决非缩小中国方面之权限，请勿误解。乃因敝人终仅为中国政府之顾问而有此权限，盖皆借重于当局者总长之权限也。然若无此权限，则将一事无成。

对此，段总理表示：“当然赋予实行权。”曹总长回答说：“无论有何种之反对，一旦实行，必期成功。”

于是阪谷子爵进而和梁士诒、汪大燮等进行了长时间的悬谈。最后偕同林公使谒见冯大总统，在辞行的时候说：本人应贵国政府负责人士之约请，今年秋季当再来贵国，日本朝野认为在当前时局之下，给予贵国以财政方面及其相当之援助，为当然之义务。故两贵国当局负责人士若有断然实行之决心，以收财政整

理及币制改革之实效，则当为贵国不辞竭尽心力。

冯大总统对此再三郑重表示致谢。

(四) 阪谷芳郎与梁士诒之会谈

在阪谷芳郎与北洋军阀政府首脑人物的接触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和财政界巨头梁士诒的晤谈，内容如下：

六月四日会见梁士诒，详细陈述关于考察之结果及实行币制改革计划之意见，更详为说明余在上海与外国银行家交换意见中之重要各点。梁氏就余使官民各方详为了解余之意见，并询及彼等（其中尤以商人方面）之反应，对余在此方面之尽力协助表示感谢。余以币制改革为重大之事业，迄于成功须费一定时日，应料及其间会引起种种攻击。因而担当总裁之任者，需富有知识，长于理财、意志坚强之大人物，并询及梁氏是否接受此大任。梁氏回答中国政府对已有此要求，自属义不容辞。余复力陈币制改革不能与财政整理分开而独自进行，必须虑及币制改革与财政收支之平衡，此点至为紧要。梁氏对此则委婉答以：时下因内乱之故，需要临时军费，从而财政收支颇感不足。虽有人以南北如能妥协，自能消灭此不足，南北妥协固可减少若干临时军费，然地方收入不能集于中央，从而财政收入依然不足。故而政府不得不采取权宜之策，使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发行纸币及被迫借款，处于使人忧虑之状态而无能为力。然梁氏以当今之际得余担币制改革之顾问，自当以一般财政之事相烦。并引《论语》中：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问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作结。于是相互谅解而别。

外交史料馆藏件

之后与中国方面的交涉并不顺利，最后由于美国的干涉，事终不谐。

章太炎关于浙路借款案的演说

(1907年11月10日)

赵金钰 辑录

说明：1907年江浙两省人民为拒绝苏杭甬铁路的英国借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款运动，为坚持商办同清政府之间产生了矛盾，铁路的大股东立宪派领导了这次著名的收回利权运动。革命派想利用群众慷慨激昂的情绪发动起义。东京同盟会总会有抵制政府之印刷物出现，并寄二千份给顾乃斌（光复会员）在浙江拒款大会上分送。印刷物中提出口号：“不完粮，不纳税，谋浙江独立。”

1907年11月3日，东京浙江同乡会在锦辉馆召开大会，讨论浙路借款之事，复设研究会于锦辉馆。10日又集会，章太炎在会上报告苏杭甬路事研究会会务，并作了演说。章太炎的文集都未收录这次演说。同盟会南洋机关报新加坡《中兴日报》第141号，即1908年2月20日的“代论”栏，以《记东京革命党苏杭甬路事研究会》为题，登载了这次演说的记录全文。现将《中兴日报》的报导及章太炎演说全文录下，或对研究章太炎当时的革命思想有所裨益。演说全文原无分段，为使读者查阅醒目起见，将全文分成若干段刊出。

中历九月廿八日^①，浙江同乡会人在东京锦辉馆演说浙路借款事。是时廷寄已下，非复舆论可以挽回，而同乡会干事，惟以选代表归国运动为急。至其补救办法，绝无一言。某日该会电拒款会，宣言独立抗税。继复电请外部，要求废约，皆无成效，乡人束手，无一善策。余杭章炳麟、会稽陶成章闻之，谓此事非口

^① 指1907年11月3日。

舌所能争，因复设研究会于锦辉馆，遍请浙人，妥议筹对，并请苏人到会演说，他省有志者亦以来宾列席。时西历十一月初十日也。会既集，先由章炳麟报告会事，旋演说云：

苏杭甬铁路借款一案，浙会所议，别无方法，唯有选举代表，发电抵抗，可谓梧鼠技穷。发电本是无益，现在的电报，只说个死不承认，莫说自己不肯去死，就肯去死，那山西已有李培人^①，浙江也有于纲^②，山西矿事依旧没有解决，浙江也就可知。死了几个留学生，在政府一点儿没有破损，他还怕你死么？至于宣告独立，也是无济。独立要实行的，不要空说的；要自己防卫自己的，不要把话恐吓别人的。况且宣告独立的，并非浙人全体，只不过一二千留学生，又不是留学生全体，只不过几个同乡会的首领。难道政府怕几个同乡会干事独立不成。内地虽有拒款会，也不过是学界商界中人。这几个人，政府又何曾怕他独立啊。抗税虽是极好的事，但在电报上面说出，也便没用。因为抗税的事，需要身在内地，家喻户晓，使他全省一致，方有效验。几个留学生，自己手里，并没有抗税的权柄。就内地的拒款会，也没有抗税的权柄。税是一般平民所出，即不然，也是业主出的。现在商人、学生一并是纳税的平民，也未必都是纳税的业主，怎能做成抗税的事？这事本是最好，但电报是空言，及拒款会的决议，总与抗税统不相干。

再请选举代表，回国运动，这也是毫无实际的。代表回国，所办的何事啊？若依旧是要求政府，请看铁路的首领就是那汤寿潜，浙省的首领就是王文韶，他两人兵戎几次，仍是没用，何况初出茅庐的学生，营求买卖的商贾，尽你要求，能要求得甚么事？若真心运动工商，拿实力抵抗，那本不用专派代表。浙江的事，浙江人个个应该自靖自献，何必筹派代表，反使权归数人。

① 李培仁，东京法政大学学生，为呼吁收回山西矿权而蹈海自杀。

② 应为邬纲或邬纲，浙路业务学校学生，为抗拒浙路借款而自杀。

若代表的是个正人，三、四个人也没甚么力量。若代表的是个狡狴奸猾的人，非但无益，反将替政府代作爪牙。请看汪大燮，以前在日本掌监督时，无论学生讲革命讲立宪，总是善与人同。今日便做卖国卖乡里这事。列位怎知道今日所选代表，不是汪大燮一流人啊。若是汪大燮一流人，浙江既有汪大燮这样绅士，又有汪大燮一流之代表人，可不是汪大燮之下，再添几个汪大燮么。所以凡事要各人做，一派代表，就将全省大命，付给三、四个人。这三、四个人，得有全会之允许，就妄自尊大起来，并没有抵抗政府权，反有献媚政府权，对着政府，只将自己模棱两可的话，代全会去说了。对着全会，又说政府厉害，外人凶恶，我已竭尽十分大力量，总不能挽回一二。全会对他，却也没法。发电不过无益，代表恐怕还有害哩。

这两件事，既然无益，想怎么有法子，可以抵此政府，保全浙省呢？照兄弟看，这不是用说的，须是用实力的。今在会的人，学生也有，股东也有。学生与股东合做的事，就是回去运动罢市。宁波人前在上海，因外人要占四明会馆，就在租界上罢起工来。这样的事，难道今日不可以在浙江省城做么？杭州也罢市，苏州也罢市，其余江浙之间，许多商埠，各各罢市。省会大城，几天闭市，自然扰乱起来，浙江兵力，本是单薄。苏州虽靠近南京，苏城却也没有大兵驻扎。罢市以后，要占据电报局，打破抚台衙门。这几个毛儿，不得不代做警察，守护要隘口，要还能和阖城几十万人相打么？令南京派兵下来，也必不怕。江浙的新兵，大半还是江浙土人，事关全省，做兵的也有同乡的感情，纵然有意要功，须知不是个个毒蛇恶蝎。所以罢市的事，可以放胆去行。

罢市既已做成，那抗税才有些儿眉目。因为抗税这事，比罢市要难几倍。抗税的权，不在商人；罢市的权，却在商人。抗税要全省一致，事大期缓。罢市不过始于省城，事小期速。只是这

罢市，有几件利害关头，不可不放在心里。一则不可使罢市的权，都归绅士揽去。大凡做绅士的人，最长的是避害，最善的是讨好。商人果要罢市，绅士也不妨将就商人的意见，也有慷慨激昂做出头样子的。罢上几天，绅士又去讨好政府，挨户劝开。这都是绅士的长技。所以果要罢市，先不可推绅士为头目，后不可听绅士的狂骗，总要坚持到底，方有成效出来。二则这回罢市，与上海四明会馆事不同。四明会馆在租界，因为力防扰乱，反按日将工资给与工人，免得滋事。现在只与政府斗气，偏是要他扰乱，罢市的时候，原不必分给工资，教工人吃饱了饭，反不想与政府抵抗。这两件事，最要牢牢记着。想做生意的人，平日最怕扰乱，便是做学生的，也喜欢装做假文明，不肯暴动。但在今日，这些怕死求荣的心，都一概用不着了。曾见那位于老先生^①，白白的送了自己性命。

又有人说，要去掘汪大燮祖坟，聊以快意。诸位且想，总是不能涂饰文明畏避死亡的。与其自己死，何如杀别人；与其掘死人的坟，何如吃活人的血。所以扰乱是不能避的，也正要他扰乱，方得独立。独立以后，方可以保全铁路。若不做到独立，便是拒款废约果然做到，等那铁路造成时候，政府依旧可以抵押给人。诸位要知道这回筹借外款，并不是外人要求，也不是商股不足，不过政府另有借款，将铁路去抵押罢了。有一班糊涂人，认错题目，反说赶快将商股凑足，外款可以不来，这真是梦话了。政府要将铁路抵别项的借款，并不是为商股不足，求助西人。商股越凑得足，铁路越造得快，政府越可以抵偿。诸位做股东的，丧失就更多了。诸位不要说政府是顾清议的，外国人是重法律的。现在政府略无乖巧些儿，正要利用（铁道国有）这一说。外面讲由政府出款买收，暗里仍借外人股本，名色上是政府收回，实在是归外人所有，贱价勒买。诸位有甚么方法呢？

① 于老先生指于纲，应为郭纲。

章太炎先生答问

张 庸

编者按：本文原载1912年出版的《南通师范学校校友杂志》第2期。记者张庸，字景云，江苏昆山县蓬闾镇人。斯时，张氏在通州师范担任国文编辑。次年出任南通图书馆首任馆长，勤于治学，学界所重。死后由张睿主持葬于狼山。《南通师范学校校友杂志》印数极少，南通市图书馆现存已成孤本。本篇所记如民报被封、狱中生活、邹容之死等情况，可资参考。本文由南通图书馆郭士龙、梁战整理。

四月七日，章太炎先生自沪来通，从先生者为无锡孙北萱君。庸既谒太炎先生，因顾北萱君谓：章先生生平志行，予粗闻之，而不能了了，私窃为恨。今先生之来，通之人无勿愿闻先生历史者，君来有所操乎？北萱曰无。予曰是宜有述。明日南通统一党分部假座商会，开会欢迎先生，农工商军学各界咸至。江易园先生招予同去，因是得再谒太炎先生，乘间问先生居东事。其答问如下：

问：先生何年东渡？

答：予之出狱也，在丙午年五月，是月即东渡。

问：东渡何为？

答：不得已也。方出狱时，官判三日内出租界，不准停留。

出狱日友人邀住中国公学（在租界外巴支路），公学之人皆惴惴，且虑有害予者，迫予走，故留三日即去。

问：欲害先生者为何人？

答：人言官场将使刺客刺予，实则未必有是事也。

问：出狱时孙中山曾遣人接先生有此事否？

答：有之，曾遣人来。

问：先生到东作何？

答：东京民报馆办笔墨。

问：民报创者何人？

答：同盟会所设。胡汉民、汪精卫为主笔。方予将出狱时，胡、汪先有书来招，故就之。

问：住民报馆几年？

答：三年。其后为东京巡警总厅禁止出版。

问：何故禁止？

答：此难言也。时前清方遣唐少川赴美，时盛倡联美主义，日人忌之，借禁民报以为讨好中国起见，亦未可知。

问：禁止出版，有何理由？

答：突如其来，有何理由！彼谓我扰乱秩序，妨害治安。指报中登有“革命之心理”一篇，山西汤某所作。

问：先生辩乎？

答：如何勿辩？彼来传我时，我方他出，及归知有此事，即赴地方裁判厅起诉，彼邦辩护士五六辈亦来助我。

问：先生胜乎？

答：理胜而事不胜。我语裁判长：“扰乱治安必有实证。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我之文字，或扇动人，或摇惑人，使生事端，害及地方，或可谓之扰乱治安，若二三文人，假一题目，互相研究，满纸空言，何以谓之扰乱治安？”厅长无言。我语裁判长：“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扇惑人，亦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扇惑中国人，非扇惑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厅长无言；我

语裁判长：“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我又语裁判长：“我言革命，我国本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厅长无言。

问：究竟结果如何？

答：无结果。最后开庭，彼仍判禁止出版。判后不容人辩。惟曰：若不服者，可向上级官厅起诉。闻彼承内务省命令，勿能违也。

问：民报既停，先生作何生活？

答：讲学。中国之留学生，师范班法政班居多数。日本人亦有来听者，不多也。先后百数十人。

问：先生讲何种学？

答：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

问：先生何时归国？

答：去年九月。

问：先生归国是否有人相招？

答：无。

此四月八日在商会答问语也。归而记之如是，然仅知先生半截耳。如何入狱？如何出狱？及其他事，仍不得知，心耿耿不能寐。明日早九时，师范校请先生演说，乃肃先生于校之寿松堂，复申前请。先生容然霭然，意真而气和。有所叩，无勿应，若绝不厌人之琐琐其旁者，再答问语如下：

问：人言先生八九岁时即有革命思想然否？

答：是或有之，然少年非有一定宗旨也。

问：先生前清时曾应试否？

答：予少时多病，时文亦弄过，旋即废弃，未应试也。然亦适然耳，非有意为之。

问：先生是否从曲园先生游？

答：曲园先生，我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瞭处则问之。

问：先生学问从何做起？

答：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予小时多病，因弃八股，治小学，后乃涉猎经史，大概自求者为多。

问：先生著作出版者几种？

答：无甚著作，居东时略有之。

问：先生少时留学日本否？

答：未尝留学，曾去游历几次，两三月便回。

问：先生下狱在何年？

答：癸卯五月。前清光绪二十九年。

问：被逮时在何地？

答：在上海爱国学社。

问：先生以何事被逮？

答：因复康有为书。

问：书中何语？

答：康言保皇，予驳之。此书传布于外因被祸。此事尚有原因，时湖南陈範办苏报，大声倡革命，无所讳，蔡子民办爱国学社，与群弟子大声讲革命，四出演说，亦无所讳，于是官场乃发难。

问：发难者为何人？

答：人皆言魏光燾，前清两江总督。此自表面言之耳，其实别有人在。

问：先生被逮时状况如何？

答：先数日已得消息。未几苏报被封，陈範逃，蔡子民与予议，谓舍走无他法。子民遂走，予遂被逮。

问：被逮后奈何？

答：拘至会审公堂，英领事出复康书问予：“此书是你作的不是？”予答是。遂送入英捕房。

问：自后如何定罪？

答：定罪甚奇。予住捕房十个月，甚闷，某日会审公堂忽传予，谓上海道有文书来，北京外务部与各公使会议，定汝罪，监禁西牢三年。是夕移入狱。此事真奇，外部掌外交，民刑事自有主管衙门，予罪乃烦外部判定；予为中国人，各公使为外国人，定予罪乃烦各公使会议。奇，奇！

问：先生入狱后曾受何等苦楚？

答：他无所苦，苦不准与人接谈，附耳一二语尚得，多则巡捕来干涉。

问：牢中能读书否？

答：不能。进狱时一物不得带，哪得来书？然向主者要求，有时亦可得，惟洋装书不许入狱。

问：狱中能作字否？

答：不能。无笔无墨，哪得作字？然欲作家书与寄朋友书，亦能要求得之，书须交主者阅过乃肯代递。

问：然则先生在狱何作？

答：作工。予作裁缝。予缝袜底，缝衣时亦为之。

问：先生能缝何等衣？

答：犯人衣，草草缝去，不求工也。粗布单衫，粗布单裤，皆牢中犯人所缝，犯人所着，予亦着之。

问：此外尚有何工？

答：工甚多。击石子最苦。大抵牢中派事，亦视其人之能胜与否而派之。商人多派粗工，老犯人又欺侮之，故商人最苦。予所作皆轻工，盖已在优待之列矣。予担任者二，缝袜底一也，犯人衣上编号写字二也，最后升一美

缺曰烧饭。

问：烧饭美缺乎？

答：牢中人以为甚美。厨房派八犯人，各司其事，混言之曰烧饭，予职实称饭也。每犯每顿各得饭重一磅，一律无多少，惟烧饭者之权利可偷饭，予之权利亦然，故予之此缺，他犯人皆极羡之。

问：牢中工作有限制否？

答：时间有限制，每日作工八小时。作工多少无限制，予缝衣写字，随多随少，未尝限也。

问：牢中有私刑否？

答：此事无之。

问：牢中有索贿者否？

答：索则无之，若馈之金亦未尝不受也。

问：牢中饮食如何？

答：星期日有肉吃，非星期日吃素菜。

问：予不善问，请先生更言其余。

答：牢中星期日停工，各犯得稍稍游行，惟有巡捕监视之；星期日必有教士来讲道，劝犯人改过。有数教士恒至于室慰问，或作长谈。与教士谈虽久，巡捕勿来干涉矣。予在牢中，有不相识之西人，亦时来视予；有两人携食物欲馈予，为巡捕所阻。入牢时必换犯人衣。原有衣服，悉使脱去，有人代为收藏，俟出狱时给还。此事多有笑话，有冬月入狱，夏月释出者，脱去犯人衣，仍着皮袍而出。犯人衣分春冬两副，一副单衫单裤，一副棉袄棉裤，皆粗布为之。三月底一律脱去棉衣，着单衣，九月底一律脱去单衣，着棉衣。此事最苦体弱者，中寒成病，或竟死。邹容亦死此牢中。计牢中五百人，每年死者约百人，比牢外人死较多矣。每犯一室，室深八尺，

广四尺，廊外装电灯。衣服居处，还算洁净。卧无被褥，每犯各给线毯一条。饭，麦六分，米四分。初时粗粝难下咽，后亦习之。

问：邹容下狱是否与先生同时？

答：是。予与渠曾在一室缝衣。

问：先生与邹容是否旧识？

答：非也。予在沪上，渠以所作《革命军》一书来请予改，因是相识。文字当使人易解，彼书尚好，予未为改也。

问：邹容狱死，人谓有毒之者信乎？

答：是或有之，然难言也。邹容在牢时，容色甚悴，若疯若癡，夜不成寐，大声骂人，昼日问之，渠似不知，人谓渠有精神病，牢中每星期必有医生来察视。犯人有病，则为之治，病甚者由医报告，送入病院。邹容病急时，已许某日某时出狱矣。先一夕服医生药，遂死。故外间生疑，多谓遇毒。

问：是时先生有忧乎？

答：忧之何益？然邹容死，外论颇哗，因是不毒我，亦未可知。虽然，我无病进药亦无因也。

问：先生在牢中身体如何？

答：犯人多胖，予亦然。

问：先生何由出狱？

答：三年期满，彼乃释我。先数日即送予至捕房，予被定罪虽三年，然扣去捕房十个月，实住牢中二十六月也。

（此四月九日在校中答问语也，惜先生匆匆去，未能尽所怀。又客与先生言者多，语辄中断，过时而得接续，或竟言他，不得接续。意有未尽，言有未竟，为可惜也。然而先生生平，重蹈叠困，陷坎入凶，历十余年，而其气浩然，不以丝毫挠屈，观于

此，亦可以得其略矣。今日奔走党事，将遍历长江流域，而海内之慕先生者，益延颈企踵，而旦夕皇皇。诗曰：未见君子，惄如调饥。读是篇也，或亦稍慰海内调饥之意乎。民国元年四月十二日昆山张庸志。）

兵 变 歌

编者按：高阳兵变发生在一九二〇年十月。从其中说到“社会革命”、“打平阶级”、“无富无贫”，都不是旧式农民革命和会党所能提出的。这里刊出的《兵变歌》是当时铅印件传单。

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兵变歌。处处兵变有原因，提起原因恼煞人。今日杀明日战，替官长做了一碗现成饭。官长日肥兵日瘦，半年军饷全刻扣。你督军我司令，装满腰包不嫌重。曹家花园盖得真好看，高楼大厦赛金殿。银行存款存不了，租界地皮买得也不少。

这些银钱哪里来，大家舍命他发财。记得两军曾对垒，长枪大砲揣得准。司令后营将牌打，兵士前敌当枪靶。打了胜仗官得功，文虎金章挂前胸。打了败仗〔仗〕兵晦气，到处逃兵要枪毙。不平事这样多，兵不变作甚么。正饷不发早该闹，着急就绑官长票。冯国章的儿子二十万，陈树藩的老子五百串。这种票儿绑的好，人人都说要的少。银钱到手即分散，打富济贫谁不愿。为同胞除大害，做出一个好世界。为同胞争自由，不为民贼争封侯。你拉炮我提枪，轰轰烈烈闹一场。大家去革政府命，不会欺侮小百姓。兵变只要主义好，脏官财主一齐倒。兵变只要宗旨正，全世界兵变更高兴。社会革命大成功，人人自做主人翁。打平阶级真爽快，无富无贫大自在。四万万同胞笑嘻嘻，幸福不让俄罗斯。奉劝大家快些变，大家不变没法办。

河间高阳变兵作为此歌以告。

兵界同胞即乞自由传播

章太炎致黎元洪手札

赵金敏 整理

说明：中国历史博物馆新近征集到章太炎致黎元洪手札两通，笺纸墨书，末署章炳麟，各钤名印一方。两信全文约八百字，考其内容，当作于1926年。是年，直系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以“反赤”为口号，联合进攻国民军。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段祺瑞倒台，吴佩孚提出起用颜惠庆为国务总理摄行临时执政职务。6月7日，直吴、奉张在天津召开预备会议，张作霖的代表杨宇霆提出只让颜惠庆、杜锡珪相继过渡。先时，章太炎于4月下旬由杭州返沪，参加“反赤大联合”干事会，并致电颜惠庆劝其“弗摄阁”、竭力主张恢复法统，拥黎再任总统。手札明显地反映出章太炎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度，为章太炎文集等所未收。兹将两札全文刊出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

大总统钧鉴：英初^①来，奉到大札并所馈二千圆，祇领。谢谢。此时机会虽未成熟，而大势所趋，终必至此。愿我公放开局面，不必以嫌疑介心。厚哉^②闻已赴沈，此后子荫^③亦当来津，所怀不尽，俟子荫到后再面罄也。肃复。敬颂起居万福，即希亮鉴。

章炳麟 启（钤白文篆字名印）

五月二十四日

① 胡人俊，字英初，湖北省天门县人。

② 吴醒汉，字厚哉，手札作厚哉，湖北省巴东县人。

③ 黄子荫，时与章太炎等人同为国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

二

大总统钧鉴：英初来，述及现状。斯时伪颜摄政，人情不与。吴佩孚以执拗闻于天下，不察军情，悍然如此，致使关东猜疑，赤军复活，恐覆亡亦将不远。观其力小志骄，不顾利害，酷似孙中山矣。吴果覆亡，而赤军复盛，则于国家主权有可忧者。段氏一方恨吴最深，其与赤军联合以掣吴之肘，未可知也；其为我公运动，亦未可知也。由前之说则危，由后之说则安。段派铤而走险，原无一定，在我公所以抚接之耳。闻彼处有人入谒，愿布悃忱，公辄以毁法之人拒之，此大误也。段之讨曹，虽无实力，志亦可嘉，与冯玉祥之反复无常者固自大异。其自称“执政”，不守《约法》，并属过去之事，安可以一端瑕眚而弃此大援哉。段派尚有人材，较之吴方僚佐识略为高，公不宜遽加侮蔑也。所望廓开门户，使人尽其言论，竭其智谋，以此鼓舞，事半功倍。若偏听辄生，拒人千里，则大事必无成就矣。

又凡一事之起，虽出于人心自然，然经营布置亦不可少。大抵派遣人员四出运动，招致才俊坐而与谋，此二者最为紧要。其间不能无费金钱，而亦不致滥用。愚谓派遣一人，远行者宜予千圆，近行者宜予五百圆，少则不足以供行旅酒食之费。然使派至十人，亦不过万圆。至有设立机关赁屋会议者，为助其燹资，给其厨膳，一月所费，不满千圆。此种费用，为数有限，收效甚多。不如是则人皆裹足，莫肯尽力，徒与官僚图事，或反得对方侦探之人，岂唯无益，为害多矣。大抵公处今日，除赤军、伪颜以外，其余人材杂糅，各分派别，皆宜好与接见，冶为一炉。于以解人之纷，树己之业，则收功速而为益闳。偏听生奸，遽财沮事，切宜痛戒。兹因子荫北上，为公经画，属带此书，唯希洞鉴。其余详情，子荫当能面罄也。

章炳麟 启（钤白文篆字名印）

伯力交涉始末记

蔡运升

说明：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是远东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中国单方面收回中东路后，苏中两国政府先后于7月17日和7月24日宣布绝交；不久，中苏边境发生了长达三个多月的激烈武装冲突；12月，双方签订伯力会议草约，决定“恢复冲突以前之状态”，有关中东路争议和恢复邦交问题，另开中苏正式会议解决。这一事件在当时还曾引起国际间的相当关注，英、美、法、日等国都有所表示，日本还有所动作。

伯力会议草约又称伯力会议议定书，由苏联代表西曼诺夫斯基与中国代表蔡运升经多次交涉后于1929年12月22日在苏联边境城市伯力（哈巴罗夫斯克）签订。事后，蔡运升曾将交涉原稿等整理存藏，可惜在战乱中散失。1946年蔡运升又撰写《伯力交涉始末记》，回忆了当年交涉的经过情形。蔡运升本是任职多年的东北地方官员，对中苏关系素有了了解，伯力交涉又是他亲身经历，所以该《始末记》虽是事隔十七年后的回忆，仍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史料。现将蔡运升的这篇手稿《伯力交涉始末记》整理发表，供研究者参考。

哈尔滨为东北外交中心，各国领馆均驻于此。尤其北满国境，处处与苏联接壤，又有合办之东省铁路，关系最大。余任滨江道尹兼外交部交涉员八年，对中苏关系当然了解。一九二九年春，东路理事会因管理局正副局长权限问题（按中俄协定及奉俄协定，正局长是俄人），争执甚烈。此事本不在外交范围以内，余认为中苏友谊不宜发生裂痕，遂以第三者资格，会同苏联总领事

从侧面调停，承苏方好意，正副局长可共同签字办事。自谓此一争端已可解决，不料五月间又有搜查苏联领馆事件，关系突然恶化。（当时由特区派军警包围苏联总领事馆，严加搜查，指为宣传赤化，立即逮捕苏籍路局的高级职员五十九人。）同时特区长官张景惠、东路督办吕荣寰召集会议，驱逐苏侨，更换苏方正局长。是日适东北政委会莫德惠由双城子来访，余告以今日开会各机关均参加，独以余不赞成未请列席，眼看着要闹出国际大事，但这是特别区职权，我不能干预，你也不能过问，咱们都是局外人，只好到江边走走吧！谁知事起以后，我二人都是事中人，且成为重要角色呢。未几苏外长发表宣言，断绝国交，领馆下旗回国。总领事梅尼立果夫来署正式声明后，余就大局立论，认为东北处两大之间，如中苏失和，某国必趁火打劫，与中苏均不利。我自信尚有力量向张司令长官和吉林张督办去说，照我们调停的办法可以了结，请梅氏密电政府。梅氏亦以为然。余即连夜赴奉天。张司令长官和张督办均以为是，遂密电李理事绍庚，陪梅氏同车到长春，张督办亦同时到长，见面秘谈。此事为长春日本领事所闻，是晨曾到车站向车上查看，未遇梅氏，怏怏而去。张、梅旋即会见，相谈甚欢。约定梅氏回国在苏联国境上十八里站暂住，余回奉取正式文件，亲到满洲里交换。当时张督办回吉林，余偕梅氏回哈。曾记在车中谈及东北情势。梅氏极诚恳的说，东北有两个强邻，一是有野心的，一是无野心的，苏联只希望北满作个缓冲地带，好建设自己的国家，不愿与某国接触。假如北满无苏联支持，某国必来，那时领土必被侵略云云。此言今犹在耳。不及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果丝毫不爽。我们一路长谈，以为化干戈为玉帛，已有把握，很作乐观。梅氏到哈即动身，彼此约定满洲里再见，临行并密告留馆员两人，托为照料。余又连夜赴奉。政委会即照余所定的办法起草，共四条，前三条系恢复东路原状，第四条为正副局长共同签字办事。起草时已有人主张不写

第四条，为争华方正局长地步。余以正副局长权限一样，是苏方好意让步，且已经张督办向梅氏郑重表示，不能失信，始照议写成。余即携此文件直赴满洲里。不料甫抵满站，哈满司令梁忠甲来迎，即交奉天一电，谓外交部有电，所携文件缓交，另换文件送来等语。余已知必在第四条发生枝节，将败于垂成。次日洪秘书送到文件，果如所料，只好通告梅氏，乘专车入苏境送去。梅氏谓政府必不容纳，只好俟奉电再达。余回满站不二日，梅氏通知来会，到时声明，奉政府电，认为华方无诚意，不能再谈云云。余招待梅氏，彼此相对黯然，眼看两国风云立即掀起，握别时，只有互相痛惜而已。梅氏甫行，外交部派驻芬兰公使朱绍阳来满，欲与梅氏继续交涉，照外交部方案自然是不说局长问题，一再通知梅氏，不得答复。适王之相参赞亦同来，渠素主持中苏友好者，认为外交部方案与实际不合，主张由朱氏出名，向外交部建议，仍照余定的办法。遂由渠起草一长电，洋洋千言，用密码拍发。旋得复电，内开：所陈各节，虽不无见地，但仍应坚持收回铁路管理权，即正局长万不能让于苏方云云。简直未加采纳。但此时在满洲里已十八天之久，并无交涉对手方，亦不能再候，遂商同回哈。

此时国境上已备战，临行梁司令极兴奋，车过海拉尔站，韩旅长光第来迎，亦极兴奋，此两将军与余为最后的一面。可惜！可惜！余甫抵哈，两军即入交战状态。从此国境数千里，均炮火连天，沿边沿线实行战时职权，枝节横生，余一人几成众矢之的，各方面纷纷责备。余以坦然态度处之，不问亦不辩。一日，二舍弟运昌密告梅氏所留之馆员，因生活困难在市场变卖家具。余立刻备款，嘱其密交，并告以随时接济。计由八月至十一月，经过多少次激战，我军全线及江防上舰队均失利，苏军已分路入境。

（当未决裂时，张学良曾派军令厅长王树常到南京力陈不宜作战实情。胡汉民说廷午你是军人，怎还怕事！苏联革命后兵力已

弱，决不敢动。蒋介石说：你不必再说，我已有电令给汉卿了。王只好怏怏而回。)吉林张督办到奉与张司令长官商定和战方针，认为不应再战，应邀余议和，即急电余到奉。余以战事正在剧烈进行，不知苏方意思如何。当即回哈与两馆员秘商，请他们回国说明，如肯言和，余即入苏境会谈。两馆员慨然说道，由绥芬战线出境，此时战事愈加激烈，梁司令被俘，韩旅长亦阵亡，此两军都全军覆没。两馆员到海参崴，见负责人说明一切苏政府表示对余极端信任，一定接待；惟闻曾询两馆员回去的时期，在梁、韩兵败之前或后，如在前是华方先有和的诚意，如在后是兵败求和，情形大有区别。两馆员举事实证明在梁、韩兵败以前，遂定前往会谈之议。两馆员为两国事不避艰险，出入火线，令人佩服。渠等一回，余立刻赴奉报告，将动身日期电知莫斯科，匆匆就道，由绥芬乘专车开入苏境，(此时苏军进兵甚快，我一入苏境，各路即停止前进。)有苏方代表西曼诺夫斯基冒雪来迎，在双城子谈判数日，大致妥协，定明在伯力正式会议，再在莫斯科会议，最后在北京换文。只一先决条件，苏方希望东路督办吕荣寰自动辞职，苏方会办亦换人，载在纪录上边。照事实上说，吕督办当然辞职，但载在纪录上，我方必认为与用人之权有碍。又唱高调，一再商讨，不得结论。战局正迫，又不能久待，遂动身回国，约在车中商量。余在车中一再考虑，认为回奉受攻击事小，因此破裂再有战事，双方牺牲许多，此事极大，遂决心由我个人负责。即通知西代表将纪录缮清签字。十二月三日西氏送至绥芬，约定伯力再见。余即回奉相告，张司令长官很愿接受，定次日在北陵别墅会议。余闻各政委意见颇不一致。王秘书树翰素主张中苏不宜失和者，亦以为虑，谓袁洁珊(即袁金铠)遇事敢言，可与他先说说。余走访袁氏，渠闻知内容，认为满意，谓会议时如有反对者，渠必力争。次日开会，顾维钧亦列席，余报告毕，大家即议论纷歧，有赞同者，有反对者。反对的理由皆集中

于吕督办辞职载在纪录一项。顾维钧谓答应此条件，将来与外交史上亦有关系，此议一发，愈难解决。正辩论间，适黑龙江省派人报告军情，张司令长官在别室接见。据称苏机已临省区上空，和战立待决定。张司令长官回坐说明目前军事状况，问大家有何意见，大家面面相觑，不发一言。袁氏遂发言，谓战败媾和，苏政府并未提何条件，吕督办辞职是当然的事，品山办的本好，此时只有请品山赶紧赴伯力会议，不必再加考虑。至此这番争论才算表决。余即当场声明，谓我现已筋疲力尽，预料由伯力回来，身体必更不支，需要休养，将来莫斯科会议全权代表，我绝不再行担任。现在危急时期，我不敢辞，莫斯科会议是和平时期，请另选贤能。又说此次在国外会议，不能事事请示，须予我以全权。张司令长官对此两点，均允所请，当即电请南京政府派我为伯力会议中国代表。准备出国，回哈收拾行装。日本驻哈总领事八木元八来署正式声称，中苏战事，必不能停。北满的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关系甚巨，政府为保护侨民，要派四千兵来等语。余即郑重答复，我在双城子已将议和大体决定，此次伯力会议，必能圆满解决。至于地方治安，现有王树常总司令统兵在此，对日本侨民可负完全保护的责任，请转告贵政府，不必派兵云云。八木无言而去。日本此举早在意中，幸和议尚早，未致酿成另一严重事件。（英、美、法、日四国，在事先事后极力挑拨中国反苏反共。在交战时，都有电报向苏联干涉。日本素认东北为其口中物，想趁此独吞，所以急于出兵。）

十二月十一日，余乘专车赴伯力，夜间过阿城车站，正在展望室看窗外雪景，忽有人投一大石头进来，将车窗撞碎，余幸未受伤，此亦一个不平人反对我甚烈者。余由窗中尚望见其人徐步东行，亦置之不问。开车南行至绥芬，西代表来迎，直达伯力，到时极受欢迎，旋即开始谈判。双方均以诚相见，不用任何外交词令，很顺利的将条款作成。忽接美国政府的喉舌《纽约时报》

一电，希望我不签字。余阅完一笑毁之。随员李绍庚问是何意，余谓中苏议和，与美国无关，我是奉本国政府命令的，不能听美国的高调。李深以为然。（其后莫督办到南京时，外长王正廷谓品山签字可惜太早，如迟延几天，美国就要说话了。莫告以实地情形，王始释然。）西代表来商签字日期，余问及撤兵日期。西代表郑重相告，政府已决定的方针，俟莫斯科会议完成才撤兵。余谓中苏失和，为全世界关心的一严重事件，我们虽是两个人在此会议，可是为全世界所注目，能否恢复和平，全在双方能否撤兵。如不撤兵，即是未恢复和平，我们费了许多精神，我认为是白费事，失了签字的意义。而且就条款而言，承贵国的好意，都是公平的，并不像帝国主义定些苛酷或压迫条件为我方所不能履行者。如陈兵以待，摆出一个强迫的形势，亦与贵国态度无益。西代表谓政府决定的军事，我无权答复；但是贵道尹的意见，我必一句不漏请示政府。次日西代表欣然而来，谓奉政府电，原定的方针，本不能撤兵，为尊重道尹的意见，签字后即撤兵。西代表正式说完，又亲切的说，能变更我们政府决定的方针，非贵道尹谁都办不到，这真是特别事情。（闻苏军原定攻下哈尔滨为止，及和议成，亦预定屯驻中国境内，俟莫斯科会议完成才撤。我认为不撤兵，仍是交战状态，日本正伺机出兵，必有意外事件。且大兵压境，各地枝节甚多，所以力争撤兵问题。苏联政府对于我的意见，一经提出，立即更改原定方针，实令人感佩。）余闻之深佩苏联政府的大国襟度，对自己特别见重，尤深深地感动。当即亲笔添一条文，定明立即恢复中苏国境之和平状态，双方随即撤兵。西代表亦一字不改通过，商定次日签字（十二月二十三日^①）。届时举行签字典礼，宾主举杯互祝，至此两国风云才算化为和平。回忆在满洲里与梅氏握别时景况，不禁百感交集。签字第二日晨起，西代表即来正式相告，谓奉政府电，自今日起通令全线

^① 此误，应为“二十二日”。——编者

撤兵。余闻此数语，当时心情的欣快，实非任何言语所能形容。自觉所抱中苏和好之见解，始终不差，虽挨骂受累，终能将这场险恶的风波扭转过来，问心可以对得起国人，至于是功是过，只好任国人评判。此时苏方新路员均在此等候同行，西代表设盛宴饯别，并为余照一像放大，想至今尚悬在伯力，很可作为纪念。西代表仍送至绥芬而回。

一入我国境，沿站受各界欢迎。余在车中招待苏方数十人，一一干杯，不觉大醉。车抵哈尔滨，甫入站，乐声大作，一片欢呼，中苏两方齐集，站台内外，几乎万人空巷，半年来战时的气象，立刻变成极亲睦的气象。尤其新来的苏方人员，皆格外和蔼，绝不带丝毫曾打过仗的形迹，真是友好精神的充分表现。周旋很久，即同车赴奉，余亦未及回家。计半年以来，余过门不入已数次矣。到奉时（十二月二十八日），苏方人员极受张司令长官的热烈招待，政委会开会，余报告伯力会议经过，全体赞同无异词。此时东路新局，正亟待成立，新任督办亟待发表。一日王秘书长来，谓政委会开会已派你为东路督办，余谓何以事先未征求同意。王谓你当督办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不用征求同意，今日已办公事，任命状就要送来。余谓早知汉卿必派我当督办，可是我绝不当，我若先说此话，大家反倒疑惑，我是专等今天才说我的意思，汉卿对我诚厚；但半年以来我挨骂受累，不惜牺牲个人，全是为国家，丝毫不为自己。东路督办位尊而多金，我岂不知。可是受了这个报酬，好像是为了这个督办才肯奔跑的，我蔡品山太不值钱了。我已早有决心，请为力辞。王闻之非常赞成，谓想不到你有这种意思，这是真辞并非谦让，我必向汉卿力说。隔一日王晤面告知，谓汉卿对你的意思很赞成，昨天开会已改派柳忱（即莫德惠）为督办，并依照你的前议，莫斯科会议全权代表亦电南京以柳忱兼任。余以张司令长官能了解我的意思，极为欣快。未几柳忱偕苏方人员赴哈尔滨就职，余仍留奉。一日王秘

书长又来传达张司令长官意思，谓你虽不当督办，可是张叙五（景惠）对此次事件应负责任，不能再当特区长官，要请你去接任，先与你说一声。我谓我不当长官，与不当督办是一样理由，此次事件，张叙五自己无主见，绝是上了南京反苏反共派的大当，好在他为人忠厚，将来与苏方相处亦必能好。外交立场上已经换了一个督办，再换一个长官，亦不好看，请与汉卿说，不必再派别人。此话不啻为张景惠加一层保障，至今日张氏并不知道。王秘书长问你什么都不当，打算做什么呢？余谓我已作官多年，希望藉此离开休养一下，在政治上从旁帮帮忙。王遂与汉卿说，委为参议闲职，将道尹交卸。

此时正值旧历年终，赶紧办理交代，会计科一算亏累得一塌糊涂，竟欠债在大洋十万以上，始觉为难了。以此次交涉而言，一切在国内国外的花销，均由余个人担负，为数甚巨，如造报销，必须假做许多单据，只好充个硬汉子，全算我的事吧！官去一身轻，自然另有兴趣，可是无钱却亦大受其窘。记得除夕夜车回哈，一个人坐专车上，见所过各站皆爆竹声声，家家欢乐，心中实有无限感触。到哈后，闻知讨债情形，尤不禁怅然。东路新任会办格兰德，一日委托王子元（前道署科长）来说，苏方本希望道尹当督办，不料坚辞未就。可是道尹是最了解中苏友好的，此次事件以一个人的力量，不惜牺牲一切，奠定和平，今天在生活发生困难，照道义上说，大家实觉不安。现在苏方已会议一办法，道尹在炮队街有所房子，离埠头很近，路局可以买用，给价二三十万金卢布。有这笔钱，道尹生活问题即可从容解决，苏方亦觉对得起道尹，务求同意，再由路局局长正式来求等语。余闻之深为感动，谓如此关切，我真感谢。炮队街房子是前几年由朋友经手以五万元买的，因为无钱，用房子抵押在远东银行，借款分年偿还。如给我二三十万金卢布，折合大洋七八十万，可买这样房子十所，立时就成了富翁，生活当然不成问题，可是很明显

的是受路局好处了，彼此均无词自解。我是不怕困难的人，请大家不要担心，我虽不受此款，我认为这种厚意，比钱重的多，千万替我致谢云云。此事外人固不知也。当时余病象日重，头部后小脑疼痛，据医生诊断，因用脑过度，非转地疗养不可，遂选定赴大连海滨休养。所最痛心者，半年以来余母因谤言四起，日夜担忧，积病已深，我尚不知。当临行时，余母故作欢喜，在院中散步以示健康，及余走后，即卧床不起，迨家人发电召余回哈，病已危笃矣。痛哉！我母可谓为国事牺牲了，此实我终身之恨事。另有《思母记》一篇，以志吾痛。

在此时期内，南京反苏反共派见中苏又言归于好，满腔愤怒全集中在余一人身上。外交委员会开会，胡汉民主席大声疾呼说：蔡某有几个脑袋，敢定这样协定。此议一发，全国哗然。最奇怪的是伯力所定的条文内容，大家全不知道，都盲目的一唱百合，认为蔡某丧权辱国，是崇厚第二，一时谤满天下，国人皆曰可杀。政府即发明令将余交部议处。但余此时虽是一待罪之身，已无官可免，正好坦然受之，不问亦不辩，将中苏事件看作结束，又将全副精神转移到对日问题，想挽回另一个危局（我已写一篇东北事变回忆录）。不幸努力未成，竟目覩空前一大事变，夫复何言。关于伯力交涉原稿及照片和全国毁誉的各报社论，曾经整理清楚，存在长春，惜在解放前为乱兵抢掠散失，惟经过的事实，尚如昨日，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今照实写出来，此固中苏两大国值得纪念的一段历史也。

此稿系一九四六年写的一九四九年略加修改。

庆祝《近代史资料》创刊35周年
热切希望读者参加笔谈活动

《近代史资料》杂志自1954年创刊以来，已经渡过了三十五个春秋，出版了七十期，专刊出版了二十多种，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二千余万字的原始资料，并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和读者的好评及欢迎。

为使《近代史资料》适应近代史研究新领域拓宽的需要，本刊决定开展专家和广大读者评议《近代史资料》的笔谈活动，热切希望能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赞同和支持。笔谈内容不受限制，凡与本刊有关的问题，均可秉笔直书，批评建议。文章不拘形式，限于篇幅，字数一般以二千字左右为宜。来稿请于1989年2月底前寄到本刊编辑部。本刊将在《近代史资料》创刊三十五周年期间，陆续发表笔谈文章。请惠赐大作，以光篇幅。

本刊编辑部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71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道
之
行



卷之二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庄建平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刘建光

2630/18

近代史资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71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
主编章伯锋 副主编庄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09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600册
ISBN 7·5004·0358·5/K·39 定价：3.15元